

(台湾)
独孤红作品集

大明英烈传

上



大明英烈传（上）

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，春正月。满洲努尔哈赤称帝，贝勒大臣等共上尊号曰“覆育列国英明皇帝”，定国号曰“满洲”建元天命。

四十六年，夏四月，满洲主将兵侵边，临行，以七大恨誓师，略曰：

明边吏轻用尼堪外兰之谋，无故启，害我祖父，恨一也：

明不守盟约，逞兵越界，卫助叶赫，衅二也！

明边民每岁逾境行窃，依约当杀，明又以擅杀为词，胁取十人，抵罪边境，恨三也！

明越境以兵助叶赫，致我已聘之女，改适蒙古，恨四也。

我国人民，于柴河三岔止抚安等路，皆约耕田艺谷，明不容刈获，遣兵驱逐，恨五也！

叶赫渝盟召衅而明乃偏信其言，遣使垢，詈肆行凌侮，恨六也！

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，既被征服，明又胁服其国，恨七也。

于是分两路进兵，令左翼四旗兵取“东州”、“马根单”二堡，自率右翼四旗兵及八旗护军乘夜雨新霁，驰抵“抚顺”。

叠叠青山含碧，弯弯溪流流清。在这叠叠的青山之下，有座一明两暗的小茅舍，围以竹篱。前临清流，小桥横跨，恬静而幽雅，好一个闲散山居人家。

红日偏斜，霞光万道，阵阵归鸟，又是一幅美中带静的夏暮图，就在这时候，一个庄稼人打扮，头戴笠帽，肩上荷锄的汉子从山上小路走下，直趋竹篱之前。

他，看上去年纪不大，一顶大笠帽遮住了大半张脸，露在外头的，只是半截直而挺的鼻子，跟一张闭着紧紧的嘴。

肤色有点黝黑，看上去很壮，可不是么，看，他那只卷着袖子的胳膊，哪一处不透着力。

卷着裤腿，溅满泥星，穿着草鞋的一双腿，一双脚也显得劲而有力，只是他走路相当轻捷，看上去令人有毫不费力之感。

他走到了竹篱前，伸手便要去推那两扇柴扉。就在这时候，他突然停住，转身向小河的那一边望去。河的那一边，一条绕山的小路直通小桥，二三十丈左右便转了弯，能看见的这条路上，空荡荡的，连片落叶也没有。

可是没一会儿，被山挡住的路的那一段上，有了动静，是整齐而轻捷的步履声。庄稼汉站在竹篱外，柴扉前，一动没动。

又过了一刻，人绕过山出现在这段能看见的路上，那是一顶青色的软轿，六个人，六个人。抬轿的两个，另四个赫然是“锦衣卫”！“锦衣卫”是不难分辨的，看那身打扮就够了。

轿里坐的是何许人，竟劳动四名“锦衣卫”护轿？

庄稼汉站在柴扉前仍没动，镇定的跟座山似的！这庄稼汉胆子不小。

转眼间小轿来近，轿停在小桥的那一端。轿停稳，一名锦衣卫上前掀开轿帘，轿里弯腰走出个人，赫然是一名内侍太监。

他出轿站直，往竹篱茅屋看了看，就像没有看见庄稼汉一样，带着四名“锦衣卫”过了桥。

庄稼汉站在两扇柴扉前，仍一动没动。

看样子这一内侍四“锦衣卫”是直奔茅屋，难道这庄稼汉不懂得让路，

按说，不但该让，而且早就该回避了，即便回避不及，也应该马上爬伏在地，还不能仰视。

过了小桥走没几步便是竹篱柴扉，一名“锦衣卫”上前一步，便要抬手。

只听茅屋里传出一声轻咳，紧接着一个苍老的话声发话说道：“黑儿，别那么不懂规矩，闪开路，让这位公公进来。”

庄稼汉立即横跨一步让开进门路，那太监推开柴扉走了进去，四名“锦衣卫”要跟进去，庄稼汉跨步过未，又挡住了进门路，道：“茅屋太小，容不下这么多客人。”

四名锦衣卫脸色齐变，就要发作。本来是，禁宫大内都任他们出入，这座小小茅屋是什么所在，竟把他们四人屏诸门外。

就在这时候，那已进竹篱的太监，抬了抬手，道：“你们四个就在外头等着吧。”

四名锦衣卫敛去怒态、欠身答应。

庄稼汉淡然一声：“得罪了。”转身走入竹篱关上两房柴扉。

这，使得四名“锦衣卫”脸色又是一变！

庄稼汉进了茅屋，那名太监已然坐下。

主座上坐着个灰衣老人，看上去约莫有六十多岁，须发已灰，人挺清瘦，长眉凤目，隐隐有一种慑人之威。他，手里拿着一封信，正在看。

庄稼汉把锄头往门后一放，摘下笠帽往灰衣老人身侧一站，现在可以看清楚他了。

好俊的人品，一双剑眉浓浓的，斜飞入鬓，一双凤目黑白分明，隐隐透着一种令人难以描述的光彩。他有点黑，但更显得刚毅，也象征着在劳苦中长成。

一身庄稼汉衣裳难掩他的英挺脱拔，要是换上一身读书人的儒服，那将是临风玉树般翩翩美书生。

他看上去不过廿多岁，但却有着中年人的成熟、经验与历练。嘴闭得紧紧的，显得他有着一份超人的冷静。那双微挑的眉梢，也带点令人心折的傲气。

他站在灰衣老人身边，没看那坐在客座上的太监一眼，生似这屋里只有他跟灰衣老人在一样，而坐在客座上的太监，却不时向他投过一瞥。

灰衣老人把信看完了，垂下手，含笑望向那名太监：“我知道了，公公请回吧。”

那太监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您老是……”

灰衣老人淡然一笑道：“看看我这把年纪，还能干什么，公公请回吧，黑儿，代我送客。”

庄稼汉冲灰衣老人微一欠身，转身摆手：“请。”

那太监只得站了起来，皱眉说：“您老……”

灰衣老人道：“公公走好，恕我不送了。”转身背手进入了右边那间屋。

那太监跟了一步，庄稼汉抬手一拦，那太监没奈何，转身出门而去。庄稼汉跟着他，直把他送出了柴扉。软轿过了桥，庄稼汉掩上柴扉转过了身。

灰衣老人站在茅屋门口，右手拿着一样东西，似乎要递给那庄稼汉，那是一面玲珑小巧的银牌，上面镌刻着一条龙。

庄稼汉没敢过去接，站在那儿两眼发直，愣愣地——

“长安城”！“长安”的城廓规模，街市建筑，虽千百年而后，仍留着

帝都的气氛，除“北京”城外，“长安”要比中国六大古都都雄伟。

秦之统一六国，汉唐之开疆拓土，都发号施令于此，它不但是个兵家所必争的要地，而且是个颇具文风与风流绮丽的地方。

地广三百余里，隔离天日的“阿房宫”在此。

“天子以四海为家，非壮丽无以重威，且无今后世有以加也。”说这句话的萧何，他建的“未央宫”在此。

“春寒赐浴华清池，温泉水滑洗凝脂”的“华清池”也在此。

正午时候，一辆马车经由骊山之麓驰进了“长安城”！

这辆马车相当华贵，高篷，四套，那套马车的配备清一色是银的，四匹套车马一色泼墨般，没有一根杂毛。

车辕上那赶车的，是个身穿华服的中年汉子，看他那长相，看他那穿着，他绝不像个赶车的，然而他竟高坐在车辕之上，控缰挥鞭，赶着那辆高篷四套华贵的马车。

车旁，一边儿各立了四匹健骑，一色雪白，蒙古种。

鞍上，四名华服中年壮汉，一个个雄赳赳，气昂昂，顾盼生威，一看就知道是些身手不弱的练家子。

这四个华服壮汉，每人腰间佩着一口腰刀，鞍旁都挂着一具革囊，革囊里插着铁背弓跟十几支雕翎箭。

不用说，这是护车。看看那高坐车辕赶车的，再看看这四名护车，车里人来头之大可想而知。

马车驰进“长安城”，旁若无人、耀武扬威向前飞驰、直奔东关“长乐坊”，停在一座朱门巨宅之前。

这朱门巨宅好气派，老高的门头，丈高的一圈围墙，门前石阶高筑，石阶下是一对栩栩如生的石狮子。

站门奴仆四个，一见车到，两扇朱门豁然大开，从门里急步迎出一个五旬老者，瘦高，锦袍，长眉细目，满脸透着精明干练。

车到，人到，锦袍老者正好迎着马车，双手连拱，满脸赔笑道：“诸位辛苦，诸位辛苦……”

四个护车的，连车把式在内五个人，就根本没听见，没看见一样，一个个神色冷漠，没人正眼瞧他一下。

左边一名华服壮汉离鞍下马，车前一躬身，冲着车篷内恭谨发话：“禀您，‘长安’‘东关长乐坊’到了。”

话落，上前一步，伸手掀开车帘。这一掀，车前六个人，直了十二只眼。马车里，空空的，哪有人？四名护车华服壮汉，勃然色变。翻身上马，往来路绝尘驰去，快得像一阵风！

事隔一天，西大街一家当铺发生了一件事。这家当铺好大的店面，垂着半截帘，帘上斗大的一个‘当’字。

门口贴着一付联，上联是：“济他人之急。”下联是：“图自家之利。”这倒是实实在在的老实话。

也是正午，当铺门口来了个人，是个年轻人，有着一付颀长的身材，不胖不瘦，人长得相当好，长眉凤目，挺俊，肤色黑黑的，也显得挺壮。

只是那身穿着，可就不在相衬了。上身是件破小褂，下身是件补着几个补丁的裤子，脚底下是一双快透底的薄底靴。

要是给他换件像样的衣裳，凭他那长相，谁敢说他不是有钱的公子哥儿，

浊世佳公子。

上身小褂没袖，边儿都毛了，左胳膊藏在小褂里，右胳膊露在外头，每一寸肌肤都透着劲儿，走起路来，一摇三晃的，吊儿郎当的，跟“开元寺”一带的混混儿一样。

他到了当铺前，手一抬，头一低，走了进去。敢情是来当当的，年轻轻的不务正业，糟蹋他这块料儿了，未免让人为他扼腕。困窘本是低头事，可是一进当铺就不得不把头抬得高高的。

年轻人一进门，便冲着那一人多高的柜台上那扇小门叫了起来：“有人么，露露头儿。”这年轻人好会说话。

叫了两三声，柜台那一边才冒起一个脑袋，是个干瘪瘦老头儿，稀疏疏的几根山羊胡子，鼻梁上架付眼镜，典型的开当铺的。

瘦老头斜着一双老眼，瞟了年轻人一下，然后，脸上不带一点表情，冷冰冰地开了口：“干什么的？”

“问得好。”年轻人一咧嘴，笑了，好白的一口牙：“进当铺来，还能干什么，找乐子，你这儿有么？”

瘦老头儿不屑地打量了年轻人一眼：“你要当当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？”

年轻人又咧嘴一笑，道：“敢情你是打门缝里瞧人，把人都瞧扁了……”左胳膊像条蛇一样，也没看他是怎么动的，一下就从小褂那齐肩的袖口里伸了出来，左手往瘦老头儿眼前一晃，道：“喏，能当么？”他掌心里托颗珠子，赤红，足有鸡蛋大小。

瘦老头儿两眼猛地一睁，指了指年轻人掌心上的那颗珠子，道：“你要当这个？”

年轻人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，你收么？”

瘦老头儿收起一股惊容，深深打量了年轻人两眼：“这颗珠子哪儿来的？”

年轻人一摇头道：“这你就不用管了，只问你收不收。”

瘦老头儿脸色一沉，道：“小伙子，我这儿可不是销赃的地儿。”

年轻人突然笑了，微一点头道：“老头儿呀，瞧不出你还真有眼光。”

他居然承认珠儿是黑货，世上哪有这种人。

瘦老头儿脸上变了色，惊声说道：“你果然是……我这儿不是销赃的地儿，收的东西都是有正当来路的，快走，快走，还不快走。”

年轻人凝视着瘦老头儿道：“这么说，这颗珠子你不收？”

瘦老头儿冷然摇头说道：“不收，来路不正的东西，哪怕它是块连城壁，我也不收。”

年轻人扬了扬手里那颗赤红大珠子，笑哈哈地道：“面对这么一颗珠子，你真能一点儿都不动心么？”

瘦老头儿冷笑一声道：“我想动心，可是我不敢动心，你快走吧，你要再不走，我可要拿你送官了。”

年轻人笑笑说道：“老头儿，别跟我来这一套，官我见多了，送官吓不了我，你不收，我就另找别家去，这颗珠子可大有来头，听说是一个满洲什么贝子的‘珊瑚珠’……”说着，他转身要走。

“慢着！”瘦老头儿突然一声轻喝。年轻人转过头来道：“干什么？”

瘦老头儿指指那颗赤红大珠子，道：“你这颗珠子哪儿来的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瞧你问的，你明明知道这颗珠子是哪儿来的！”

瘦老头儿道：“你会错我的意了，我是问你刚才说什么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我说这颗珠子是一个满洲贝子的‘珊瑚珠’，大有来头，你不信么？拿去仔细看看。”他伸手把那颗珠子放在了高高的柜台上。

瘦老头儿生似怕珠子跑了一般，忙伸手一把抓起了那颗珠子，凑近眼前看了看，随即望向年轻人：“你说这颗珠子，是一位满洲贝子的‘珊瑚珠’？”

年轻人一点头道：“不错，这话是我说的。”

瘦老头儿还不放心，又问了一句：“没错么？”

年轻人不高兴了，道：“不信你可以找个识货的看看，收不收在你，这‘长安城’里又不只你这一家当铺。”

瘦老头儿那薄薄的嘴唇边，泛起一丝令人难以意会的笑，道：“只要是一位满洲贝子的‘珊瑚珠’，我一定收，值钱不值钱那是另一回事，单论来头它就大的惊人，你当多少？”

年轻人抬手扬起了巴掌。

瘦老头儿道：“五十两？”

年轻人哼地一笑道：“老头儿，你不识货我识货，干吗？想蒙人哪，这颗珠子只值五十两么？拿来，我不当了。”他伸手要那颗珠子。

瘦老头儿手往里一缩，道：“那是多少，五百两？”

年轻人冷笑说道：“五百两？五百两还不够我推一回的呢（牌九），拿来，拿来，你出不起价钱，自有别家出得起。”

瘦老头儿拿珠子的那只手握得紧紧的，道：“你究竟要当多少，你倒是说啊？”

年轻人淡淡说道：“五万两。”

瘦老头儿两眼一睁，道：“五万两银子？”

“五万两银子？”年轻人不屑地撇了撇嘴，道：“我说了么，你可真没见过世面，听清楚了，我要五万两黄金。”好大的胃口！

瘦老头儿脸色一变，倒抽一口冷气，道：“五万两黄金，我就是卖房子卖地，连这当铺跟人都给你也不够啊……”

年轻人淡然一笑道：“老头儿，你太客气了，谁不知道你们东家是西五省首屈一指，富可敌国的大财主，五万两黄金算得了什么，不过是九牛一毛，我还是那句老话，收不收在你……”

瘦老头儿两眼一眯，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是打听清楚才来的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废话，我要不打听清楚，能当得出五万两黄金么？”

瘦老头儿笑了，一点头道：“说得是，要进家小招牌，小字号的，他卖房子卖地，押老婆押孩子都不够，我收了，你等等，可别走啊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走？珠子在你手里我上哪儿去，快去搬金子吧，最好是整块、整箱的。”

瘦老头儿道：“你恐怕要雇辆大车来。”脑袋往下一缩，人就不见了。

年轻人道：“这不劳你操心，别说是五万两，就是五十万两我也照样走得走。”

没听那瘦老头儿答话。

年轻人一凝神，道：“老头儿，你上哪儿搬金子去了？”

仍没听老头儿吭气。

年轻人沉不住气了，两手一扒，一按，人已窜上了柜台，只一眼，便听他道：“咦，人呢，好个老兔崽子，居然跑了……”

“喂，喂，喂！”忽听一个话声起自背后，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年轻人扭头一看，当铺里不知何时进来个人，是个瘦瘦高高的阴沉脸的黑衣汉子，他冷冷地瞅着自己。年轻人忙从柜台跳了下来，道：“找人哪。”

那阴沉脸黑衣汉子道：“你找谁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找这当铺里的朝奉啊。”

那阴沉脸黑衣汉子道：“找朝奉没有这样找法的，你有嘴不会喊两声么？小心让人拿你当贼办，你找朝奉干什么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自然是当当啊。”

“当当？”阴沉脸黑衣汉子上下打量了年轻人一眼，见他两手空空，身上也不像带着东西，当即问道：“东西呢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东西让那老头儿拿走了，我那是颗价值连城的珠子，老头儿见财起意，拿着跑了。”

阴沉脸黑衣汉子“哦”地一声笑道：“你就是那个拿颗珠子要当五万两黄金的小子……”脸一沉，劈胸揪住了年轻人。

年轻人身子被揪得往前一冲，忙道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“干什么？”阴沉脸黑衣汉子冷笑着说道：“问得好，告诉你，案发了，这场官司你是吃定了，跟我上衙门去。”

年轻人两眼一睁，道：“怎么，你是衙门里的捕快？”

那阴沉脸黑衣汉子道：“到现在你才认出我来呀，吃这碗饭居然不认得我，真是个瞎眼的贼。”

年轻人突然笑了，看了对方一眼，道：“朋友，想黑吃黑也用不着动手啊，我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，什么阵仗我都见过，有话好说，放手吧。”

阴沉脸黑衣汉子脸色一变，道：“你说谁想黑吃黑？”

年轻人像没听见，淡然说道：“我叫你放手。”

“放手？”阴沉脸黑衣汉子冷笑着说道：“放了你，我拿什么交差一句话还没说完，揪住年轻人的那手跟被烙铁烙了一下一样，猛地一疼，他“哎唷”一声忙松了手。

再看看手，手背上红红的一道，都肿了，像是被什么敲了一下，可是他没看见年轻人手里拿东西。

刹时，他明白了，眼睁得老大，道：“我走眼了，瞧不出你还是个练家子……”

年轻人拉了拉衣裳，淡然一笑道：“我就这么一袍一褂，幸亏你没有扯破，扯破了你还真赔不起，朋友，麻烦你告诉老头儿一声，珠子先放在这儿了，五万两黄金，我明天这时候赶车来搬。别到时候交不出这五万两黄金，那位‘满洲’贝子，我可要另送别人了。”说着，迈步就走。

那阴沉脸黑衣汉子硬没敢拦他，急忙跟了出去，刚出店铺，他的神色突然一喜。

没别的，瘦老头儿回来了，走得飞快，气呼呼的，身后跟着两个人，是两个身穿华服的佩刀大汉。

阴沉脸黑衣汉子目光一转，大喝说道：“站住。”立即向年轻人扑了过去。

年轻人笑了：“这才叫狗仗人势。”

他往后一退，阴沉脸黑衣汉子扑了个空，直往前冲去。就这么一耽误，瘦老头儿带着两个华服大汉已到近前。

年轻人笑道：“老头儿啊，你拿着我的珠子跑到哪儿去了？”

瘦老头儿伸手冲他一指，道：“就是他。”

两个华服大汉各自跨步，一左一右挡住了年轻人。左边一名看了年轻人一眼，道：“那颗珠子是你拿来的？”

年轻人含笑说：“不错，怎么样，犯了法么？”

那华服大汉道：“你这颗珠子哪儿来的？”

年轻人还没答话，阴沉脸黑衣汉子已过来插了嘴：“他刚说了，明天这时候，咱们要不给他五万两黄金，他要把贝子爷另交左边华服大汉冷冷扫了他一眼，他连忙闭上了嘴。

年轻人笑笑说：“卖力不讨好，谁叫你多嘴。”

阴沉脸黑衣汉子脸一红，可没敢说话。

左边华服大汉转眼过来望着年轻人道：“我们少爷落在你手里了？”

年轻人摇头说道：“我不知道他是谁家的少爷，我只知道他是个‘满洲’贝子。”

左边华服大汉意似不信地看了年轻人一眼。

年轻人淡然一笑道：“那位满洲贝子，人长得挺不错，廿多岁年纪，皮白肉嫩，跟个大姑娘似的，嘴角还有一颗痣，没有错吧？”左边大汉浓眉一耸，道：“我们少爷现在哪儿？”

年轻人笑了，道：“阁下，天底下有这么便宜的事儿么？”

左边华服大汉手抚上刀柄，道：“那么你就留在‘长安城’里，暂时别走。”

“可以。”年轻人一点头笑道：“只要有吃有住，不走就不走，住几天都行，只是……”笑笑说：“我也有位少爷，我来时我家少爷说过，要是日头下山以前我还不回去，他就要生气了，我家少爷是个最沉不住气的人，可得留神他撕票啊。”

右边华服大汉突然上前一步，厉声道：“你敢？”

年轻人笑笑说道：“我是不敢，我不过一个卖力跑腿的奴才角色，哪来那么大杀人胆子，可是我家少爷却是个天不怕，地不怕，胆上长了毛的人物。”

左边华服大汉伸手一拦同伴，道：“你贵姓？”

年轻人笑道：“这是我打从进当铺至今，所听到的头一句客气话，不敢，我姓李。”

左边那华服大汉道：“你阁下是哪一路的人物？”

年轻人摇摇头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不是大明朝官家的人，你们那位贝子爷是来相亲的，我不管，西五省这位大财主曲意巴结，把女儿送人，我不管，一旦成了亲，西五省这位大财主是封王也好，封侯也好，我也不管，我要的只是黄金，五万两黄金，一分一毫不能少，至于五万两黄金是谁给，我也不管，我只管一手交人，一手接黄金，明白了么？”

左边大汉微一点头道：“我明白，只是这价钱太高了些……”

“不会吧？”年轻人道：“堂堂一个‘满洲’贝子，值不了五万两黄金么，别讨价还价，时间久了，那会惊动官府的，你们跟大明朝现在正在边境打仗，你们的主子以七大恨誓师，两下里正在边境打得人翻马仰，血染黄沙，你们到这儿来这件事，谅必不愿大明官家知道吧？”

左边华服汉子没说话，沉默了一阵之后，目光一凝，道：“五万两黄金送到什么地方去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你们愿意送去，那是最好不过，省得我雇车再来拉了，至于送哪儿，我得问我家少爷……”

左边华服大汉道：“这么说，阁下现在不能告诉我？”

年轻人微微一笑道：“我虽然是一个卖力跑腿的角色，可是还不至于那么傻？”

左边华服大汉浓眉一皱道：“你什么时候可以告诉我……”

“不忙。”年轻人道：“我问过我家少爷之后，自会给你们送信来，这不是件小事，眼下你们几个也做不了主，五万两黄金不是个小数目，你们一时半会儿也不见得凑得出来，恐怕一拖又要些日子，这样吧，你们赶快去凑五万两之数去，凑齐告诉我一声，免得我瞪着眼老等，同时，我马上也可以告诉你们咱们在哪儿一手交人，一手交货，行么？”年轻人说的是理，从这番话看，这年轻人精得很，也极具心智。

左边华服大汉沉默一下道：“到时候，我什么地方找你？”

年轻人笑笑说道：“这你用不着愁，容易得很，只消到‘开元寺’前一问‘快手’小李，马上有人告诉你我在哪儿。”

左边华服大汉微一点头道：“好吧，就这么办，你走吧。”

“快手”小李道：“那么我就等你们的信儿了。”

“快手”小李耸耸肩，一摇一晃地走了，那颗珠子也不要了。本来是，五万两黄金什么不能买，要那颗珠子干什么？再说他的目的也在人不在物。

瘦老头儿瞪大了一双老眼，望着左边华服大汉道：“您怎么让他走了？”

右边华服大汉冷冷说道：“不让他走怎么办，让他撕票么？这个罪我担不起。我们贝子爷只要有半点差错，这门亲事就吹了！”

那阴沉脸汉子双眉一扬道：“我缀着他去。”拔腿要走。

左边华服大汉一声冷喝：“回来，就凭你还想跟他么？”

阴沉脸黑衣汉子忙把腿收了回来。

瘦老头儿结结巴巴地道：“那么，您说该怎么办？”

左边那华服大汉冷冷说道：“只有一个法子，让你们东家凑五万两黄金去。”

瘦老头儿一怔，道：“您知道，五万两黄金不是个小数目，我们东家在

‘长安城’的生意虽然不少，可是‘长安城’的这些生意毕竟是处分支！”

左边华服大汉道：“那也容易，派人飞报你们东家去，五万两黄金买这么一门亲事，买一个‘满洲国’的王爵，他会拿的。”偕同他那同伴，转身而去。

瘦老头儿怔住了！

日头偏了西，夏天里，在这时候总是闷热的，要想凉快，最早也得等过了半夜。

夏天里虽然天黑得迟，可是“长安城”有几个地方，已经上了灯了。

满天的霞光洒在地上，大地上一片金黄，黄里还透得点儿红。

在“南大街”文庙旁，有座大宅院，看上去挺气派，一看就知道是个大宅门儿。

不瞧瞧，站门的两个汉子穿一身白袍，雪白，那袭白袍硬是绸子做的，在这年头儿穿绞罗绸缎的人可不多，普通人能穿块像样一点的布，已经算不错了，尤其是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。

站门的人都穿绸，其主人可想而知。

门前走来个人，穿着相当气派，一袭白绸长衫，手里拿着把玉骨描金扇，廿多岁年纪，人长得英俊洒脱，往那儿一站真如临风之玉树，丰神秀绝，世无其俦。就凭这，谁敢说他不是哪家的公子哥儿。

人到门前石阶下，扬玉骨描金扇一招，冲那两个站门的白衣汉子道：“请下来一个。”

两个白衣汉子对望一眼，下去了一个。

白衣客手一抬，从袖子里取出一张大红拜帖，往前一递，道：“烦请往里递一递。”

拜帖上龙飞凤舞六个字：“中原白衣客拜。”

那白衣汉子一怔：“你贵姓？”竟然是“辽东”口音。

白衣客指了指拜帖，道：“就在这上头。”

那白衣汉子低着头看看，道：“这拜帖上没有写姓名啊？”

“有。”白衣客道：“我姓白，就叫‘白衣客’。”

白衣汉子狐疑地打量了白衣客一眼，道：“你要见我们使者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你们可是‘辽东’来的？”

白衣汉子道：“不错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这儿是‘财神祖家’的‘长安’宾馆，是不是？”

白衣汉子道：“是啊！”

白衣客道：“那我就没有找错地儿，劳驾把我这张拜帖往里递吧，我要见来自‘辽东’‘菊花岛’的使者。”

那白衣汉子脸色变了一变，道：“你知道我们来自‘辽东’‘菊花岛’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普天之下，只有‘辽东’‘菊花岛’的人才穿一身白……”

那白衣汉子道：“你不也穿一身白么？”

白衣客摇头道：“我这身白跟‘辽东’‘菊花岛’的人一身白不同，我这身白是大襟，‘辽东’‘菊花岛’人那身白却是对襟，而且我这身白是布扣，‘辽东’‘菊花岛’人那身白却是纯银扣子……”

可不，这站门的两个白衣汉子穿的俱是对襟白袍，而且那扣子是纯银打造的。

那白衣汉子瞪大了眼，道：“你要见我们的使者有什么事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我的来意没什么不能说的，我来跟你们使者接洽一宗买卖……”

那白衣汉子笑笑说道：“我们使者到中原来，不是来做买卖的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白衣客微一点头道：“你们使者到中原来，是负有特殊使命的，这特殊使命跟祖财神有关，要不然不会住在祖家的‘长安’宾馆里，只是我带来的这宗买卖若是做成了，不但对‘菊花岛’大有裨益，即使是对你们使者，甚至于这次到中原来的每一位，都有莫大的好处。这么说吧，更是一桩大功，你明白了么？”

白衣汉子望着白衣客，好不诧异：“什么买卖有这么大的好处？”

“抱歉。”白衣客笑笑说道：“这就要等见着你们使者才能说了，事关‘菊花岛’，也关这次到中原来的每一位，我认为你该把这张拜帖往里递一递。”

白衣汉子面有难色，道：“据我所知，我们使者这次到中原来，除了祖家的人，是不见任何外客的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那也不要紧，劳你驾把我这张拜帖往里递一递，至于见不见，那还在你们使者，好不？”

白衣汉子迟疑了一下道：“你等等。”转身步上石阶进了大门。

白衣客笑了。

片刻工夫之后，那白衣汉子匆匆地出了大门。他没下石阶，一声：“你跟我进来吧！”转身又进了门。

白衣客微微一笑，登上石阶跟着那白衣汉子进了大门。

好大的一个院落，分前后院，前院待客，后院居住，前院里遍植花木，后院里林木森森，偶尔风过，可见那郁郁苍苍的林木之中狼牙高啄，飞檐流丹。

白衣客边观赏边叹道：“这位祖老不愧有财神之称，单这‘长安’一处宾馆便不亚那王侯之家，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。”

白衣汉子没答理。

走没多远，迎面站着个白衣老者，这白衣老者五旬上下年纪，身材瘦削，但满脸透着精明，看就知道是位属于智囊一类的人物。

果然——白衣客上前一步，抱拳说道：“莫非‘菊花岛’使者？”

那白衣老者拱手答礼，神情有点冷漠，道：“阁下认错人了，老朽那么大造化，老朽不过是使者座下的一名幕僚而已。”转眼望向那白衣汉子道：“这位便是那位递帖要见使者的白姓客人？”

那白衣汉子欠身应是，神色之间颇见恭谨。

白衣老者摆摆手，道：“你走吧，没你的事了。”

那白衣汉子答应一声，躬身而退。

白衣老者转眼望向白衣客，一丝难得的笑意浮上了老脸：“阁下姓白，大名是衣客二字？”

白衣客含笑点头说道：“正是。”

白衣老者道：“阁下这三字姓名，想必是化名吧？”

白衣客笑道：“老先生不愧是位智囊人物，这回使者到中原来，有老先生在旁参谋，事无论大小，必然吃不了亏。”

白衣老者对这种奉承似乎不感兴趣，微微一笑道：“如果老朽没有看错，阁下也是位武林人物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我不能不佩服老先生的眼光高明。”

白衣老者淡然一笑，抬手让客道：“使者现在大厅候驾，阁下请跟老朽来吧。”转身行去。

白衣客向着白衣老者投过深深一瞥，迈步跟了上去。

这宾馆待客大厅十分气派，红毡铺地，八宝琉璃灯高悬，两壁分挂名家字画，琳琅满目，美不胜收。

客厅那主座上，高高坐着一位身材矮胖，脸色红润的白衣老者。这老者六十上下年纪，长相十分奇特，圆胖脸，长眉细目秃顶，看上去雍容，有一种自然慑人的气度。

除了脸色红润之外，其他地方的肌肤嫩而且白，较诸女儿家的细皮嫩肉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尤其那一双胖嘟嘟的手，更是白得出奇，连一点血色都没有，行家一看便知，此人在手掌上练有一种特殊的功夫。白衣老者趋前施礼：“禀使者，白姓客人到。”白衣客举手一拱，道：“中原白衣客见过使者。”那秃顶胖老者也不知道是傲慢还是拘谨，只欠了欠身，淡淡然一句：“阁下请坐。”白衣客落坐在客座上，秃顶胖老者又向白衣老者抬了抬手。白衣老者欠身坐下了下首。坐定，白衣老者欠身说道：“禀使者，这位客人是中原武林俊彦。”秃顶胖老者微一点头道：“我看得出，一身修为恐怕跟御前十将军不相上下。”白衣老者道：“这个属下倒没看出。”秃顶胖老者道：“你不是武林中人自然看不出，这位客人英华内敛，你能看出他是个武林人物，已经是很不容易了！”转眼望向白衣客，含笑说道：“我说的没错吧，阁下？”白衣客笑说道：“我不便置喙。”秃顶胖老者看了白衣客一眼，话锋忽转，道：“阁下哪里来？”白衣客垂扇往下指了指，道：“长安’。”秃顶胖老者“哦”一声道：“原来阁下是‘长安’人物，‘长安’地面上何时出了阁下这么一位人物？”白衣客含笑问道：“使者对‘长安’地面，很熟悉么？”白衣老者轻轻咳了一声。秃顶胖老者适时移转了话题，道：“我把话题扯远了，咱们还是谈正事吧。”目光一凝，道：“听说阁下要见我，是为了一宗买卖？”白衣客道：“是的。确是为了一宗买卖。”秃顶胖老者道：“阁下明明是武林中人，怎么做起买卖来了？”

白衣客浅浅一笑道：“不瞒使者，这是一宗武林买卖。”

秃顶胖老者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武林买卖，但不知是宗……”

白衣客翻腕从袖底里取出一物，双手递了过去，道：“使者请过过目。”

秃顶胖老者没动，白衣老者站起来接过去双手奉上。

秃顶胖老者这才伸手接了过去，看了看道：“这是一方玉佩。”

的确是方玉佩，雪白，无一点疵瑕，行家一看就知道价值不菲。

白衣客含笑说道：“使者再请看背面。”

秃顶胖老者翻过玉佩一看，不由一怔，道：“这是‘满洲国’的东西。”可不，背面镌刻的全是满文。

白衣客道：“使者见识广，令人佩服，不错，这块玉佩确是‘满洲国’的东西。”

秃顶胖老者抬眼投注过来，道：“阁下莫非要把这块玉佩卖给我？”

白衣客微一摇头道：“这方玉佩虽然价值不菲，但对‘菊花岛’来说，毕竟是件微不足道的东西，我若为卖这方玉佩跑来见使者，也未免太轻率，也显得对使者不敬……”

秃顶胖老者忍不住道：“那么阁下所说的这买卖是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凡物必有主，我要卖给使者的，不是这方玉佩，而是这方玉佩的主人。”

秃顶胖老者一怔，道：“怎么，阁下是要把这方玉佩的主人卖给我？”

白衣客点点头说道：“不错。”

秃顶胖老者笑笑说道：“阁下开我的玩笑了，我花钱买个人干什么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有大用，使者。”

“有大用？”秃顶胖老者道：“但不知这方玉佩的主人是男是女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他是个须眉男儿。”

秃顶胖老者笑笑道：“那就更没有用了，要是个女的，我或许勉强可以收她为奴为婢……”

白衣老者突然轻咳一声道：“使者何不问问这方玉佩的主人是何许人？”

秃顶胖老者笑容一凝，转望白衣客。

白衣客笑笑说道：“提起这方玉佩的主人，此人来头颇大，他是满洲皇室一位贝子。”

秃顶胖老者跟白衣老者俱是一怔，大厅里刹时寂静了下来，半晌之后，秃顶胖老者突然哈哈大笑：“阁下递名帖见我卖人，已属前所未有之事，卖的竟是满洲皇族一位贝子，更是闻所未闻。”

白衣老者也已然恢复平静，捻着胡子点头：“不错，属下活了这么大年纪，像这种事，还是生平仅见，生平首闻。”

白衣客笑笑，没说话。

秃顶胖老者敛去了笑容，目光一凝，道：“阁下何来这位‘满洲’皇族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不瞒使者说，我是半路上截来的，我穷极潦倒，眼看有断炊之虞，只有在这位贝子身上打主意，无奈出此下策，使者跟老先生幸勿见笑。”

秃顶胖老者点了点头道：“没想到中原武林还有藉卖人发财的，要有这种事，我可要向圣上辞官搬来中原住了。”

这番话对中原武林充满了讥讽。

可是白衣客不在乎，笑笑说道：“中原遍地黄金，俯拾皆是，只在人是有否眼光了。”

秃顶胖老者微一点头道：“说得好……”

白衣老者突然一声轻咳道：“阁下把这位‘满洲’皇族卖给我们使者，不知是……”

白衣客笑笑说道：“老先生既是使者身边的参谋人物似乎不该作此一问。”

白衣老者有点窘，咳了两声道：“老朽是真愚昧，还望阁下明教。”

“岂敢。”白衣客道：“老先生既让我说，我可就要直言了”

白衣客转望秃顶胖老者，道：“使者远自‘菊花岛’衔命而来，所负的使命是不是要跟‘财神’祖家商议结盟？”

白衣老者脸色一变，显然白衣客一语中的，正中要害！

秃顶胖老者双眉微耸，目闪精光，一点头道：“不错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据我所知，‘财神祖家’也正在跟‘满洲’商议两下结亲，使者衔命而来，要跟祖家议缔盟约，不用说，‘菊花岛’也有意跟‘满洲’来往了。”

白衣老者脸色大变。

秃顶胖老者两眼精光更盛，道：“也不错，‘菊花岛’海皇爷确有此意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使者直爽得叫人好不佩服，这就够了，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这位‘满洲’贝子卖给使者的原因所在。”

秃顶胖老者长眉一皱道：“我简直有点糊涂，阁下既然知道‘菊花岛’有意跟‘满洲’来往，竟然还登堂入室要把‘满洲’的皇族卖给‘菊花岛’，这胆子不嫌太大了么？”

白衣客淡然一笑道：“做生意哪有不冒险的，平稳的生意固然风险小，不会有太大亏损，可也赚不了大钱，使者说是不是？”

秃顶胖老者道：“难道阁下不怕连老本都赔进去么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使者，我既然敢做这买卖，就不怕蚀本。”

秃顶胖老者道：“阁下那么有把握么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没把握我也就不来了。”

秃顶胖老者点了点头道：“这倒是实话，不过我总认为这个生意，你做的是太冒险了。”

白衣客笑笑，没说话。

白衣老者突然说道：“阁下认为这笔生意做得成么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我是一番诚意，至于做得成与否，那还要看买主的态度如何。”

白衣老者摇头说道：“‘菊花岛’有意跟‘满洲’来往，岂有做这等生事的道理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就是因为‘菊花岛’有意跟‘满洲’来往，所以才该毫不犹豫地谈这笔交易。”

白衣老者道：“老朽不懂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老先生别客气，若是‘菊花岛’买下这位‘满洲’皇族，把他送回去、请想，‘满洲’对‘菊花岛’会怎么样？”

秃顶胖老者突然说道：“这位‘满洲’皇族，也是祖家未来的娇客，是不是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不错。”

秃顶胖老者道：“那么祖家跟‘满洲’的关系，较‘菊花岛’跟“满洲’的关系更为亲密，阁下为什么不把这位皇族卖给祖家去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就是因为祖家跟‘满洲’的关系，比‘菊花岛’跟“满洲’关系来得亲密，这种盟约缔结起来，令人不安，所以我才先找使者谈谈，当然，要是使者不愿意要，我也只有把这位‘满洲’皇族卖给祖家去了。”秃顶胖老者微一摇头道：“这个人‘菊花岛’不愿要……”

白衣老者轻咳一声道：“使者该更衣了。”秃顶胖老者含笑站起，道：“阁下请稍坐，我失陪片刻。”

白衣客欠身说道：“使者请便。”

秃顶胖老者转身行向厅后。

白衣老者忙跟了过去。

白衣客脸上浮起一丝笑意。

片刻之后，秃顶胖老者跟白衣老者双双走了出来，秃顶胖老者还是那件白袍，当然，更衣是假，背人商议商议是真。

落座之后，秃顶胖老者笑着说道：“我本不愿买这位贝子，无如我这位老兄弟对这位‘满洲’皇族颇有兴趣，阁下开价多少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养着个人还得供他吃喝，我自己都有断炊之虞，哪能多养活一个人，不瞒使者说，我急于脱手，要的价钱不高。”

白衣老者道：“多少？”

白衣客伸出一根指头，道：“黄金一万两。”

白衣老者吃了一惊，道：“黄金一万两？”

秃顶胖老者道：“这个价钱太高了……”

白衣客笑笑说道：“我若是把他卖给祖家，开价五万两也能轻易成交，使者信不信？”

秃顶胖老者：“‘菊花岛’不比祖家、祖家富可敌国，生意遍天下，‘菊花岛’地处大海，一片荒瘠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使者客气，谁不知道海皇爷，祖财神是两大富豪，我开的这个价钱已是低得不能再低……”

白衣老者轻咳一声道：“阁下不是大明官家的人吧？”

白衣客笑道：“老先生既是智囊人物，不该作此一问，我若是官家人，就不会把这位‘满洲’皇族卖人了，把他往边境一送，还怕那以七大恨誓师的‘满洲’主人，不乖乖退兵么？”

白衣老者脸红了一红，又轻轻咳了一声道：“一手交钱，一手交人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那当然，做生意本如此。”

白衣老者道：“使者衔命而来，没带那么多，可否开张银票

白衣客笑道：“老先生毕竟不是做生意的人，难怪说此外行话，这种生意不比别种生意，银票不过一张纸，万一到时候‘菊花岛’来个不认帐，我岂不落个人财两失？”

秃顶胖老者双眉一扬道：“阁下小看‘菊花岛’了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使者原谅，好不容易捞得这笔意外之财，我不得不小心，我看这样吧，使者要真一下拿不出一万两黄金，可以付给我一半，另一半开张银票如何？”

秃顶胖老者道：“这倒可以，咱们就这么一言为定了。”

白衣客站了起来道：“我告辞。”

“慢着。”白衣老者一抬手道：“咱们什么地方买卖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三天之后上灯时分，我把他送来……”

秃顶胖老者一点头道：“好极了，我准时候驾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请使者早准备，也请当日谢绝祖家一切应酬，万一要让祖家人知道了，‘菊花岛’就不能……”

秃顶胖老者摆手说道：“这个你放心，这是我的事，我自会小心的。”

白衣客一拱手道：“告辞了。”

秃顶胖老者冲白衣老者一摆手：“代我送客！”

白衣客转身往外行去。

白衣老者一直送他出大门。

白衣客走了，没多大工夫，宾馆里又出来两个人，是两个黑衣汉子！

在“长安城”外，有一座著名的古桥，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“灞桥折柳”的“灞桥”。

这座“灞桥”跟“洛阳”的“天津桥”，“汕头”外江的“湘于桥”，“河北”的“赵家桥”，都是古代著名的大桥。

这座“灞桥”推测建于汉代，梁墩均系青石所砌。

王莽篡汉，更名为“长存桥”，两端各立有牌坊，分书“西通关陇”，“东接峭函”。

汉高祖入关后，进兵“咸阳”，灭胡亥而后回兵埔上，即在此地。

汉文帝送别王昭君，京中送客，都在此作东门之饯，折柳话别，有名的李白诗句：“春风知别苦，不遗柳条青”跟北方的长亭饯肴别，是一种特有的风俗。

在这座“汤桥”桥头，有一座不算小的草棚，草棚外酒旗儿高挑，敢情是个卖酒的所在！

有了这卖酒的所在，这草棚就成了一般人送客作东门之饯的话别所在，因之，别看是座草棚，生意却很好。

看，座儿卖了八成，各路的人物都有。

白衣客坐在靠里一付座头上，自斟自饮，举杯浅尝之间，目光转动，不住打量在座的每一位酒客。

顾盼之间、他最感兴趣的似乎在外头那一付座头上。

那一付座头上，坐着两个人，是两个神情剽悍，两眼开合之间精光外透的黑衣壮汉。

他不时地向着两个黑衣汉子投过一瞥，两个黑衣汉却是只顾低头吃喝，一直没注意他。

在隔白衣客三张桌子的一付座头上，坐着两个衣着华丽的中年华服客。

这两个中年华服客一身华丽的衣着相当招人注目，可是当人看过他俩一眼之后，就绝不敢再看第二眼。

没别的，只因为这两位中年华服客，衣着虽然鲜明，可是人长得却是太，太糟糕了。

东边一个，身材矮胖，人不像人，倒有几分像皮球，那圆胖脸上，鼻子、眼都缩成了一堆，跟一团和好的面让人抓了一把一般，让人觉得他脸上空余的地方太多。

尤其其他长得小鼻子，小眼儿，那鼻子还向上翻着，面对面看，一眼就瞧见两个黑黑的鼻孔。

西边那一个让人更不敢恭维，既黑又瘦，瘦得跟根竹竿似的，混身上下没有四两肉。

黑黑的一张脸上，八字眉，吊客眼，鹰钩鼻子，两片嘴唇薄得出奇，偏偏他长着一对虎牙，那牙尖长得都出了嘴，露在了唇外，就凭这，半夜里准能吓死人。

尤其其他那双吊客眼，目光发绿，开合之间绿光闪动，阴森怕人，这哪是人，幸好是在这儿，要夜晚里碰见他，不拿他当僵尸才怪。

说他像僵尸可没冤枉他，瞧他一双手，奇大，十根指头细又长，指甲长有好几寸。

就凭这张脸，试问，谁还敢看他第二眼。

这两人不但长得怪，便是连吃相都怪，人家是浅酌，他俩是猛饮，人家是用筷子，他俩用两双手，用手抓着吃，这吃相令人为之侧目。

这两个一边吃一边不时向外看，似乎在等什么。

吃着吃着，草棚外来了个人，站在草棚门略一张望，立即走进草棚，直奔那两个华服客座头。

真是什么人玩什么鸟，这三个人正能凑在一处。

后来这人穿着相当气派，一袭绸质青衫，带着几分潇洒，手里还拿着一柄折扇，高高的个子，看上去挺“帅”的。

可惜那张脸太不对衬，马脸一张，惨白，连点儿血色都没有，有一点儿血色儿全跑到眼珠子上去了。

红眼、白脸、招风耳，阴森，还透着奸诈。

他到了两个华服客座头前，“刷”地一声打开了折扇，满脸笑意，打着哈哈开口发了话：“二位久等了！”

那两个华服客都没理他，只顾吃自己的。

这位青衫客不以没趣为忤，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去，脸上仍堆着笑，手中的折扇不住挥动，可是没再说话了，静静地欣赏那两位的吃相。

好不容易，那两位吃完了，两个人几乎是同时行动，四只手把青衫客那袭青衫当成了手巾，扯过去就擦。

好了，青衫客胸前全是油污。

再看那青衫客，不但坐在那儿一动没动，脸上的笑意居然一丝儿不减，这份修养，可是千百人中挑不出一个。两个人擦完了手，那矮胖华服客开了口，嗓子跟破锣一般，好不难听：“东西带来了么？”

青衫客微微一笑道：“岂敢让二位空跑，再说，二位把我这青衫当成了手巾，我也急着拿钱去买一件。”

“刷”的一声，合起了折扇，把折扇往左手一交，右手探入怀中摸出一物，那是一卷纸，卷得小小的跟幅画一样。

就在他探手入怀的当儿，衣袖下滑，露出了半截胳膊，那右小臂刺着一条青色的龙。

白衣客微微一怔，随即目闪精光。

这时候那青衫客已然把那小纸卷儿放在了桌上。

矮胖华服客伸手就要去拿。

青衫客一把按住那小纸卷儿，含笑说道：“二位都是有来路的高人，难道连做生意的规矩都不懂么？”

那瘦高华服客两眼之中绿光大盛，这时候他那张脸更显得怕人。

矮胖华服客却没在意，抽回手从怀里取出一个小小的皮口袋，往桌上一丢，居然砰地一声。

“这才是。”青衫客笑道：“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”

他把按在纸卷儿上的手挪了过去，就要去抓那小皮口袋。

“慢着。”瘦高华服客开了口，话声冰冷：“让我先看看货色。”

青衫客微微一怔，旋即点点头说道：“应该的，应该的，瘦兄是位行家，谈交易当然得先看货色！”

他大方地把那卷纸卷儿推了过去。

瘦高华服客神色冷漠，拿起纸卷儿打开了，只略看了一眼，便重又卷起

塞入了袖中，冷冷说道：“货色不差，该拿的你也拿去吧。”

青衫客笑笑伸手抓起了那小皮口袋，看了看两人，一笑说道：“抱歉，我也要先看看，咱们这是先小人，后君子，凡是都得小心，要不然万一上了当，我的损失可就大了。”

他伸手去解扎在小皮口袋上那根绳子。

只听矮胖华服客道：“咱们不是做这一回买卖，下回还有，是不是？”

“说得是。”青衫客刚解开了小皮口袋，一听这话，当即又扎上了小皮口袋，他笑笑说道：“吃亏上当嘛，也只这一回，再傻的人也不会有第二回的。”

他笑着把那小皮口袋往怀里揣。

就在这时候，一个冷冰的话声起自他身侧：“慢着，朋友。”

一柄玉骨描金扇已伸到他面前，挡住了他拿着小皮口袋的那只手，敢情不知何时白衣客已到了他身侧。

青衫客抬眼一看，不由微微一怔，道：“尊驾这是……”

白衣客淡然一笑道：“有道是：‘见面分一半’，在这种地方做买卖，应该避讳点儿，既然让我碰上了……”

青衫客“哦”地一声，笑了：“敢情是位要分一半的朋友……”转眼扫向两个华服客。

那瘦高华服客面无表情，冷冷说道：“他要分你的，又不要分我们俩的，我们俩不管。”

青衫客脸色微微一变，笑道：“两位要是不愿意付这么多，可以说，何必来这一套……”

白衣客淡然说道：“你错了，我跟他两个毫无关系。”

青衫客目光一凝，望着白衣客道：“真的么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信不信由你。”

“我信，我信。”青衫客笑着点头说道：“那就好办了，我这个人是最好说话不过的，我就分你一半……”

把小皮袋往桌上一放，道：“朋友拿吧，尽管拿一半去就是，我是个懂规矩的人，谁叫我碰上了你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你这个人值得交。”

他伸手就去拿那小皮口袋。

突然，青衫客一翻腕，右手直向白衣客腰间递去，奇快。

白衣客冷然一笑道：“玩这一套你还差得远呢。”

只见他持玉骨描金扇那只手一闪。

青衫客刹时不动了，那即将递到白衣客腰间的那只手缓缓垂了下去，“当”地一声，一柄蓝汪汪的匕首掉在了地上。

青衫客满脸是血，正眉心处，有个血洞，鲜血正在不住地往外涌。

青衫客够快，可是这白衣客比青衫客还快，快得连在座两个华服客都没看清他是怎么出手的。只那么一闪，便轻易取了青衫客的性命。人命关天，这事闹大了，酒客们一哄全跑了，只有靠外那两个黑衣汉子没动，可是他们已显着有了不安。两个华服客脸色只微微地变了变，坐在那儿没动。酒客们惊叫狂奔，秩序大乱。白衣客不但视若无睹，而且听若无闻，伸手拿起了那小皮口袋，拿在手里掂了掂，“嗯”地一声道：“不轻，怪不得扔在桌上砰地一声……”望着青衫客道：“这包东西你原有一半，可惜你舍不得，现在

全归我了，下辈子做人要大方，要知足，还要识趣，知道么？”当然，青衫客不会回答。白衣客把那小皮口袋揣进了怀里，当他那只手从怀里伸出来的时候，却伸向了瘦高华服客：“还有你两个，我也要一半。”瘦高华服客突然笑了，笑得怕人，也没理白衣客，望着矮胖华服客道：“阿胖，刚才事不关咱们，现在却找到咱们头上来了！”矮胖华服客笑笑说道：“这个人太贪了，想不到中原人都这么贪。”瘦高华服客道：“找到咱们头上的事，咱们总不能不管。”矮胖华服客道：“说得是，你着咱们该怎么个管法？”瘦高华服客道：“他不是要一半么，咱们何妨都给他。”矮胖华服客一点头道：“好，就这么办。”他两个霍然旋身，四掌齐递，齐向白衣客抓了过去。他两个几乎是心意相通，一起行动，而且动起来奇快如风，远较青衫客适才那出人不意的一刀快得多。可是他两个四掌刚递出，双双身形一震，就又不动了。敢情，他两个也是满脸血，眉心也多个血洞。显然，他两个仍嫌慢了些。那四只手臂垂了下去，“叭”地一声，那小纸卷儿掉在了地上，白衣客弯腰拾起那小纸卷儿，望了望两个华服客，道：“又是两个不够大方、不识趣的人，怎么都这么愚？”

他把小纸卷儿往怀里一塞，转身走向自己座头，跟个没事人儿似的。

到座头前举起一杯酒，转过来冲那两个黑衣汉子一举杯，道：“请归告贵上，谈交易讲究一个诚字，我不是那么好说话的人，弄火儿了我，这笔生意就免谈了，二位请吧，二位的吃喝我做东。”

两个黑衣汉子脸色大变，一句话没说，站起来扭头出了棚子。

白衣客笑了，放下手中酒杯，伸手从怀里摸出那小皮口袋，一抖，一块拇指般大小金块掉在桌上，然后他把小皮口袋往怀里一揣，迈步要走。

就在这时候，草棚门口多了三个人，那是一女二男，三个人俱是一身华服，两个男的十分魁伟健壮，那女的却长得娇小美艳，成了强烈的对比。

入目草棚中情景，三个人脸色齐变，那华服女子当即抬眼望向白衣客，目光十分凌厉：“人是谁杀的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这儿有三个人，我不知道这位姑娘问的是哪一个？”

华服女子道：“穿华服的两个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我杀的。”

华服女子脸色一变，道：“那另外一个呢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也是区区在下。”

华服女子脸色大变，闪身欲动，但刹那之间她又收住扑势，道：“你为什么杀他三个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很简单，他三个谈交易，做买卖不懂规矩。”

华服女子道：“谈交易，做买卖要懂什么规矩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见面分一半。”

华服女子道：“他三个不肯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他三个就是那么不够大方，不识趣，要不然也不会惹来杀身之祸了。”

华服女子道：“他三人的东西呢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都在我身上。”

华服女子道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白衣客道：“发国难财的，大明朝这时候内忧外患，乱得可以，谁不趁这机会好好捞上一票，谁就是当世头号傻子。”

华服女子突然欺身过来，当胸拍出一掌。

白衣客道：“姑娘这是什么意思，莫非也要分一半不成么？”

口说手不闲，右手食中二指斜斜划向华服女子那欺雪赛霜，晶莹如玉的皓腕腕脉。

华服女子冷冷一笑道：“好一招截脉手法。”

掌势突然变快，一口气拍出八掌，每一掌不但奇快无比，而且劲道十足，掌风呼呼，威势惊人。

白衣客脚下没移动分毫，从容而滞洒地一口气化解华服女子八招奇奥快捷的掌法，他只守不攻。

华服女子攻八掌未能得手，身形突然暴退一丈退回草棚门口，冷冷说道：“难怪你能杀他三个，你的身手是不俗，你为什么只守不攻？”

白衣客淡然一笑道：“我若是改守为攻，姑娘就没有办法回去复命了。”

华服女子冷叱说道：“好大的口气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姑娘前后一共试过了九掌，应该知道我是不是夸大。”

华服女子伸手自腰间拔出一柄寒芒四射的短剑，冷笑说道：“让我再试试。”

话落，人动，连人带剑化成一道五彩光华扑了过来，人未到剑气已然逼人，这华服女子在剑术上的造诣不凡。

白衣客依然卓立未动，容得短剑递到，手中玉骨描金扇往上一举，正好封住华服女子的剑势，然后他手腕一震，华服女子一柄短剑立即荡开了半尺，人也跟着踉跄后退一步。

白衣客如影附形，身形突然欺前，玉骨描金属一摆，在华服女子那粉颊上轻轻触了一下，立即退了回去，道：“怎么样，姑娘，我若是改守为攻，姑娘还能回去复命么？”

他出扇、震腕、欺近、退身，一气呵成，快得令人目不暇接，休说躲得了，让人连躲的念头都来不及转。

华服女子脸色煞白，一双美目暴射厉芒，望着白衣客道：“我自知一身所学差你良多，你可敢跟我到另一处去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那另一处想必有姑娘的主人在。”

华服女子道：“不错，我只是个奴婢角色，你能胜我算不了什么……”

白衣客淡然一笑道：“我这个人什么都怕，就不怕激，我有心想跟姑娘跑一趟，奈何我另有笔生意待洽，没有工夫，改天吧，目下这‘长安城’已然是八方风雨齐会，相信咱们会再碰面的。”

华服女子道：“我家主人等不到那时候，你报个住处，我家主人自会前去找你。”

白衣客淡然一笑道：“我就在这‘长安城’中，一时半会儿我还不会走，至于住处，我居无定所，为了不劳贵上徒劳往返扑空，我还是不说的为好。”

华服女子道：“你的意思是说，只要在这‘长安城’里，就不难找到你？”

白衣客点点头说道：“不错，我正是这意思。”

华服女子没再说话，冷冷瞥了白衣客一眼，带着两个华服壮汉，转身飞掠而去。

白衣客淡淡一笑，随即也举步行了出去。

在“长安城”东大街东头，有一个独门独户的小院落，这个小院落两扇红门，院子不大，可挺有气派。

这个小院落，平素不为人注意，因为它一向两扇红门紧闭，根本不跟街坊邻居来往。

起初街坊邻居还引以为怪，日子一久，见两扇红门里进进出出的全是普普通通的人，也就习以为常了。

天已大黑了，“长安城”家家户户都上了灯，热闹处更是灯火辉煌，像坐落在东大街西头的“开元寺”就是个热闹地儿，那地方人声沸腾，万头攒动。

可是在这东大街东头，却是冷静得很，连行人都难见几个，跟东大街西头，成了个强烈的对比。

夜色中有人到了这两扇红门前，是个白衣客，正是适才在“坝桥”桥头草棚里杀人的那个白衣客。

他到了两扇红门前便敲了门，一阵砰砰的响动之后，里头有人说了话，粗声粗气地问道：“谁呀，这么个敲门法？”

“我。”白衣客道：“受人之托，送东西来的。”

两扇红门开了，开门的是个中年汉子，穿一袭丝质青衫，入目白衣客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你受谁之托，送什么东西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你们这儿可有位红眼的刚才到‘灞桥’桥头接洽一宗买卖？”

那青衫汉子脸色微微一变，道：“没有，你找错地方了。”

人往里一退，就要关门。

白衣客已然一步跨了进去。手一挥，正挥在青衫汉子的胸口上，青衫汉子闷哼一声蹲了下去，白衣客则大步闯了进去。

他刚进院子，一声沉喝适时传了过来：“站住！干什么的，乱往里闯？”

白衣客抬眼一看，只见正北那上房门口站着个青衫老者，五旬上下国字脸，浓眉大眼，别有一种慑人威仪。

白衣客当即淡然问道：“你就是这儿的主人么？”

青衫老者冷然道：“不错，你是……”

白衣客一挥手，一物从袖子里飞出，“叭”一声落在青衫老者脚下，是那个小纸卷儿，他道：“这可是从你这儿出去的？”

青衫老者一怔，旋即欺前一步，沉声问道：“你何来此物？”

白衣客淡然说道：“你先告诉我，这卷东西是不是从你们这儿出去的？”

青衫老者道：“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这是大明朝镇守边关各地的守将名单。”

青衫老者脸色大变，厉声喝问道：“你，你是从哪儿弄来的这东西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这就要问你了，我奉命来到中原，适才跟贵属在‘灞桥’接洽买卖，我付他黄金百两，等他走了之后，我才发现这份名单虚而不实。”

青衫老者一怔凝目，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是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我从‘满洲’来。”

青衫老者目光一转，道：“可有证明”

白衣客双眉微扬，道：“这就是我的证明。”

右手一挥，一线银光电射而出，直落青衫老者脚前，落地有声，藉着上房里射出来的灯光看，那是一面小巧玲珑的铜牌，上头似乎还刻着什么，只是看不清楚。

青衫老者只看一眼，脸色立即大变，后退一步，失声说道：“你，你是布衣……”

青衫老者只说两个“布衣”，白衣客便截了口，道：“不错，你明白了么？”

青衫老者吸一口冷气腾身要跑，但他双肩刚动，猛觉两个膝弯奇痛澈骨，两腿不由一软，砰然一声跪了下去。

只听白衣客冷笑说道：“既认得这面银牌令，你就该知道，打从当年至今，凡奸恶，只要见着了这面银牌令，有几个跑得了的？”

青衫老者机伶暴颤，道：“您开恩，卑职无罪。”

白衣客冷然一指那纸卷儿道：“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，要不是让我无意中碰上，这份名单岂不落入‘满洲’之手，你可知道关系多大，自成祖设立‘东厂’以来，虽然行事毒辣了些，可从没图一己之利的卖国者，曾几何时，朝纲不振，你们‘东厂’的人居然为区区几两黄金卖起国来，置边关出生入死辛劳众守将的性命于不顾，置大明朝的江山于不顾，置我亿万百姓于不顾，你还说无罪么，试问良心，你对得起朝廷对你们的特宠殊恩么？”

青衫老者颤声说道：“您明鉴，属下不知情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那也有个律下不严，疏忽之罪，要知道，朝廷派你们驻‘长安’，是为暗中监视都督署的一动一静的，料不到你们这些负责监视人的人竟然先卖了国……”

目光一凝，接问道：“告诉我，这份名单是从哪儿弄来的？”

青衫老者道：“您明鉴，卑职真不知情。”

白衣客双眉一扬道：“到了这时候，你还不说实话么？”

青衫老者道：“您明鉴，卑职句句实话……”

白衣客两眼之中射出慑人威棱，冷然说道：“你不愿意我把这件事交给东厂查办吧？”

青衫老者机伶暴颤，道：“您，您开恩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那就实话实说。”

青衫老者迟疑了一下道：“回您，这份名单是从都督帅署弄来的。”

白衣客微一点头道：“我原该想到，除了督帅署，别处也弄不到这份名单……”

一顿接道：“你们在‘督帅署’有人？”

青衫老者道：“有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他是督帅署中的哪一个？”

青衫老者道：“回您，他是督帅的贴身护卫。”

白衣客扬了扬眉，道：“那就难怪了，督帅护卫，无怪乎能轻易弄得这份名单，你在‘东厂’任何职？”

青衫老者道：“卑职不过一个小小的领班。”

白衣客冷笑一声道：“身为领班知法犯法，罪无可恕，你自己动手吧。”

青衫老者脸色惨变，两眼猛睁，道：“您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别的事我可以不追究，卖国图一己之利，这种事，我绝不宽恕。”

青衫老者道：“卑职只是律下不严……”

白衣客摇头说道：“不错，你既然知道这份名单是从督帅署弄来的，你就不会仅仅是律下不严。”

青衫老者道：“您开恩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不必多说了，我要是把这件事送‘东厂’查办，你不但仍

是死路一条，而且要受尽酷刑，我现在让你自己动手，你该知足了。”

青衫老者忽然凄厉一笑道：“你虽然封侯，但不过是个布衣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即便布衣，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，我杀得了你。”

青衣老者厉笑一声：“那你就杀吧。”

身形突然腾起，凌空扑向白衣客。

白衣客冷笑一声道：“看来你是等我动手了。”

右手前挥，一闪而回。

青衫老者惨嚎飞起，“叭嗒”一声摔在丈余外，眉心有个血洞。

那静观多时的青衣汉子，静观至此，再也不敢看下去了，悄无声息地就要开溜。

白衣客连头都没回，突然一声冷喝：“站住！”

那青衫汉子机伶一颤，脚下不由顿了顿，但只是顿了一顿，他仍然往前跑。

白衣客右手倏扬，一线白光电射，正中青衫汉子后心，青衫汉子大叫一声，冲出几步砰然摔在地上，背上直挺挺插着一物，是白衣客那把玉骨描金扇。

白衣客站在那儿仍没回头，眉宇间泛起一股煞气，望之懔人……

这是一座大宅第。

广而深，令人有深不知几许之感。

分前后院，前院从外头看，大门极其宏伟，巨大铁门，石阶高筑，一对石狮子对峙，门前一把摩天旗杆，由下而上，挂着一串灯笼，老远都看得见。

门前石阶上，站着八名佩刀的黑衣汉，一个个手抚刀柄挺立，脸上没一点表情，跟泥塑木塑的一般，森严，而且懾人。

门前横匾五个大字，写的是“右军都督府”！

（在大明朝，军政与军令两项大权，分别由兵部与大都督府执掌，“大都督府”在洪武十三年，于丞相胡惟庸造反的案子以后，与丞相府同时被取消。代之而起的，是“五军都督府”五军、是前后左右中五军，每军设左右都督各一人，正一品。“右军都督府”辖云南、贵州、四川、陕西四省。）

在这座“右军都督府”的前院里，有一间精舍亮着灯。

看这间精舍的摆设，似乎是个书房所在，一桌一几，都相当雅致。

书桌前，灯下，坐着个略略嫌胖的青衫老者，看年纪，在五十上下，长眉凤目，很具威仪。唇上留着两撇小胡子，也带着几分潇洒意味。

他正在灯下批阅什么。

他身后，垂手站着个中年汉子，也穿一袭青衫，廿多岁年纪，个子高高的，长得挺英挺。

他站在青衣老者身后，垂着手一动不动，看神色，十分从容而镇定，有泰山崩于前而颜色不变之概。

精舍里很静，静得连青衣老者挥毫之声都能听得见。

突然，一个清朗话声从精舍外响起，刹时间把这份宁静驱得一丝儿不剩：“江湖草民求见督帅。”

青衣老者一停笔。

那英挺青衫汉子也是一怔，旋即他扬起双眉跨一步到了青衣老者身侧，冷然向外喝问道：“什么人夜闯督帅府？”

只听精舍外那清朗话声道：“江湖草民，求见督帅。”

那青衫汉子冷笑一声，举步便要出去。

那青衣老者适时说道：“来都来了，不必大惊小怪，让他进来吧。”

话说得十分平静。

那青衫汉子恭应一声走过去开了门，精舍灯光外泻，看得一清二楚，只见滴水檐外站着个俊美英挺的白衣客。

英挺青衫汉子冷冷看了白衣客一眼，道：“督帅有话，阁下进来吧。”

白衣客迈步进了精舍，青衫汉子紧随他身侧，寸步不离，白衣客视若无睹，向着坐在书桌前的青衣老者微一欠身，道：“草民见过督帅。”

青衣老者抬手，道：“你请坐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谢谢督帅，督帅当前，哪有草民的座位……”

青衣老者道：“不必拘礼，我一向视百姓如朋友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草民素仰督帅亲政爱民，赤胆忠心，否则草民也不敢来见督帅了。”青衣老者淡淡一笑道：“夸奖了，道之本份而已，你来见我有什么事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草民有一件机密大事面禀。”青衣老者“哦”地一声道：

“你有什么机密大事要告诉我？”

白衣客目光一掠英挺青衫汉子道：“这位是……”青衣老者道：“他是我的亲信，我的贴身护卫，不要紧，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吧。”

白衣客从袖底取出那个小纸卷儿，上前一步出手要递。英挺青衫汉子横身一拦道：“交给我吧。”伸手就要去接。白衣客一沉腕避了开去。英挺青衫汉子脸色一变，刚要说话。青衣老者已然摆手说道：“你让开，我虽不是江湖人，但江湖事我还略懂一些，凭这位欺近书房门外咱们还茫然无觉这种身手，他若要下手于我，恐怕不是你我所能阻挡的了的。”英挺青衫汉子面有不服色，可是又不敢不听青衣老者的，当即恭应一声退向后去。青衣老者伸手向白衣客，道：“拿来给我吧。”白衣客双手把那纸卷儿递了过去。青衣老者接过，展开，只一眼，脸上马上变了色，一抬眼，惊声说道：“这是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督帅该知道这是什么？”

青衣老者道：“我是问，你怎么会有这个名单？”

两字名单一出口，英挺青衫汉子神情震动了一下。

白衣客道：“容草民从头说起，草民黄昏时分在‘灞桥’桥头饮酒，无意中看见一人手持这份名单卖给两个‘满洲’奸细，草民原不知是一份名单，但因草民认出那卖这份名单之人是‘东厂’密探，草民当即就把它截了下来……”

青衣老者惊声说道：“好大胆的东西，居然敢……那‘东厂’的人呢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不敢瞒督帅，那‘东厂’密探跟那两个‘满洲’奸细，都让草民杀了。”

青衣老者一怔，旋即点点头说道：“杀得好，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草民知道‘东厂’在‘长安’派驻的有人，当即就赶了去，结果草民问出他们上下串通，共同卖国……”

青衣老者道：“东厂的那些人呢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都让草民杀了。”

“杀得好。”青衣老者点头说道：“该杀，那么你到这里来是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据东厂的那个领班说，这份名单是从督帅府漏出去的。”

青衣老者脸色一变，旋即点头说道：“对，除非我这右军都督府，别处也没有这个，只是我一向谨慎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草民要直说一句，督帅用人不当。”

“大胆。”英挺青衫汉子突然一声冷喝，“你敢冒犯督帅？”扬掌就劈。

白衣客一翻腕，也没看清他是怎么出手的，已然轻易地扣住英挺青衫汉子腕脉，淡淡说道：“你这叫灭口？”

英挺汉子勃然色变，冷哼一声左拳递出，猛然击向白衣客右肋。

白衣客冷笑一声道：“腕脉在我手里，还想逞横么？”

五指只一用力，英挺青衫汉子立即血脉倒流，闷哼一声弯下腰去，那只左手也无力垂了下去。

青衣老者站了起来，沉声问道：“这是干什么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督帅，据那个‘东厂’领班说，‘东厂’有人潜伏在督帅府，任职督帅的贴身护卫。”

青衣老者一怔，两眼猛睁，霍地转望英挺青衫汉子：“赵英杰，你……”

那英挺青衫汉子叫道：“大人，属下冤枉……”

白衣客出右手抓住英挺青衫汉子左衣袖一扯，“嘶”地一声，一条衣袖

齐肩扯下，他左手小臂上刺着一条淡青色的龙。

青衣老者颤声说道：“你，你，你辜负了我对你的宠信！”

一下子坐了下去。

白衣客一指点了出去，英挺青衫汉子应指而倒，他松了英挺青衫汉子微一欠身道：“家有家规，国有国法，此人是督帅的亲信护卫，草民不敢擅动，请督帅依法议处吧。”

话落转身要走。

“壮士请留步。”青衣老者忙站起来叫了一声。

白衣客回过身来道：“督帅还有什么吩咐？”

青衣老者道：“我想跟壮士交谈几句好么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不敢，督帅尽请垂问，草民洗耳恭听。”

青衣老者抬手说道：“壮士坐坐好么？”

白衣客欠身说道：“多谢督帅，草民另有要事在身，不敢多停留，督帅公忙，草民也不敢多事打扰。”

青衣老者道：“大概是江湖人不喜欢跟官府接近吧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草民承认这是实情，但督帅不同，督帅视百姓如自家子弟、百姓也视督帅如自家父兄。”

青衣老者脸上浮现起一丝笑意，道：“谢谢壮士，那咱们就站着聊几句吧，壮士贵姓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不敢，草民姓李。”

青衣老者道：“原来是李壮士，我很感激，要不是李壮士义助，我险些成了个千古罪人，丢官罢职事小，我一人的身家性命也算不了什么，只是这镇守边关出生入死，为国辛劳的众守将，跟我亿万百姓……”

摇摇头，接道：“我简直不敢想！”

白衣客道：“打从成祖设立‘东厂’于‘东安门’北之后，多少年来，朝廷一直倚之为耳目，虽说寻访缉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，但所领缇骑自京师遍及天下，旁午侦事，虽王府不勉，冤死者相属，其弊端在于朝廷过份宠信与良莠不齐……”

青衣老者道：“壮士所说的无一不是实情，就拿我这个官居一品的右军都督来说吧，朝廷既将兵权相授，居然还不肯赐信，这就难怪为臣下者动辄叛离了……”

苦笑一声接道：“不管怎么说，我用人不当，糊涂懵懂也难辞其咎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督帅过于自责了。”

青衣老者一摇头道：“不谈这些了，李壮士是哪门哪派弟子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草民不属任何门派。”

青衣老者微微一愣道：“李壮士不属于任何一派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督帅，行走江湖路上的人，并不一定人人都有门派。”

青衣老者道：“那么李壮士是……这句话我该怎么问好，是不是该问师承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徒忌师讳，草民不便说，还请督帅原谅。”

青衣老者摇头说道：“李壮士不必客气，人都有隐衷，江湖人犹多，李壮士既然不便说，我也就不再问了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多谢督帅。”

青衣老者接着说道：“目下朝廷正值多事之秋，外有‘满洲’兴兵犯界，

内部各处草寇蠢蠢欲动，连朝廷倚为耳目，素来宠信的‘东厂’中人都有叛离情事，内忧外患，令人焦虑，李壮士有这一身绝学，大丈夫生当于世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督帅是要草民为朝廷效力？”

青衣老者道：“不错，李壮士如肯点头，请先在我这都督府委屈一个时期，以李壮士一身所学，我担保不出三年……”

白衣客淡然一笑道：“督帅，三年之中的变化太大了，军机不能片刻耽误……”

青衣老者目光一凝道：“那么李壮士的意思是……”

白衣客淡然摇头说道：“草民无意仕途。”

青衣老者道：“李壮士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督帅，报国不一定非为官不可，统军作战不比江湖厮杀，非精通韬略之将才不能为，草民江湖中人，出身草莽。

青衣老者道：“江湖草莽，每多奇士。”

白衣客摇头说道：“草民不敢当督帅这奇士二字，督帅若是另委草民以重任，草民自是当仁不让。”

青衣老者道：“还有什么别的重任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督帅可知道，目下这‘长安城’中，八方风雨齐会，各路英雄毕集，充满了危机。”青衣老者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我倒不知道，李壮士是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满洲奸细分数拨进了‘长安城’，还有几拨犹在途中，西边大户祖财神，隐隐有与‘满洲’勾结之势，‘辽东’‘菊花岛’海皇不甘落后，也已遣特使西来，‘满洲’奸细一方面勾结几个江湖大家，另一方面无所不用其极地渗透官家各处，双管齐下，毒辣难当，督帅经略四省，掌右军兵权，不可不察，也不可不小心。”

这番话，听得青衣老者怔住了，老半天才满脸惊容地道：“有这种事，李壮士是听谁说的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样样皆草民亲眼所见。”

青衣老者道：“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他们厉害在小部渗透，并非大举来犯，督帅经略四省，高高在上，如若下面的各省都指挥使茫无所觉，无所报，督帅自然也就不会知道！”

青衣老者道：“厉害呀厉害，若是我辖下这五省尽为他们渗透，这西南半壁江山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西南诸省若落入‘满洲’奸细之手，与北边犯境满洲大军来个上下夹击，大明朝的江山……”

青衣老者浑身一颤，道：“我要马上下令各省严防缉拿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防范可以，缉拿不宜，督帅该知道，他们派来的都是些能高来高去的江湖能人，不是草民小视官军，对付这些人，官军无用武之地。”

青衣老者皱眉说道：“那……李壮士看该怎么办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督帅只管下令各省，严加防范，务必巩固内部，若有发现通敌情事，杀不赦，剩下的就是草民一人的事了。”

青衣老者道：“李壮士一人的事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这就是草民适才所说，督帅另委草民的重任了。”

青衣老者沉吟了一下道：“那也好，既然李壮士无意仕途，在江湖上为

朝廷效力也是一样的，李壮士，如果需要我这右军都督府什么支援，请随时来找我，或者到各处交待一句，行文之中，我会提到李壮士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不可，督帅，如让人知道有草民这么一个人，草民今后办起事来，恐怕就不会有这么方便了。”

青衣老者道：“那……嗯，也对，我不提李壮士就是。”

白衣客抱拳微一欠身道：“时候不早了，督帅还有机要要处理，草民也有要事在身，就此告辞。”

转身行了出去。

青衣老者道：“我送李壮士……”

“李壮士”三字刚出口，抬眼再看时，院子里空荡寂静，白衣客已然不见了踪影。

青衣老者怔住了……

“开元寺”是“长安城”一个热闹处，也是“长安城”的夜市。

白天已够热闹的，上灯以后更热闹，说它车水马龙，万头攒动是一点也不夸张的。

“长安”的“开元寺”一如“开封”的“大相国寺”、南京的“夫子庙”、“北平”的“天桥”，是个卧虎藏龙，包罗万象的地方。

“开元寺”前，摆满了小吃摊儿，什么样的吃喝都有。

一个小吃摊儿上绕着腿坐着个穿裤褂，没袖子的黑黑英挺小伙子，是那位“快手”小李。

“快手”小李面前摆着几样小菜，一壶酒，吃得相当得意。

正低头吃喝间，有个人从后头拍了他一下：“小李呀，有人找你。”

“谁呀？”快手小李应了一声转过了头，面前站着个矮胖子，胖嘟嘟的，混身是肥肉，看那打扮，一看就知道是“开元寺”前讨生活的。

快手小李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是胖哥啊，坐，喝两杯。”熟络的就要拉胖子坐下。胖子忙道：“今天没空，改天吧，改天我一定扰你一顿，小李，有人找你。”“有人找我？”快手小李怔了一怔道，“不是胖哥你找我？”胖子道：“不是我，我哪来那么大造化？是金府的管事爷。”抬手往外指了指。快手小李抬眼望去，只见几步外站着个中年汉子，丝质的裤褂，穿着蛮气派。快手小李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原来是金府的管事爷，请过来坐吧。”他连站都没往起站。那中年汉子走了过来，胖子打个招呼走了。快手小李指了指长板凳，淡然道：“坐。”那汉子神色倨傲，两眼一翻道：“你就是快手小李？”快手小李道：“没错，我就是，怎么？”那汉子冷冷说道：“没什么，我怕找错了人。”“错不了的，”快手小李道：“‘开元寺’前只我这么一个快手小李，不会有第二个的。”“既然没错就行了。”那汉子道：“我家主人让我来告诉你一声，你要的东西已然凑齐，给你送到哪儿去？说吧。”快手小李笑了笑，道：“让我先请教一声，你阁下在金府是干什么的？”那汉子冷冷说道：“你问这个干什么？”快手小李道：“你可别生气，我要知道你阁下够不够份量，说的话算不算数？”那汉子脸色一变道：“我家主人，既然派我来，我说的话当然算数。”

快手小李道：“我怎知道你阁下确是金府的人？”

那汉子道：“那容易，你可以跟我到金府跑一趟……”

快手小李一摇头道：“我没空，我是个小鬼儿，不敢进大庙。”

那汉子冷笑一声道：“你少跟我来这一套，话我是传到了，说不在

你……”

“怎么，火大了？”快手小李两眼一翻道：“你要放明白点儿，你要是这么动不动就发火儿，吃亏倒霉的，可不是我！”

那汉子脸上一阵红，一阵白，最后是一脸的强笑：“我是个下人，吃人家的饭，拿人家的钱，卖力气跑腿是我的事，兄弟你何必跟我过不去？”

快手小李笑了，点了点头道：“这还像话，回去告诉你家主人去，明天晚上，初更时分，把东西给我送到‘骊山’北麓，秦始皇墓前去，咱们在那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”那汉子二话没说，转身走了。那汉子走了，快手小李又喝了两杯酒，也站了起来！

夜色寂寂，四野无声，声唯在树间。一条白影射进了坐落在夜色里的这座大宅院。随即，这座黝黑、寂静的大宅院响起个清朗话声：“还有没睡的人么？中原江湖白衣客到了。”

话声方落，火光一闪，四下里灯光大亮，各处挑起了几十盏气死风灯。白衣客整个儿地罩在灯光照耀之下，他含笑卓立，肋下还挟着个人，一个长得颇俊，但却油头粉面，脂粉气极浓的华服少年。一见灯光，他笑了：“吓我一跳，如若这时候四下里放箭，我就跟罗成似的，非变成个刺猬不可。”只听一声轻咳，有人接口说道：“原来是白老弟，我还当是……”

灯光下走进了那白衣瘦老者。

白衣客笑了笑：“对不起，有点事情耽搁了，让诸位久等了，使者呢？”

“阁下，我在这儿。”

随着这话声，那位衔命西来的“菊花岛”特使，秃头胖老者走进了灯光下，往白衣老者身边一站，道：“阁下怎么来早了！”

白衣客笑笑说道：“我刚说过……”

秃顶胖老者一抬手道：“既然阁下没失约，那就是信人一个，我想咱们不多作废话了，我急着要人，阁下急着要黄金，咱们就此谈交易吧……”

白衣客笑道：“使者真是快人快语。”

秃顶胖老者笑了笑，目光落在那华服少年身上，道：“这位就是那‘满洲’皇族么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不错，他就是那位远来的贝子。”

秃顶胖老者道：“看衣着倒像。”

白衣客扬手丢过一物道：“使者见过那方玉佩了，再请看这个，这种宝石常人是会有的么？”

秃顶胖老者伸手接住，接在掌心一看，只见那是一颗光华四射的红宝石，行家一看就知道名贵异常。

他翻腕收起那颗红宝石，笑了笑：“这五千两黄金之数，由于阁下早来了，我还没凑齐怎么办？”

白衣客笑笑说道：“使者客气了，堂堂一位‘菊花岛’使者，怎么会连五千两黄金都拿不出……”

“阁下啊！”秃顶胖老者道：“五千两黄金不是个小数目啊！”

白衣客道：“今天使者若是真拿不出五千两黄金，那也不要紧，我先把这位‘满洲’皇族带回去，三天之后再回来，不过话我要说在前头，货色见风涨，万一在今后这三天之中，有人出更好的价钱……”

那白衣老者干咳一声道：“使者，白老弟既然来了，不好让他空跑这一趟，我看不如把带来的东西凑凑，做成这笔买卖算了。”

“对。”白衣客道：“免得夜长梦多。”

秃顶胖老者笑笑说道：“阁下虽不是个生意人，但却比生意人还会做生意。”这句话含着讥讽。

白衣客没在意，他道：“我是不得已，使者不看我来早了么，那是因为风声走漏，有人愿意，出高价五万两黄金，使者该知道，人心沟壑难填，五万两跟一万两比一比，任谁都会选前者，我是怕我到时候一个把持不住，对使者失了约，所以趁现在贪心未起之前把这位‘满洲’贝子给使者送了来。”

秃顶胖老者微微一笑道：“这么说我得谢谢阁下了……”

转望白衣老者道：“你到后院跑一趟吧。”

白衣老者应声而去，没多大工夫，抱着一个小铁箱子，匆匆折了回来，把小铁箱子双手递向秃顶胖老者道：“巧了，使者，属下刚才数了数，恰好，五千两一两不多，一两不少。”

白衣客笑道：“的确相当的巧。”

秃顶胖老者道：“另外有张银票……”

白衣老者道：“开好了，都在这口箱子里。”

秃顶胖老者微一点头，抬眼望向白衣客道：“阁下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做生意讲究一个诚字。谁也不必怕谁耍奸玩诈，咱们这就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吧。”大步走了过去，把那位“满洲”贝子往地上一放，伸手就要去那口小铁箱子。

秃顶胖老者唇边泛起一丝诡异的笑意，道：“阁下是我生平首见的爽快人。”双手把那口小箱子递了过去。

白衣客伸手接住，就在这时候，那口小箱子突然起了一阵轻颤，秃顶胖老者双手一松，踉跄后退一步。

白衣客却卓立未动，他笑道：“使者好精湛的内功。”

秃顶胖老者一张脸本就红，如今更红了，他强笑说道：“我走眼了，阁下一身修为犹在‘菊花岛’使者之上，幸亏我没尽施力道，否则这反震之力非震碎我的内腑不可，阁下打开箱子检验吧。”

白衣客笑道：“使者都不怕我施诈，难道我还怕使者施诈不成，不必了，告辞了，有缘再谋后会。”腾身拨起，直上夜空。

白衣老者跺脚说道：“此人够奸诈的，没想到他来早了，要不然咱们一定能留下他。”

秃顶胖老者冷冷一笑道：“就凭咱们么？算了吧，就是他三天之后来，就算咱们布置好了，也照样留不住他。”

白衣老者窘迫地笑笑道：“咱们只花五千两，总算便宜。”

秃顶胖老者目光一凝道：“你没有开银票？”

白衣老者道：“银票倒是开了，只是属下那没金血押。”

秃顶胖老者眉锋一皱道：“你这不是给我找麻烦么，他若是折了回来……”

白衣老者笑笑说道：“这种人，属下早就看透他了，当初他答应咱们开银票，就是说他根本没想要那五千两，五千两黄金何等大数目，这五千两他该知足了。”

秃顶胖老者并没有高兴，相反地他脸色一转凝重，道：“除当世几大家之外，此人可能是‘菊花岛’唯一劲敌，速速报与皇爷知道，请皇爷早做定夺。”

白衣老者迟疑了一下，旋即欠身答应。

秃顶胖老者垂手一掌向地上那华服少年拍去。一掌拍是拍实了，但那华服少年依然酣睡不醒。秃顶胖老者一怔，又伸一指点向华服少年脑后。这一指也点中了华服少年脑后，但华服少年依然连动都没动一动。

秃顶胖老者勃然变色，道：“咱们上当了，他用的是独门制穴手法。”

在赴“临境”途中，远望骊山北麓一大陵寝，那就是一代暴君秦始皇的长眠处。

秦始皇在中国政治史上评价不一，坏的一面，这位嬴政焚书坑儒，偶语弃市，谤者诛族，收天下兵器于“咸阳”铸金人十二，穷奢极欲，横征暴敛，在位仅卅七年，虽有徐福求仕，终难免一死。

史记秦始皇本记这么说：“始皇继位穿治骊山，及并天下，以七十万人穿三泉，下锢而致榘，官观百官，奇器珍怀，徙藏满之。令匠机弩矢，有所穿者，则射之，以川银为百川，江河大海，机相贯输，上具天文，下具地理。

以人鱼膏为烛，度不灭者之久。”

又据水经记载：“始皇大兴家厚葬，营建扩坟于骊戎之山，斩山凿石，旁行周回三十余，坟高五十丈，项羽入关发之，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物不能穷，关中盗贼，钻棺取铜，牧人寻羊烧之，火延九十日不能灭。”

至于从葬之人，坑工匠艺者，更是不计其数。从另一方面看，秦始皇完成了中国的统一之居，天下归一，在政治上废封建，置郡县，开新政之先，副一律令文物，令李斯制文字，成五岭以开拓边境，筑长城以御外寇，治驰道以利交通。

在武功上，他北逐匈奴，南收关越，开疆拓土，统一华夏，声威远播，故人谓始皇：“生为帝王，死为鬼雄。”也算是个不世之才！

这是个漆黑的夜，在这骊山之上，尤其显得黑。秦始皇陵墓巍然矗立，阴森森的有点吓人。

山风不大，但却飘送过来远近夜泉悲啼，恍若鬼哭。“长安”人有人这么说，每逢月黑风高的夜晚，常听见骊山之上传来阵阵鬼哭，那是当初秦始皇坑害的从葬、工匠艺者，信不信由你。

初更刚到，一辆马车盘旋上驰。正好驰抵骊山北麓那陵墓之前，赶车的是个华服客，护车的是四个华服佩刀壮汉。

车后，三骑一前二后，前面一骑是个瘦高老者，穿的相当讲究，紧跟着在他身后的两骑，是两个佩剑黑衣大汉，左边大汉鞍旁还插着一张人高大弓。

马车一停，瘦高老者率二骑越前，四下看了看，扬声说道：“‘长安’金家如约而至，阁下可以露面了。”

一声朗笑震得宿鸟惊飞，树枝晃动，从秦始皇巨大陵寝那墓碑后转出一个英挺的白衣客来，正是那位自称“中原白衣客”的那位白衣客。他手持玉骨描金扇洒脱步出，道：“区区早就到了，奈何你等听而不闻，视而不见。”

那瘦高老者目光一凝，道：“阁下是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区区中原白衣客，快手小李是区区的书僮。”

瘦高老者微一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阁下把人带来了么？”

白衣客笑道：“既然是买卖，言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岂有不带来之理？”

瘦高老者道：“人在何处？”

白衣客微一摇头道：“不忙，让我先看看那五万两黄金。”

瘦高老者一抬手，道：“就在老夫身后马车里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我知道，我早就闻见车上有一股黄金味儿了，不过鼻闻是虚，眼见才是实，我要先验验。”

那瘦高老者道：“可以。”他又往后抬了抬手。

他身后那两个佩剑黑衣大汉翻身离鞍下马，绕到车后两个人合力一口一口的一共抬下十几口铁箱来。

马车前排着一列铁箱，瘦高老者一指那些铁箱道：“五万两黄金都在这儿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，阁下过来验验吧！”

白衣客目光扫了那十几口铁箱一眼，道：“一事不烦二主，还请抬箱的那两位，把这十几口铁箱一一打开，我就在这儿验，有一眼也就够了。”

瘦高老者冷冷一笑道：“阁下过于小心了。”

他抬了抬手，两名佩剑黑衣大汉，当即上前一一打开铁箱，十几口铁箱全打开了，黄澄澄一片，每一口箱子都整整齐齐地放满了金条，可惜今夜没月，要有月的话，一定是金光耀眼。这么十几箱金条，有一箱就够过上好几

代的了，怎么不让人食指大动。

白衣客一双目光从头一口铁箱上依次转移到最后一口铁箱上，然后微一点头道：“行了，烦请二位把箱子盖上吧。”

瘦高老者冷冷说道：“阁下不检验底层么？万一底层放的是不值一文的铁块，阁下可就要吃大亏了。”

白衣客笑笑说道：“不必了，祖财神这块金字招牌，我信得过。”

瘦高老者当即命两名佩剑黑衣壮汉一一盖上那十几口铁箱，然后目光一凝，望着白衣客道：“五万两黄金，阁下都已经一箱箱验明无误了，现在总可以交人了吧？”

白衣客摇头说道：“不忙，我还想请这两位帮个忙。”

瘦高老者道：“你还要他俩帮什么忙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我想请他们二位把这十几口铁箱，给我搬进墓道里去。”

瘦高老者冷笑一声道：“阁下未免太过份了，须知金家把五万两黄金运到这骊山北麓来，然后又一口口搬下车，做得已经相当够了，阁下既已验过黄金，搬这十几口铁箱，那就已是阁下自己的事了。”

白衣客笑道：“阁下这不但是强人所难，而且是有玩奸耍诈之嫌，我一个人，如何能一下搬走这十几口铁箱黄金，我若是现在把人交出来，你们埋伏在林内的弓箭手，加上眼前的这些高手来个围攻夹击，我便一口铁箱也带不走，岂不是偷鸡不着蚀把米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”

瘦高老者脸色微变道：“阁下休要血口喷人，金家并无任何埋伏。”

白衣客笑道：“要我指点指点么？”抬手往左一指道：“左边这片树林内埋伏有五十名弓箭手……”往右一指道：“右边这片树林里也埋伏有五十名弓箭手，用的全是铁背强弓，淬毒鹏翎，不会有错吧。”

瘦高老者脸色大变，冷冷说道：“那是防阁下玩奸耍诈的……”

白衣客微微一笑道：“不必描了，越描越黑，金家把五万两黄金分装在十几口铁箱内，两个人抬尚须抬上半天，我一个人哪来那么大神通一下搬走，我既不能搬走这十几口铁箱，又不能玩什么奸，耍什么诈，即使我临时毁约食言不交人，那也两不吃亏，阁下还担什么心？”

瘦高老者冷冷说道：“话虽这么说，可是凡事还是防着些好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防自然可以，但金家这种埋伏若是想来个人财两得，在我交人之后对付我，则大可不必，我要是没安然脱身的把握，也不会约各位到这儿来了。”

瘦高老者道：“这是生意，一方卖，一方买，事先谈好了价钱，到时候便一手交钱，一手交人，没有什么别的话好说，时候不早了，阁下交人吧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交人可以，我不是说了么，烦请这两位把这十几口铁箱帮我搬进墓道里去，只等他们二位搬完最后一箱之后，自会抬着人出来。”

瘦高老者冷然摇头，道：“金家做的已经足够了，这个忙不能再帮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那也可以，请阁下把这十几口铁箱搬回车上去，从哪儿来还回哪儿去，我若是把这位‘满洲’皇族，卖往别处，相信可以卖得更好的价钱。”

只听车左前方那名华服大汉道：“把这十几口铁箱给他搬进去。”

白衣客笑道：“还是这位‘满洲’卫士干脆。”

瘦高老者冷冷一笑，道：“看在这位的面子上，话我说在前头，若是到时候你仍不交人，别怪我把你射成一个刺猬，这陵寝周围，我都布置好了，

你就是长了翅膀也跑不掉的。”

白衣客笑道：“那阁下还担什么心？”

瘦高老者冷哼挥手，那两名佩剑黑衣壮汉当即抬起了头一口铁箱。

这两个佩剑的黑衣壮汉不知是练的，还是天生的，一身力气好不惊人，十几口铁箱不过一刻工夫便搬完了。

果然，当两名佩剑黑衣壮汉抬进最后一口铁箱从墓道里出来时，两个人扶着一位华服客，华服客像被人制了穴道，低着头，混身软绵绵的。

白衣客跟在两个佩剑黑衣壮汉之后，一出墓道便道：“人在这儿了，如今银货两讫，谁也不欠谁。我要告辞了。”他就要拱手。

瘦高老者突然一声沉喝：“慢着！”白衣客拱起手，又放了下去，道：“阁下有什么见教？”

瘦高老者冷冷说道：“你验了黄金，我也要验人，把福贝子的头抬起来，我要看一看。”

一名佩剑的黑衣壮汉当即托起了那位华服客的脸，皮白肉嫩，俊俏，正是白衣客卖给“菊花岛”使者的那一位，瘦高老者转眼望向马车上前一名华服大汉，那名华服大汉点了点头。

瘦高老者当即一招手道：“把福贝子扶上车。”

白衣客问道：“我可以走了么？”

瘦高老者脸上浮起一丝异样神情，道：“可以，待老夫送你一程。”手往后一探，身后一匹健马鞍旁插着的巨弓与三枝雕翎已抓在手中。

白衣客微愕说道：“阁下这是干什么？”

瘦高老者没答话。三枝雕翎一起搭上弓弦，“嗖，”地一声射出。

拉弓射箭不算什么稀罕事，但他这张弓足有一人高，是头一件稀罕事，一起射出三枝雕翎是第二件稀罕事，雕翎离弦射出，成前中后三枝连一线是第三件稀罕事，雕翎射出忽然一分为三，成上中下各一枝是第四件稀罕事，雕翎破空，隐隐有风雷之声是第五件稀罕事。

白衣客眼见原成一线的三枝雕翎一分为三，分上中下三路袭到，不禁动容道：“‘弓神’金元霸的‘风雷箭’，我算是开了眼界，消受不起，告辞了。”身形一闪，已然隐入墓碑后。

这时，三枝雕翎到，正射在那方巨大墓碑上，轰然一声，火星四射，一块厚逾一尺的巨大石碑硬生生的被射得四分五裂，刹时变成碎石一堆。

那三枝雕翎余劲居然仍未消，“噗”，“噗”，“噗”，三响一起射入陵寝上那一块块巨大石块内，没柄及半，力道威势好不惊人，连那些身穿华服的“满洲”卫士，也一起为之色变。

墓碑一毁，陵寝上一个人高黝黑洞穴立即现于眼前，独不见那白衣客人影，显然他是躲进了陵寝墓道中。

定过神来之后，马车上前那名华服大汉拔出佩刀大喝：“快追，绝不能放走此人。”

瘦高老者“弓神”金元霸横掌中巨弓一拦，冷笑着说道：“海卫士放心，他跑不了的，秦始皇这座陵寝四周，老朽已埋伏了经老朽训练出来的百名弓箭手，他就是插翅也飞不出去的。”一顿喝道：“拿火把来。”

话声方落，眼前大亮，两边树林内走出十名手持巨弓，身背箭囊的黑衣壮汉来，每人左手之中都举着一枝火把。

金元霸当即说道：“海卫士跟善卫士、老朽进去，哈卫士跟宝卫士留在

此处护车。”

话落，手持巨弓又抽出三枝“风雷箭”跳下马鞍当先大步行去，两名佩剑黑衣壮汉紧随在他身后，两名华服大汉各掣佩刀走在最后，两旁是手持二十名黑衣弓箭手。

秦始皇陵寝里的甬道十分宽阔，足能容六个人并肩而行，高也有一人多高。前十丈，笔直。刚过十丈，立即东分一条，西分一路。

刚到分岔口，一名佩剑黑衣壮汉突然说道：“五主，那十几口铁箱刚才就放在此处。”

金元霸一怔停步，道：“怎么说，那十几口铁箱适才就放在此处。”

那名佩剑黑衣壮汉应道：“正是。”

金元霸眉锋一皱道：“难道他是锺馗，能驱使五鬼搬运……”

左边那名华服大汉冷哼说道：“我不信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能一举搬走十几口沉重的铁箱。”

金元霸望着那名佩剑黑衣壮汉道：“你没记错么，确是这儿？”

那名佩剑黑衣壮汉道：“回五主，眼前只有这么一条甬道，属下不会记错的。”

只听一个清朗话声传入耳中。

“蠢才，谁说秦始皇这陵寝入口处只有一条甬道？当年秦始皇筑这陵寝的时候，早已按河图‘洛书’设下了九宫八卦，所谓河以通乾，出天芑，洛以流坤，吐地符，河龙图发，洛龙书感，河图有九篇，洛书有六篇，岂是你等这些肉眼凡胎的凡夫俗子所能识得，你这蠢才不知情犹可原，金元霸老儿当年帮祖财神盗过秦始皇墓，进出不下百次，居然也懵懂无知，岂不令人笑煞……”

这清朗的话声不知从何处传来，乍听在前再听在后，继而四面八方都有，根本令人难以捉摸，但却字字清晰，一如在眼前发话。

两个华服大汉面泛惊容，立即横刀凝功。一众弓手也都把火把往壁边一靠，抽出一枝雕翎箭搭上弓弦。

金元霸目光流转，四下张望，震声喝问道：“你躲在何处装神扮鬼？”

一声朗笑传入耳中：“名震武林，为祖财神主持陕西分支的‘弓神’金元霸居然也口出神鬼，岂不令人笑掉大牙，我么？我就在你身左另一条甬道内，隔着丈余厚一堵石壁，你岂奈我何？”

在场俱皆不俗，这时听出来了，话声是从左甬道石壁中传来的。

金元霸双眉一耸，扬掌就向身左石壁劈去。他这一掌威力惊人，砰然一声大震，四下回音，甬道为之震动，两尺见方一块巨石硬生生为他劈碎，碎石激飞四射，但未能动整个石壁分毫。

朗笑又入耳中：“久仰‘弓神’在射术上独步当今之外，一身修为也为当今武林之佼佼者。这一掌甚见造诣，威势果然不凡，请尽管凝力劈击，只能劈石壁找到我，我认输奉还这一万两黄金跟那不值一文的铁箱铁块就是。”

听这话，显然金元霸在那十几口铁箱里做了手脚。金元霸脸色发青，却未再扬掌劈出。

只听那姓海的华服大汉道：“金老，陵寝外可另有入口？”

金元霸摇头说道：“海卫士刚才也看见了，除了这一人口之外，哪里还有别的入口，以老朽看，关键不在入口有几处，怕那小子触动了机关，使这甬道改了道。”

朗笑再度传入耳中：“‘弓神’这一句才算是明白话，不错，我确是触动机关使甬道改了道，你可以遣人分头找那机关枢纽所在，只要找着机关枢纽所在，我照样认输。”

金元霸铁青着脸挥手，道：“找。”

那廿名弓箭手与两名佩剑黑衣壮汉，立即拿起火把散往各处，唯有金元霸跟两名“满洲”卫士站在原处没动。

片刻过后，去的人先后回到原处，个个摇头，都说没找到。也难怪，老长一条甬道，尤其纵横交错，何处找一个机关枢纽去。

金元霸的脸色由青转白，冷哼说道：“没用的东西。”

那姓海的华服卫士冷冷说道：“以我看暂时不用再找了，好在贵门不过损失一万两黄金，其实也不能算损失，能换回我们贝子爷，一万两黄金值得，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。”

金元霸没说话，旋即一跺脚，扭头往外行去。出了陵寝来到车前，那华服少年，直挺挺的躺在马车里，姓海的华服卫士看了护车的两名华服卫士一眼，道：“怎么不知道先解开福爷的穴道？”

伸手往华服少年腰间点去，这一指眼看就要点实，姓海的华服卫士突然一怔，随即变点为抓，五指齐张往华服少年脸上抓去，五指抓实，用力一揉。华服少年一张脸马上变了色。

他脸色一变，跟着又揉了几揉，华服少年那张脸跟着变了样，原来皮白肉嫩的一张俊俏脸，变成了另一张蜡黄的脸，根本就是另一个人。

金元霸脸色大变，脱口惊喝：“不是福贝子。”

本来嘛，世上哪有两个福贝子。

黝黑的夜色中，骊山南麓停着一顶软轿。软轿四抬，轿身五彩，甚是华丽气派。

抬轿的四名轿夫，是四个身穿黄衣的壮汉，一个个浓眉大眼，晃若半截铁塔，看上去孔武有力，威猛慑人。

五彩软轿两旁，各站着两名腰佩长剑，身穿华服的绝色少女，一个个国色天香，艳绝当世。

轿帘低垂着，里面毫无动静，让人无法听见什么，也无法看见什么！

这顶五彩软轿的停放处，正对着骊山南麓的一个巨大洞口，洞口有一人多高六人多宽，黑黝黝的，黑不见底。

如此黑夜，这般所在，这顶五彩软轿停放在这儿干什么？忽然间，那漆黑的洞口里传出一阵异响。起先很轻微，像是什么东西敲在石头上一样。

轿旁一名华服少女妙目忽睁，道：“格格，出来了。”

只听轿中传出一个轻柔，无限甜美的话声：“我听见了，还早。”

轿中人的听觉敏锐，没听错，的确还早。这阵异响响了一阵，方始逐渐变大，隆隆响。听清楚了，那是蹄声跟车轮声。

转眼工夫之后，那漆黑的巨大洞口之中，缓缓驰出了一辆马车，车篷上高坐着的，赫然是那位白衣客。四名绝色华服少女立即手抚剑柄，迎前一步。

马车一出洞，白衣客便看见了挡在洞前的这顶五彩轿，一怔，旋即朗笑说道：“躲过一枪，挨上一刀，螳螂捕蝉，另有黄雀在后，看来还是这一位高明。”话落，缰收马车一下停住。

这辆马车巩套，车篷密遮着不知道车里头坐的是谁，装的是什么东西？

车停稳，白衣客把鞭往车辕旁一插，含笑拱手，冲那轿左头一名绝色华

服少女道：“姑娘别来无恙，‘灞桥’桥头甫转别，不想今夜在这骊山北麓又相逢，这世界委实在是太小了。”

那绝色华服少女冷哼一声道：“我家主人在此，你下来说话吧。”

白衣客一笑说道：“小可遵命。”一跃落地，冲着软轿一拱手，道：“姑娘，小可有礼了。”

只听适才那轻柔，甜美的话声自轿中响起：“不敢当，你知道我是女儿身？”

白衣客笑笑说道：“听贵邦那位福贝子说，贵帮此次入关的人分为数拨，全听命于一位七格格，如果我没料错，姑娘该就是那位统率全局的尊贵七格格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我在敝邦是七格格，进入关里之后，就是一个平凡的江湖女子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我没料错，幸好也未曾失礼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你已经知道我了，也让我知道你一点儿，行么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自无不可，理当从命，区区，中原白衣客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中原白衣客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不错！”

轿中人道：“恐怕不是真名实姓吧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不错，这三个字不是我的真名实姓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能把你的真名实姓告诉我么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有此必要么？姑娘。”轿中人道：“我只是想知道一下，说不说还在你，我无法勉强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姑娘只知道中原有个白衣客，又何必多问其他，这就跟我只知道姑娘是位尊贵的七格格一样，我并不知道姑娘姓什么，叫什么，我也不愿多问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说的是，那我就不再问了……”

话锋忽转，道：“听说你在‘灞桥’桥头，一个卖酒的棚子里杀了我两个人，有这回事么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有这回事，这是不折不扣的实情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你为什么要杀他们两个，能告诉我么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姑娘要是在场的话，一定知道我是出诸自卫，不得已，我若不自卫，一定会死在两个贵属手下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是这样么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话是我说的，信不信那在姑娘。”轿中人道：“就凭你能在五个高手护车之下，神不知，鬼不觉的劫走了福安，又戏弄他的五个卫士跟金家人于股掌之上这一点看，你的武学跟心智两般过人，我那两个人绝不是你的对手。凭这一点，我推测你不会先出手，所以你的话我相信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我该谢谢姑娘。”

轿中人话锋忽转，道：“不过，以我的推测，一定是他们两个发觉你有侵犯他们两个的意图时，才会抢先出手的对不对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姑娘的话让我无从否认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那么他们两个抢先出手，也该叫自卫，对不？”

白衣客笑笑摇头说道：“姑娘，这话我就不敢苟同了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怎么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先行出手的人是犯人，而不是自卫，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，到哪儿都站得稳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那就算他们两个是先行犯你，你也不能否认你有侵犯他们两个的意图，对不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姑娘词锋犀利，我不能不承认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这就对了，那份名单你拿去了，对不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姑娘怎不问那袋金子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我不关心那袋金子，敝邦多得是金子，我只关心那份名单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不错，那份名单确是我拿去了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现在还在你身上么？”

白衣客笑笑说道：“说来姑娘也许不信，我原不知那是份名单，我只当是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当我看清是份名单之后，不禁大失所望，随手就把它扔了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怎么，你把它扔了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是的，姑娘，区区一张写满了人名地名的纸，既不能吃，又不能穿，我要它何用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你把它扔哪儿了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就在‘灞桥’之下，那一带碧流之中，如今不知流到哪儿去了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可惜呀，可惜！”

白衣客道：“姑娘可惜什么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我好费心血，极不容易买来的一份名单，却被你当作废纸随手丢掉了，岂不可惜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那份名单对姑娘很要紧么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要是不要紧，我也不会费那么多心血，冒那么大风险，派人到‘长安’来买它了！”

白衣客道：“那不要紧，我这个人，别无所长，却能过目不忘，那份名单上所写的人名地名我都记得，姑娘如果还要的话，我可以再写一张还给姑娘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你的好意让人感激！”

白衣客道：“不敢，我只是想消除一下对姑娘的歉疚而已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各为其主，你不必为谁歉疚。”

白衣客微微一笑道：“恐怕姑娘误会了，我不是大明朝官家人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是么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生意人有好几种，我满身铜臭，唯利是图，是生意人中最下等的一种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看你劫福安于前，卖福安于后，确像是个唯利是图的生意人，可是看你的人品、气度，又不像个生意人，实在说，我有过人的眼力，却无法一眼看透你究竟是个干什么的，能告诉我么，你究竟是个干什么的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我自己知道，我是个十足的生意人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就算你是个生意人吧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你既然是个生意人，我就跟你谈笔生意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一提起买卖，我就有精神，只不知姑娘是要买，还是要卖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我要买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姑娘要买什么，那份名单么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那份名单我不要了，它对我已经没有用了。”

白衣客讶然说道：“怎么，它对姑娘又没用了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你既然是个生意人，当然不会舍弃任何一样对自己有利的东西，如果我没猜错，你一定把它又卖给故主了，既然它又回到故主的手里，对我便不发生作用了。”

白衣客笑道：“姑娘料事如神，我拿它卖了五千两金子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卖不了那么多的，买东西的人不会不先看货，只一看货那东西也就一文不值了。”

白衣客两眼微微一睁，旋即笑道：“看来我这生意人碰到了对手了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我要买一个人跟一条人命。”

白衣客一怔，道：“姑娘要买一个人跟一条人命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不错，一个人跟一条命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姑娘买的是哪一个，又是哪一条人命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我先说明，这两样之中我要一样……”

白衣客：“姑娘要买哪一样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这就要看你了，你卖哪一样，我就买哪一样。”

白衣客突然笑了笑，摇头说道：“这倒是我自做生意以来，所遇到的头一桩稀罕事儿。姑娘要买的那一个人，是……”

轿中人道：“福贝子福安。”

白衣客微微一愣，旋即说道：“那么，姑娘要买的那条人命，又是……”

轿中人道：“你阁下一条人命。”

白衣客微一皱眉，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姑娘好重的煞气……”

轿中人道：“这两样你愿意买哪一样都可以，可是你势必得卖一样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姑娘，做生意要像周瑜打黄盖一样，必得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，也就是说得一个愿买，一个愿卖，这是做生意的先决条件，有一方不愿买，或者是有一方不愿卖，这生意就做不成，也不成其为生意……”

轿中人道：“我知道，可是现在的情势则是我愿买，你必得卖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姑娘做的是霸王生意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可以这么说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这么说，就由不得我了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事实如此。”

白衣客笑了笑，沉默了一下道：“我若是卖贝子福安，姑娘出我什么价钱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你打算卖福安么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不一定，我得先看看价钱才能决定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我出两万两黄金！”

白衣客道：“我这条命又值几何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我愿意出十万两黄金。”

白衣客怔了一怔道：“看来我比贝子福安还值得多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事实如此，福安只是个养尊处优，只懂享乐，一无所长的公子哥儿，而阁下却是人品盖世，所学、心智两称罕匹的江湖奇人物，他的

身价无法跟你比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我得谢谢姑娘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那倒不必，你愿意卖哪一样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前一样，姑娘出的价钱太低了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要比起你卖给金家的价钱，不能算低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我跟金家开价五万两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实际上，你只得到一万两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姑娘知道这宗交易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那是当然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姑娘既然知道这宗交易，就该知道我已经把贝子福安卖给了金家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我知道，可是我要再向你买一个福安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姑娘，世上有两个福安么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别处没有，唯独你那儿有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姑娘适才如果在骊山北麓，定可看见，我已经把贝子福安交给了金家的人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我不必在那儿看，我知道你交给金家的，绝不是福安，福安是敝邦皇族，你绝不会轻易把他交给跟敝邦即将缔盟的金家，你一定是找了一个跟福安身材相仿佛的人，化妆成福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那能化妆么？姑娘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中原有种奇妙的易容术，是我久仰的。”

白衣客眉锋微皱，笑了笑道：“姑娘似乎就在我的身侧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我一向算无遗着，就拿我停轿这儿等你这件事来说吧，我知道秦始皇那陵寝中的墓道，当初是按河图、洛书排列的，你既然选在那儿做交易，就必通河图、洛书，留好了退身之路，那的出口就是在这骊山南麓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姑娘令人叹服，这么说姑娘也通河图洛书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我多少懂一点儿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姑娘客气了，眼下‘长安城’中，各路英雄毕集，八方风雨齐会，似乎只有姑娘是劲敌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我是谁的劲敌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生意人的劲敌，有姑娘这么一位人物在，对我这乘机做生意，想发国难财的人，大不利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听你的口气，你似乎像根墙头草。”“不错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我是两边倒，视当时的情势而定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我不是个容易欺骗的人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信与不信，还在姑娘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我不妨告诉你，正如你所说，目下这‘长安’一地，各路英雄毕集，八方风雨齐会，来的人并不只敝邦……”

白衣客“哦”地一声，只见轿帘微微飘动。

轿中人又接道：“你知道王森这个人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姑娘是说‘白莲教’的‘闻香教主’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不错，就是他，你既然知道‘白莲教’，既然知道‘闻香教主’王森其人，就该知道他座下有‘四大门徒’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徐鸿儒、哭和尚、笑道士、天香冰美人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你居然对‘白莲教’知之颇详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没什么，都是听来的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你可知道徐鸿儒已率领他座下‘四龙’、‘四凤’潜来陕西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我听说来，不过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没有在‘长安城’中发现‘白莲教’徒的踪迹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他们既然潜来‘陕西’，迟早会到‘长安’来的，或许他们这时候已经到了，你该知道，‘白莲教’的行动一向神秘诡异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‘白莲教’的神秘诡异我是久仰，他们也惯用鬼蜮伎俩，教徒人人精‘妖法邪术’，打从‘北元’以及洪武初年以至于今，‘白莲教’履兴履败，履仆履起，由于它神秘诡异，官家始终无法觅得他们的巢穴所在，一举剿灭，斩草除根，由他们能履仆履起这一点看，可知他们的潜力也相当大……”

“的确。”轿中人道：“‘白莲教’教徒成千成万，深民间各阶层，偏偏民间有些人信它，认为‘白莲教’中人个个深具神通，奉他们如神，崇拜得不得了，多少年后的今天，传到‘闻香教主’王森这一代，就更不得了了，声势之浩大犹过往昔，这次他们乘机卷土重来，用心叵测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他们的作为，毕竟还为有识之士所不齿，他们这次卷土重来，其用心，有识之士是不难明白的。”

“还有。”轿中人道：“另外还有一伙人，不知道是什么组织，也不知道首领是谁，只知道他们人人穿黄衣，个个武功高绝，烧杀劫掠，骚扰民间，他们的实力很雄厚，行动也极其神秘诡异，较之‘白莲教’有过之无不及，听说这班人也在这西边几省活动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这我倒没听说，姑娘见过这些人么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没有见过他们，总之我知道他们的实力相当雄厚，声势也丝毫不下于‘白莲教’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姑娘告诉我这些的用意是……”

轿中人道：“到目前为止，最具实力的已有敝邦、‘白莲教’跟那不知名的一伙人，你单对付敝邦是不够的。”

白衣客笑笑说道：“姑娘错了，我无意对付谁，我之所以对付谁，是为我一己之利，利之所趋，就连大明官家我也要对付，关于这一点，姑娘应该已经接到报告了，我杀了两个贵属，也杀了大明官家倚为耳目，极加宠信的‘东厂’密探，大明官家岂能饶得了我，至于贵邦、‘白莲教’，跟那一伙不知来历的人只利之所趋，无论谁我都会对付，若是于我无利可图，对付这些人，那就是大明官家的事了，‘右军都督府’设在‘长安’，自有那掌重兵的右军都督负其责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杨宗伦么，别看他经略四省，掌握重兵，他应付不了这些人的，再过一些时候只怕连他自己都保不住了。”

白衣客目光一凝，望着低垂轿帘道：“姑娘这话……”

轿中人道：“你想闻其详么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当然，我是个生意人，只要有这种事，我便有利可图，自然是愿闻其详，不过姑娘若是不愿说，我也无法勉强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我愿意告诉你，有人要杀杨宗伦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贵邦么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你错了，敝邦之策在兵不刃血攫西五省于囊中，杀一个杨宗伦有何用，明朝有的是将才，去掉一个杨宗伦，明朝自会再派一个来，那与事无补，反而暴露了敝邦在西五省的行动，可以说有害无益，但是‘白莲教’并不这么想，听说杨宗伦当年率兵平过‘白莲教’，跟‘白莲教’之间结有深仇大恨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姑娘是说，白莲教要杀杨督师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我正是这个意思。”

白衣客笑了，道：“多谢姑娘，我又可以从中捞一笔了。”

轿中人话锋忽转，道：“我把话扯远了，你我那笔生意怎么说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姑娘，我已经把贝子福安卖给金家了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那么在你身后马车里的是什么人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姑娘素来算无遗着，这一下子却算错了，我身后马车里，只有两整箱共一万两黄金，并没有人，姑娘若是不信可以派哪一位过来看看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你既然这么说，那就是真没人了，你把福安弄哪儿去了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我说句话姑娘信不信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那要看你说的是什么话了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贵邦那位贝子福安，一两天内自会回到他那四名卫士面前去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是么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我是实话实说，信与不信，那还在姑娘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居然觉得你不会跟我说谎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那要看什么事了，至少这件事是千真万确，绝对可靠的实话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我相信你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谢谢姑娘，我可以走了吧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你这么急着走么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三更半夜，我一个人拉着这么两整箱黄金一万两，实在让人担心，如今‘长安城’中什么样的人都有，万一财露了白……”

轿中人轻笑说道：“你这个人倒挺风趣的，你也怕遇上剪径，打闷棍的么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有道是：‘双拳敌四手，好汉只怕人多，纵然有天大的本事，也只是一个人。’”

轿中人道：“好吧，我放你走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多谢姑娘。”伸手就要抽鞭。

轿中人道：“慢着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姑娘还有什么事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我相信福安一两天之内可以回来，这件事算了，可是你杀我属下，坏我大事，这口气我不能不出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看来姑娘是不会轻易放过我的？”顿了顿，接问道：“二这口气，姑娘打算怎么出法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两样你任选其一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哪两样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头一样，你把一万两黄金留下，一万两黄金两条人命，就算是你补偿了，你并不吃亏。”“瞧。”

白衣客笑道：“说着，说着，姑娘就打着我这一万两黄金主意了，一万两黄金，两条人命，虽说我占了便宜，可是我挣来不易，有点舍不得，我听姑娘这第二样吧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你放手施为，跟我拼斗十招。”

白衣客眉锋一皱道：“姑娘，没有第三条路好走了么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只有这两条路，你可以任选其一。”

白衣客沉吟着道：“一万两黄金挣来不易，也够我吃喝一辈子的，若让我拱手让人，我可的确舍不得，这样吧，我选后者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你要跟我找斗十招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没有第三条路好走，只好如此了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话说在前头，十招之中要是有死伤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我会自认倒霉，我无家无亲人，孑然一身，漂泊江湖，过一天，算一天，也不会有人找姑娘报仇的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没想到你会舍不得那些俗物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在我看来，这人见人爱的黄澄澄之物比命都重要，我宁可舍命也不舍黄金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没想到你是这么个人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我不是说过么？我是个唯利是图，最下等的生意人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好吧，你下来吧。”

白衣客慢腾腾的下了车辕，往前走两步站在车前。

适时，轿帘掀动，从轿里走出个官装女子。

她，身材娇小，也带点瘦弱，令人有难以禁风之感。

至发高挽，环佩低垂，那袭宫装，五彩。

她一块轻纱覆面，便连那块轻纱都是五彩的。

难见她的庐山真面目，却是直觉地让人感到，她娇贵，而且必然国色天香，艳压人寰。

她果然弱不禁风。一下轿，两名华服少女便上前来搀扶。

只见她皓腕一抬，玉手轻摆柔声说道：“不用扶我，我又不是下来玩儿的，跟人动手过招还要人搀着，岂不是天大的笑话，你们紧跟着我好了，万一我不是他的对手，站不住脚时，你们再搀我不迟。”

话落，往前走了过去。

她走得好慢，生似走快一步就会摔倒一般。

两名华服少女却寸步不敢远离地跟在她身后。

隔白衣客两三尺远处，也停了步，没动，也没说话，似乎在打量白衣客。

白衣客这时候也隔着轻纱，隐隐看见她那娇艳轮廓，他只觉那张娇艳的轮廓极美。

轮廓如此，其他的不想可知。

只听她轻轻一叹道：“我们‘满洲’美男子不少，但是你这人品，却是我生平首见，他们跟你一比，那就会立刻黯然失色，我们‘满洲’的男子，尤其是皇族亲贵，十有九在女人堆中长大，平素也爱跟女人厮混在一起，多多少少总带点脂粉气，不像你，完全一派昂藏七尺，须眉大丈夫气概……”

白衣客笑笑说道：“姑娘这么说，我可要脸红了。”

他可当真的有点窘，有点不安。

这就是“满洲”女子跟汉家女子的不同处，“满洲”女人直爽、大方，心里想什么，嘴里就说什么。

只听她道：“你可别见笑，我们‘满洲’女子大方惯了，不像你们动辄就是礼教。什么男女授受不亲了，什么……总之，规矩多了，能烦死人，就拿缠足裹脚来说吧，好好的一双脚，偏偏要把它一层一层地裹，一层一层地里，裹得小小的，那该有多疼，多别扭啊，这不是折磨人么？”

白衣客笑笑说道：“这就跟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一样，‘满洲’男子蓄发辫，女子踩着跻不也挺别扭么。”

她道：“我总觉得你们的风俗习惯不好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一样，我却认为贵邦的风俗习惯不怎么样。”

她道：“卖瓜的总是说瓜甜，是不？”

“当然。”白衣客笑笑说道：“我长这么大，还没听说有哪一个卖瓜的说瓜苦的。”

她忽然问道：“你是哪儿的人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我？我也不知道我该是哪儿的人。”

她讶然说道：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我是个孤儿，在襁褓中就没了爹娘。”

她沉默了，半晌才道：“对不起，我无意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不要紧，生老病死，人谁能免，当时我不懂事，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悲痛，至于如今，我懂得什么叫悲痛了，可是我的悲痛轻淡。”

她道：“那也是人之常情，也是感情，父母子女，固然血肉至亲，但毕竟朝夕相处的感情里大部分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姑娘说得是。”

她道：“那……你是跟谁长大的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我是跟我师父，一位顶慈祥，顶慈祥的老人家。”

她道：“令师是……”

白衣客倏然一笑道：“姑娘，我要适可而止了，像我这么个人，适足为师门增羞，他老人家如果知道我现在的作为，一定会很伤心，不说也罢。”

她道：“我直觉的感到你不是这么个人，绝不是！”

白衣客道：“姑娘，以貌取人那是大不智。”

“当然。”她道：“我也知道，不过，我总觉得你有一种独特的气度，什么都能作假，什么都能瞒，唯有这种是与生俱来的气度是作假不得，瞒不了的。”

白衣客微微一笑道：“姑娘，时候不早了。”

“瞧，”她一付惊觉之态地道：“我又把话扯远了，不知怎么回事儿，别人我却懒得理，就连福安也是一样，可是一碰见你，我就像有几车话似的……”

一顿说道：“不说了，咱们动手吧，你准备好了么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我随时等着姑娘发招。”

她道：“那我就发招了，你可站稳了，我这身所学自信还差强人意……”

说着，她抬起了皓腕，就在她玉手扬起，作势欲拍而未拍之际，她突然问了一句：“你姓什么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我姓李。”

她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并不姓白，是不？”

白衣客笑了，道：“毕竟我的警觉性不够。”

她轻笑一声道：“留神啊，我要出手了。”

轻飘飘的一掌拍了过来。看她那只欺雪赛霜，柔若无骨的柔荑，令人绝不相信，她能拍出多大的劲儿。

可是，白衣客的感受却不是这样的。

他只觉一股无形的劲力袭上来，劲力之强大，如山似海，隐隐令他窒息之感。

他心头一震，道：“姑娘好精纯的内家功力。”

抬手以食中二指划向她腕脉，不快，可是她那只腕脉无论往那儿躲都在他指力的范围之内，除非她撒招收手。

她那娇小的身躯也为之一震，道：“我低估你了，看来你的所学要较我想象中的更高。”

她居然没撒腕收招，皓腕轻巧一翻，纤纤五指反攥白衣客腕脉。

白衣客道：“姑娘好俊的拿穴手法。”

一沉腕，两指上翘，由下而上向她掌心点去。

说话之间，二人招式由慢变快，快得令人眼花缭乱，目不暇接，刹那之间又对了九招。

这九招两人都是脚下未动分毫，全凭一只手掌拼斗。

只听她道：“最后一招了，你要小心。”

玉手一抬，飞快拍出，但见满天掌影舞动，狂风骤雨般罩向白衣客身前诸大穴。

白衣客双目微睁，奇光外射，道：“好俊的一招‘散花手’。”

单掌挺出，看准飞袭向胸口的一只掌影拍了过去。

只听砰然一声轻震，刹时满天掌影俱敛，她垂手而立，带着喘道：“你是能破我‘散花手’的头一个人，怕也是唯一的一个，你要是生在‘满洲’那该多好，要不咱俩就别有敌意，交个朋友那也挺好。”

白衣客淡然一笑道：“姑娘是‘满洲’尊贵格格……”

她道：“我不是说过么，一入关，我就成了最平凡、最平凡的女儿家，我在‘满洲’是个格格，在你眼里未必也是个格格，对不？”

白衣客笑了笑，吸了一口气道：“我该谢谢姑娘掌下留情。”

她微一摇头道：“我知道，我一身所学犹差你一筹，我要不是你的对手，整个‘满洲’就不会再有你的对手了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是么？”

她道：“我无意自夸，你也别不信，我是‘满洲’第一高手，就是放眼当世恐怕也找不出几个对手来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我跟姑娘对过十招，我不敢不信……”

顿了顿道：“我可以走了么？”

她道：“恐怕我这口气永远出不了，你走吧。”

白衣客谢了一声，转身登上车辕。

她站在车前道：“你老待在‘长安’么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不一定，姑娘，我今东明西，并无定所，哪儿有利可图我就往哪儿去。”抖缰挥鞭，赶动了马车。

她站在那儿没动，望着夜空中远去的马车，喃喃说道：“我怎么会碰上他，我怎么会碰上他……”

谁知道！恐怕只有抬头问天了！

日头老大，大晌午的日光尤烈，真能烤出人的油来。

“开元寺”前石阶上，半坐半躺地坐着几个要饭的化子，晒太阳，逮虱子，逮一个，挤一个，挤得指甲盖儿上都是血，恶心死人了。

瞧，进出“开元寺”的大姑娘、小媳妇儿，都避得远远地，只差没掩鼻而过了。

大太阳底下，“开元寺”前走来个人，是那英俊洒脱的白衣客，登上石阶他随手一丢，“当”地一声，一物落在几个要饭化子身旁一只破碗上。

那是一面小小的银牌，这面银牌不是落在碗里，而是落在碗边上，像粘在碗边儿上一样，既没往里掉，也没往外掉。

几个要饭的一怔垂眼，旋即脸色一变，抬起了眼，只见一个颀长白影从眼前晃过，耳边传来一个清朗话声：“烦劳传话贵分堂主，半个时辰后后院见我。”

一名要饭化子伸手抓起了那面银牌，飞快纳入怀中，刹时间几个要饭的化子全站起来走了。

半个时辰之后，一个瘦瘦身材的中年化子匆匆进了“开元寺”，穿过几座殿宇直进后院。

“开元寺”后院不大，只有几间禅房，几株老树，显得有点凄凉。

中年化子一进后院，那一双炯炯有神的眸子便四下扫动，就在这时候，一个清朗话声从左边一间禅房中传出：“阁下，我在这儿，请进来坐吧。”

那中年化子浓眉一耸，细髯抖动，大步走了过去。

他刚到门口，门开了，白衣客当门而立，中年化子神色一肃，恭谨抱拳：“‘穷家帮’长安分堂云霄见过少侠。”

白衣客抱拳答礼，含笑说道：“云分堂主别客气，请进来坐。”

中年化子云霄，恭应一声行了进去。

进屋，探怀摸出那块银牌，双手高举过顶递向白衣客：“少侠，云霄还令。”

白衣客双手接过银牌藏入怀中，一摆手，道：“请坐。”

落坐定，云霄腰板儿挺得笔直，一脸恭谨色，道：“少侠见召，不知有何差遣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不敢，我有件事要偏劳贵分堂。”

云霄道：“云霄不敢当少侠这偏劳二字，少侠尽请吩咐，冲着这方令符，‘长安’分堂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云分堂主言重，我这里先行谢过……”

顿了顿道：“我请云分堂主倾贵分堂之力，日夜布署‘右军都督府’四周，全力护卫杨督师安全。”

云霄为之一怔，道：“怎么，少侠已经知道……”

白衣客含笑点头，道：“敢莫贵分堂也已知道近日有人要行刺杨督师？”

云霄又是一怔，道：“有人要行刺杨督师，这个云霄倒不知道。”

白衣客微愕道：“那么云分堂主适才所说那已经知道，是指……”

云霄道：“少侠所说的，跟云霄所知道的，是两回事。”

白衣客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云分堂主所知道的，是哪一回事”

云霄道：“少侠应该知道，大批武林人物涌进了‘长安’，他们的来处不一，目的却是大致相同……”

白衣客点头说道：“我知道，‘满洲’奸细，‘白莲教’徒众，另外还有一伙不知来历的人，当然还有别的帮会，不过论声势谈实力首推这三路……”

云霄道：“以少侠所知，他们是来干什么的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‘长安’是西五省发号施令的中枢所在，‘右军都督府’设在‘长安’，他们要想攫取西五省为己有，当然得先占取这发号施令的中枢所在。”

云霄沉吟了一下道：“少侠高见，令人佩服，只是以云霄看，他们的目

的尚不止于此，似乎还另有所图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云分堂主有何所见？”

云霄道：“近几天来，各路人物在‘陕西’境中拦截一人，并且有几次接触，此人一身所学不俗，行动也极其滑溜，拦截他的人，小部分的都被人伤在手下，大部分的都被他一一巧妙躲过，云霄据报，此人已经安抵‘长安’，进入了杨督帅府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有这种事？”

云霄道：“是的，少侠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此人打从何处来？”

云霄道：“不清楚，说来惭愧，‘穷家帮’一向耳目敏锐，消息灵通，就连一只蚂蚁也休想逃过‘穷家帮’的耳目，但这次不知道此人从何处来，是来干什么？各路人物为什么一再拦截他？”

白衣客皱眉沉吟一下道：“此人什么长相，多大年纪？”

云霄道：“此人身材瘦小，穿一身黑衣，戴一顶大帽，有人看见他脸色蜡黄，左脸上有道刀疤，留着一撮小胡子，以云霄看此人，可能化过装，易过容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怎见得？”

云霄道：“少侠请想，身材瘦小的人，那颗头便不会怎么大，戴一顶宽沿大帽一定会把整张脸部遮住，其实此人所以戴一顶宽沿大帽的目的，应该就是为遮那张脸，既然如此，他岂会让人轻易看见他脸上的特征，如今他不但让人看见他半张脸，留着胡子，而且让人看见了他脸上的特征，显然这是有意让人看见的……”

白衣客点头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云分堂主高见，令人佩服，如果云分堂主推测的没有错，那么现在进入督府，遍寻各处，一定找不到这么个人。”

云霄点头说道：“不错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别人不知道他是谁，是个干什么的，各路人无缘无故为什么一再拦截他，杨督帅不会不知道。”

云霄道：“不错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据云分堂主所知，此人是什么时候进入督帅府的？”

云霄道：“有几天了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云分堂主误会我的意思了，我是问此人是在白天进去的，还是在黑夜偷偷摸摸翻墙进去的？”

云霄道：“据云霄所知，此人是从右军都督府走进去的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督帅府门禁卫森严，没人盘查么？”

云霄道：“这个我就不清楚了，不管有没有，他总是进去了，而且是由正门进去的，足见此人可以进出督帅府，就冲这一点督帅府不会不知道。”

白衣客点头说道：“云分堂主说的是，要想查明此人的身份不难，一两天我进一趟督帅府也就知道了。”

一顿接问道：“云分堂主是不是认为各路人物之齐集‘长安’，有一半是为了此人？”

云霄点头说道：“不错，云霄正是此意，少侠请想，要没原因，没有价值，各路人物不会自露行藏地沿途拦截他，既然有原因，有价值，少侠是知道武林中人的，断不会因为他进了督帅府而甘休罢手。”

白衣客点点头说道：“不错，只要有价值，武林人物确有这种锲而不舍，

不畏难，不怕死的精神，杨督帅虽然经略五省，掌握重兵，为当朝威名赫赫的一员虎将，南征北战，遍历沙场，但他那座都督府还未在武林人物眼内。”

云霄搓搓手道：“少侠，这只是云霄一个大胆的推测，中与不中还不敢说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云分堂主的推测句句是理，以我看恐怕是八九不离十，其实中不中，只消问明此人的身份后，也就可以知道了！”

云霄道：“少侠，倘若云霄不幸言中，那么日后侵袭督帅府的人，便绝不会是一拨，云霄这‘长安’分堂实力薄弱，可以应付小事，不足以应付大变，还容云霄飞报总堂，派遣高手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真要是云分堂主不幸言中的话，云分堂主飞报总堂，派遣高手之举，恐怕是来不及了！”

云霄悚然说道：“不错，云霄糊涂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我之所以商请贵分堂就近协助护卫督帅府，是因为我还有他事无法兼顾，如今看来只有这样了，请云分堂主一边率众布置，一边飞报贵帮总堂，遇有必要时，我自会现身出手……”

云霄道：“有少侠在‘长安’，分堂就不怕实力薄弱了，督帅府自然是固若金汤，来侵者难越雷池一步了。”

白衣客笑笑说道：“云分堂主这是捧我，有一点还请云分堂主谨记……”

云霄脸色一肃道：“少侠吩咐！”

白衣客道：“无日夜守护，最好不露痕迹，非属必要，也请不要出手。”

云霄道：“少侠这是为‘长安’分堂着想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那也不是，一两个人督帅府的护卫应该能应付，要不然杨督帅要他们干什么，整天吃饭睡觉不成？”

云霄笑了。

白衣客道：“还有一点，请交待各属众弟兄，莫轻泄令牌事，我不愿让人知道我的来历。”

云霄道：“少侠放心，云霄省得。”

白衣客话锋忽转，道：“云分堂主，我姓李，叫李德威。”

云霄道：“李少侠，多少年来未见这面令符了，云霄福薄缘浅，没能见令主，如今能见着少侠，云霄无憾了，这一辈子总算没白活。”

白衣客李德威道：“云分堂主言重了。”

云霄道：“少侠不知道，武林中有多少人怀念令主，令主不但有大功于朝廷，而且有大恩于武林白道，这面令符再现之事若是再传扬出去，势必震动天下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老人家已然厌倦世事，不愿复出，我代他老人家出来走走，也不愿意惊动各处。”

云霄道：“云霄飞报总堂，请求调派高手，关于令符再现之事，恐怕不能不提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我若是怕‘穷家帮’知道，也就不敢前来乞助。”

云霄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少侠要没别的事，我就告辞回去带弟兄们布署去。”

李德威跟着站起，道：“偏劳之处，容我以后再谢。”

云霄道：“少侠不必客气休，说令主有大恩于‘穷家帮’，‘长安’分堂理应听候差遣，就是令主跟‘穷家帮’素不相识，为护卫封疆大员，捍卫国土，‘穷家帮’也该尽一份心力，少侠请歇着吧，云霄告辞了。”

一抱拳，转身出门而去。

一桌很丰盛、很丰盛的宴席。

主人，是来自“菊花岛”的特使，那秃顶胖老者。

客人，是五个华服大汉，贝子福安那赶车的，跟他那海、善、哈、宾四名卫士。

席上，宾主交欢，气氛有多融洽。

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秃顶胖老者举着一杯酒站了起来，含笑说道：“请五位尽饮这一杯，张某有话说。”

一杯尽饮之后，秃顶胖老者坐了下去，道：“张某听说福贝子失踪了，有这回事么？”

四卫士脸色微变，那姓海的华服壮汉道：“张特使是听谁说的？”

秃顶胖老者说道：“张某知道，福贝子失踪之后，四位一定晓谕‘长安’金府，不可将福贝子失踪的事轻泄出去，我这里先说明，关于福贝子失踪的事，并非听金家人说的。”

姓海的华服壮汉道：“那么张特使究竟是听谁说的？”

秃顶胖老者抬手笑道：“海卫士别急，张九尊慢慢说给五位听。”

伸手拿起面前杯，道：“来，再喝一杯。”

喝完了一杯酒，秃顶胖老者张九尊放下手中杯，缓缓说道：“前些日子有个人来到宾馆，递帖求见张某，拜帖上署名中原白衣客……”

姓海的华服壮汉脸色一变，道：“海明，是那小子！”

张九尊微微一愕道：“怎么，四位知道这个人？”

姓海的华服大汉海明道：“张特使既然已经知道了，我也不再瞒，是这样的，我们贝子少爷失踪后，有人持贝子爷身上带的珊瑚珠，拿到金家开的一家当铺里去典当，他故意显露，把我跟善尔引了去，然后他当面开价，要我们拿五万两黄金赎回我们贝子爷，隔一天说好当天晚上在骊山北麓秦始皇陵寝之前交金换人，金爷一时凑不出五万两黄金，无奈使诈，以整十口铁箱上放金条，下铺铁块，共一万两黄金赴约，那人也自称中原白衣客，他取走了一万两黄金，交还了我们贝子爷，谁知道那小子还耍诈，交给我们的贝子爷是个假的，是用别人易了容、化了装冒充的！”

张九尊越听越皱眉，最后他那一双眉锋简直就皱成了一团，心想这白衣客好奸，说什么千万别让金家人知道，原来他另外又做了一笔生意，如今金元霸买到的是个假的，自己买到的是个真的，这事要让金元霸知道，自己岂不成了抢金元霸的“生意”么，这下棘手了……

他这里心念转动，迟迟未接话。

那里海明望着他问了话：“怎么回事儿，张特使，有什么不对？”

这件事麻烦，如果此事隐而不说，不交出那位贝子福安，自然不会有人知道，自然就不会引起金元霸的误会，可是如果万一有一点瞒不了，那后果会更糟！

张九尊考虑过利害之后，将牙暗咬，勉强一笑，道：“是这样的，海卫士，那白衣客也开价一万两黄金把福贝子卖给了我。”

卫士海明一怔，道：“怎么说，那小子也……”

只听卫士善尔说道：“张特使，我们贝子爷在你这儿么？”

张九尊微一点头道：“在，这就是我为什么请几位到这儿来叙叙的原因！”

卫士海明霍地站了起来道：“我们贝子爷在哪儿？”

张九尊道：“在后头，我房里。”

卫士海明没说话，大步走了出去。

另几个跟着站起，卫士善尔道：“请张特使带路。”

张九尊无奈何，只有站起来走了出去。

卫士海明在前头走，张九尊领着善尔等四个快步走在后头，穿过一处拱门，到了庭院深深、林木葱茏的宾馆后院。

海明停了步，扭转头来道：“张特使，你的住处在哪一间？”

张九尊指着水榭旁一间精舍道：“就是那一间。”

海明没等他几个，一个纵跃人已到了精舍前，推门走了进去，等到张九尊几个进了精舍，卫士海明正立在门前发楞。

“满洲”那位贝子爷，直挺挺地躺在床上，酣睡不醒。

张九尊一到，卫士海明立即转头问道：“张特使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？”

张九尊强笑说：“刚才海卫士走得匆忙，我没来得及说，福贝子让那白衣客制了穴道，等他走我才发现他用的制穴手法是独门手法……”

卫士海明不等张九尊把话说完，出指点向床上贝子福安的腰间，一指点中，福安仍然不见动静。

海明道：“这可麻烦了……”

善尔道：“不管怎么说，咱们总算把爷我回来了，先带回去再说吧。”

海明沉吟了一下道：“张特使这儿有事么？”

张九尊道：“怎么，几位这就要回去？”

海明道：“我几个已经无心吃喝了，赶快想办法解开我们贝子爷的穴道要紧。”

张九尊道：“那……我这就命人给几位备车去，只是，只是。”

善尔道：“张特使有什么话要说？”

张九尊苦笑一声道：“我不知道那小子会两边做生意，恐怕招致金弓神误会……”

善尔道：“这个张特使放心，金老那儿自有我几个替张特使解释，其实这也没什么好误会的，都是为我们贝子爷！”

海明也点点头表示没关系，他们会代为解释。

张九尊苦笑道：“恐怕金弓神不这么想，福贝子在我这儿这一点，我看几位要是能不说，最好还是别说。”

善尔一点头道：“那也行，我几个不说就是。”

张九尊一抱拳道：“多谢几位了。”

海明道：“张特使不必谢我几个了，倒是我几个该谢谢张特使，张特使救回我们爷这件事，我自会据实报回去，相信敝邦，对张特使你会有所表示的。”

张九尊又一抱拳道：“贵邦专育列国英明大皇帝驾前，还望几位美言一二，几位请前面稍等，我这就去命人备车去。”

海明抱起床上的贝子福安，带着善尔等几人往外行去。

转眼工夫之后，一辆马车驰离了宾馆，张九尊在门口相送，嘴角噙着笑，眉头却皱着，他是一半儿喜，一半儿忧。

马车驰抵东关“长乐坊”，在金府门前倏然停住，四卫士从车上跳下，海明抱着贝子福安便往里走。四个人一进内院精舍，刚把贝子福安放下，门外来了弓神金元霸。他似乎永远冷峻逼人，那身黑衣衬托得更见冷峻。

他一进门便道：“听说福贝子回来了……”

一眼瞥见床上的福安，一怔，旋即说道：“谢天谢地，总算吉人天相，福贝子安然无恙，几位是在哪儿找到福贝子的？”

海明没经心，道：“宾馆‘菊花岛’张特使那儿。”

金元霸一怔：“福贝子怎么会在‘菊花岛’张特使那儿？”

海明当即又把经过说一遍。

听毕，金元霸脸上变了色，道：“这可好，怎么说他张九尊来此是客，竟管起主人的事来了。”

善尔道：“金老可别误会，张特使也是一番好意，他事先并不知道那小子两边做生意。”

金元霸冷笑道：“是么？”

海明道：“金老这儿上了当，张特使那儿落了实，只要是能把我们贝子爷救回来，谁救不是一样，你何必斤斤计较！”

海明这句话无心，也是实话。

可是听进金元霸的耳朵里就不受听。

他也会错了意，他听成了你不行，别人行，你还好意思怪人家么？

金元霸此人武功好，射术更是独步当今，可就是心胸过于狭窄，心智过于深沉。

他唇边掠过一丝奇异笑意，道：“海卫士说得也是，只要能把福贝子救回来，谁救不是一样，我家老主人得领他一份情，恐怕贵邦也该好好谢谢他。”

海明道：“那是当然，这是礼，也是理，受了人家的好处，总该表示表示。”

海明生就副直肠子，实话实说。

但他这每句话都像一根钢针扎在了金元霸的心坎上。

金元霸没再说什么，他移转了话锋道：“我顺便告诉几位一声，我家老主人跟姑娘，恐怕今晚上就会到。”

海明道：“真的么？”

金元霸道：“海卫士是怎么了，难道老朽还会骗诸位不成，有这必要么？”

海明道：“那得赶快想办法……”

金元霸道：“什么事情得赶快想办法？”

海明道：“金老没看见么，我们贝子爷回来是回来了，可是到现在还醒不过来，不能动！”

金元霸神情一震道：“福贝子怎么了？”

海明道：“我们贝子爷让那小子制了穴道。”

金元霸神情一松，唇边掠过一丝笑意，道：“张大特使怎么不伸伸手，举手之劳还让几位回来想办法么？”

海明道：“怎么伸手法？”

金元霸摇摇头道：“身为‘菊花岛’十大特使之一的张特使，居然也束手无策，真让人想不到，‘菊花岛’武功自成一家，别具奇特，怎么连处穴道都解不开，让老朽试试看。”

跨前一步，伸手向福安肩上拍去。

“叭”地一声拍实，福安动了，不过那只是身子被拍震动了一下，并没有应掌醒转。

金元霸一怔，出指又向福安耳下点去，一指点实，福安仍然没动，金元霸那冷峻的老脸红了，道：“没想到那小子用的果然是独门手法，这是哪一门的手法？放眼当今，各门各派的制穴手法，老朽都清楚……”

海明道：“我看别耽误了，还是另请高明去吧！”

金元霸涨红了脸，道：“好在我家老主人……”

“不用了。”海明道：“我们七格格就在‘长安’，还是让我找我们七格格去吧。”抱起福安往外行去。

史记秦始皇说：“抬里营叫朝宫渭南上林苑中，先筑前殿阿房，东西五百步，南北五十丈，上可坐万人，下可建五丈旗。宫未成，成欲更择令名名之，作阿房宫，故天下谓之阿房宫。”

杜牧之在阿房宫赋中说：“覆黄三百余里，随离天日，华山北麓而西折，巨走咸阳，二川溶落，流入宫墙，五步一楼，廊腰缓回，檐牙高瞩。”

这么浩大，这么壮丽的一座建筑，楚霸王一把野火却烧得它成了一堆废墟。

废墟尽管是废墟，曾几何时，不知谁又在这阿房宫遗址的一小部分筑上了一道围墙，红砖琉璃瓦，装上两扇大门，里头建楼筑阁，种竹栽花，俨然一个花园。

一辆华丽马车如飞驰至，就停在这座小小花园门口。明抱着福安从车里钻出，直奔那两扇园门。他刚到门前，两扇园门豁然打开，开门的是个华丽少女，一怔后便叫：“福贝子……”海明没说话，抱着福安进了园门。

假山旁坐着宫装彩衣人儿，眉似远山黛，眼是秋水横，瑶鼻、檀口，粉颊上还有两个小酒窝儿，无一处不美，美得不带人间一丝烟火气，而且还带着一种华贵气度。

她，美目一睁：“福安真的回来了……”

一语未毕，海明急步趋前，手托着福安不便大礼，他深深一躬身，恭谨说道：“奴才见过格格。”

彩衣人儿坐在那儿没动，她眨动了一下美目道：“福安怎么了，出了什么事儿么？”

海明立即把经过详禀了一遍。

听毕，彩衣人儿站了起来，面带诧异的道：“有这种事，让我看看。”

海明上前一步。

彩衣人儿没忙伸手，凝身在福安身上来回看了一遍，旋即，她脸色转趋凝重，摇了摇头道：“我也没有办法。”

海明一怔，道：“怎么，您……”

彩衣人儿道：“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此人一身修为太以高绝，一身所学也太以博大，福安的穴道是他制的，要想解穴，还得找他。”

海明道：“这可怎么办，祖财神跟他那女儿，今天晚上就要到了。”

彩衣人儿目光一凝，道：“谁说的？”

海明道：“金元霸告诉奴才的。”

彩衣人儿眉锋微微一皱，沉吟了片刻之后，道：“把福安留在我这儿，晚上我会把他送到金家去。你回去告诉金元霸一声，就说是我说的，千万别跟‘菊花岛’张九尊之间起隔阂，这是人家的挑拨离间计。”

海明恭应一声，退三步打了个千，转身要走。

“回来。”彩衣人儿叫住海明道：“顺便告诉金元霸，今儿晚上我要在金家见祖财神。”

海明恭应一声，又打了个千走了。望着海明出了园门，彩衣人儿叫道：“小玉。”

一名华服少女应声走过来。

彩衣人儿道：“现在什么时候了？”

华服少女道：“回格格，已经酉时了。”

彩衣人儿黛眉微扬，道：“你准备准备，今天晚上咱们找他们的‘右军都督府’麻烦去。”那华服女子恭恭敬敬地应了一声。

夜，二更。

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高悬在督帅府前旗杆上的那一串灯，突然一盞连一盞的全灭了。

刹时间督帅府前一片黝黑。

刹时间督帅府前门的站门慌了手脚。

就在这时候，一顶软轿由四名黄衣壮汉抬着，四名华服少女护着，到了。

也不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，只见它一转眼便近了督帅府十丈。

突然，一条黑影自暗隅中掠出，疾若鹰隼，直截软轿，往软轿丈余处一落，沉声喝道：“请停轿。”

轿中人响起了甜美的话声：“什么人拦轿？”

“回姑娘，”轿前一个华服少女道：“是一个要饭化子。”

轿中人轻“哦”一声道：“原来是个要饭化子，咱们没什么施舍的，叫他让开。”

那华服女子恭应一声，挥腕出剑，抖手一剑灵蛇般直向那黑影当胸点去，这一剑出手飞快，也颇见造诣。

那黑影一惊后退，旋即冷哼一声从腰中拔出一物，黑忽的，根把捧似的，抖腕飞出，直迎长剑。

那华服少女没吭一声，皓腕一沉，一招三式，刷，刷，刷三剑连环递出，最后一剑“噗”地一声正中那黑影右胳膊，立即皮破肉绽见了血。

那黑影闷哼一声暴退。

适时一声冷叱传来，一条瘦瘦黑影飞掠而至，单掌一抖，硬把那华丽少女逼退了三步，落地截住了软轿。

只听轿中人一声轻喝：“停轿！”

四名轿夫立即停住。

轿中人道：“能逼退我的婢女，足见身手不俗，你是‘穷家帮’中的什么人？”

那瘦瘦的黑影道：“在下‘穷家帮’长安分堂主云霄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原来是个分堂主，那就难怪了，我跟你们‘穷家帮’一无近仇，二无远怨，彼此间可以说井河不犯，毫无过节，你‘穷家帮’拦我的轿是什么意思？”

云霄道：“‘穷家帮’分堂奉命护卫督帅府，事出无奈，还请姑娘原谅，也请姑娘看在‘穷家帮’份……”

“这就怪了！”

轿中人道：“你准知道我是来找麻烦的么？”

云霄道：“这个……在下奉令谕，除了都督府的人之外，任何人不得近督帅府十丈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这就更怪了，‘穷家帮’一向从不参与纷争，什么时候也替六扇门卖起力来了？”

云霄道：“‘穷家帮’虽然一向不参与纷争，但眼见经略五省，保国卫民的封疆大员安全受到威胁，总不能坐视不顾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你‘长安’分堂是奉谁之命保护杨宗伦府？”

云霄道：“自然是本帮总堂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是么？”

云霄道：“长安分堂只听命于本帮总堂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你们那总堂怎么知道有人要侵袭杨宗伦府？”

云霄道：“如今这‘长安’城中八方风雨齐会，各路来人居心叵测，有道是：‘有备无患’，防着点儿总是好的，事实上本帮并不是师出无名，空自紧张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你一定要拦我么？”

云霄道：“那是当然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你自信拦得住我么？”

云霄道：“云某人但尽一己之力，拦得住与否，那是另一回事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好吧，你试试吧。”

轿帘掀动，一缕指风射了出来，直袭云霄胸前要穴。

云霄冷冷一笑，抬掌要封。

适时一个清朗话声起自夜空：“云分堂主，封不得，速退。”

云霄一听这话，抽身便退，那缕指风擦着胸前射过，只扫中了一点点，“噗”地一声，胸前褐衣破了一道口子，刀割一般，再差丝毫便不堪设想。

云霄惊出一身冷汗，凝目再看时，身前多了一个人，是那白衣客李德威，只听他望着软轿说道：“正如姑娘适才所说，‘穷家帮’跟姑娘一无近仇，二无远怨，姑娘怎好出手便是煞着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说句话你也许不信，我是绝不会伤了他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若不是云分堂主退得快，他这条命就要留在这督帅府前了，真要那样，我这心中愧疚就够受的了！”

轿中人道：“我没料错，知道找你一定得到这儿来，结果真把你逼出来了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这么说，姑娘是来找我的，而不是侵犯督帅府的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本来就不是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我说嘛，姑娘告诉我近几天内可能有人进犯督帅府，姑娘怎么会是头一个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为了找你，不得已，这一座小小的督帅府，我还没有放在眼里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姑娘找我有什么事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福安回来了。”

李德威倏然而笑道：“足见我没有欺骗姑娘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可是他跟没回来一样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姑娘这话怎么说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他被人以独门手法制住了穴道，终日昏睡不醒，不能动，跟没回来有什么两样子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姑娘武学大家，解个穴道该是轻而易举的事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你不必损我，我要能解穴，也就不会来找你了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姑娘认为我能解么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解铃还得系铃人，是不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姑娘认为我会伸这个手么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是我找你帮忙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这么说，我得看姑娘金面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希望你能给我个面子，可是你要是真不给，我也不能勉强你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不敢让姑娘白跑一趟，好吧，姑娘请先回去，明天正午我准到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明天正午不行，要帮忙你现在就帮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姑娘，他多睡一两天，不会对他有害的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我知道，我不是这意思，他今天晚上有事，得会个朋友，人事不省，怎么行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他一定今晚会朋友么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倒不是非今晚不可，只是已经约好了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他自己约的么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他一到‘长安’就不见了，回来后又一直昏睡不醒，怎么会是他自己约好的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在他穴道还没解之前，姑娘怎好轻易代他订今夜之约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我料准了，在这儿一定能找得到你，你也一定能帮我这个忙，给我这个面子……”

李德威笑道：“姑娘这么一说，我纵有不愿之心，也不好不点头了，我当然不敢让姑娘失信于他人，他现在什么地方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就在我身边，麻烦你过来一下吧。”

李德威举步直逼轿前，略一凝神倾听，隔着轿帘一指点向左边，然后说道：“过了一会儿，姑娘再在他颈后补一掌就行了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好俊的手法，隔帘认穴，而且认得那么准，让我自叹不如。”

李德威淡然一笑道：“夸奖了，姑娘没别的事了吧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你这是下逐客令么？”“岂敢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我只是怕这位福贝子误了约会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我订的约会是什么时候，我还不知道么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姑娘若是愿意多留一会儿也自无不可。”“算了吧，你既不欢迎我，‘穷家帮’‘长安’分堂主也站在一旁虑视眈眈，而且督帅府另有一种威势慑人，我还是走吧，最后容我问一句，你现在不能再说你是个唯利是图的生意人了吧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再这么说那我显得小气，是不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你明白就好了，走。”四名轿夫抬起轿子掉头而去。

云霄跨前一步道：“少侠，‘满洲’那个贝子在轿子里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不错。”云霄道：“那么那位姑娘是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满洲一位娇贵的七格格。”

云霄为之一怔。

李德威道：“云分堂主，贵分堂可有消息祖财神到‘长安’来了？”

云霄定了定神道：“没有，怎么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以我看祖财神恐怕今天晚上会到，福安势必得见的人，除了祖财神，不会有别人。”

云霄道：“少侠，这‘长安’城似乎要热闹了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现在恐怕还不会热闹到哪儿去，要是等‘菊花岛’海皇率

十先锋，大将军，十使者到了之后，那才是真正的热闹。”

云霄道：“怎么，海皇也会来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照目前的情势，他必得来。”

云霄的脸色跟天上飞来的乌云一般，立刻阴暗起来。

只听李德威道：“督帅府有人出来了，咱们别在这儿站了。”

两个人要走，还没走，一个话声已自督帅府门口方向传了过来：“督帅有话，请少侠督府中坐坐。”

李德威双眉一扬道：“督帅府中，果然有高人，我正要去去看个明白，云分堂主要不要一起进去坐坐？”

云霄忙道：“谢谢您，不了，要饭化子见不得贵人，云霄先走一步了。”

一抱拳，闪身没人了暗隅。

李德威则转身向督帅府大门行去。进入督帅府，在前面见着了杨督帅，杨督帅仍是一身便服，李德威上前欠身一礼，道：“草民见过督帅。”

杨督帅含笑摆手，道：“李大侠别客气，头回来说什么都不肯坐，今夜说什么也要坐会儿了，请坐。”

李德威没客气，告个罪坐了下去。

杨督帅目光一凝，道：“李大侠跟那些贵友日夜辛苦，本帅谨此谢过。”

李德威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怎么，督帅知道了？”

杨督帅道：“我就是请李大侠进来当面道个谢，怎么贵友没一起进来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督帅虎威，他们不敢近，江湖人一向懒散惯了，也怕万一失礼。”

杨督帅道：“李大侠太客气了，我素慕朱、郭之流，十分心仪江湖豪客，李大侠实在应该让我见见贵友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督帅真要是那么垂顾的话，有的是机会，到时候草民自当率他们晋见，目前还不是时候。”

杨督帅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督帅知道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各路人物齐集‘长安’，隐隐威胁帅府安全，他们只能暗中护卫帅府，不宜明目跟官府来往。”

杨督帅点了点头道：“李少侠的意思我懂了，本帅何德何能竟敢劳动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督帅经略五省，保国卫民，镇守西边重镇，尤其帅府，又是发号施令的中枢所在，保护督帅安全，是应该的。”

杨督帅道：“有什么人要对本帅不利么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在下正要禀报督帅，据说‘白莲教’妖孽要谋刺督帅……”

“白莲教？”杨督帅道：“我早年剿灭过他们，什么时候又死灰复燃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就是因为督帅早年督帅剿灭过他们，他们引以为仇恨，所以如今才有谋刺事情，据草民所知，白莲教此次卷土重来，声势异常浩大，实力也相当雄厚，部分徒众且已潜来‘长安’，督帅列土封疆之重臣，系西五省安危于一身，不可不慎防之。”

杨督帅笑笑说道：“我记得白莲教徒众人人精擅妖法邪术，连小喽罗都能剪纸人纸马到处为害，道行深一点的更能呼风唤雨，撒豆成兵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不过一些鬼蜮会俩障眼法，只要防备得宜，懂得破法，根本不值一笑。”

杨督帅笑道：“记得本帅当年督帅的时候，步卒们人人都带着一口袋黑

狗血，只碰上‘白莲教’徒，当头就撒，每每撒得他们狗血淋头，什么法术也施不出来了。”

李德威也不禁为之笑笑，笑笑之后，他目光一凝，望着杨督帅道：“草民有件事要请教杨督帅。”

杨督帅道：“李大侠客气，有什么话请尽管说，我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那草民就先谢谢督帅了……”

顿了顿，接问道：“据草民所知，这次各路人物进犯‘长安’，威胁到督帅府的安全，其原因并不全在觊觎西五省的疆土。”

杨督帅“哦”地一声，凝目问道：“据李大侠所知，还有什么别的原因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前两天，‘穷家帮’‘长安’分堂告诉草民，有一个神秘人物出现在‘陕西’境内，引得各路人物纷纷拦截他，这位神秘客功智两高，在各路人物的重重拦截下，平安抵达‘长安’进入了‘督帅府’……”

杨督帅讶然说道：“有这种事，我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！”

李德威道：“草民所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，事实上，那位神秘人物确实进入了‘督帅府’。”

杨督帅诧异地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，有这么一位人物到了我这儿，我怎么会一点儿也不知道，李大侠，那是个怎么样的人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此人身材瘦小，穿一身黑衣，留着胡子，脸色蜡黄，左脸上还有一条刀疤……”

杨督帅摇头笑道：“没有，没有，我每天早上都要召集下人们训话一番，从没见过这么个人，他们也绝不敢在我府里私藏个人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据草民所知，此人是白天进入‘督帅府’的。”

杨督帅道：“白天到我这儿来的，李大侠这话……唉，我明白了，李大侠是说他在毫无阻拦的情形下，进入我这‘帅府’门的。”

李德威点头说道：“正是，草民正是这个意思。”

杨督帅诧声叫道：“这叫怪了，我怎么会一点儿也不知道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据草民所知，此人本来不是这付模样，他是经过易容化装……”

杨督帅一怔道：“他是经过易容化装的，李大侠怎么知道？”

李德威笑笑说道：“据草民所知，此人头上还戴顶宽沿大帽，一般人戴这种帽子的用意，不外是挡他那张脸，不愿意让人窥及他的庐山真面目，而此人脸上的特征诸如蜡黄的脸色，留着胡子，左脸上有条刀疤，会让人看见了……”

杨督帅道：“李大侠认为他是故意显露，故意让人看见的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是的，草民以为既然头戴大帽，有意遮掩面目，断无让人看见他脸上特征之理，由是草民推测，他曾易容化装，已经掩去了他本来的面目。”

杨督帅道：“他为什么要易容化装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除了掩人耳目之外，别无其他用意。”

杨督帅道：“照李大侠这么说，此人该是个武林人物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应该是。”

杨督帅倏然而笑道：“李大侠恐怕弄错了他，再不就是传来的消息有误，我一向无缘结识武林人物，据我所知，武林人物一向也不愿沾一个官字，李大侠是我生平所结识的头一个武林中人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督帅，别人或许会有错，而‘穷家帮’的消息一向是最正确不过的。”

杨督帅道：“百密尚有一疏，难道‘穷家帮’不曾出过一次差错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这个草民不敢说，不过若单论消息，‘穷家帮’确实没有

出过一次错。”

杨督帅眉锋微微一皱，道：“这么说，如今我这帅府之中，确实有这么一位神秘的武林人物了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恕草民直言，应该是。”

杨督帅沉吟一下道：“这本帅非查个水落石出不可……”

一顿扬声喝道：“来人！”

一名护卫应声快步走了进来。

杨督帅道：“这几天可有外人进入帅府么？”

那名护卫恭声说道：“回大人，没有。”

杨督帅道：“真的没有么，想想看，是真没有还是不记得了？”

那名护卫道：“这几天属下一直在大门站岗，今天刚换下班来，属下确实没见有人进入帅府。”

杨督帅摆摆手，道：“你下去吧。”

那名护卫应声施礼而去。

杨督帅道：“李大侠听见了吧？”

李德威淡然一笑道：“说不定‘穷家帮’这次真出了差错了。”

杨督帅笑笑说道：“那是难免的，人总有个出错的时候，就拿本帅来说吧，事不论钜细，无不小心翼翼，到头来仍难免出一两次错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督帅都难免出错，一般人更是难免了，不过各路人物拦截那位神秘人物绝非无因，如今既有那人已进入督帅府的说法，督帅还是小心一二。”

杨督帅目光一凝，道：“别是有人意图嫁祸我这‘督帅府’吧？”

李德威心头一震道：“别人草民不敢说，但草民可以保证‘穷家帮’绝不会。”

杨督帅摇头说道：“我倒不是指‘穷家帮’，眼前‘长安城’里不是聚集了各路的人物么，他们不能师出无名，总得找个藉口……”

李德威淡然一笑道：“督帅，他们若是要进犯‘督帅府’，是不需要找任何藉口的！”

杨督帅道：“那也许他们别有用心，总之……”

李德威两眼忽闪寒芒，道：“有人侵入督帅府了……”，

话声未落，院子里倏地响起两声闷哼，随听有人叫道：“有刺客，有刺客。”

杨督帅站了起来。

李德威伸手一拦道：“容草民看看。”

走过去开门走了出去。

只见院子里两名督帅府的护卫。正围着一个脸色板板的白衣人苦战。

两个护卫使刀，那白衣人使的是一柄长剑，一招一式颇具威力，逼得两个护卫连连后退。

两个护卫身手不错，但吃亏在胳膊上又带了伤，不免有点心慌急躁！

只听杨督帅在身后说道：“此人什么来路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草民一时还看不出……”

说话间一名护卫猿身疾进，一刀砍在白衣人左肩上，这下应该是整条臂膀立即落地才对。

谁知理虽如此，事却不然。

那名护卫像是一刀砍在了棉花上，“噗”地一声，既未见白衣人的臂膀整条落地，也未见皮破肉绽流一点血。

李德威看得双眉为之一扬。

只听杨督帅道：“这是什么功夫，竟能刀枪不入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容草民看看……”

一顿扬声说道：“二位闪开，放他过来。”

两个护卫立即收刀后退，那白衣人则立即仗剑往李德威跟杨督帅立身处走了过来。

李德威目中威棱逼视，道：“阁下哪路高人？”

白衣人像没听见，依然仗剑往前走，两眼直愣愣的，连转都不转，眨都不眨。

李德威两眼寒芒忽又一闪，道：“督帅，‘白莲教’的邪术……”

一句话还没说完，那白衣人忽地仆倒在地，顿时失去了踪影！

白衣人是不见了，适才白衣人仆倒地上多了个白纸剪成的小人，手里拿着一把剑，模样跟白衣人一样。

李德威微微一怔，俯身拾起了那纸人。

只听杨督帅笑道：“李大侠好厉害，一句话便破了‘白莲教’的邪术，看来邪术毕竟是邪术，一经道破便现了原形。”

李德威可不这么想，他明知“白莲教”的邪术绝不是一语道破就能破除的，这白衣人突然仆倒的奇特。

他拿起纸人仔细看了看，那白纸剪成的纸人上看不出什么，没有破洞，便连个污点也没有。

他坚信“督帅府”里有高人，而且很可能就是那易容化装而来的那位神秘人物。

可是杨督帅不承认，也无可奈何，自也不便一步紧似一步地逼问。

照实际情形看，杨督帅绝不可能不知道那神秘人物进了府，既然知道却坚不承认，这就令人费解了……

心念转动间，只听杨督帅道：“见怪不怪，其怪自败，那毕竟是难以胜正，本帅督军多年，杀贼无算，不敢说浩然正气，就凭这点煞气上，谅他们也不敢犯我。李大侠请里头坐坐吧！”

李德威明知杨督帅有心轻描淡写，一言带过，他当即说道：“草民不坐，如今警兆已生，他们很可能接二连三来犯，督帅府是西五省发号施令所在，督帅一身系五省之安危，草民不敢轻忽大意，更不敢耽搁，督帅府外草民要重新布署一番，草民告辞。”

他是说走就走，施一礼，腾身破空而去。

杨督帅仰望夜空，脸上有一种奇异的表情。

李德威一出“督帅府”，云霄便从暗隙中迎了出来，抱拳说道：“少侠出来了。”

李德威看看云霄的神色，听听云霄的话，心知云霄刚才并没有发现有人侵入督帅府。

其实也难怪，“白莲教”用的是邪术，来无踪，去无影，云霄如何能发觉！

他点了点头，把杨督帅的经过说了一遍。

静静听毕，云霄叫了起来：“这么说那位神秘人物果然是位高人！”

李德威摇头说道：“我不敢说破除‘白莲教’邪术的，是不是他，事实上我在那个纸上下没发现一点什么痕迹。”

云霄道：“可是那纸人绝不会无故仆倒啊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令人不解的就在这儿……”

云霄道：“少侠，明摆着的事，杨督帅为什么不承认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这也是令人费解的一桩，他一定有他的道理，或者是隐衷，或许是不得已的苦衷！”

云霄道：“怪了，这有什么不能说的？”

李德威沉默了一下道：“有祖财神的消息？”

云霄摇头说道：“到现在为止还没有。”

李德威皱眉沉吟说道：“福安势必要见的人，必是祖财神无疑，他今天晚上要到，怎么贵分堂一直没他的消息？”

云霄面泛愧色道：“恐怕祖财神要比‘穷家帮’高明一筹……”一名年轻花子飞掠而至，进前一欠身道：“禀分堂主，两顶轿子进了金家！”

云霄两眼一睁道：“轿里下来的是什么人？”

那年轻花子道：“两顶轿子直接进了‘金家’，没在门外歇下。”

云霄抬眼望向李德威道：“您看是么？”

李德威沉吟了一下道：“我看看去，此处还要辛苦云分堂主跟诸位弟兄，第一有人来犯，能拦则拦之，不能拦只管放他进去，‘督帅府’有高人在，谅必不碍事，若有万一，放信号通知我。”

腾身疾掠而去。

“长乐坊”金家，今天晚上相当热闹，相当忙碌。

不过这热闹，这忙碌只能用体会，不能用看，因为单凭眼看是很难看出什么东西。

人不见得比平日多几个，灯也不见得比平日多几盏，听不见人声喧嚷，更听不见那助兴的阵阵丝竹阵阵韵。

只在金家那广大深沉的后院一座八角小亭里，摆了几样酒菜，酒菜无几样，但精美异常，无不是人间难得一见的山珍海味，银盘，玉杯，象牙筷子，极尽豪华。

不过，那银盘，玉杯，象牙筷子，摆在那硬梆梆，冷冰冰的石桌上，未免让人觉得大不相衬，也让人心痛，万一在石头上，碰坏了一样怎么办！

其实，这还好。

更不相衬的是坐在主座儿上的那位主人，瘦小干瘪个老头儿。一身粗布衣裤，头上还扣顶破帽子，说他为好看，那顶破帽子掉了都没人捡，说他为护头，那顶破帽子偏又八下里透气。

瘦老头儿貌不惊人，残眉小眼，翻鼻亮孔，下巴留着稀疏的几把小胡子，那双手既黑又粗，虎爪一般。

简直就是个身背箩筐，跟着大车捡粪的穷贱脏老头儿，偏偏身着华丽，气派十足的金元霸又恭恭敬敬的侍立在他身旁。

瘦老头儿的左首，是那位彩衣人儿，“满洲”皇族，娇贵的七格格。

右首，是那位华服少年，典型的公子哥儿，贝子福安。

贝子福安的四个卫士，远远的站在各处，七格格的婢女小玉，则站在七格格身后。

别的再也没人了，“金”家的下人一个也不见影儿。

这情景如果是一幅画的话，那瘦老头儿就该是这幅画的败笔。

头一个开口的是那位娇贵的七格格，她那流波美目转动着，含笑说道：“祖老这‘长安’分支庭院的美，美得不带人间一丝儿烟火气，美得令人沉醉，美得令人留连不忍去。”

瘦老头儿他似乎很矜持，浅浅一笑，皮动肉不动：“七格格要还看得上眼，我愿意双手奉送。”

敢情他就是当世四大霸主之一的祖财神。

祖财神富可敌国，他怎么这样儿？是舍不得吃穿还是……

不对，应该不是舍不得吃穿，瞧，他对人不是挺大方的么，二句话就要送片产业。

在想象中，既称财神，应该是个脑满肠肥，极尽荣华，极尽奢侈之事的人，养尊处优，保养得白白胖胖，富富态态，茶来伸手，饭来开口，留着长指甲，肌肤嫩得能一捏流出水来。

却不料他怎这付德性，真是人不可貌相。

七格格嫣然一笑道：“这是祖老的一处分支，控制整个陕西，何等重要，岂可轻易送人，祖老的好意我不敢领受。”

祖财神道：“不错，我这处分支控制陕西全境，是陕西一省发号施令的所在，但七格格中意，我还不会小气，再说从今后已是一家人，还分什么彼此，七格格要是愿意，马上请搬过来长住。”

七格格道：“住几天倒是可以，这样吧，等福安跟令媛成亲之后，我过来打搅几天好了。”

贝子福安脸上红了一红。

祖财神轻叹一声道：“那就这样说定了，七格格什么时候来，请先派人知会他们一声，我让他们先把各处修葺修葺……”

七格格道：“那倒不必，这样子我已经很知足了。”

祖财神笑笑说道：“七格格客气了。”

七格格美目一转道：“怎没见菊花岛的人？”

祖财神道：“我没邀他们，今天是我初次跟七格格、福贝子见面，我不愿有第三者打扰。”

七格格笑笑说道：“关于菊花岛张特使救回福安一事，想必祖老已经接获禀报了？”

祖财神微一点头道：“我听他们说过了，那是我的人无能，办事不力，不能怪人家‘菊花岛’着此先鞭。”

七格格道：“祖老接获的禀报中，有没有这一句，我说这是别人的挑拨离间计。”

祖财神道：“我听他们说了，要不我怎么说是我们的人无能，办事不力，不能怪人家‘菊花岛’呢。”

七格格看了他一眼道：“祖老跟‘菊花岛’都是敝邦的朋友，敝邦的两个朋友间有了隔阂，那是敝邦所不愿见的，也会使敝邦左右为难。”

祖财神笑笑说道：“七格格只管放心，我跟海皇之间，没什么不能谅解的。”

七格格道：“那我就放心了。”

祖财神道：“匆忙之间只备了几样水酒粗肴，不成敬意，请先随便吃喝点，咱们再谈正事吧。”

抬手一招，道：“酒来。”

金元霸应声向亭外一招手，一处暗隅中走来两名手捧玉壶的青衣美婢，进亭一一斟上了酒。

祖财神举杯邀客道：“这是祖家自酿的‘福禄寿’，名字俗了点儿，味道却是不逊于当世几种名酒，两位尝尝看。”

一杯酒下喉，祖财神殷勤邀客尝菜，他说石桌上这几样，都是出自西五省的名厨。

的确，七格格跟那位福贝子对眼前的酒菜赞不绝口。

酒过三巡之后，祖财神轻咳一声，开口说道：“今天是相亲，其实说相亲是多余，福贝子的人品挑着灯笼难找，我是一百个认了，至于我那个女儿，虽算不得人间绝色，在西五省来说，可也算得是头一个，福贝子应该不会不中意，唯一让人挑剔的，只有我这个女儿从小娇生惯养，茶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略微娇了些……”

七格格浅浅一笑道：“自小生长在富贵之家，这是难免。”

祖财神道：“不敢当‘富’，我只能说不愁吃穿，至于这个‘贵’字，当着七格格跟福贝子，我更是连提都不敢当，二位都是大富大贵的皇族……”

七格格道：“一旦福安跟令媛成了亲，祖老不也是荣华富贵中人么，到那时敝邦的满朝文武，哪一个不得尊称祖老一声。”

祖财神笑了，道：“我不敢求这个，希望贵邦一旦入主中原，大事底定，别忘了我这个亲家就行了。”

“瞧祖老说的，”七格格道：“那怎么会，论私，祖老算得皇亲国戚。论公，祖老有大功于敝邦，说什么也得让祖老享尽人间荣华富贵。”

祖财神不再矜持了，哈哈大笑道：“七格格既然这么说，我在这儿就先谢谢了。”

一抬手道：“请姑娘！”

金元霸立即高声把话传了出去！

转眼工夫，庭院的那一边出现了四点灯光，那是四盏琉璃宫灯。

在四名挑着宫灯的青衣美婢前导下，两名青衣美婢挽扶着一个容能沉鱼落雁，貌可闭月羞花的宫装大姑娘袅袅走了过来。

大姑娘她云髻高挽，环佩低垂，一袭鹅黄色的宫装，衬托得她那肌肤，雪白柔嫩，欺霜赛雪，凝脂一般。

大姑娘细眉凤眼，瑶鼻檀口，美是美极，只是正如祖财神所说，她过于娇了些，在两个婢女的挽扶下，她还给人点寸步难行的感觉。

祖财神那付德性，居然有这么一个风华绝代，国色天香的女儿，真是破窑里烧出了好瓷器——神了。

福安呆住了。

格格也为之动容。

这种美色人间少见，她几乎跟这位七格格难分轩轻。

这福安小子交了运了，前世里不知敲碎过多少木鱼。

他不是受过一场虚惊的，没关系，平白得这么一位如花娇妻，真是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，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。

也值得，别说只受那么一场虚惊，就是少条胳膊少条腿，只要别少了脑袋都算值得。

大姑娘在四名婢女掌灯前导下慢慢来近了。

福安两眼睁得越来越大。

忽听一声轻叹起自夜空：“福贝子好大的艳福，真是令人羡慕。”

众人刚一怔，大姑娘身侧已多了个人，是李德威，连七格格都没看清他是怎么来的，只知道祖财神看见了没有。

只听一声惨呼，两名青衣婢女惊慌失措扶着大姑娘便退。

宫装大姑娘却出了奇的平静，一双凤目直盯着李德威。

说起来慢，其实不过一刹那间，金元霸跟站在远处的四名“满洲”卫士马上采取了行动。

金元霸头一个挨了过去，四名满洲卫士紧跟着掠到。

李德威跨一步到了宫装大姑娘身边，伸手抓住了宫装大姑娘的粉臂，含笑说道：“我不愿意在这时候煞风景，主人祖老谅必也不愿意吧！”

金元霸大吃一惊，硬生生收势厉喝：“放手。”

李德威笑笑说道：“别误会，我没有恶意。不过见祖姑娘没站稳，过来扶一把而已，祖姑娘金枝玉叶，摔着了岂是玩儿的。”

宫装大姑娘看了他一眼，居然连动都没动。

金元霸厉声说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，敢碰我家姑娘……”

李德威一笑说道：“堂堂祖财神属下陕西分支主持，怎么学起那骂街的泼妇来了，主人祖老难道还无动于衷么！”

金元霸还待再说，祖财神当然也出奇的平静，一抬手，淡淡然道：“别那么小气。”

金元霸立即住口不言。

七格格突然说道：“我记得你说过曾读圣贤之书，怎么连男女授受不亲都不懂？”

李德威微微一笑道：“难得七格格也引圣贤之书责我，我这个人一向如此，大处谨慎，小节不拘，何况如今事出无奈，我只有从权。”

七格格道：“放了祖姑娘，你有什么话近处来说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七格格这算代主人邀我？”

七格格道：“可以这么说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，蒙祖老跟七格格宠邀，焉敢不赶紧趋前……”

另一只手潇洒一摆，道：“祖姑娘，请！”

宫装大姑娘居然檀口轻启，低低一句：“谢谢你。”

李德威扶着她往亭子里走，两个青衣婢女花容失色也跟在后头，宫装大姑娘在他手里，谁也不敢造次。

李德威不但不怕，而且连犹豫也没犹豫地扶着宫装大姑娘进了小亭，生似他是主人故友，携眷真赴宴一般。

福安目瞪口呆，没说一句话，吓的。

进了小亭，宫装大姑娘落了座，李德威这才放开手，含笑欠身，道：“谢谢姑娘给我这份荣幸。”

宫装大姑娘居然檀口轻启，嫣然一笑，道：“别客气，我该谢谢你扶我走这一段路。”

李德威就站在宫装大姑娘身侧，金元霸跟“满洲”那四个卫士只能眼睁睁地望着他，恨得牙痒痒地，却似是不敢近。

祖财神居然也跟个没事人儿一样，望着七格格道：“听口气，七格格好像跟这位认识？”

金元霸忙道：“禀老主人，他就是劫掠福贝子那人。”

祖财神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是么？”

七格格道：“祖老没看出来吧，这位本领大着呢，不但功高，而且满腹的心智。”

祖财神点了点头道：“我还是真没看出来，祖某有眼不识泰山，失敬了。”

李德威微微一笑道：“祖老客气了，话是同样的话，可总比七格格那捧中带损，挑不出一个脏字儿的话要受听些。”

七格格道：“我哪来那么大胆子敢骂阁下，阁下伸手一抓，怕不又要抓住我了。”

怎么这话里带点酸溜溜的味道。

不知李德威听出来没有，那位祖财神却看了他一眼。

只听祖财神道：“坐下来喝两杯如何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固所愿也，未敢请也。”

毫不客气地坐了下去，就坐在祖姑娘身侧。

祖财神一招手道：“来人，添付杯箸。”

金元霸乖乖地传下话去。

祖财神似乎海量。

李德威的酒量似乎比他还要好。

祖家自酿的“福禄寿”入口芳香，可是酒劲很大，过量一杯，准醉无疑。

可是转眼一坛子酒空了，祖财神面有异色，李德威却是依然故我。惹得祖财神直拿眼瞅他。

居然是宾主交欢，煞有其事，金元霸两眼要喷火，没祖财神的话，他不敢动。

别说是他，就是祖财神自己，也不敢动，一则李德威紧挨着他那可以为她换来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的女儿。二则李德威让他高深莫测。三则他在酒量上显然又比李德威略逊了一筹。

酒量有天生的，也有练出来的。

可是一旦两个高手在酒上较量，就跟酒量没多大关系了。

一个人修为到了家，即使他从不沾唇，也能有汪洋之量，几十斤酒下肚，面不改色。

但在，你一杯，他一杯，酒喝的一样多，祖财神面有异色，李德威依然故我，怎见，祖财神比李德威略逊了一筹，差的不是酒量，是内功修为。

祖财神明白，身为高手的七格格也胸中雪亮。

再看看那位祖姑娘，似是那么平静，平静得跟个没事人儿一般。

也不知道她是不谙武学，还是老父的胜败跟她无关。

“阁下贵姓？”打量着，祖财神突然问了一句。

“李，十八子李。”李德威答得很简单。

祖财神道：“阁下今年多大了？”

李德威笑笑说道：“恐怕比令媛跟七格格略长一两岁，不过我还对您一坛祖家自酿的‘福禄寿’面不改色，而我却料准祖老再半坛必醉。”

祖财神怔了一怔：“阁下好眼力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要没这把握，我也不敢轻易入席了……”

一眼扫向七格格，道：“七格格想必同意我前后这两种说法。”

七格格拿眼瞅他，没说话，只不知道是因为酒还是怎地，一双美目显得特别水灵。

祖财神道：“阁下是哪一方的高人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祖老可以问问七格格，七格格知道。”

祖财神转眼望向七格格。

七格格道：“他说他是个唯利是图的生意人，祖老看像么？”

祖财神微一点头道：“祖家世代商贾，我是个道道地地的生意人，我懂生意人，这位……李老弟确是个生意人，而且是生意人中的高手。”

七格格先是微微一怔，继而嫣然笑道：“祖老说的是。”

祖财神转望李德威道：“老弟台既然是个生意人，那就好办，生意人唯利是图，我是个道道地地的生意人，我就唯利是图，只要对我有利，豁出命去我也往前钻，要是对我不利，推都推不动我，老弟台，你要跟我祖某人谈什么生意？”

李德威笑了，道：“祖老开门见山，单刀直入，不愧是一方霸主，不错，我的来意是要跟祖老谈笔生意，只是现在不合适，今夜美酒佳饌，祖老藉着一席酒要跟‘满洲’联姻，谈生意是煮鹤焚琴煞风景事，也俗不可耐，不如祖老先谈正事……”

祖财神道：“等办完事之后，咱们再谈？”

李德威一点头道：“正是，我绝不妨碍祖老的正事。”

祖财神残眉一扬道：“你老弟够意思，就冲着这一点，我祖某人，交得老弟这个朋友。”

李德威含笑说道：“我至感荣宠。”

祖财神道：“那么老弟你先坐坐，恕我冷落你片刻，容我先谈正事……”

姑娘突然说道：“爹，我有点不舒服，我想先告退。”

话声轻柔甜美，煞是好听。

此言一出，祖财神、七格格、福安俱是一怔，连李德威也为之暗暗诧异。

这不是好现象，这时候托词退席，与其说她是不舒服，毋宁说她看不上福安这位“满洲”贝子。

在座几位何等样人，哪一个不明白！

七格格一双美目紧盯住祖财神。

祖财神瞪大了一双老眼望着：“丫头，你……”

祖姑娘站了起来，道：“我告退了，亲事过些日子再谈吧。”

把皓腕伸向李德威，道：“你扶我进来，也应该由你扶我出去。”

七格格脸色一变，美目中疾闪异采。

李德威一阵错愕，旋即恢复平静，一笑说道：“我何其荣幸。”

站起来扶住祖姑娘转身出了小亭。

再看金元霸，他已然怔在了那儿。

七格格霍地站了起来，道：“福安，咱们走。”

拉着福安，转身出亭。

祖财神坐在那儿没动，老脸上一阵青，一阵白。

七格格拉着福安带着小玉跟四名卫士走得相当快，转眼工夫已出了后院。

而李德威扶着弱不禁风，娇慵无力的祖姑娘，却刚离小亭没几步。

祖财神倏地一声长笑站了起来，道：“老弟台，你做了一笔没本的生意，而且是获得暴利，赚足了。”

就在这一转眼工夫，他像变了个人，长相，打扮虽然没变，可是现在看上去他已经不再是个穷贱、猥琐的老头儿，人格其精神，两眼之中威棱外射，懔人。

李德威转过身来，含笑说道：“祖老，连我都不知道这暴利是怎么赚来的。”

祖财神逼人目光从乃女脸上掠过，脸色一寒道：“有人帮了你一个大忙，老弟台，我是个生意人，我这个生意人做不起赔本的生意，这一笔生意上即或赔了些，我要在另一笔上捞回来，我把钱得比命都重要，老弟台，你怎么说？”

李德威淡然一笑道：“我同意祖老的看法，也愿意跟祖老头做另一笔生意，不过同行是冤家，我不会让着谁，也不敢担保祖老在这一笔生意上，能把已赔了的捞回去。”

祖财神吃吃一笑道：“让我试试，我做生意由来一帆风顺，今夜虽然背了一次运，可总不会老背运，你说是不，老弟台？”

李德威含笑点头，道：“祖老说得是，但愿祖老已经转运了。”

祖财神道：“老弟台，你给我个机会怎么样？”

李德威明白他何指，淡然一笑，一步跨离了祖姑娘，背着手笑哈哈的站在一旁。

金元霸可找着了机会，冷笑一声，抖手一掌攻了过去。

李德威双眉一扬道：“金弓神，不是我小看你，你还真不配。”

他侧身让过金元霸那一掌，右手从背后闪电前伸，一闪又回到了背后，

金元霸闷哼。

李德威还是跟刚才一样，自从他敛去笑容后，就没再见他动一动，像泥塑木雕的一尊像，又像一座山。

就在这时候，金元霸忽然笑了，笑得好阴：“姓李的，假如这时候老夫出手攻击，你想会有什么结果？”

李德威没说话，他听若无闻。

金元霸又一声阴险笑道：“老夫一向是说得出，做得到的。”

迈步逼向了李德威。

祖财神两眼之中射出一种奇异的光芒，没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，也没人知道那是什么意思。

而，突然，祖姑娘动了，她一步跨到了祖财神跟李德威之间，刚才她还弱不禁风，如今竟不用人扶持。

金元霸一惊后退。

祖财神脸色为之一变。

祖姑娘跟个没事人儿一般，望着李德威柔声说道：“你走吧，别再管祖家的事了，听我的话，好吗？”

李德威面上泛起异色，两眼之中，也出现一片迷茫，忽然，他脸上的异色铁青，两眼之中那片雾一般的迷蒙也不见了，倏地一笑道：“我没想到祖姑娘竟擅‘天竺’的摄魂大法！”

祖姑娘微微一怔，睁大了一双凤目，道：“你好厉害啊，竟能看出我会‘摄魂大法’，不为我所惑，能看出我会‘摄魂大法’，能不为我的‘摄魂大法’所惑，当世之中可说挑不出几个来了，你究竟是个什么出身，什么来路啊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祖姑娘，这无关紧要……”

祖姑娘道：“那么你说什么才关紧要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西五省祖家究竟站在哪一边才关紧要。”

祖姑娘嫣然一笑道：“那么我可以代我爹答复你，本来我打算嫁你，不打算嫁给那位‘满洲’贝子的。可是现在想想，我爹这么大年纪了，自小把我带大，一向是百依百顺，疼爱得跟什么似的，这份恩情重如山，我不能惹我爹生气，也不忍违背他老人家的意思，所以我现在又改变主意，还是要嫁给福安了。”

祖财神一怔，惊喜叫道：“丫头，我没白疼你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‘满洲’两位亲贵羞愤而去，姑娘现在改变心意，恐怕已经来不及了。”

祖姑娘摇头说道：“你错了，我看得出，在那两位‘满洲’亲贵之中，真正举足轻重，对事情能做决定的，是那位七格格而不是贝子福安，那位贝子福安跟面粉似的，人家把他揉成什么样，他就是什么样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祖姑娘看见头一个拂袖离席的，不是贝子福安，而是那位举足轻重，对事情能做决定的七格格。”

祖姑娘微一点头道：“这个我看见了，只是她那种气是不是祖家跟‘满洲’没结成亲而气。我敢说她明知道她要是一怒离去，正中了你的心意，那么她为什么还要一怒离去呢，那是因为一个微妙的酸字作祟，说得明白点，也就是看不惯我跟你表现得颇为亲昵，她是气我，也是气你，这好办，只要我回过头去答应嫁给福安，她心里那点气马上就会云消雾散。”

李德威明知这位祖姑娘眼光超人，看得非常对，说得也句句是理，他也看出来了，七格格的那气，皆由于一个“酸”字作祟，要是这位祖姑娘马上回过头去答应嫁给福安，七格格的那心头之气，确实马上就会云消雾散，因为那位七格格是聪明人，她不会不顾大局。

他明白这一点，可是他不明白眼前这位祖姑娘怎么会变得这么快。

她之所以突然改变心境，不愿意嫁给福安，那应该说是她对自己一见钟情，有了情愫。

既然她对某一个人有情，怎么会片刻之间又改变主意要嫁给另一个人呢。

这位祖姑娘令人高深莫测。

有道是：“女人心，海底针”，一点不错。

只听祖姑娘道：“你一定想不通我为什么那么善变，是不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所以不打算嫁给福安，是因为我一见你之后，马上就情不自禁地产生了情愫，我之所以突然又改变心意愿意嫁给福安，是为了我这个年迈的爹，这就是说我人虽是福安的，可是心仍是你的，我这个人是不轻易动情的，长这么大，这是我头一次动情。我也不是个随随便便的人，我一生中只有这么一次动情，我的心虽交给一个人，现在这样，将来这样，甚至于生生世世都这样，这一辈子我不能嫁给你，下一辈子我一定嫁给你，让咱们共期来生，好不？”

李德威听得心头连连震动，他没想到眼前这位祖姑娘是这么一个人，这么直率，这么大胆，这么“怪”，怪得把自己的人跟心分在两下里。

他不知道该怎么说，不知道该怎么答，沉默了半天，才定定神说了一句：“姑娘，我至感荣宠，也感激。”

祖姑娘摇头说道：“我不要你说荣宠，也不要你说感激，我只要你知道我的心就够了，我也要你听我的，别管祖家的事，我身为人女，不敢批评我爹的选择与做法是对是错，不过我敢说老人家总有一天会后悔的。”

祖财神脸色为之一变。

李德威目光一凝，倏射奇光，他没想到祖姑娘会说这种话，看她像个娇生惯养的任性姑娘，却不料她是这么个“明白”人！

他扬了扬眉道：“姑娘让我佩服，事已至今，我也不愿再瞒什么再瞒谁，我可以告诉姑娘，不论什么人，只要他想勾结外邦，出卖自己，出卖大明朝，都在我阻拦之列……”

祖姑娘道：“这么说你是官家的人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姑娘要认为我是官家的人，那是侮辱我。”

祖姑娘讶然说道：“说你是官家的人是侮辱你，这话怎么说？”

李德威震声说道：“朝廷宠信魏忠贤，掌东厂事，掌权植党，残害忠良，杨涟、左光斗等交劾其奸，反被诬为‘东林党’，尽遭掠杀，又逐公卿李宗延，善类为之空，姑娘要认为我是官家人，这不是侮辱是什么。”

祖姑娘深深一眼，浅浅一笑道：“你这个人倒是我生平首见，既然这样，那你为什么还要管祖家的闲事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为的是普天之下的亿万百姓，我不忍看着他们陷入水深火热之中，任人铁蹄残躏。”

祖姑娘道：“‘满洲’在万历四十六年兴兵犯界，到现在已经整整八年了，八年之中，国易三君，外患不但未平，反而益见其烈，你知道这是为什

么吗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朝中奸宦专权，残害忠良，民不聊生，因为盗贼四起，内忧频仍，遂与人可乘之机……”

祖姑娘道：“这就是了，你既然抱的是救国救民宏志，肩负的是救国救民神圣使命，就该先从朝中奸佞下手，使得当国者亲君子，远小人，使得为臣考竭尽殚忠，披肝沥胆，先平内忧，后御外患，这才是根本办法，怎么净管这些不痛不痒的闲事，须知，即便祖家不跟‘满洲’缔盟结亲，而朝野离心者比比皆是，若不从根本上下手，任奸佞败坏朝纲，残害忠良，大明朝仍免不了有亡国的一天……”

李德威悚然动容，道：“多谢姑娘明教，事实上我正是双管齐下，分头并进。”

姑娘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是这样么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是的，姑娘。”

祖姑娘道：“这么说在朝廷，你另有人在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这就不便再多说，只能告诉姑娘，我管的只是民间的事。”

祖姑娘点了点头道：“那就好，事实上这民间的事也不是你一个人所能管得了的，就拿我祖家要跟‘满洲’缔盟结亲这件事来说吧，只要我答应嫁给贝子福安，你就绝没办法阻拦祖家跟‘满洲’缔盟结好，除非你现在杀了我，或者是杀了我爹，而事实上杀我不容易，杀我爹更是不容易，你的一身所学我清楚，你或许比我爹略强些，但真要一旦拼斗起来，恐怕只是个平局，你仍是杀不了他，就拿刚才来说，我要不救你，你非伤在我爹手下不可……”

李德威明知道这是实情实话，祖财神是当世四大霸主之一，岂是那么易与的么，他当即说道：“姑娘既然这么深明大义，为什么还……”

祖姑娘截口说道：“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正如你所说，朝廷奸佞专权，残害忠良，民不聊生，盗贼四起，我没受到朝廷的什么好处，而所看到的只是昏君奸官残害忠良，欺压百姓，要不是我生在祖家，有这么一位名列当世四大霸主的爹监护，我也许早就被地方上的贪官污吏抢去，也许早就被骚扰四处的盗贼杀害，所以我受的只是父恩，并不是国恩，所以我只知尽孝，不知尽忠，只要我爹有荣华富贵可享，那就是我的报恩，所以我情愿嫁给贝子福安，让我爹能有享荣华富贵的一天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我没想到姑娘这么一个有大智慧的人，竟会有这种想法，谁能担保姑娘嫁了福安之后，令尊必有荣华富贵可享？”

祖姑娘道：“那我就不管了，至少我爹他自己认为能，既然他认为对，我就该照他的意思去做，再说，我要是嫁给福安，我爹总有个享荣华富贵的希望，要不然的话，不就连个希望都没有么！”

李德威道：“姑娘既然这么想，既然认为自己做的对，那也只有任凭姑娘了。”

祖姑娘道：“我不妨再告诉你，西五省祖家跟东边的‘菊花岛’已有显著的行动要跟‘满洲’缔盟结好，南北两大字号也有迹象随东西两家之后而进，当世这四大家已经够你应付的了，何况这正主儿‘满洲’，精懂妖法邪术的‘白莲教’跟另一股还不知来历的强大力量，所以我认为你只宜智取，不可力敌……”

祖姑娘隐隐在指责他，而且竟然当着她的父亲祖财神。

李德威虚怀若谷，立即说道：“多谢姑娘，我会永远不忘。”

祖姑娘深深一眼道：“你看起来很傲，以你的一身所能，也应该傲，可是你并不傲，这很难得，你以一身周旋于当世几股强大力量之间，起初很艰苦，那是必然的，不过最后一定会达成你的使命的……”顿了顿道：“我言尽于此，此处非善地，不宜久留，你走吧，可别忘了我啊！”

李德威深深一眼道：“姑娘红粉班中博士，蛾眉队里状元，我怎么会忘不了，后会有期，告辞。”

一抱拳，腾身疾射而去。

祖姑娘转身过来道：“爹，派个人去请七格格吧，她就在附近，不会走远的。”

祖财神呆了一呆道：“乖儿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祖姑娘嫣然一笑道：“一把情丝缠住她，她不会那么放心，一走了之的。”

祖财神迟疑了一下道：“乖儿，你真答应嫁……”

祖姑娘截口说道：“婚姻大事，岂同儿戏，当然是真的。”

祖财神道：“你真中意这个姓李的么？”

姑娘浅浅一笑道：“中意是一回事，嫁又是一回事，爱一个人并不是一定非嫁给他不可。您快派个人去吧，恐怕七格格已经跟他碰了面了。”

祖财神道：“谁？”

祖姑娘道：“那个姓李的，要是让他把七格格的一颗心赚了去，您的荣华富贵就没希望了。”

祖财神脸色一变，立即向金元霸摆手。金元霸一躬身，如飞而去。

祖姑娘料事如神，七格格果然没走远，李德威一出“金府”立即就被人挡了驾。

拦他的是七格格的侍婢小玉：“我家格格叫你去见见她去。”

没好脸色，话也够客气的。

李德威一怔道：“怎么，七格格没走？”

“问你呀。”小玉白了他一眼道：“我家格格为什么走，便宜那姓祖的女儿么。”

李德威心头刚一跳，只听一个冷冰冰话声传了过来：“小玉，不许胡说八道。”

不远处一处暗隅中走出了七格格，她面罩寒霜，神色冰冷，一只犀利目光直逼李德威，那见惯柔光已经看不见了。

李德威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竟然有点不安，好像骗了谁，让人当面揭穿了一般，倏笑说道：“七格格……”

“不敢当。”七格格冰冷说道：“坏了福安的亲事，横刀夺人之爱，你现在得意了吧！”

李德威道：“七格格大概是误会了，据我所知，祖姑娘仍然要嫁贵邦那位福贝子。”

七格格冷笑一声道：“真要这样的话，她刚才就不会托词离席，给人难堪了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我说的是实话，七格格不信我莫可奈何，七格格尽可以放心，这一回合失败的是我，无碍贵邦跟祖家的盟约与亲事。”

七格格冷然说道：“我不信，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儿，告诉你，谁跟我们‘满洲’作对，谁就是我的生死大敌，我绝不放过我任何一个敌人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这么说，七格格要跟我再一次的动手了。”

七格格冷笑点头笑道：“不错，你准备好，我这就要出手了。”

李德威微一点头道：“好吧，反正彼此立场敌对，是敌非友……”

只见七格格一双美目之中，有一种水灵灵的光芒一闪，她脸色忽然转白，道：“是啊，彼此立场敌对，是敌非友，早在‘骊山’南麓我就该杀你。”一扬玉手便要拍出。

一条人影疾掠而至，“弓神”金元霸落地躬身，道：“七格格，我家老主人有请。”

七格格一怔收手，看了李德威一眼，冷然说道：“给人难堪于前，还请我干什么？”

金元霸赔上一笑道：“不瞒七格格说，我家姑娘已经回心转意了，老主人命老朽来请七格格，说是要跟七格格商量，何时为我家姑娘跟福贝子成亲？”

七格格道：“是这样么？”

金元霸道：“老朽何来天胆敢欺骗七格格。”

七格格眉梢儿陡地一剔，冷笑道：“这是什么事，事关敝邦跟祖家的敌友，也关系着祖老的一生荣辱，你们祖家怎么三心两意，反复无常！”

威震武林，以一张巨弓，三枝风雷箭使黑白二道侧目的“弓神”金元霸，居然连连哈腰，赔笑说道：“是，是，是，祖家不是之处，我家老主人自会当面赔罪……”

七格格冷哼一声，转眼望向李德威，就在这一刹那间，她那一双美目之中又现出了柔光：“你在这儿等我一会见，我还有话跟你说。”

带着小玉往金家行走。

金元霸不敢稍慢，忙跟了上去，临转身时还看了李德威一眼，这一瞥，目光好不狠毒。

李德威心里泛起一种异样感受，望着七格格拐了弯儿，他转身要走。

只听……

“李爷，您请慢走一步。”

话声银铃般，清脆甜美，煞是好听。

李德威抬眼一看，只见适才七格格出现那处暗隅中，并肩走出两名彩衣绝色少女，转眼已到近前。

李德威道：“二位姑娘有什么见教？”左边一名彩衣少女道：“我家格格不是让您在这儿等她的么，您怎么好走啊！”

李德威淡然一笑道：“我还有别的事，不能在这儿等七格格了，‘长安城’只这么大个地儿，有缘自会再相见的。”

他迈步要走。

两名彩衣绝色少女横身拦住了他道：“这怎么行”

李德威双眉一扬道：“怎么了，二位姑娘要拦我？”

左边那名彩衣少女道：“我们是丫头身份，怎么敢拦您，只是格格带着小玉到金家去了，只有我们三个在这儿，您要是这么一走，叫我们怎么跟格格回话，格格一定会怪我们的。”

她那娇模样楚楚动人，但也说得婉转可怜，只是李德威不为所动，淡然一笑道：“很抱歉，我有事在身，顾不了那么多。”

他腾身拔起，飞射而去。

耳边只听后面直叫“李爷”，可是他没答理。

一个彩衣少女跺了脚：“他怎么是这么个人，跟段木头似的！”

天知道李德威是不是段木头。

“长安”城南八里许“李庄”附近有座“慈恩寺”，是“长安”第一古刹。

“慈恩寺”里有座塔，那就是名闻天下的“大雁塔”。

此地本是汉游乐原的故地，唐太平公主曾在原上置亭游赏，每年上巳，金都仕女闲来登临修禊，有关游乐原的诗词，不可计数。

“慈恩寺”为隋代的“无陋寺”，高宗时改“慈恩寺”，为其母文德皇后筑“大雁塔”，时名僧玄奘在此讲经。

寺内大庭中有石碑二十余方，刻有历代进士名录，其第一名为唐中宗时进士张莒。

白居易诗云：“大雁塔下显名处，十七人中最少年。”

当年开科取士，跃登龙门，莫不以题名“大雁塔”下为荣。

如今这座“慈恩寺”内住着一伙人。

这一伙人不是和尚，也不是道士，而是一伙俗客。

这伙俗客有一个共同之处——那就是他们不分男女，一律白衣。

白衣是白衣，不过它不同于“菊花岛”那种白衣，既不是对襟的，扣子也不是纯银打造的。

只是，人无论男女，他们的领口上都绣着一朵小小的“莲花”！

“慈恩寺”的后院，有不少禅房，曲径通幽处，禅房草木深，倒也十分清幽。

大黑夜里，四下里静静悄悄的，唯独一间大禅房里亮着灯。

房里有灯，门掩着，门里不时透出一阵男女的嬉笑。

男的笑声听起来有点苍老，女的笑声听起来却很年轻，格格格，吃吃吃的，是有人在膈肢她，正搔着她痒处，笑得让人听起来浑身不舒服，笑得能让人销魂。

她正笑着，后院里进来个人，是个近卅岁的白衣客，颀长身材，人长得俊逸洒脱，算得上个少见的美男子。

他进了后院，直奔那间亮着灯的禅房，笑声一阵阵的透出，他脸上没一点表情，没听见似的，八成儿是听惯了。

他在滴水檐前停了步，然后跟个没事人儿似的扬声发话说道：“老神仙，弟子求见。”

禅房里的笑声马上停了，里头传出个苍老的话声：“进来。”

那俊逸白衣客恭应一声，跨步上前。

门开了，禅房春暖，好一幕绮丽情景。

这间禅房布置得相当华丽，不亚于大户人家的卧房。

中间一张小圆桌，桌上摆的是残酒剩菜，桌边坐的是红颜白发两个人。

红颜，是个廿多岁艳丽娇媚女子，这女子不但有一张妖娆冶艳，十分动人的脸，而且有一付动人的身材。

她，半裸着坐在那位白发的腿上。

那位白发，是位白衣老者，五六十岁年纪，长眉细目，长得颇有几分仙风道骨，只是那双手太不老实了，像是那女子拿了他什么东西藏在身上不还他一般，招得他上下其手，到处乱搜。

其实，看那女子身上所穿少得可怜的衣裳，哪还有能藏东西的地方。

白衣客像没看见眼前这一幕，脸上没表情，可是他两眼之中却透着一丝丝异色，有点像火。

是嘛，他又不是个木头人。

着火之下，眼见这一幕情景，有几个能无动于衷的。

他冷着脸，向正在搜东西的白发老者躬了躬身：“老神仙！”

老神仙似在当神仙，连头都没扭过来。

倒是那妖媚女子水灵灵的勾魂妙目一瞟，风情万种，极尽娇媚：“大师哥，什么事儿呀？”

白衣客的一双目光没往她身上看，道：“我来禀报老神仙一声，八师妹派出去的人让人家截下了，一直没见回来。”

老神仙不要东西了，霍地转过脸来道：“怎么说？”

那妖媚女子吃吃一笑，伸出根水葱般玉指，一下点在老神仙的腮帮上：“哎呀，您耳沉哪，大师兄说，八师妹派出去的人让人截下了，至今没见回来。”

老神仙双眉一耸，道：“怎么，杨宗伦那儿还会隐有有道行的人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这个弟子不清楚，弟子只知道八师妹派出去的人让人截下了。”

那妖媚女子娇笑说道：“老神仙，我没说错吧，你轻看杨宗伦了，圣上封疆的大员，统率西五省兵马的都督，府里头怎么会没一两个能人呀，我早就说让您亲自施法，您偏缠着我不放，现在怎么样，出师不利，多短人的志气呀！”

老神仙道：“我先只以为杨宗伦府或许有一两个武林能手，可是我没想到……”

“老神仙。”那妖媚女子道：“现在‘长安’八方风雨齐会，想不到的事多着呢，那东西关系重大，您可别这么大意了，万一那东西要让别人拿了去，咱们可就白跑这一趟了，又怎么向教皇交待呀，您说是不是？”

老神仙两眼之中现了凶光，一点头道：“好吧，我亲自施法，我要跟杨宗伦别苗头斗斗法，看看到底是他行还是我行。”

妖媚女子娇笑一声道：“今夜不行吧，老神仙？”

老神仙两眼凶光倏敛，笑了，笑得淫邪：“那当然，我亲自施法，非得沐浴更衣，清心寡欲三天不可，今夜我喝了这么多酒，吃了这么多荤腥怎么行？”

他那一手又开始在妖媚女子那成熟而诱人的胴体上搜东西了。

白衣客看了妖媚女子一眼，两眼之中又出现了那种“火”，悄悄地退了出去，还随手带上了门。

当他退出那间禅房的时候，他脸上还是没有表情、不过看上去更见冰冷了。

就在这时候，身后禅房里的灯突然熄灭了，接着是一声独有销魂的吃吃娇笑。

白衣客脚下不由顿了一顿，但也只是顿了一顿，并没停。

他出了后院，后院墙边一株大桧树下暗影中内出个人，是个白衣少女，十八九岁的白衣少女，她长得很清丽，大眼睛中充满了智慧，跟后院禅房里那个妖媚女子成了对比。

她轻轻叫了一声：“大师哥。”

白衣客倏然停了步，脸上浮现一丝难得的笑意：“八师妹，你在这儿？”

白衣少女怯怯地道：“我来听听老神仙有没有责骂我。”

白衣客微一摇头道：“不会的，老神仙对咱们八个一向很钟爱……”

白衣少女美目一睁道：“老神仙怎么说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老神仙要亲自施法。”

白衣少女忙道：“什么时候，今晚么？”

白衣客迟疑了一下，摇头说道：“今夜不行，恐怕要等两天。”

白衣少女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大师哥，五师姐又在老神仙房里？”敢情这是常事了。

白衣客没说话，也没点头。

白衣少女那清明的娇靥上掠过一丝痛苦神色，道：“大师哥，我替你难受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没什么，本教不禁情欲，只要两厢情愿，男女教徒之间随时可以做片刻之欢，师恩深重，咱们也应该有所报答，老神仙看上了她，那是她的福份，她的荣宠，她的造化！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大师哥，这是你心里想说的话么？”

白衣客目光一凝，望着白衣少女道：“八师妹，教规森严……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我知道，可是我也知道大师哥一向最疼爱我，最照顾我。”

白衣客威态倏敛，道：“八师妹，以后说话小心点，我也只不过是你的大师哥，时候不早了，睡去吧。”

他迈步要走。

白衣少女及时又叫了他一声：“大师哥。”

白衣客收势望着她道：“八师妹还有什么事？”

白衣少女迟疑了一下道：“大师哥，本教不禁情欲，不但男女教徒随时可以，你……一旦长辈赐宠的话，男女教徒，能随时献身，是不？”

白衣客微一点头道：“是这样。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那么，这种情形总有一天会轮到我头上来的，早不？”

白衣客呆了一呆，点头说道：“是的，八师妹，那要等老神仙厌倦了你五师姐之后。到那时候他点谁就是谁，不过你五师姐跟一般人不同，要想让老神仙厌倦她，恐怕还得等一段时期。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咱们八兄妹之中，论法力以五师姐为最，恐怕就是为这，是不？”

白衣客点头说道：“是的，八师妹，要想学更深一层的法术，必得获得老神仙赐宠，要不然在本教中待到老也只能在本教中学得皮毛。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我宁愿只学皮毛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那恐怕由不得你，八师妹，真到了那时候，你不学都不行。其实，八师妹，你不适合本教，你也不该信奉本教。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大师哥又何尝适合本教，该信奉本教？”

白衣客沉默了一下，唇边掠过一丝抽搐，道：“八师妹，人不能走错一步路，只走错一步路，再想回头就来不及了！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大师哥，教规森严。”

白衣客笑了，笑得很轻淡：“八师妹都不怕我，我又怎么会怕八师妹。”

白衣少女眼圈儿突然一红，道：“大师哥对我太好了，就跟我的亲哥哥一样，我信奉本教这么多年，只有大师哥对我好，而且是真好，我将来会报答的……”

白衣客淡然说道：“自己师兄妹，还说什么报答，我原有个妹妹，可是刚懂事时就夭折了。她要是还在的话，现在也跟八师妹你一样大了。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大师哥家里还有些什么人？”

白衣客摇摇头说道：“没人了……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我也是，我从小就是个孤儿，没爹没娘没亲人，要不然我也不会到本教来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八师妹，本教不许教徒互相谈论身世，别再说了，时候不早，夜深露重，小心着凉，回房睡去吧。”

白衣少女头一低：“是，大师哥也请早点歇着吧。”

转身行去。

白衣客站在那儿没动，脸上没表情，可是唇边又起了抽搐。

突然，又有人叫了他一声：“大师哥。”

白衣客身躯猛地一震，转身望向话声传来处。

那是身左大殿后角，从大殿后角转出个白衣少女。

这个白衣少女看来要比适才那位少女大两岁，长得体态丰腴，细眉凤目，颇为美艳，只是她的神态跟后院禅房里“老神仙”那位有点相似，有点妖，有点媚，看她那走路姿态，腰肢扭动都带点轻佻。

白衣客刹时间恢复平静，道：“六师妹还没睡？”

白衣女子走近，流波一瞥，秀唇边儿上噙着一丝笑意，道：“大师哥不也还没睡吗！”

白衣客道：“我刚从后院出来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见老神仙去了？”

白衣客点了点头。

白衣女子道：“五师姐八成儿又陪老神仙去了，是不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老神仙赐宠，这是她的造化。”

白衣女子瞟了他一眼道：“大师哥心里不难受么？”

白衣客淡然一笑道：“我有什么好难受的，又为什么难受？我高兴，也为她高兴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这是大师哥心里的话么？”

白衣客目光一凝，道：“六师妹……”

白衣女子轻笑一声道：“大师哥好不偏心，八师妹能这么问，我为什么不能这么问？”

白衣客神情微微一震，道：“六师妹跟八师妹都是我的师妹，八师妹能说的，六师妹又有什么不能说，我只是提醒六师妹，教规森严。”

“哟！”白衣女子妙目一瞟，道：“当着大师哥，又不是当着别人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！”

她的口气竟然跟适才那白衣少女一样。

白衣客扬了扬眉道：“六师妹提防隔墙有耳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大师哥这是提醒我，还是损我，我可无意偷听谁跟谁的说话啊！”

白衣客听得心里又是一跳，道：“六师妹怎好这么说话，我这个人六师妹还不清楚吗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就是因为我清楚大师哥这个人，我才敢跟大师哥说体己话呀，要不然我怎么敢哪，大师哥说是不是？”

白衣客淡然一笑道：“六师妹说得是，时候不早了……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大师哥别下逐客令好不，我的话还没说完呢，大师哥难道不能多陪我一会儿么？”

白衣客迟疑了一下道：“六师妹既是还有话说，我自当奉陪。”

白衣女子瞟了他一眼道：“大师哥，我可真为你叫屈啊！”

白衣客道：“六师妹这话……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大师哥是真不懂还是装糊涂，谁不知道五师姐跟大师哥好啊，眼看就要禀明教主成亲了，谁知道半路里杀出了老神仙来，硬把大师哥的心上人夺了去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六师妹怎好冒犯老神仙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我怎么会冒犯老神仙哪，我也没那么大胆子，我这是怪五师姐，想讨好邀宠嘛，就别跟大师哥好，就算想脚踏两只船，那也该做的漂亮点儿，像这样儿毫不避讳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教规如此，有什么好避讳的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教规固然如此，可是她也得为大师哥想想啊，试问心爱的人躺在别人怀里，更坏的是心爱的人还极尽狐媚之能事，谁受得了呀！”

白衣客道：“六师妹，我看惯了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其实大师哥你也太傻了，人生几何，及时行乐，本教既然不禁情欲，五师姐既然三番两次地陪老神仙，大哥你又何必再为她守身？本教的绝色不少，要比五师姐强的也不是没有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六师妹，你话说过份了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大师哥，话我可以不说，可是我不能不在心里为大师哥叫屈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谢谢六师妹，既然我信奉了本教，既然教规如此，一切我都该看得开些……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大师哥真能看开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当然能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那我就放心了，要是大师哥看不开，我也会心痛的。”

白衣客目光一凝，道：“六师妹……”

白衣女子一双美目中射出两道诱人的奇光，道：“大师哥不懂么，还要我怎么明说？”

白衣客扬了扬眉道：“六师妹歇息去吧，时候不早了，明天还有明天的事，我也要睡去了。”说着，他迈步就要走。

白衣女子横身一拦，差点没撞着白衣客：“大师哥，我一时半会儿还不想睡，也睡不着，或者大师哥到我房里坐坐去，可好？”

白衣客往后退了一步道：“六师妹，我一向视你如亲妹妹！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我也一向视大师哥如亲哥哥，可是咱们毕竟不是一母同胞，可是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六师妹……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大师哥，本教不禁情欲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五师姐跟别人打得火热，大师哥还要为她守身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那倒不是……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那是为什么？”

白衣客淡然说道：“我不习惯这个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什么事都一样，不开个头永远不会习惯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六师妹，我不是那种人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我知道，可是大师哥纵然不为自己着想，也该为那可怜的八师妹着想。”

白衣客身躯一震，道：“六师妹……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我无意要挟谁，也不敢，不过在这时候大师哥要是让我下不了台，我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。”

白衣客脸色一变，突然笑了，道：“六师妹，你也冒犯了老神仙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我知道，即使我死，那也只不过是我一个人，大师哥就不同了，八师妹没有了，五师姐也永远是别人的了，大师哥，咱们谁划得来呀？”

白衣客笑容敛去，双目之中奇光闪动，凝望着白衣女子，缓缓说道：“六师妹，本教固然不禁情欲，可是你我之间只有欲而无情，试问这种结合有什么意思！”

白衣女子摇头说道：“鱼与熊掌是难以兼得的，我当然希望既获得大师哥的人，也获得大师哥的心，可是在两样不能兼得的情形下，我也只能舍后者而取前者，只能有这一样，我也就知足了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六师妹，你也是人家的女儿，你这么作贱自己，将来是会后悔的。”

白衣女子微一摇头道：“反正我总有一天要献身，既然这样，我为什么不献身给自己心里想的人，把自己的身子献给自己心里想的人了，有什么好后悔的！”

白衣客道：“六师妹明知道不是心里有我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大师哥又怎么知道不是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六师妹，人无论男女，一步走错不得……”

白衣女子娇然一笑道：“我已经走错一步了，何在乎再走错一步，大师哥，我不是已经说过了么，我迟早总是要献身的……”

白衣客还待再说。

白衣女子笑容一敛，一双妙目之中出现欲光，道：“大师哥，我也说过，你要是在这时候让我下不了台，我会什么也不顾的，我可以告诉大师哥，我已经服过本教的秘药了，大师哥要再不说句爽快话，我这就进后院找老神仙去，我不比五师姐差，老神仙应该不会不要我。”

白衣客唇边掠过一阵抽搐，一点头道：“好吧，我到六师妹房里去。”

白衣女子笑了，媚眼一抛，果然比后院禅房里的那位毫不逊色：“这才是：人生几何，及时行乐，大师哥，来呀！”

她拧身往前行去，那段腰肢扭动得厉害。

白衣客望着她那蛇一般的身影，两眼之中又现奇光，迈步跟了上去。

白衣客跟着白衣女子进了大殿旁边一间小小的禅房里，掩上了门，禅房里响起一声撼人魂魄的轻笑，旋即就寂然无声了。

片刻之后，白衣客开门走了出来，随手带上门，很快地消失在暗影里。

没再听见那间小小禅房里有动静！

第二天一早。这些身穿白衣的男男女女，聚集在“慈恩寺”，个个盘膝而坐，脸上都不带表情。

老神仙居中高坐，晚上那妖媚女子就坐在他身旁。

老神仙两眼一扫，威棱四射，好不慑人。

“都到齐了么？”

白衣客坐在最前头，他欠个身道：“回老神仙，只有六师妹还没到。”

老神仙双眉一耸道：“这是什么事，六丫头居然敢迟迟不到。”

妖媚女子含笑开了口：“六师妹也许昨天晚上睡得迟，今天起晚了，派个人去催催她不就行了么，干吗生气呀。”

一句话说得老神仙威态倏敛，手一摆道：“去个人催催她去。”

白衣客扭过头去道：“去个人催催六姑娘去。”

最后头，紧挨大殿口站着个中年白衣汉子，冲里躬了躬身，扭头出了大殿。

转眼工夫，那中年白衣汉子一阵风般扑进了大殿，气急败坏进殿，便道：“禀老神仙，不好了，六姑娘她，她归天了。”

老神仙脸色一变，霍地站了起来，道：“你怎么说？”

那妖媚女子满脸惊容，站起来道：“别问了，快去看看去吧！”

拧身先往外走去。

一行人出了大殿，老神仙跟那妖媚女子并肩在前，那妖媚女子还搀着老神仙。

白衣客跟另三名英挺白衣客，昨夜那白衣少女跟另一名年岁稍长的白衣女子紧跟在后头。

其他的白衣汉子则仍留在大殿里。

进了那间小小禅房看，里头布置得也相当华丽，纱帐锦被，暗香浮动，俨然女儿家的闺房。

床上躺着那位六姑娘，面向上躺着，头发有点乱，衣襟开了几个扣，其他的地方好好的，连鞋都没脱，混身上下也不见一点伤痕，跟睡着了没两样。

只是脸上还留着一丝撩人的笑意。

老神仙只一眼便霍地转过身来，厉声喝问道：“这是谁干的？”

白衣客上前一步道：“弟子昨晚上没听见有什么动静。”

只听妖媚女子道：“老神仙，您看出来六师妹是怎么死的了么？”

老神仙扭过头去道：“莫非你看出来了？”

“您哪。”妖媚女子对那位六姑娘的死，似乎没觉得什么悲痛，她娇媚笑笑说道：“毕竟不及我们女人家心细，六师妹是在那一刻之前死的，您不见她脸上还带着笑么，由她脸上的笑容也可以看出她丝毫没有防备便被人一指点上了死穴，她为什么没防备，那表示她愿意，那个人是她心里喜欢的人，她心里喜欢的人是谁呢，自然不会跑到本教外头去。您只在本教这些人里找找就行了。”

老神仙摇头说道：“这就不对了。”

妖媚女子道：“怎么不对了？”

老神仙道：“既然是六丫头心里喜欢的人，那个人怎么会杀她？”

妖媚女子道：“这您就知道了，六师妹虽然喜欢那个人，可是那个人并不一定喜欢她呀！”

老神仙道：“那个人既然不喜欢六丫头，为什么还跟六丫头到她房里来。”

妖媚女子娇笑一声道：“您是怎么了，连这都想不通么，必是那个人有什么把柄落在六师妹手里，六师妹强迫他就范，他只有虚与委蛇一番，然后下狠心杀了六师妹以绝后患。”

这妖媚女子厉害，她分析得就跟她亲眼看见了一样。

老神仙脸上变了色，扭过头来锐利目光一扫，道：“是你们几个之中的哪一个，给我站出来。”

四个白衣客还没一个说话，那妖媚女子上前一步开了口道：“您这又是怎么了，难道本教的男教徒只有四位师哥么，这种事何劳您操心哪，交给大师哥查明回报不就行了么？”

毕竟老神仙听她的，他冷哼一声拂袖往外行去。

妖媚女子忙跟了上去。

那红颜白发的一对儿走了，白衣客转过了身，望着眼前五名男女道：“三位师弟跟两位师妹忙去吧，这件事自有我来办。”

那五名男女答应一声，欠个身走了。

白衣客转过身来目光落在床上，他看了一会儿，脸上的表情难以言喻，旋即，他转身也走出了那间小小禅房，随手带上了门。

就在这时候，迎面来了那位妖媚女子，她叫了白衣客一声：“大师哥。”

白衣客两眼之中又立现出那种“火”，道：“怎么，五师妹没陪老神仙？”

那妖媚女子眉毛跳动了一下道：“教里发生了这种不幸，老神仙气得跟什么似的，我怎么能不陪他呀，年纪那么大了，气坏了身子不是玩的，我有点事儿出来一下。”

白衣客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那么五师妹你去吧，我不打扰了。”

他迈步要走。

那妖媚女子横身一拦道：“我就是要找大师哥说几句话。”

白衣客神色动了一下道：“五师妹有什么话要跟我说？”

那妖媚女子往禅房门瞟了一眼，道：“就在这儿说么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师兄妹之间，有什么话在哪儿说不是一样？”

妖媚女子笑了，笑得有点怪，道：“既然大师哥这么说，那我就在这儿说吧。”

勾魂妙目一瞟道：“大师哥，别人不知道我知道，六师妹一向惦记着你，只要给她可乘之机，她马上就会缠着你不放，这件事是不是你……”

白衣客双眉一扬，两眼之中那种“火”倏盛，道：“是我怎么样，不是我又怎么样？”

妖媚女子那双勾魂妙目又是一瞟，道：“这么说是大师哥你干的了，这我就不懂了，大师哥你有什么把柄落在六丫头手里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书有未曾经我读，事无不可对人言，我没有把柄落在人手里。”

妖媚女子道：“那大师哥为什么先跟她进了房，后又狠心一指杀了她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我只是被她缠得不胜其烦……”

“大师哥。”妖媚女子娇笑说道：“谁不知道‘白莲’四凤之中，除了我就是她，大师哥怎么能对她毫不动心呢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那也没什么，我不是个那么随便的人。”

妖媚女子道：“听大师哥的口气好像有所指，那么谁是随便的人哪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至少我自己不是个随便的人，别人我就不管了，也管不着！”

妖媚女子娇笑一声道：“大师哥说得是，大师哥不会为了我吧？”

白衣客摇头说道：“本教原不禁情欲，我用不着为谁。”

“对了。”妖媚女子道：“大师哥可别那么傻呀，人生几何，能行乐就及时行乐，别为了我耽误了大师哥，那样我会不安的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五师妹放心就是。”

妖媚女子道：“大师哥既然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，只是，大师哥，你杀害同门，要论教规那是罪该毒火烧身的。”

白衣客目光一凝，道：“五师妹莫非告发我么？”

“瞧大师哥说的。”妖媚女子白了白衣客一眼，她是个天生的尤物，一颦一笑，无不动人：“我要有告发大师哥的意思，刚才当着老神仙我就说破了，还用背着老神仙的偷偷来问大师哥么，再怎么着我也得顾念我跟大师哥那段要好的日子呀，大师哥你说是不是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多谢五师妹念旧。”

妖媚女子道：“大师哥真是，跟我还客气了，顺便有件事告诉大师哥一声，老神仙有意收我做专宠……”

白衣客两眼之中那种“火”一闪，道：“是么，那么我该给五师妹道个喜，致个贺！”

妖媚女子娇笑一声道：“道什么喜，致什么贺，老神仙说是说要收我做专宠，其实什么时候厌倦了，腻了，还不是一脚就踢开了，跟只破鞋似的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凭五师妹的条件，恐怕一时半会儿老神仙还不会将你一脚踢开……”

妖媚女子格格一笑道：“大师哥还真说着了，我有把握，也有这能耐，老神仙只有了我之后，我绝让他不屑看别的姐妹一眼，不过……”

媚眼儿一瞟道：“这还得大师哥成全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跟我有关系么？”

“怎么没关系。”妖媚女子道：“教规如此，长一辈的可以随时赐宠后一辈的，晚一辈的得随时献身受宠，只是要收做专宠，那就要征得她心上人的同意了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我还算是五师妹的心上人么？”

妖媚女子道：“怎么不是呀，我心里仍然有大师哥，也永远有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那么我成全五师妹，我同意。”

妖媚女子娇笑一声道：“那么我就谢谢大师哥了，大师哥忙去吧，六丫头这件事我自会在老神仙面前说话。”

她还真着急，说走就走，拧身而去。

白衣客站在那儿没动也没说话，一刹那间脸色变得好白好白，一点血色都没有。

他像突然害了大病似的，一个身子站立不稳，摇摇欲坠。

突然，一阵低低的饮泣声从身后传了过来。

他一定神转过身去，没看见人，只听见那阵饮泣声从大殿拐角处一阵阵传了过来。

他脸上浮现一丝诧异之色，迈步走了过去。

拐过殿角再看，昨夜那位白衣少女一个人倚在殿角，低着头正哭得伤心。

白衣客怔了一怔道：“八师妹，是你，怎么了，谁欺负你了么？”

白衣少女她只哭不说话。

白衣客又问了几句。

白衣少女猛抬头开了口，清丽娇靥满是泪渍，一双美目都红了：“我忍了又忍，大师哥，可是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大师哥，你好委屈，好可怜！”

白衣客呆了一呆，倏然失笑。笑得好勉强，好凄凉！

“原来是为了我啊，八师妹，你这是何苦，我都没在意。”

白衣少女摇头说道：“不，大师哥别再隐瞒了，我知道大师哥心里很痛苦，虽心碎肠断也不足以形容，大师哥，五师姐她怎么能这样儿，她怎么这样儿……”

白衣客伸手抚上了白衣少女的香肩，轻轻地拍了拍道：“人各有志，不能相强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，这样散了也好，免得将来更痛苦，八师妹该为我的好，为我贺，是不？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我也想强颜装笑，不当作一回事，可是我做不到，我恨不得放声大哭一场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别这样，八师妹，你可曾看见我掉滴眼泪？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那是因为大师哥的眼泪只往肚子里流，恐怕也早干了。”

白衣客又轻轻拍了拍她道：“八师妹，你还小，对这一个情字领会的不多，情到浓时情转薄，爱一个人并不一定要得到她，只要她认为是在幸福之中，那么爱她的人就该做某种牺牲……”

白衣少女微一摇头道：“大师哥，我不会这么想，我总认为你说话是一种自我安慰，我觉得真情爱在于两颗心的默契，那也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，固然不必非长相厮守不可，但长相厮守却一直是有情人所企求的，虽以身殉不惜……”

白衣客瞪大了眼道：“八师妹……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大师哥，我已经不小了，在本教之中男女间事见得犹多，朝夕耳濡目染，不懂也懂了，将来我要是碰见一个心爱的人，我就非跟他长相厮守不可，愿生生世世不分离，什么也改变不了我，什么也阻拦不了我。”

白衣客悚然动容，良久始道：“八师妹，我还一直把你当作小孩子，没想到你……八师妹我祝福你。将来谁要能获得你的心，他一定是千百年来世上最幸运，最幸福的人。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大师哥，我希望那个人是你，可是我知道你一直把我当亲妹妹看待。我也一直把你当成我的亲哥哥。”

白衣客忽然眼泪夺眶，道：“谢谢，八师妹。”

白衣少女美目一睁道：“大师哥，你哭了！”

白衣客摇摇头，笑道：“不，我是高兴，八师妹能有这心意，已使我觉得我是这世上最幸运，最幸福的人！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真的，大师哥？”

白衣客点了点头道：“八师妹，你善良，太纯洁了，应该是‘白莲教’的圣女，‘白莲教’的这朵白莲，本该是纯洁高雅的，可是让他们……”

一顿，摇头说道：“总之一句话，‘白莲教’是个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的组织，淫秽邪恶，乌烟瘴气，你不适合‘白莲教’，也不该再在‘白莲教’待下去，要不然日子一久，迟早会毁了你的，我要不拉你一把是我的罪孽……”

白衣少女瞪大了一双美目：“大师哥，你……”

白衣客一摇头道：“什么都别再说了，八师妹，你走，你现在就走，我送你出去，去得越远越好，永远别再看见这班人。”

白衣少女怯怯地道：“大师哥，我能么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我送你出去，还有什么不能的？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那么大师哥你呢？”

白衣客摇摇头，淡然一笑道：“八师妹，你有个良知未泯的大师哥，我没有。”

“不。”白衣少女一摇头道：“要走大师哥跟我一块儿走，大师哥要是不走，我也不走！”

白衣客道：“八师妹，别孩子气，你跟我不同，我是个男人家，无论怎么样我都吃不了亏。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可是五师姐已经知道大师哥杀了六师姐……”

白衣客微一摇头道：“她这个人我清楚，我已经遂了她的心，如了她的愿，她不会告发我的。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听大师哥的口气，好像大师哥要在‘白莲教’长久待下去。”

白衣客唇边掠过一丝凄凉笑意，道：“我跟你五师姐，不是她前生欠我的，就是我前生欠她的，她只要在‘白莲教’一天，我便一天不会离开‘白莲教’，虽然我明知道这不值得，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离不开她，尽管看见她使我心里那嫉恨之情像火在燃烧！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大师哥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
白衣客苦笑说道：“八师妹，我要知道不就好了么。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大师哥这种想法，总有一天会害了大师哥。”

白衣客点了点头道：“我知道，八师妹，我很清楚，我就跟那春蚕一样，不吐尽最后一口丝……”

凄惨地笑了笑，住口不言。

白衣少女道：“相见时难别亦难，东风无力百花残，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……”

白衣客拍了拍她道：“八师妹，走吧，趁老神仙无暇分身，无暇他顾的时候走，只等老神仙再莅临这座大殿，再想走可就难了，没有什么东西要收拾么？”

白衣少女摇头说道：“我来的时候是一个人，去的时候也是一个人，‘白莲教’的东西我一样不沾，一样不要，连这件衣裳我都不穿。”

她脱下了外面那件白衣，里头还有一件，不过并没有绣着那朵“莲花”。

白衣客呆了一呆道：“怎么，八师妹早就准备走了？”

白衣少女摇摇头道：“只能说随时预备走，到了能走的时候，我脱下‘白莲教’这件教衣就能走。”

白衣客伸手接过那件白衣，道：“八师妹如今是更圣洁了，走吧，我送八师妹出去。”

白衣少女摇头说道：“别，我不能让大师哥送我出去，我不愿意给大师哥招灾惹祸，让我自己走，这一点道行我还有……”

目光一凝，道：“大师哥还记得我姓什么，叫什么？”

白衣客含笑点头道：“八师妹叫赵晓霓，对么？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对，大师哥叫龙在天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八师妹好记性。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这一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，彼此记住名字，以后也

好互相寻找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只要有一天我离开了‘白莲教’，我一定会踏遍天涯海角寻访八师妹的。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只要我有一天听说大师哥离开了‘白莲教’。我也会！”

白衣客含笑点头道：“这就算咱们俩订的一个长远的约会。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那么我走了，大师哥保重。”

话落，抬手扯散了一头秀发，当一头秀发散披香肩时，她一口咬破了中指，鲜血一洒，风砂一阵，俟风砂静止后，她已然不见了踪影。

白衣客仰望远处空际，喃喃说道：“八师妹，你是幸运的，像你这么个人，应该永远活在幸运中。”

秋天本来是肃杀的。

那一片片枯黄的落叶，更使人凭添了几分秋愁，尤其在这霞光满天的秋日黄昏。

初秋的天气晚来还不怎么凉，可是赵晓霓这身雪白的衫，却令人有不胜单薄之感，大半也由于她玉骨冰肌。

她站在这片山坡上，枫林前，手里拈着一片红叶，呆呆地不知在想什么。

突然，她若有所觉，人一闪，已经没入了那片枫林内。

裙角带起一阵风，掀起地上几片红叶。

一个英挺的年轻人出现在山坡下那条小路上，他一身粗布衣裤，打扮却很干净，又利落。

浓眉大眼，炯炯有神，一脸的刚毅色，只见他两眼直往前望着，这座山塌下来都不会引得他转眼一顾。

他左手里提着一个长长黑黑的木匣子，抓的紧紧的，看不出那是什么，但对他来说，似乎是相当贵重。

他的步履轻快，但健壮有力，刚出现时犹在四五十丈外，转眼工夫他已到了这片山坡下。

突然，他停了步，抬眼四下望望，自言自语地说了声：“就是这儿了。”

转眼在山坡下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，那长长黑黑的木匣子横在膝上，腰杆儿挺得笔直。

他坐下了，可急坏了枫林内的赵晓霓。

他不走自己怎么出去！

枫林里突然跑出她这么个女子来，这年轻人会怎么想？

这人也真够怪的，走着走着突然停了下来，偏偏就坐在这片山坡下，他这是干什么？

赵晓霓心里一边想，一边发急，想着急着不由地打量起这个年轻人来。

只能看见他的背影，宽宽阔阔肩膀，细细的腰，透着劲，也透着一种令人难以言喻的东西。

赵晓霓说不出那是什么，她只觉得这年轻人一定是个很淳朴，很刚直的人，直而硬，宁折不屈。

这种人难得，这种人少见。

跟他在一起，似乎有安全感。

可不，他浑身透着力，那力似乎能撑住一座倒下来的山！

他淳朴，淳朴的人必然老实可靠，绝然不同于那奸、滑、阴、诈之辈。

自己要有他这么个人做个伴儿该多好！

想着想着脸上不由一热。

这是为什么，自己连认识都不认识人家。

要让他知道，一定会不齿自己这种想法，他正是这么个人么？

赵晓霓正打量着，正想着，山坡下那条小路上又出现了人，那是两个手提革囊的黄衣人。

两个黄衣人的年纪都在四十以上，一脸的蛮悍凶残色！

赵晓霓很会相人，她一看就知道这两个黄衣人不是善类。

那两个黄衣人转眼走近，一眼瞥见山坡下坐着的年轻人，脚下不由快了一快，两张脸上一起掠过一丝错愕神色，旋即他两个人又往前走去，越过了年轻人的坐处，在两三丈外停下来也靠着山坡坐了下去！

赵晓霓心中不禁暗暗诧异，这是干什么，都在这儿歇脚，难道这儿有宝不成？

看情形，先来这人像是等那两个黄衣人，黄衣人也是冲先到这人而来的！

只是，两方为什么不交谈，怎么跟陌生人似的。

是了，先到这人跟后来这两个黄衣人，很可能是敌非友……

她刚想到这儿，后来的两个黄衣人忽然双双站了起来，她马上改变了想法，先来这人不是等后来这两个黄衣人的！

后来这两个黄衣人也不是冲先到这年轻人来的！

双方都是在这儿歇脚的。

这念头刚升起，两个黄衣人没往前走，反而并肩向着先来那年轻人走了过来。

赵晓霓心里一跳！

两个黄衣人到了年轻人面前，分左右往年轻人面前一站，左边那黄衣人冷冷开了口。

赵晓霓的藏身处距离年轻人坐处，只有十多丈远近，所以下面说话她可以听得很清楚。

只听左边那黄衣人说道：“你是不是从‘甘肃’来的？”

赵晓霓心想：“甘肃”不就是邻省么，“甘肃”来的怎么了？

她心里这么想，却没听见年轻人答话。

左边黄衣人浓眉一扬道：“喂，你听见么？我问你话哪。”

年轻人坐在那儿像一尊泥塑木雕的人像一般，一动没动，似没听他说话。

本来嘛，泥塑木雕的人像怎么会说话。

只听右边那黄衣人“哈”地一声道：“跟了半天，原来是个既聋又哑的愣小子。”

左边那黄衣人冷冷说道：“谁说他既聋又哑，你没见他在‘大散关’跟人接头么？”

右边那黄衣人一怔，旋即阴笑说道：“对了，我怎么忘了，这么说他是装聋作哑，哼，不要紧，我有治装聋作哑的偏方。”

伸出手里提的那具革囊，直往年轻人胸前捣去。

赵晓霓看得眉梢儿一扬，暗道：这两个果然不是好东西，这不是欺负人么……

一念未了，她看见年轻人面前闪起了一片紫光，这片紫光跟电一样，一闪就看不见了。

紫光看不见，可是紧跟在紫光之后，是一片红光跟一声惨绝人寰的凄厉

大叫。

右边那黄衣人退向后去，一交摔在地上，他拿着革囊的那只手臂不见了，左手身上全是血。

他拿着革囊的那只手臂，静静地躺在年轻人面前！

赵晓霓刹时明白了，一声惊呼差点冲口而出。

她知道右边这黄衣人的一条手臂是让年轻人砍下来的，可是她没见年轻人动啊，真的，年轻人没动，要是打起官司来，让她去做证的话，她也会这么说。

事实上她真没看见年轻人动，更不知道年轻人是用什么砍下黄衣人那条胳膊的！

这年轻人看起来那么淳朴，怎么出手这么毒辣。

就在一瞬间，左边那黄衣人已退了回去，脸上已经没了血色，只见他右手一挥革囊“刷”地一声从革囊里抽出窄窄的刀来，刀身雪白。

赵晓霓看得出来，黄衣人拿的那把刀，是把好刀！

黄衣人抬起刀，刀尖直指着年轻人，看上去混身凝满了劲力，马上就要一刀刺出去。

年轻人仍坐着没动！

那黄衣人也迟迟没出手。

转眼工夫之后，那黄衣人额上见了汗，汗珠子一颗一颗的往下滴，没见他抬手去擦。

接着，他手里拿的那把刀也起了颤抖，起先很轻微，后来越抖越厉害，几乎把握不住那把刀。突然，他往下一垂，转身便跑。

赵晓霓又看见年轻人面前闪起一片紫光，这回这片紫光离年轻人远些，离那黄衣人近些。

紫光之后又是一片红光，一声惨叫。

黄衣人背上多了一条血痕，从脖子直到腰间，他仍往前跑，冲出去几步才砰然一声倒在了地上。

年轻人一转眼间杀了两个人，他坐在那儿简直就没动一动！

赵晓霓暗暗心惊之余，对年轻人的印象刹时改变了，大大地起了反感。

一下子杀了两个人，他居然无动于衷。

年轻人站起来了，要走。

赵晓霓心里一阵跳，她不知道该不该叫住他痛骂一顿。

就在这时候，那爬倒在地上，身后一条致命伤痕的黄衣人身侧多了一个人。

赵晓霓为之一怔，她没看见那个人是怎么来的。

那又是个黄衣人。

赵晓霓看不见这黄衣人的脸，因为他头上戴了一顶大草帽，赵晓霓能看见的是这黄衣人的个子很高，身体也很壮，左手里也提具革囊！

赵晓霓虽看不见这黄衣人的脸，却认为这黄衣人比前两个更蛮悍，更凶恶，因为她觉得出这黄衣人混身上下没一处不透着煞气，她站得这么远都会隐隐有窒息之感，而且觉得身上发冷。

突然，黄衣人开了口，冰冷，就像是冰窟里冒出来的一样：“这两个人是你杀的？”

年轻人站起来了，没再坐下去，可是他也没说话。

赵晓霓好奇怪，这个人怎么老不说话、要不是刚才听那两个黄衣人说这年轻人在“大散关”跟什么人接过头，她也会认定他既聋又哑。

黄衣人又开了口：“你聋了还是哑了？”

年轻人仍没说话。

忽地，黄衣人扬起了头，往赵晓霓藏身枫林望了一下，暮色低垂，天已沉黑了，赵晓霓仍没看见他的脸，但却看见那草帽帽沿下射出霜刃般两道厉芒，比电还亮，看得她从心里一颤。

只听一个低沉话声响起，那年轻人突然开了口，话声有一种说不出的力量，振荡人心：“不要看她，她跟我不相干。”

赵晓霓一颗心差点没脱腔而出。

敢情，黄衣人发觉枫林里有人，这年轻人也早知道自己躲在这儿了。

只听那黄衣人哼哼一阵笑道：“好漂致的妞儿，既然跟你不相干，那就归我了。”

赵晓霓要不是抬手捂得快，一声惊叫非冲口而出不可。

这黄衣人的锐利的一双目光，不但看出自己躲在枫林里，也看出自己是个女子，而且还……

那年轻人又说了话：“那是你的事，用不着跟我说。”

赵晓霓好生气，他居然有不管的意思，任这邪恶之辈欺凌弱女，这还算什么好人，还以为跟他在一起有安全感呢。

她对年轻人的印象，刹时又变了三分。

黄衣人哼哼一笑道：“那好，别耽搁了！”

他左手挥革囊，从革囊里缓缓抽出一柄剑来。

赵晓霓见过不少剑，可从没见过这么窄的剑，也没见过煞气这么重的剑，这黄衣人一定用这把剑杀过不少人。

一把剑整个从革囊里抽了出来，刹时这初秋的黄昏又添了几分肃杀。

黄衣人道：“亮你的兵刃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还没到时候，你只管动手就是。”

黄衣人冷笑说道：“你好傲啊，我还没见过这么傲的人。”

他跨前一步，左手中那柄长剑缓缓递出。

他这一剑递得很缓慢，可是赵晓霓觉得像半空里飞来一座山压向了年轻人。

年轻人卓立未动，可是当那黄衣人左臂伸直的时候，年轻人向前突然幻起一片紫光，只听“当”地一声，黄衣人身躯为之一晃，年轻人那山一般的身子也为之一震。

赵晓霓看见了，年轻人手里拿了把刀，那把刀的式样很平常，可是那把刀的颜色却是黑黝黝的！

赵晓霓看得很清楚，那颜色不是黑的，而是紫的，紫色深了，乍看上去跟黑的一样。

黄衣人哼地一声冷笑：“怪不得你能杀了我两个人，你的身手不错啊，刀法之快速也不常见，你再接我几剑。”

只见他身躯闪动，奇快无比，一下子就欺到了年轻人面前，刷，刷，刷一连攻出三剑！

他用的是左手，怪别扭的，可也令人难躲难防。

年轻人挥起了手中刀，“当”，“当”，“当”三响，化解了黄衣人三招凌厉的攻势，两个都退了一步，不过黄衣人退的那一步比较大，年轻人退的那一步比较小，比起来那只等于黄衣人的半步。

就在双方略一喘息的当儿，黄衣人突又闪身欺近，左手闪电一剑直攻年轻人的右肋。

年轻人刀就要去封。

黄衣人右手忽然一扬，右手拿的那个革囊里突出一柄匕首锋芒，猛刺年轻人左肋。

显然，黄衣人那具革囊之中另藏有兵刃，这，最令人难躲，最令人难防。赵晓霓惊急之下，想招呼年轻人小心，可是她心念转慢了，只听，“噗”地一声，年轻人左肋上中了一下。

赵晓霓一声惊叫出了口。

就在这时候，年轻人刀法一变，紫光疾闪，黄衣人抽身暴退，他左胳膊上添了一道口子，鲜血立即湿了袖子。

兵刃中身，自然会肉绽血出，可是赵晓霓却没见年轻人左肋流血。

黄衣人一柄长剑缓缓垂了下去道：“我习武十几年了，从来没受过伤……”

年轻人道：“这是头一次，只要碰上我，以后恐怕还有。”

黄衣人道：“不会了，这是我身上头一处伤，也是最后一处伤，你懂我的话么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不懂。”

黄衣人道：“你活不出十里，活不过明天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应该不是你。”

黄衣人道：“当然不是我，我不过是个奴仆角色。”

赵晓霓微微一怔，心想原来这人只是个奴仆角色，奴仆角色都有这么高的身手，其主人恐怕不是这年轻人能对敌的……

年轻人道：“那么叫你那主人去，明天天亮之前，我在十里之内等他。”

黄衣人哼哼一笑道：“你是个不怕死的硬汉子……”

抬眼望向枫林：“小姑娘，你自己下来吧。”

赵晓霓心里狂跳，迟疑了一下，毅然走了出去。

黄衣人仰着头没再低下去，半晌才听他道：“我厉某人十几年习武，曾走遍天下，可是我还没见过这么美的姑娘……”

年轻人站在那儿没动。连头都没回。

赵晓霓心里不禁又有了点气。

人家惊为天人，他却连看也不屑看一下！

赵晓霓下了山坡，往山坡下一站，道：“我下来了，怎么样？”

赵晓霓的话声是那么轻柔，那么甜美，就是只鸟从上空飞过去，它会停下来舍不得走！

年轻人不由侧转头看了她一眼，只这么一眼。他两眼之中倏现奇光，脸上也浮现一种难以言喻的神色！

赵晓霓却没看他，似乎有意报复。

黄衣人似乎为赵晓霓那清丽如仙的容貌，那圣洁不可侵犯的气度所慑，久久方道：“我要姑娘跟我走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跟你走，我为什么要跟你走？”

黄衣人刚才还煞气懔人，如今却自惭形秽，自惭渺小般显得局促不安，犹豫说道：“姑娘只跟我走，就会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，姑娘要什么我给什么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真的么，我要你那把剑，你给不给？”

黄衣人怔了一怔道：“姑娘要我这把剑？”

赵晓霓道：“是的。”

黄衣人道：“姑娘要我这把剑干什么？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问你，剑是干什么用的？”

黄衣人答道：“杀人啊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这就是了，那你还问。”

黄衣人道：“姑娘要我这把剑杀谁？”

赵晓霓道：“那你就不用问了，我要是用它来杀你，你给不给？”

黄衣人道：“姑娘杀人是用不着用利器的，只要姑娘说一声。姑娘要杀的人会自己愿意死。”

赵晓霓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我要是叫你死，你死不死？”

黄衣人道：“我死，而且毫不犹豫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没想到我的话这么管用，你要是死了，还怎么带我走啊？”

黄衣人呆了一呆道：“这个我倒没想到……”

赵晓霓摇头说道：“你跟我无怨无仇，我为什么要你死呢，我也不要你那把剑。你那把剑杀人太多，染得煞气太重，我讨厌这种染了煞气的杀人利器……”

黄衣人道：“那么我毁了它……”

赵晓霓摇头说道：“你也用不着毁了它，你一身尽是暴戾煞气，佩着它正相宜，也只有你才能佩着它，我只希望你以后少杀人就行了。”

黄衣人立即把剑归入革囊，道：“我一定听姑娘的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非要带我走不可么？”

“是的，”黄衣人道：“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打从我看见姑娘的头一眼，我就觉得我生命中少不了姑娘。我非要得到姑娘不可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真是这样么？”

黄衣人道：“真的，姑娘。”

赵晓霓抬手抚抚娇靥，道：“我真有这么大的魔力么……”

心想，怎么大师哥他们没像这个人这样……

只听黄衣人道：“姑娘难道不知道自己长得有多美么？”

赵晓霓定了定神道：“在你眼里，我长得很美么？”

黄衣人刹时像是痴了，醉了，道：“美，美，简直太美了，我无法形容，无法比拟，什么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，什么风华绝代，国色天香，都不足以形容姑娘的美，姑娘好像是神……”

赵晓霓道：“谢谢你，我长这么大，头一回听到这种赞美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有些人却视而不见……”

黄衣人道：“他们都是瞎子……”

赵晓霓看了年轻人一眼道：“也许你说对了，你这就带我走么？”

黄衣人道：“是的，可是这儿一时找不到车……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认为我该坐车么？”

黄衣人道：“该，太该了，任何人都该以香车载姑娘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可是这儿没车，我只好走路了。”

黄衣人道：“姑娘要愿意的话，我可以背着姑娘走一段路，到了能雇车的地方，我再雇车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那倒不必，我可以走一段路，只是……”

年轻人突然说道：“不行，你不能跟他走。”

赵晓霓心里一阵跳动，霍地转过头来道：“我为什么不能跟他走呢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他不配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他不配，你配？”

在她想象中，年轻人一定会点头自承。

岂料……

年轻人一摇头道：“我也不配。”

赵晓霓大感意外，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怎么说，你也不配？”

年轻人微微点了点头道：“是的，我也不配，你还没碰见配得上你的人，也许这世上没有配上你的人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这么说，我在你眼里也很美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不错，姑娘是很美，不过那只是一具皮囊而已，我看重的不是姑娘的绝代风华，而是姑娘的那份圣洁。”

赵晓霓呆了一呆道：“你的看法怎么跟别人不同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，由是各人对事物的看法也不尽相同，西施王嫱两个安在哉，千百年后的今天，不过一付与草木同朽的白骨，唯独那两字圣洁是永远不朽，永远不灭的。”

赵晓霓美目凝注，讶然说道：“我没想到你是这么个人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你以为我是怎么样个人？”

赵晓霓摇头说道：“我说不上来，不过我没想到你年纪轻轻，竟对事物看得那么透澈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姑娘，一个人能看透、看开与否，跟年岁无关，这就跟簪纓之大，常不及孤寒之子可以抗节致忠，庙堂之士，常不及山野之夫，可以料事按理的道理一样。”

赵晓霓美目圆睁，动容说道：“对你，我要刮目相看了……”

顿了顿道：“那么，他现在要带我走，你怎么办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很简单，我不让他带你走，除非他有带走你的能耐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又要跟他拼斗了么？”

年轻人摇头说道：“那不一定，他不是我的对手，他要是跟我拼斗的话，十招过后这儿地上只会多一个黄衣的尸体……”

黄衣人“刷”地一声又拔出了他那柄窄窄的长剑。

赵晓霓忙道：“我不愿意看人拼斗厮杀，尤其不愿见人为我拼斗厮杀，要是你们两个人之中任何一个或者伤了，或者死了，我会愧疚一辈子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我本不愿意伤他。”

赵晓霓转望道：“你听听我的话，好么？”

那黄衣人道：“只要姑娘跟我走，我自然是听姑娘的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不能跟你走，也不能跟他走，这世上没有一处能容我，我有我的去处。”

黄衣人道：“姑娘要到哪儿去，我跟姑娘去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要跟我走，为什么？”

黄衣人道：“刚才我不是说了么，我的生命中少不了姑娘，所以姑娘要是不跟我走的话，我势必得跟姑娘走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无论是天涯海角，你都跟我走？”

黄衣人道：“是的，无论天涯海角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忘了你还有主人么？”

黄衣人道：“我顾不了那么多，即使我回过头去跟随我的主人，那也只是个没有灵魂、没有生命的躯壳，他也不会愿意让一个只有躯壳而没有灵魂、没有生命的人跟着他的，对我，相信他会有所谅解的。”

赵晓霓摇摇头道：“你很让我感动，可是我也不能让你跟我走。”

黄衣人道：“为什么，姑娘？”

赵晓霓道：“因为我不适合你，你也不适合我。”

黄衣人：“那么，谁适合？他适合么？”

赵晓霓道：“他也不适合，凡是杀过的人，凡是沾了煞气的人，都不适合我。跟我在一起的人，只能是个善良、淳朴而平凡的人，他与世无争，连吵架都不跟人吵架……”

黄衣人道：“姑娘，我可以改，我可以马上毁去这把剑。”

赵晓霓摇头说道：“你的剑可以毁，人可以改变，但是你沾过的煞气是永远去不掉的！”

黄衣人道：“我刚才说过，我要是得不到姑娘，我就只是个没有灵魂、没有生命的躯壳，只有一个躯壳，没有灵魂、没有生命活着还有什么意思……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刚才也说过，我怕见血腥，也不愿意看见任何一个人受伤害。”

黄衣人道：“那么我等姑娘走了之后再死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真打算死么？”

黄衣人道：“是的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这世上真没有值得你再留恋的了么？”

黄衣人道：“一个没有灵魂、没有生命的躯壳，这世上还有什么值得他留恋的。”

赵晓霓娇靥上浮起一丝黯然之色，轻轻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一个人要是死意坚决的话，是任何人也劝阻不了的，除非我跟你走，或者是让你跟我走，可是我不适合你，你也不适合我，我不能勉强自己。”

头一低，转身往前行去！

黄衣人站在那儿没动，也没说话。

那年轻人看了他一眼，转身跟着赵晓霓行去。

黄衣人站在那儿仍没动，仍没说话。

没多大工夫，赵晓霓跟那年轻人走得不见了。

黄衣人孤伶伶的一个人站在山坡下，眼望着赵晓霓折去处，显得好凄凉。

倏地，他拨起他那柄窄窄的长剑，剑尖向内，抵上了自己的胸膛。

他运了一回气，就要把一柄长剑猛力插进自己的胸膛里。

突然，“铮”地一声，那柄长剑由中而断，半截剑锋“当”地一声掉在了地上。

他身躯一震，叫道：“主人……”

他身侧，不知何时多了一个身材颀长，头戴大帽，透着洒脱意味，也透着比这黄衣人还重的煞气的黄衣人。

他，腰里佩着一柄长剑，两手背在背后，隐约可见他唇上留着两撇小胡子。

他开了口，语气竟比这黄衣人还冷：“三绝，你要死么？”

黄衣人厉三绝道：“是的，主人，我不想活了，了无生趣。”

黄衣小胡子道：“为什么？为了那女人没跟你？”

厉三绝道：“是的，主人，我已经爱上了她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眼便爱上了她，而且爱得那么深，我只觉得没有她什么都是死的，连我自己都是

死的！”

黄衣小胡子抖手一掌掴出，“叭”地一声，厉三绝脸上挨了一下，帽子掉了，脸上五条指头印。

他那张脸，惨白，长眉细目，颇英挺，但却充满了暴戾与煞气！

就因为他那张脸惨白，白得几几乎没有一点血色，所以那五条指头印也特别明显。

厉三绝没去捡帽，也没抬手去摸脸，站在那儿目光发直，愣愣的。

只听黄衣小胡子冰冷说道：“你可知道为什么不是他的对手？”

厉三绝道：“他的功力比我略高半筹，尤其刀法更是高绝。”

黄衣小胡子冷然摇头，道：“不，他的功力跟你一样深浅，你所以没能胜过他，是因为你发觉那女的躲在枫林里分了心，他却能心如止水，专心对敌，所以他挫败了你。”

厉三绝神情震动了一下，没说话。

黄衣小胡子又道：“你可知道你刚才为什么任他跟她去么？你跟随我这么多年，凡是跟你交手的人，你剑下从没留过一个活口……”

厉三绝道：“我已经被他挫败了，只好放他走了。”

黄衣小胡子道：“这只是原因之一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心里有了爱，爱能使一个人壮志消沉，心手两软，而我们是不能有爱的，只一有爱，便壮志消沉，心手两软，到那时你不但无法克敌制胜，而且随时可以丢掉你的性命。”

厉三绝缓缓低下头去，道：“可是我把持不住，情不自禁，我从来没有这样过，我见过不少美艳的女人，可是她们都不能让我动心，唯独她……”

黄衣小胡子吁了一口气，话声突然间柔了许多：“我知道这女子是长得很美，世间绝色不少，可是这女子有一种独特的气质，就是我见了她恐怕也难免动心。所以我站在远处一直没过来，我不敢跟她那双目光对视……”

顿了顿道：“你可以得到她，可是绝不能对她动情，要不然的话你就无法继续执行你的任务，而且随时有死在别人手下的可能！”

厉三绝扬起了头，道：“您说我怎么样才能得到她？”

黄衣小胡子话声忽然冰冷，变得冷酷异常，不带一丝感情，牙角里送出三个字来：“杀了他。”

厉三绝两眼之中倏现奇光：“您让我现在追上去？”

“不！”黄衣小胡子道：“不急，等他到了‘长安’之后，等他走了这一段路之后，他的志气就会消沉，他的功力就会大打折扣，到那时候你杀他易如反掌。”

厉三绝两眼猛睁道：“您是说他会对她……”

黄衣小胡子道：“那是一定的，他是个有血有肉的人，你都难免，何况是他。”

厉三绝脸上浮现起一片懔人的煞气，道：“那我就等他到达‘长安’之后……”

黄衣小胡子道：“记住我一句话，你可以轻易地得到她，可是你绝不能对她动情，一旦你对她动了情，那你最好马上自杀，因为你会很容易死在别人手里，与其让别人杀了你，不如你自己亲手结束你的生命。”

厉三绝两眼出现奇光，令人难以意会，也令人难以言喻：“好，主人，我记下了！”

天，越来越黑，今夜只有一弯上弦钩月，月色显得昏暗，也显得凄清。路，越来越荒凉，抬眼四下看看，远近不见人烟，便连点灯光都看不见。赵晓霓并不怕一个人孤伶伶的走夜路。

那怕人的事她见过的太多，“白莲教”本身就是个可怕的名词，“白莲教”人所擅的法术已经就够怕人的了，她还怕什么？

可是身后那年轻人跟得让她心烦，让她有一种说不出的不安。

突然，她停步回过了身：“你为什么老跟着我？”

年轻人一怔，也停了步，旋即说道：“你是个需要保护的人！”

他说得正正经经，任何人都会相信是真实的！

赵晓霓望着那张英俊、刚毅、淳朴的脸，突然笑了：“我需要保护？我需要谁的保护，你么？”

年轻人怔怔的望着她，没说话！

赵晓霓道：“看什么，我脸上有花么？”

年轻人出神地道：“你笑得好美，就是用尽世上的字眼也不足以形容！”

赵晓霓心头一阵猛跳，小鹿儿乱撞般，脸上也觉得有点发烫！

她不明白她为什么听了年轻人这句话会有一种异常的感觉，刚才那黄衣人也曾夸赞过她，她记得当时什么感觉都没有。

“真的么？”半晌过后，她问了一句。

“真的。”年轻人道，“我说的话是最真实不过的，你的笑的确很美，我不敢看，但是又舍不得不看，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都会有这种感觉！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喜欢看么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我不否认，我喜欢，任何人都会喜欢，哪怕他是个铁石人儿，他也会喜欢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笑褒姒，恨妲己，醉杨妃，病西施，据说她们的笑很美，一笑倾国倾城，褒姒她很难得笑，周幽王不惜点燃烽火，使得诸侯惊慌勤王来博她一笑……”

年轻人道：“你的笑跟她们不同，她的笑妖媚，你的笑纯真，她的笑能发动干戈，你的笑却能平息刀兵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真的么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最真实不过的。”

事实上他那张脸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诚实可靠，刚直不阿，任何人都不會相信他是个擅于虚词谎言的人。

赵晓霓心头又一阵小鹿儿乱撞，道：“你要是真喜欢看，我以后就常笑给你看。”

这句话说出之后她就后悔了，一个姑娘家怎么能这么说话，她不愿意跟他在一起，又哪来的以后。

可是在说这话之前，她没有想到这些。

年轻人忙道：“别，你别再笑了，我希望这是你头一次笑，也是你最后一次笑……”

赵晓霓讶然说道：“这是为什么，你不是喜欢看我笑么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我不否认我喜欢看你笑，可是我也不否认我怕看你笑，因为我怕我会对你动了情愫……”

赵晓霓心一跳道：“为什么你怕对我动了情愫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诚如你在那处山坡下所说，我不适合你，我以前没杀过人，甚至连虫蚁都没伤害过，可是我今后免不了要杀人，而且势必要杀人，一经杀过人是难免沾上煞气的，今后我沾的煞气会更重，恐怕犹甚于那个姓厉的人。”

赵晓霓深深看了年轻人一眼道：“你这个人很奇怪，你以前没杀过人，甚至连虫蚁都没伤害过，足见你是个心地善良、不忍杀生的人，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还要杀人，而且今后必将杀人？”

年轻人唇边掠过一丝抽搐，道：“我不能不杀人。”

赵晓霓叫道：“你不能不杀人，为什么？”

年轻人摇摇头，道：“我不能告诉你。”

赵晓霓诧异地道：“你有病？你染上了杀人的怪癖？你……”

“都不是。”年轻人摇头说道：“你不用再问了，我不能告诉你真正的原因。”

赵晓霓一双美目紧紧地望着他，没说话，也一眨不眨，她在思索眼前这年轻人必得杀人的真正原因！

只听年轻人道：“我虽然不知道我刚才杀的那两个人是什么人，什么来路，可是我看得出他们都不是好人，尤其是后来的那个姓厉的，杀过不少人，心性也一定很残忍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的看法跟我一样。我也觉得他一身煞气太重，可是我厌恶杀人，我认为世上没有坏人，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，每个人在呱呱堕地时，都是那么纯真可爱，谁能说他是个坏人，谁又能说他长大后必是坏人。好坏不过是后头的影响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赤也好，黑也好，他以前总白过，也总得有一点良知，就凭这一点良知，我认为即使是怙恶难驯，十恶难赎的人也可以度化，生公说法，顽石都为之点头，何况有血有肉，有灵性的人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姑娘是对的，我也不愿意杀生，刚才我杀过两人。我心里的痛苦无可言喻……”

赵晓霓道：“那为什么以后你势必杀人不可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那是因为我……”

倏一摇头道：“我不能告诉你，不能告诉任何人！”

赵晓霓沉默了一下道：“我无意套你的话，可是我看得出你所以杀人并不是出诸己愿，不是出诸己愿就该是被逼迫的，我只是要了解真相，也许我能帮你摆脱桎梏。”

“不！”年轻人摇头说道：“你绝帮不了我的忙，除了我自己之外，任何人也帮不了我的忙，任何人也无法助我摆脱桎梏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能那么肯定么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我自己的事，自己还不清楚么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暂时就不问了……”

顿了顿，话锋倏忽一转道：“你叫什么，从哪儿来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我姓白，叫罗汉，是我奶奶给我起的小名，从小叫到大，我只知道我这个小名儿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罗汉，这名字很别致。”

年轻人罗汉道：“我小时候就很壮，我奶奶有一天给我玩儿，说这小小子是得跟个铁罗汉似的，从那时候就一直叫我罗汉，这名字虽然俗了些，可是它代表着我奶奶对我的疼爱，我喜欢它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这份长辈人的疼爱是无可比拟的，你是该喜欢它。那么我以后就叫你罗汉好了，你还没告诉我，你是从哪儿来的？”

罗汉迟疑了一下道：“我不能说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怎么这也不能说？”

罗汉道：“我有不得已的苦衷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那么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，这总可以说吧？”

罗汉道：“只有我奶奶一个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没爹没娘？”

罗汉神色一煞，道：“是的，我还没懂事时就没了爹娘，所以我爹娘长得什么样我都不知道，我是我奶奶带大的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别难过，人生际遇不定，有幸有不幸，就拿我来说吧，你就比我幸运，你还有个奶奶……”

罗汉目光一凝，道：“你连一个亲人都没有？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是个孤儿，自小没爹没娘，也没家。”

罗汉道：“我奶奶说，世上最可怜的，莫过于没爹没娘的孤儿！”

赵晓霓道：“这是实情实话，没爹没娘的孤儿，自小就要饱尝那孤独、冷落、凄凉、悲惨的滋味……”

罗汉道：“不要再说了，我不要听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并不比我可怜，你还有个家，我却是天涯茫茫，不知何处是归宿，连个可投靠的弟兄都没有。”

罗汉道：“我并不比你好多少，我有家却归不得。”

赵晓霓讶然说道：“那为什么？你不是还有个奶奶么？”

罗汉道：“我奶奶……”

倏一摇头道：“我不能告诉你，不要再跟我谈这些了。”

赵晓霓眨动了一下美目，道：“你奶奶一定不喜欢你杀人，对不？”

罗汉道：“那当然，我奶奶最慈祥，最善良不过了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那你为什么要杀人，不怕惹你奶奶难过么？”

罗汉脸色一变，厉声说：“叫你别说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说？”

赵晓霓一点也没在意，她默默地望着罗汉，没说话！罗汉威态倏敛，脸上掠过一阵抽搐道：“我失态，我无意对你发脾气，我也不该对你发脾气……”

赵晓霓柔声说道：“不要紧，我不会在意的！”

罗汉痛苦地摇摇头道：“你不知道，我不敢想我奶奶，也不敢提，想起来提起来我就难受，心里挨了刀割一样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看得出，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？”

罗汉摇头说道：“我不能告诉你。”

赵晓霓沉默了一下道：“我叫赵晓霓。”

罗汉道：“赵姑娘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没有小名，我只知道我叫赵晓霓，你就叫我晓霓，或者

阿霓好了。”

罗汉道：“我叫你阿霓！”

赵晓霓很愿意听，只觉听罗汉叫她阿霓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受。她微一点头道：“好！”

罗汉的脸上突然绽开了一丝笑意：“我不过刚认识你，可是突然之间我却觉得跟你近了许多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也是……”

罗汉神色忽又一煞，道：“可惜！”

赵晓霓道：“可惜什么？”

罗汉道：“可惜我不适合你，我不能跟你在一起，我也不能让你跟我在一起。”

赵晓霓沉默了一下道：“你不能不杀人了么？”

罗汉微一摇头道：“不能，我也不愿意杀人，可是我不能不杀人，至少我得再杀一个人。”

赵晓霓忽然变得很激动，道：“你为什么非杀人不可？”

罗汉道：“我不能告诉你，你为什么还要问？”

赵晓霓没说话，沉默了半晌之后道：“罗汉，你要到哪里去？”

罗汉道：“‘长安’！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到‘长安’去干什么，有事儿么？”

罗汉道：“是有事，有很重要的事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这能说么？”

罗汉道：“我要找一个人，然后杀了他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刚才说至少还要杀一个人，就是这个人么？”

罗汉道：“不错，就是这个人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这个人是谁，是个于什么的？”

罗汉道：“我只知道他姓李，别的我一无所知！”

赵晓霓道：“这是怎么一回事儿，你不认识这个人？”

罗汉摇头说道：“不认识，连见也没见过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他跟你有仇？”

罗汉道：“见都没见过，哪谈得上仇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既不认识，也没见过，更没怨没仇，那你为什么要杀他？”

罗汉摇摇头，道：“我不能告诉你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对一个无怨无仇的人，你下得了手么？”

罗汉道：“哪怕是虫蚁，我都不忍下手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那你为什么……对不起，我忘了你不能说……”

顿了顿道：“你连见都没见过这个人，显然你也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，是高，是矮，是胖，是瘦，你怎么个找他法？”

罗汉微一摇头道：“这不用我操心，只等我到了‘长安’，自会有人告诉我他住哪儿，在什么地方，自会有人指给我看哪一个是他！”

赵晓霓美目一睁，道：“罗汉，你是被人家雇来杀人的？”

罗汉脸色一变道：“我没这么说，雇？哼，谁雇得起我，就是把世上的财富都给我，我也不会为谁去杀人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那你……你刚不是说等你到了‘长安’之后，自有人……”

罗汉突然大声说道：“不要再说了。”

赵晓霓立即住口不言。

罗汉威态一敛，痛苦地道：“我又失态了，我忍不住……”

赵晓霓柔声说道：“罗汉，你不是说觉得跟我很近么，我也有这种感觉，我是为你好，一个人不能走错一步路……”

罗汉脸上抽搐，道：“我知道，可是我不能不走这一步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，告诉我……”

罗汉道：“阿霓，我知道你是一番好意，可是我更明白，任何人都帮不了我的忙……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何妨说说看？”

罗汉道：“我不能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连试试的勇气都没有么？”

罗汉苦笑说道：“我确实连试的勇气都没有，我从小到大，从不知道有个怕字，可是现在我知道了，我也深深领略到怕的滋味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怕什么？”

罗汉牙齿咬了一下，旋即摇头说道：“我不能说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罗汉，你有把握胜过那个人么？”

罗汉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我连见都没见过那个人，可是很显然的，那个人身手不俗，功力很高，要不然……”

赵晓霓道：“要不然别人也不会雇你来了，是不？”

罗汉脸色一变，厉声说道：“告诉过你，我不是任何人雇来的，谁也雇不起我……”

赵晓霓道：“可是你却是为别人来杀人的，这一点你不能否认！”

罗汉牙齿碰动，道：“我不否认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为什么为别人杀人，你为什么那么傻呢……”

罗汉厉声说道：“不要再说了！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偏要说，你是为别人杀人，你傻，你有什么苦衷非帮别人杀人不可，连个理由都不敢说。问也不让人问？连试着摆脱的勇气都没有，你还配算什么男子汉，下手杀一个毫不相干的人，你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是忠臣？是孝子？是邪？是恶？你一概不知道，你只知道非杀人不可，万一你杀了不该杀的人怎么办，你有没有想过……”

罗汉道：“骂得好，阿霓，除了我奶奶，你是头一个敢这么骂我的人，我想过了，什么我都想过，可是我顾不了那么多，我宁可成为千古一大罪人！”

赵晓霓怔住了，半晌始道：“罗汉，你为什么要做这种牺牲？”

罗汉道：“不要问了，好么？阿霓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罗汉，虽然你我刚认识，可是我认为你是个很有作为的人，我不能眼见你一步跨出，跨到坑里去……”

罗汉道：“阿霓，我知道你是好意。你善良，你圣洁，你有一付助人的热心肠，可是，阿霓，你帮不了我，任何人都帮不了我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罗汉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”罗汉没说话！

赵晓霓道：“罗汉……”

罗汉的脸上现出痛苦神色道：“不要问了，好么？阿霓。”

赵晓霓沉默了一下，一点头道：“好，罗汉，我不问，可是还有一件事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你不是那人的对手……”

罗汉摇摇头道：“阿霓，不瞒你说，当世之中能胜过我这‘紫金刀’的

人不多，可以说没有……”

赵晓霓道：“罗汉，江湖上有句话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一山还有一山高，那个人要不是功力很高，别人都拿他无可奈何，也不会找你来对付他了，是不是？”

罗汉扬了一双浓眉道：“阿霓，你的意思我懂，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杀了他，即使我不是他的对手……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不是他的对手，你怎么杀得了他？”

罗汉道：“阿霓，决胜负是一回事，判生死又是一回事，我有必杀他的决心，有非杀他不可的理由，他不一定非跟我拼命不可，在气势上，我已经胜了他一筹……”

顿了顿道：“还有，对敌，凭的并不全是武功，有一半要靠智慧，他的武功或许会比我强些，可是我可以我的智来弥补我武功上的不足……”

赵晓霓道：“万一他也是个极聪明的人呢？”

罗汉道：“阿霓上，世上真聪明的人并不多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话是不错，可是一个使人穷于应付的人，他绝不是个只知动武斗力的庸才。”

罗汉呆了一呆道：“对敌还要靠天时地利，即使我什么都不如他，跟他拼个玉石俱焚，同归于尽总可以……”

赵晓霓娇躯一震道：“罗汉，人死，就什么都完了！”

罗汉笑了，笑得有点凄惨，道：“不管怎么说，我总算杀了他，那样我也可以摆脱桎梏了。”

赵晓霓没再说话，半晌之后才道：“我不想再说什么了，咱们走吧！”

罗汉目光一凝，道：“阿霓，咱们？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也要到‘长安’去。”

罗汉道：“你也要到‘长安’去？”

赵晓霓嫣然一笑道：“你能到‘长安’去，我就不能到‘长安’去么？”

罗汉道：“阿霓，我不配跟你在一起……”

赵晓霓道：“现在咱们只是同路，同路有什么不可以的，到了‘长安’之后，也许咱们马上就分手了！走吧，时候不早了，趁着现在有月光还好看路。”

罗汉没再说什么！

炎夏已经过了，初秋已经来临了，可是白天仍是那么热，尤其大晌午里，那份烤，仍是让人难以忍受。

赵晓霓边走边擦汗，她满身香汗淋漓，而且有点喘，一张清丽的娇靥红红的，又加了几分娇艳。

罗汉似乎很难得欣赏一个女人家的美，他脸上很难看见一丝儿表情，似乎这条路上只他一个人，赵晓霓根本就不在他身边。

赵晓霓香汗淋漓，看罗汉，却是一点汗也没有。

好不容易到了一处树荫下，赵晓霓像是在沙漠行走多日，突然进入了绿洲，实在不想走，只见她娇躯一软，整个人坐在了树荫下，娇慵柔懒地往树干上一靠，道：“罗汉，歇会再走好么，我累死了。”

树荫下阵阵的凉风，吹得人三万六千个毛孔无一处不舒畅，罗汉也不想走，其实也因为他知道体贴。

怜惜地看了看赵晓霓，他也坐了下去。

赵晓霓抬眼望望那被阵阵凉风拂动的枝叶，一付神往模样，道：“要我坐在这儿一辈子我都愿意。”

罗汉目光一凝，道：“阿霓，你何必跟着我受苦受累？”

赵晓霓那清澈的目光从拂动着的枝叶上移下，落在了罗汉那张刚毅、俊挺、有点黝黑还带点儿愁的脸上：“谁说我是跟着你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也要到‘长安’去，咱们只是同路！”

罗汉道：“阿霓，你从哪儿来？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突然问这干什么？”

罗汉道：“不干什么，问问。”

赵晓霓忽然展颜一笑，女儿家本有的娇媚横生：“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你信不信？”

罗汉看得有点发呆，道：“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？”

赵晓霓天真地望着他：“嗯，信么？”

她本是给说罗汉玩的，谁知罗汉一点头，十分正经地道：“我信，你本该是神仙中人。”

赵晓霓微微一愣，旋即说道：“那你就把我当成仙女好了，以前董永不是遇见过七仙女么，我是八仙女。”

罗汉没有笑，看样子他相信。

可是就在这时候，赵晓霓忽然脸色一变，忙把头低了下去。

罗汉没留意。

赵晓霓低着头道：“没什么事儿，我是来玩儿的。”

罗汉道：“‘长安’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么？”

赵晓霓道：“怎么没有，多着呢，像‘河旁宫’，‘乐天宫’，‘碑林’，‘卧龙寺’，‘八仙庵’，‘东大寺’，‘大雁塔’，‘小雁塔’，‘宁宫’，‘牛头古寺’，‘秦始皇墓’，‘华清池’，都是些值得看看的地方。”

罗汉听见有人走进，可是他没在意，既然这是条路，当然就会有别的行人，他道：“要是有空，我也希望能到各处去看看，别让自己在跑了这一趟‘长安’。”

话声方落，只听背后有人娇笑接口说道：“对了，让我们这位八师妹陪着你到处逛逛，有美在侧，足迹遍各处名胜古迹，俪儿成双，那才是人生难得几日的惬意事儿呢！”

罗汉微微一怔，扭头往后望去，只见眼前站着两个人，一个是位较赵晓霓略大两岁的白衣姑娘，一个是位廿多近卅的白净脸的白衣客。

罗汉刚转过头，还没来得及说话。

那白衣姑娘眉目皆动，“哟”地一声道：“好俊的小伙子呀，八师妹什么时候找了这么个主儿，怎么也不让大伙儿知道一下。”

赵晓霓站了起来，道：“二师哥，七师姐！”

那白衣姑娘笑说道：“哟，八师妹还认得二师哥跟七师姐，难得呀！”

罗汉站了起来，道：“阿霓，这两位是……”

白衣姑娘媚眼儿一瞟，道：“小伙子，她没告诉你么，我们是‘白莲教’的……”

罗汉目光一凝，望着赵晓霓道：“阿霓，你是‘白莲教’中人？”

赵晓霓点了点头，轻轻说了声：“是的。”

罗汉两眼奇光一闪，一句话没说，扭头就走。

赵晓霓没动，也没说话，只目送罗汉远去，直到那健壮的身影不见，娇靥上没有表情，美目中却闪着泪光。

“哎呀，八师妹。”那白衣姑娘道：“早知道他会这样，我就不说你是‘白莲教’的了，其实这人也太绝情了，怎么一翻脸就不认人，‘白莲教’有什么不好，不愁吃，不愁穿的，要什么有什么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多少人想进这个门还进不来呢！”

赵晓霓转过脸来，淡然说道：“七师姐是故意的，是不？”

白衣姑娘娇笑说道：“谁都说八师妹聪明，八师妹果然聪明，当然了，肥水怎么能落外人田泥？八师妹是在‘白莲教’里长大的，这不能不顾，要找主儿嘛，也该在咱们‘白莲教’里找呀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七师姐误会了，他只是我在路上碰见的。”

白衣姑娘轻“哦”一声道：“那就不要紧，八师妹干吗还愁眉苦脸的，不是我说你，八师妹啊，你也未免太胆大了，既然跑了嘛就该远走高飞跑远点儿，怎么还在近处呆，八师妹是在‘白莲教’里长大的，不会不知道教规，叛教是什么罪，私自在外头找主儿，又是什么罪，其实，‘白莲教’就跟八师妹的父母一样，八师妹怎么忍心不要父母啊？”

赵晓霓道：“七师姐不必再说什么了，二位不是来找我的么？”

白衣姑娘道：“是呀，我们几个都快跑断腿了，毕竟让二师兄跟我找着了，真不容易啊！”

赵晓霓道：“二师兄跟七师姐打算带我回去？”

白衣姑娘道：“八师妹这不是多此一问么，家总不能不要啊，我两个既然找着了八师妹，哪有任八师妹在外头流浪的道理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没有家，从小就是个在外头流浪的孤儿，也流浪惯了。”
白衣姑娘脸色一变，旋即吃吃笑道：“八师妹，你要知道，江湖人心险恶，你八师妹长得这么美，一个人在外头流浪，那可危险啊！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觉得世上任何一处，都不及‘白莲教’里阴恶。”

白衣姑娘道：“话可不能这么说，‘白莲教’对咱们有恩，咱们就该服从教规，再说‘白莲教’里的人毕竟是一家人，就算让人占了便宜去，那也是自己人……”

赵晓霓道：“七师姐不必再说什么了，让我再问一句，大师哥呢？”

白衣姑娘脸色一变道：“怎么，八师妹心里惦记着大师哥么？”

赵晓霓道：“要我回去不难，让大师哥来接我，要不然我宁死在这儿也不回去。”

白衣姑娘道：“难道二师兄不是你的师兄，七师姐不算你的师姐？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不敢说不是、不算，可是大师哥毕竟是大师兄。”

白衣姑娘道：“这么说，二师兄跟我的面子不够？”

赵晓霓摇头说道：“我也不敢这么说，我只是想见见大师哥……”

白衣姑娘道：“八师妹只跟我们回去，还怕见不着大师哥么？”

“不，”赵晓霓道：“我一定要先见着大师哥才回去。”

白衣姑娘道：“八师妹，咱们那位大师哥现在可是忙得很哪，他没空出来见你。”

赵晓霓脸色一变道：“我可以等，大师哥什么时候有空出来，我什么时候回去，要不然我宁可死在这儿。”

白衣姑娘道：“别死呀死的好不，怪吓人的，你能等我们可不能等呀，要让老神仙知道我跟二师兄找到了你，没能带你回去，我跟二师兄两个就要倒霉一对儿，我看八师妹还是跟我们走吧。”

她上前了一步！

赵晓霓马上退后了一步，道：“七师姐别逼我。话我说的很清楚，不见着大师哥，我绝不回去，任何人都别逼我回去，回去也是死，我不如清清白白的死在这儿。”

白衣姑娘冷笑一声道：“八师妹啊，恐怕连想死都由不得你。”

挪身又欺近一步！

赵晓霓当即又退一步，扬起了皓腕，冰冷说道：“七师姐要再逼我，我就自断心脉……”

白衣姑娘冷冷一笑道：“正如八师妹所说，回去也是死，横竖都是死，死在哪儿不一样，好教八师妹知道，老神仙下的令谕，只能找你回去，死活不论，哪怕是挟回去一具尸体也行。”

抬手向赵晓霓抓了过去！

赵晓霓脸色大变，出指使要点向自己心窝！

就在这时候，一声轻叹传了过来：“这是干什么？拦路剪径，谋财害命么？这是大白天哪！”

白衣姑娘只觉一股暗劲袭上身来，撞得她立足不稳，立即向一旁冲出了两三步！

同时，赵晓霓也觉得手肘一麻，那要点心窝的一只皓腕立即无力垂了下

去。

三个人抬眼望着轻叹传来处，丈余外不知何时背着手站着个风神秀绝，英挺潇洒的白衣客。

他肤色有点黑，那代表着健壮与历练，不但无损他那秀绝的风神，反而让人觉得他有一种中年人的成熟。长眉斜飞，凤目重瞳，就凭他那一双眼，就能让普天之下的红粉女儿为他倾倒。

他，就是李德威。

白衣姑娘头一个看上了眼，一双妙目之中闪漾起异采。

那个白净脸白衣客脸上浮现起妒色。

难怪，李德威的人品是招每一个须眉男儿嫉妒。

因为有他在面前一站，任何人都会黯然失色，相形见绌！

赵晓霓也怔了一怔，可是她直觉地感到来了位正人君子，武林中的奇客。

只听白衣姑娘开了口，未语先卖弄风情：“哟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”

李德威淡然一笑道：“姑娘，请收敛点儿。我消受不起。”

白净脸白衣客跨前一步挡住了白衣姑娘之前，冷然说道：“你说话放庄重些。”

“怎么？”李德威看了他一眼，笑笑说道：“你们‘白莲教’还怕听这个么？”

白净脸白衣客脸色一变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们是‘白莲教’的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我到壁上观看了半天了，何况二位领口上还绣着一朵莲花，二位想必是徐鸿儒座下‘四龙’、‘四凤’中人物，是不？”

“好眼力。”白衣姑娘娇笑一声上前跟她那位二师哥站个并肩，一双勾魂眼紧紧地望着李德威，道：“你也知道我们老神仙座下的‘四龙’、‘四凤’么？我行七，这位是我二师哥，这位是我八师妹。”

李德威笑笑说道：“二位都是典型的‘白莲教’徒，只是这位姑娘不该是‘白莲教’中人，即使她以前是，可是她现在脱离了‘白莲教’，不算是‘白莲教’徒了，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人家既有求好之心，不愿同流合污，二位又何必勉强。”

白净脸白衣客冰冷说道：“你是什么意思，想管‘白莲教’的闲事？”

李德威笑笑说道：“‘白莲教’在徐鸿儒率领下，潜来长安，用心叵测，‘白莲教’的事我迟早是要管的。”

白净脸白衣客道：“你自讨管得了么？”

李德威淡然一笑道：“咱们从眼前这件事开始，二位且看我管得了管不了，二位要是能从我眼前把这位姑娘带走，我从此不管‘白莲教’的事。”

白净脸白衣客冷笑一声道：“好啊，咱们试试。”

抖手一掌拍了过去。

李德威一笑说道：“阁下，不是我小看你‘白莲教’，玩这一套你还差得多。”

他挺出右掌迎了上去。

砰然一声，李德威一动没动，那白净脸白衣客却闷哼一声，缓缓往后退去，直退出了五六步才站稳。

李德威道：“徐鸿儒座下的‘四龙’、‘四凤’，唬得了别人，唬不住我！”

他这里刚说完话，白衣姑娘那里抬起了皓腕，水葱般中指搭着大拇指，

食指微微上翘前伸，一指向李德威点了过去。

赵晓霓一惊忙道：“这是‘白莲教’的邪术，快躲。”

她抬手一指便要点出。

李德威一笑说道：“谢谢姑娘，‘白莲教’的这一套，我在督府中见过。”

赵晓霓一怔，那即将点出的一指也为之一顿。

就在这时候，一缕黑气从白衣姑娘指端冒出，成一线地射向李德威面前。

李德威左手从背后伸出，“刷”地一声打开了他那柄“玉骨描金扇”，只那么轻轻一扇，那股黑气立即倒射而回。

黑气倒射而回，白衣姑娘却像突然间被人打了一拳，惨呼一声，抚胸而退，只见她抬手扭散秀发，口角喷出一点血光，一阵飞砂走石，她跟那白衣客同时不见。

李德威笑了：“好一个邪魔歪道的障眼法。”

赵晓霓定过神来，上前盈盈一礼，道：“多谢官爷搭救。”

李德威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姑娘误会了，我不是官家人！”

赵晓霓微愕说道：“尊驾不是都督署中人么？”

李德威摇头说道：“我只是个好管闲事的江湖人，那夜我是适逢其会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尊驾好高的修为，那夜是我施的法，没想到竟被尊驾破了。”

李德威微微一怔道：“原来那夜纸人入侵都督署，竟是姑娘施的法……”

赵晓霓道：“不成气候，也是为人所逼，尊驾别见笑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只怕姑娘又弄错了，那夜破姑娘法术的不是我，都督署里另有高人在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知道，‘白莲教’这种邪术是永远难以胜正的，可是他们不自量力，偏偏一路到‘长安’来。”

李德威神色忽然一动道：“姑娘是指有个脸有刀疤，头戴大帽的黑衣人进了都督署？”

赵晓霓道：“是的，尊驾也知道这个人么？”

李德威点了点头道：“我听说过，姑娘可知道他是何许人？”

赵晓霓摇头说道：“这个我不大清楚，不过他既然进入了都督署，应该是官家人。”

李德威点头说道：“姑娘说得是，姑娘可知道各路人物为什么拦截他，而且穷追不舍地来到‘长安’了？”

赵晓霓摇头说道：“这个我也不大清楚，我只知道他身上带着一件很重要的东西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姑娘可知道那是件什么东西？”

赵晓霓又摇了摇头道：“我不知道，不过由各路人物不惜牺牲地拦截他，又穷追不舍来到‘长安’这一点看，这样东西一定很重要。”

李德威点了点头，道：“那是……”

沉吟了一下道：“姑娘能毅然决然地脱离这一淫邪组织，的确是让人敬佩，只是此地不宜久留，姑娘还是赶快找到贵友解释一番，及早找到他，我看得出，姑娘那位朋友是位绝世高手，他一定能保护姑娘。”

话落，他转身要走。

赵晓霓忙道：“请等一等。”

李德威回过身来道：“姑娘还有什么事？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还没请教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萍水相逢，我是恰好碰上了，知道姑娘有弃暗之心，我不能袖手旁观，坐视不管，姑娘又何必耿耿于怀！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只是想知道尊驾贵姓……”

“我姓李，够了么，姑娘？”

赵晓霓神色忽然一动，道：“尊驾姓李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是的，姑娘。”

赵晓霓忙道：“尊驾请别急着走，我有件事要告诉尊驾。”

李德威微愕说道：“什么事？姑娘。”

赵晓霓遂把怎么结识罗汉，罗汉到“长安”的目的说了一遍。

静静听毕，李德威皱了眉，讶然说道：“有这种事……”

目光一凝，望着赵晓霓道：“姑娘认为我是他要杀的那个人么？”

赵晓霓摇头说道：“我不知道，连他也没见过那个姓李的人，那个人究竟是谁，还有待别人的指点，尊驾姓李，我只是告诉尊驾小心提防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谢谢姑娘，姑娘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

赵晓霓道：“他是个很善良的人，凭他的条件，将来也必有一番作为，他逼于无奈，我逼于无奈，我不能看着他铸错毁了他自己，我所以不避危险随他到‘长安’来，就是为试着化解这场杀劫，尽心尽力不让他铸错。”

李德威深深一眼道：“姑娘菩萨心肠，吉人自有天相，姑娘又积无穷后福，只是，万一他要杀的那个人是个该杀的人呢？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只是尽心尽力化解这场杀劫，阻拦他铸错，设若他要杀的人该杀，即使逃过他也逃不过天谴，就是仍被他杀了，那也不算是铸错，是不？”

李德威轻轻一叹道：“姑娘生就一付菩萨心肠，且具大智慧，本不该是魔教中人，让我敬佩，让我感激，不管那位罗汉要杀的是不是我，我都会小心，而且冲着姑娘这一片善心跟苦心，万一他日后找上了我，我手下一定会留情三分，绝不伤他……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感激，只是他武功高得很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我看得出，他应该是我唯一劲敌，不过他的心理上已经分散了，他绝不是我的对手，比他功力稍差的人恐怕都能伤了他，那些不知来历的黄衣人也不会放过他，还请姑娘能告诉他多小心。”

赵晓霓一阵激动，道：“谢谢你，万一他要杀的人是你，那就是他大错特错，我就是牺牲这条性命，也绝不让他跟你动手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谢谢姑娘，他既然是为情势所逼，跟我动手恐怕是在所难免，不过他总会有明白、总会有回心转意的时候的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就不明白，他究竟是被什么所逼非杀人不可，问他偏偏他又不肯说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不瞒姑娘说，我现在树敌很多，别人拿我没办法，特意找他来对付我，这是很有可能的，不过‘长安’城中的姓李的也不只我一个……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希望不是你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我也希望不是我。不管他是为什么所逼，跟一个善良、正直的人对敌，毕竟是件痛苦的事……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怎么想也想不出他是被什么所逼迫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这很难说，或者是人，或者是事，或者是物……”

目光忽闪星影，道：“他回来了，他必是心生悔意，自知不该离开姑娘，

我来不及走了，还请姑娘暂时别让他知道我姓李。”

赵晓霓一阵紧张，也没说话，眼前已多了个人，正是罗汉，只见他满脸悔意，道：“阿霓，幸亏你还在这儿……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怎么又回来了？”

罗汉道：“我不相信你是那淫秽邪恶的‘白莲教’中人……”

赵晓霓道：“罗汉，我曾经是。”

罗汉道：“你现在不是了，不是么？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现在不是了，‘白莲教’不适合我。”

罗汉呼了一口气道：“这就够了，阿霓，是我糊涂，我不该离开你，幸亏你还在这儿，幸亏他们没怎么坏，要不然我就是死也弥补不了这过错。”

李德威仔细打量这位年轻人，他认为眼前这年轻人确是他唯一的劲敌，可是他也明白眼前这位年轻人已经被一个“情”字围住了。

赵晓霓一双美目中掠过一丝异采，也闪漾着泪光，道：“倒不是他们没怎么我，而是有人义施援手救了我。”

罗汉道：“谁，阿霓，谁救了你？”

赵晓霓道：“就是你身后这位。”

罗汉神情一震，震然旋身，叫道：“刚才我怎么没看见……”

一个大人站在这儿，他竟然只看见赵晓霓，没留意李德威，足见他的心已整个儿地投在了赵晓霓身上，足见李德威没说错，耳目一下子变得这么迟钝，那的确是有危险了！

赵晓霓一颗心不由往下一沉！

就在这一刹那间，她觉得她不能更接近罗汉。

可是偏偏这时候她不能离开罗汉。

同时，她也不愿意离开罗汉，她认为她要是离开了罗汉，无论对她或是对罗汉，都够残酷的！

只听李德威道：“阁下是位高手，应该知道耳目迟钝的危险，‘长安城’如今八方风雨齐会，是个龙蛇杂处的地方，阁下今后可要小心啊！”

罗汉那健壮的身躯一震，道：“多谢指点，也谢谢阁下救了阿霓。”

李德威淡然一笑道：“没什么，我只是路过此处无意巧碰见的、阁下不必挂胸，只是‘白莲教’不会放过这位姑娘，阁下今后不可再轻易远离左右了！”

罗汉脸一红，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阁下既然知道，我也可以放心走了，失陪！”

一抱拳，转身而去。

罗汉站在那儿没动，也没说话，一直望着李德威走得不见后才道：“这是我自离家以来，一路上所见的头一个侠义中人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认为他是侠义中人么？”

罗汉转回头来道：“当然是，难道不是？”

赵晓霓道：“他不但具有一身侠骨，而且有一颗红心，同时他还知道恕道。”

罗汉道：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赵晓霓自不便明说，道：“他没伤我的师哥、师姐，这不就是恕道么？”

罗汉轻“哦”一声道：“时候不早了，晌午已过，咱们进城去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吧。”

赵晓霓摇摇头道：“我不饿。”

罗汉道：“你不饿，那怎么会？咱们走了这么一大段路……”

赵晓霓摇头道：“你不知，我心里有事。”

罗汉道：“你心里有什么事？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心里有两件事。一件是关于我大师哥的，先说你，你是个高手，可是如今分心得让我担忧，没听刚才那位说么，如今‘长安城’八方风雨齐会，龙蛇杂处，什么人都有。一个高手要是分了心，耳目变迟钝了，处在这种情势下，是极危险的！”

罗汉脸一红，道：“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”赵晓霓两眼一眨不眨地望着罗汉，罗汉是个绝世高手，但是他却觉得让这双目光逼得抬不起头来，而且隐隐有窒息之感。

“那是因为你对我有了情，一颗心都投在了我身上；‘天若有情天也老’，这一个‘情’字是很让人分心，也很让人费心的，你知道么？罗汉。”

罗汉抬起了头，仰起了脸，他不再羞涩，不再怯懦，话说得斩钉截铁，铿锵有声，道：“阿霓，我自己知道不适合你，可是我把持不住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，罗汉？”

罗汉道：“打从看见你那头一眼。”

赵晓霓娇靥上突然掠过一丝飞红，头低了下去：“我也知道你不适合我，我更知道一个‘情’字能让人分心，更让人费心，可是我也一样，跟你一样……”

罗汉一阵激动，那把“紫金刀”砰然一声掉在了地上，罗汉嫌它碍事，腾出两只手抓住了赵晓霓的柔荑：“阿霓，我这个人一向如此，既打算做一件事就会放心大胆，不顾一切的去做，任何人、任何事都拦不了我，改变不了我，而且有始有终，至死方休，既然你我都有这个心，那么就让我们忘却任何顾虑，忘却任何人，痛痛快快，轰轰烈烈的爱……”

赵晓霓微一摇头，把手从罗汉那双炙热、健壮而有力的手里轻轻抽了出来，道：“罗汉，我爱你，我不能害了你，这是桩令人振奋，也令人颤抖的喜事，好事，我不愿意它以悲惨恨事收场，我这话你懂？”

罗汉点了点头道：“我懂，那容易，阿霓，咱俩相期互约，你陪着我，我收收心，暂时把一颗心从你身上收回来放在武功上，且等那长远的将来，好么？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做得到么，罗汉？”

罗汉毅然点点头说道：“我做得到。为了那长远的将来，我一定做得到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据我所知，世上没一个人能真正忘情，也许你是头一个，记得我大师哥曾经一再叮咛，让我离开‘白莲教’之后，务必找一个可靠的人，现在我找到了，大师哥要是知道他一定很高兴……”

目光一凝，望着罗汉道：“罗汉，陪我去看看我大师哥，好么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想到我大师哥我就会心绪不宁。”有罗汉陪着，有罗汉那口“紫金刀”护驾，她应该哪儿都能去，哪怕是龙潭虎穴。罗汉点了点头！

又是黄昏！

那血一般的霞光照射在“大雁塔”塔尖上，把整个塔尖都染红了，红得像要滴血！

“慈恩寺”的两扇门开着，空荡，寂静，地上散落着几片纸，一阵风吹过，吹得它们到处飘扬！

大殿里早就没有香火了，可是今天这个黄昏，大殿里却显得特别阴沉，阴沉得让人心慌！

赵晓霓跟罗汉并肩站在庙门口，她两眼发直，久久才说了一句：“人呢，他们人呢？”

罗汉忽然双眉一扬，道：“阿霓，跟在我后头。”

他大步当先闯了进去。

赵晓霓赶一步紧跟在罗汉身后，她四下望，看不见一个人，凝神听，只有罗汉跟她的步履声，一个雄健，一个轻盈。

绕过大殿进入后院，罗汉停步在后院门口，一双逼人的目光直盯在一间开着门的禅房那两扇门上。

赵晓霓忙道：“里头有人么，罗汉？”

罗汉道：“有人，可是已经死了。”

赵晓霓一惊，飞一般地跑了过去。

罗汉一脚端开了禅房的两扇门，门闩断成两截，一截掉在东边，一截落在了西边，离得老远。

偌大一间禅房里，地上，流满都是血，血已经凝固了，颜色黑紫黑紫的，隐隐还可以嗅出血腥味。

血泊的正中央，也就是禅房的正中央，倒卧着两个人，一个是位英挺的白衣客，一个是位半裸的女子。

白衣客那袭雪白的白衣衫上，血渍斑斑，背后还有一只尖而修长的血手印，那是半裸女子留的，她一只手还在白衣客背后，想必是白衣客留下的。

那半裸女子浑身也是血，虽然已经僵硬了，可是那玲珑的胴体跟细嫩的肌肤仍然十分诱人！

两个人面对面相拥在血泊中，看不见谁身上有伤痕！

那雪白的粉墙上，被人沾血写着八个大字：“生不同衾，死愿同穴”！

赵晓霓娇躯一晃，人软弱地靠在了门框上，突然捂着脸哭了，哭得好伤心。

罗汉定了定神，道：“阿霓，这就是你大师哥？”

赵晓霓点了点头：“女的呢？”罗汉问。

赵晓霓语不成声：“我五师姐。”

罗汉没再问，也没再说什么。

赵晓霓道：“我大师哥太傻了，值么？罗汉，你说值么？”

罗汉道：“至少他认为值得！”

赵晓霓泪眼望着粉墙上那八个血字：“生不同衾，死愿同穴！哼，她配？”

罗汉道：“阿霓，至少他认为她配。”

赵晓霓突然又哭了起来：“大师哥，你太傻了，她不配，她不配！”

他傻么？

她不配么？

应该问他。

恐怕他也无法回答！

事上有很多事是难以解释的！

尤其跟一个“情”字有关的事！

“长安城”已经上了灯，满城灯火万点。

赵晓霓跟罗汉并肩往城里走。

赵晓霓已经不再哭了，可是一双美目红红的，人跟刚害了一场大病似的，显得那么虚弱。人心毕竟是肉做的，女儿家的心毕竟是软的，尤其是赵晓霓的一颗心！

在“白莲教”这么多年，她把大师哥当成了唯一的亲人。大师哥也事事处处照顾她，大师哥突然这么死了，而且死得这么悲惨，她怎么不悲痛，那种悲痛跟死了亲人一样，甚至比死了亲人还甚几分。

人已经死了，就用不着再争什么了，赵晓霓照大师哥的遗愿，把两具尸体全葬在“慈恩寺”的后院里。

自搬动到入土、大师哥一双手始终抱得五师姐紧紧地，扳都扳不开。

他怎么那么痴，赵晓霓想不通，恐怕连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“长安城”的大街，永远是热闹的，车水马龙人拥挤，川流不息，恐怕要一直到夜深时才会静下来。

看着眼前这些人，再想想大师哥，赵晓霓心里感触良多，活人死人只差那么一口气。

有这口气他就活蹦乱跳的，没这口气叫他动他都动不了，造物的神奇，真是不可思议！

眼前这些人都有一口气，也都能动。

谁知道明天怎么样，谁也无法预测，谁也不敢断言。

世间事、白云苍狗，变化太大了。

不能想、想多了那是会让人心灰意冷的。

突然，一个人迎了上来，那是个身穿华服的中年汉子，往两个人面前一站，道：“你姓白？”

罗汉一拉赵晓霓，两个人双双停了步。

赵晓霓抬眼打量眼前这华服汉子，近四十年纪，长得挺白净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赵晓霓打心里厌恶他。

罗汉显然对这个人也没好感，只听他冷冷应了一声：“是的。”

那华服汉子跟着又问了一句：“你是从‘回回堡’来的？”

赵晓霓暗暗一怔，心想：原来罗汉是从“回回堡”来的。“回回堡”远得很啊，在“嘉峪关”外，都快到“玉门”了……

只听罗汉道：“是的。”

那华服汉子道：“怎么这时候才到？我们爷都等得不耐烦了。”

罗汉双眉一扬道：“我是凭两条腿走来的，你们是供我马匹了，还是供我车了？”

那华服汉子脸色一变，道：“好大的口气，姓白的，你可放明白点儿……”

罗汉伸手抓住了他的胳膊，目射威棱，震声说道：“你怎么说？”

那华服汉子“哎呀”一声，身上马上偏了，头上刹时见了汗，每一颗汗珠豆般大。

罗汉一松手，他踉跄退出几步去，一手摸着罗汉抓处，龇牙咧嘴的。

罗汉冷冷说道：“我已经到了，告诉你们主子一声，以后的事怎么办，全听他的了！”

那华服汉子半晌才道：“我们爷已经给你预备好住处……”

罗汉道：“我不愿受你们的惠，我自己会找住处，‘长安城’这么大地力，还怕找不到一家客栈。”

拉着赵晓霓径自往前行去。

这家客栈不大，但挺清静。

尤其这最后一进院子，很难听见街上吵杂的人声跟车马声。

屋里刚一坐定，罗汉就开了口，充满了不安：“阿霓，你听见了，我是‘回回堡’来的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是回人？”

“不是！”罗汉道：“我们是寄居在‘回回堡’的汉人，我们家早在廿年前就从关里迁往了‘回回堡’，可是我们信回教！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们家原是武林中人？”

罗汉道：“可以这么说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可以这么说？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罗汉道：“我爹原任职大明官家，世袭侯爵，后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舍弃爵位归隐了，带着我一家人迁往‘回回堡’。”

赵晓霓美目一睁道：“这么说你还是位小侯爷！”

罗汉淡然一笑，笑得很勉强道：“说什么小侯爷，我如今只是个寻常百姓，升斗小民，跟‘长安城’大街上行走的这些人没什么两样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爹突然舍弃侯爵，必然有什么特殊原因。”

罗汉道：“我也这么想，这原因我奶奶一定知道，可是她老人家从没告诉过我。”

赵晓霓忽然问道：“罗汉，刚才那个人是什么人？”

罗汉口齿碰动了一下，道：“就是他们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找你来杀那个姓李的人的那些人？”

罗汉点了点头，表情有点木木然：“是的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他们是干什么的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他们是武林中哪一路的？”

罗汉沉默了一下，摇头说道：“他们不是武林中人……”

赵晓霓道：“他们不是武林中人，那么他们是……”

罗汉道：“他们是‘满洲’派在关里的奸细。”

“‘满洲’！”赵晓霓失声尖叫，连忙抬手捂住了嘴。

罗汉没说话！

赵晓霓定了定神，急道：“罗汉，你怎么能跟‘满洲’奸细来往，你明知道他们是‘满洲’奸细……”

罗汉道：“是的，我明知道他们是‘满洲’奸细，早在我从‘回回堡’出来之前就知道了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那你还替他们卖命？替他们杀人？要知道他们要杀的人必然是咱们大明朝的忠贞分子，即使不是贤臣良将，也必是跟官家有关的忠义之士……”

罗汉道：“我知道，阿霓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知道？”

罗汉道：“正如你所说，这是必然的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罗汉，寻常人都错杀不得，何况是大明朝的忠贞分子，你要知道，大明朝处在内忧外患的动荡飘摇局势之中，一个忠贞分子很可能关系着大明朝的存亡，你怎么能……你是会成为千古一大罪人的。”

罗汉脸上掠过一丝抽搐，道：“我知道，阿霓，可是我身不由主，无可奈何！”

赵晓霓急得要掉泪，道：“罗汉，这究竟是为了什么，究竟是为了什么啊？”

罗汉木然道：“原谅我，阿霓，我不能说，我要是把这件事说出就是我食言背信，我要是一旦食言背信，那后果就不堪设想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怕对谁食言背信，‘满洲’这些奸细？罗汉，他们是大明朝的敌人啊。”

罗汉道：“我知道，阿霓，我什么都知道，我不傻，也不是白痴，我连这点利害都不知道么？”

赵晓霓道：“既然什么都知道，你还……你这不是明知故犯么？”

罗汉道：“阿霓，我不一再说么，我身不由己，无可奈何！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身不由己，无可奈何，有谁在你脖子上架把刀了么？”

罗汉脸上又掠过一阵抽搐，道：“他们真要是在我脖子上架把刀那倒好了，我罗汉岂是怕死之人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那么是……他们在谁脖子上架刀了？”

“他们没在谁脖子上架刀，阿霓，你不要再问了，是我自愿，我愿意替他们卖命，我愿意帮他们杀人！”

一丝鲜血顺着他唇角流了下来。

他已经咬破了嘴唇，可见他心里是多么的悲痛。

赵晓霓既痛又惊，连忙掏出罗帕替罗汉擦去了那丝鲜血，含泪说道：“别这样，罗汉，这样我会心疼的，我知道你不是自愿的，你是被逼的……”

“不。”罗汉一摇头道：“没人逼我，是我自愿的。”

赵晓霓没说话，半晌之后，忽然问道：“罗汉，要让你在我跟杀人之间进一样，你会选哪一样？”

罗汉凄惨一笑道：“阿霓，如果你真让我这么选的话，你要原谅，我只有选后者。”

赵晓霓明白了，一个人到了可以舍情的时候，他的确是万不得已，罗汉虽然刚结识她不久，可是对她用情之深，恐怕这世上没一个人能比得上，他既然能毅然忍痛舍情，这就已够说明他是如何的不得已了。

可是罗汉究竟有什么不得已，她不明白，也始终想不通。

她咽了口气，默默地坐了下去，没再说什么！

她还能再说什么，也用不着再说什么了。

她明白上这件事不是她所能阻拦的，这场杀劫也不是她所能化解的！

一阵步履声传了过来，紧接着院子里有人叫道：“有位白老弟住在哪一间……”

罗汉双眉一扬，道：“我在这儿。”

步履声直奔这间上房而来，转眼间停在门外：“白老弟，我告进了。”

罗汉冷冷说道：“门没问，你进来就是。”

门被推开，屋里走进个人，瘦高的个子，一身华服，长眉细目，眉宇间带点阴沉，似乎是个城府深沉，颇具心机的人物。

他进门赔笑，拱手：“白老弟，我久仰，咱们虽没见过面，但是跟熟朋友没什么两样，我不客气了。”

自己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去，坐定之后，一双棱煞目光掠过赵晓霓的娇靥，落在罗汉脸上：“白老弟一路辛苦，其实，白老弟的旅途应该不算孤寂，大大地不算……”

他哈哈一阵笑。

罗汉脸色木然，不带一丝儿表情，冰冷说道：“你就是‘满洲’在‘长安’的首脑？”

那华服客微微一笑道：“说首脑不敢当，兄弟不过负责调度……”

罗汉道：“有什么事你直说好了。”

华服客笑道：“白老弟这话说的。白老弟既然到了，还会有什么别的事……”

罗汉道：“那就行了，他在什么地方？说吧！”

华服客道：“不急，兄弟我可不是来催白老弟办事的，兄弟还没给白老弟接风洗尘……”

罗汉道：“不必了，你们不急我急，告诉我，他在什么地方？”

华服客道：“就是今儿晚上么？”

罗汉道：“不错，就是今儿晚上。”

华服客道：“白老弟一路远来，疲乏挑战……”

罗汉道：“那就是我的事了，不劳操心，今儿晚上我也许不能得手，不过我总会把他的人头交给你们的。”

华服客含笑说道：“既然白老弟那么急，那么坚决，我自不便再说什么，而且也求之不得。今儿晚上就今儿晚上吧……”

他站了起来，道：“白老弟现在有空么？”

罗汉道：“我随时都有空，既然我坚持今夜下手，今夜也自然有空。”

华服客道：“那好，咱们现在就去，容我给白老弟带路。”

转身走了出去。

罗汉要往起站，赵晓霓及时说道：“罗汉，事关重大，你要三思而后行。”

罗汉却毫不迟疑地站了起来，道：“阿霓，没离开‘回回堡’之前，我想过也不只三遍。”

迈步行了出去。

赵晓霓忙跟了上去！

罗汉一见她跟上来，当即就停了步，道：“阿霓，你也要去么？”

赵晓霓毅然说道：“我永远伴你，不管你到哪里去，不管你是去干什么，我都不离开你一步。”

罗汉道：“阿霓，我这是去杀人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知道，‘白莲教’杀的人更多。”

罗汉沉默了一下，一点头道：“好吧！”

伸手握上赵晓霓的皓腕，拉着赵晓霓行了出去。

那华服客等在院子里，一见罗汉拉着赵晓霓，当即笑道：“怎么，白老弟这位伴儿也要去么？”

罗汉没理他，冷冷说道：“带路。”

华服客道：“白老弟，你可不是去玩儿的。”

赵晓霓淡然说道：“你放心，我见过的流血场面不比你少！”“或许。”华服客一笑说道：“谁叫姑娘是白老弟的伴儿呀！”转身行了出来。

“长安城”到处都是热闹的，尤其是这些酒楼。

论“长安城”的酒楼，首推这家“长安第一楼”。

美轮美奂，豪华气派的两层楼建筑，金字大招牌，四盏大灯照耀得楼前光同白昼，车如流水马如龙，好不热闹。

那华服客正在跟楼前两个华服汉子说话。

赵晓霓望望眼前这座酒楼，耳听楼上楼下那猜拳行令的闹酒声浪，满面的忧虑，轻轻说道：“就是这儿么？”

罗汉道：“怕是！”

赵晓霓道：“罗汉，这儿不适宜……”

罗汉道：“阿霓，杀人还要挑地方么？待会儿一旦乱起来，他们自然会走避的。”

华服客走了过来，含笑说道：“白老弟，就是这儿了，那小子正在楼上饮酒作乐，不知死之将至。”

罗汉似乎永远那么冷，道：“带我上去。”

华服客迟疑了一下道：“白老弟，我还用上去么？”

罗汉道：“你不指给我看，我怎么知道哪一个是他。”

华服客道：“白老弟说得是，只是……只是……”

罗汉冷冷一笑道：“见不得血么？”

华服客窘迫一笑道：“那怎么会，你白老弟瞧扁人了，干我们这一行的，还怕见血么？”

罗汉道：“那就废话少说，带路。”

华服客暗暗一横心，一咬牙，转身要走。

只见一名华服汉子奔了过来，近前说道：“爷，那小子溜了。”

华服客一怔，道：“怎么说，那小子溜了，你们看得他好好的，怎么会让他溜的，什么时候溜的，往哪儿去了？”

那华服汉子嗫嚅说道：“属下不知道，没看见。”

华服客两边眉毛一竖，扬手就要掴，可是他手刚抬起又垂了下去，冷冷一笑道：“你们真行啊，真会办事啊！”

那华服汉子怯怯说道：“爷，那小子留了张纸条……”手里拿张纸条，刚扬起。

华服客扬手夺了过去，只一眼，脸上就变了色，冷哼一声道：“好小子，挺机灵的，你躲得了一回，躲得了二回么？”

马上一付笑脸把纸条儿递向罗汉：“白老弟，你瞧瞧，气人不气人！”

罗汉脸上没一点表情，伸手接过了那张纸条，只见那张纸条上龙飞凤舞一笔好字，写得是：“无端扰人酒兴，罪该打下阿鼻地狱。

阁下高人，性刚直，心淳厚，怀绝世身手，奈何挟技东来，为‘满虎’卖命，不智之举诚令人扼腕。

阁下非我敌手，念阁下之不得已，惜阁下之惊世才，我不跟阁下朝面，不跟阁下碰头，阁下其奈我何！

寄语罗汉，为自己，为佳伴，三恩，慎行！”

没署名，署名处仅写了个“李”字。

赵晓霓站在一旁，看个清楚，马上就明白这位姓李的是哪一个了，禁不住心头一阵猛跳。

她为罗汉庆幸，也感激这位姓李的，双重的感激。

只听罗汉冷笑说道：“好机灵，好心智……”

华服客道：“白老弟挟技东来，锋芒毕露，锐气逼人，只怕他是想等白老弟那锋芒略稍减之后……”

罗汉冷冷说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只见他那只手一握，再张开时一张纸条已变成了粉，雪花一般地落在了地上。

华服客看得一惊，赔上了一张笑脸：“白老弟，怎么回事？看字里行间，他显然对白老弟颇为熟悉。”

罗汉没说话，脸上没表情，可是两眼之中却难掩心中诧异之情。

他也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。

华服客见他没说话，一笑又道：“这样吧，白老弟，他不是躲了么，正好白老弟远道而来，不妨歇息两天……”

“不！”罗汉从牙角进出来一个字，一句话：“你们给我找他，越快越好，最好是今夜。”

华服客为之一怔！

赵晓霓开了口，说了话：“罗汉，回去再说吧，让他们去找吧，这姓李的是他们的生死大敌，还怕他们不尽心尽力地去找么！”

华服客马上赔笑说道：“对，还是这位姑娘说得对，这小子是我们的生死大敌，我们要除他的心不比谁急？白老弟总不能就在大街上这么等着啊，请先回客栈去，只要一找着那小子，我马上派人给白老弟你送信儿去，行了吧？”

罗汉没说话，拉着赵晓霓行去。

华服客又是一怔，望着罗汉跟赵晓霓走远了，才摇摇头，冷笑说道：“这小子跟他娘从棺材里出来的一样，一直板着他那张脸，看吧！看将来有谁的乐子受！”

他是自言自语，也有点像说给身后那华服汉子听的。

只听身后有个人开了口：“也难怪，他心里有事儿。”

华服客冷哼一声：“他心里有事儿，谁心里没……”

这两字“事儿”还没有出口，倏觉刚才身后那话声不对，一怔，一惊，接着机伶一颤，腾身要跑。

可是他双肩刚晃，身后那人笑了起来：“没想到你还挺机灵的，真是，在我眼前你还跑得了么！”

他肩上落上钢钩般五指，只觉那五个指头一捏，他半身酸麻，肩骨跟要碎了一样，他闷哼一声蹲下身去。

身后那人又开了口：“转过来吧，转过来咱们聊聊。”

他乖乖地转回身来，眼前站着那姓李的，那华服汉子就站在姓李的身侧，跟泥塑木雕人儿似的，两眼发直，站在那儿一动不动。

华服客喉咙动了儿几动，才惊出声来：“李……李……李……”

姓李的笑笑说道：“我叫李德威，你不会不认识吧？”

华服客怎么敢当同叫这三个字，他忙道：“李……李爷。”

李德威笑道：“不敢当，你太看得起我了，借一步说话，好么？”

华服管一惊忙道：“李爷，您……您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好了！”

李德威道：“别以为这儿人多。除非我不打算杀你，我要是打算杀你，在哪儿都一样，跟我走，别让我当街给你难堪，那会伤你‘满洲’的面子。”

“长安第一楼”真热闹，可是“长安第一楼”边上那个死胡同却是个寂静地儿，黑黝黝的猛一进去有伸手不见五指之感。

进了这条死胡同，李德威搭在华服客肩上的那只手放了下来，笑笑说道：“话先说在前头，我不怕你跑，只要你自认有本事跑得了，你尽管跑，可是万一你运气不佳让我揪了回来，别恨我先断你的两条腿。”

华服客他敢跑？即使他是个精于赌的郎中，他也不敢赌这一局，他白着脸干笑道：“李爷，您有什么话尽管说就是。”

李德威拍了拍他道：“这才是，我交你这个朋友……”

顿了顿，道：“我只问一句，那个姓白究竟受了你们什么胁迫？”

华服客一怔，道：“这个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说不说随便你，我不勉强。”

华服客怔道：“李爷，我不知道。”

李德威微一点头道：“好吧，你不知道我去找知道的，你留在这儿好了。”他抬起了手。

华服客一哆嗦，忙道：“李爷，我只知道我们扣了他一个亲人为质。”
李德威笑了，道：“这不就是了么，须眉大丈夫，往后做事干脆点儿，你走吧。”

华服客两眼一直，道：“您，您让我走？”

李德威摇头说道：“我不愿意杀你们，那不是上策，我要是杀你们的话，你们一个也进不了‘长安城’，走吧。”华服客死亡边缘捡回了一条命，如逢大赦，定了定神，连谢都没顾得谢，一溜烟般奔出了死胡同。

李德威皱了眉，道：“怪不得，好阴毒的手段！”他沉吟了一下，旋即出了死胡同！

“长安城”的灯光都一样的亮。

可是“长安城”的夜色在这个院子里却是宁静的，美的。

钩儿一般的一弯冷月下，那一丛丛的菊花前坐着个人，是个绝世华服姑娘。

花儿在她面前要逊色三分。

月色在她头顶的时候含羞得躲进云影里去。

多日不见，七格格她消瘦了不少，跟眼前这些菊花比，她比菊花还要瘦。

非关病酒，不是悲状，谁知道她为了什么？

她呆呆地望着眼前那些黄花出神。

初秋天气，夜凉似水，她那身衣衫给人有不胜单薄之感。

突然，她有所惊觉，美目一睁，喝问道：“谁？”

身后不远处响起个清朗话声：“七格格，李德威夜来拜访。”

七格格那清瘦的娇靥上有着刹那间的惊喜，但在这一刹那之后，她又恢复了平静，而且罩上一层薄薄的寒霜。

她站起来，转过身，李德威就在她眼前丈余外。

“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？”

李德威笑笑说道：“说句话七格格也许不信，贵邦在‘长安城’中布署以及一动一静，我了如指掌。”

七格格道：“你的神通很大！”

李德威道：“夸奖。”

七格格眉梢儿一扬道：“那天你为什么不等我？”

李德威沉默了一下道：“七格格，一个人要是自问做得对，是不必求别人谅解的，我这个人由来如此，但得问心无愧，毁誉一任世情。”

七格格那双美目中飞快地掠过一丝异彩，道：“是这样么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这是我的做人原则，多少年来，我一直谨守这原则。”

七格格的话声忽然变得很轻柔：“我并没有不谅解你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那么我谢谢七格格。”

他的语气很冷淡，只要不是傻子，任何人都能听得出来的。

七格格眉梢儿微扬，看了他一眼道：“但得问心无愧，毁誉一任世情，你说这是你的做人原则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是的，七格格。”

七格格道：“那你为什么还以这种语气对我，分明你心里还有不快！”

李德威淡然一笑道：“七格格错了，我心里有所不快，并不是为了这件事。”

七格格轻“哦”一声道：“那你是为了什么？”

李德威吸了一口气道：“七格格，彼此立场尽管敌对，尽管水火难容，但是我认为彼此应该凭自己的所学与才智，光明正大的决胜负，判雌雄，不应该以卑劣的手段对付人。”

七格格美目一睁，道：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，难道我们用什么卑劣手法对付谁了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有一个来自‘回回堡’的高手，此人姓白，是当年威震武林，与‘布衣候’银牌令主并称于世的‘紫金刀’白长空的后人，也是白长空‘紫金刀’唯一的传人，他到‘长安’来的目的，是因为贵邦扣了他的亲人为质，逼使他来杀一个姓李的，不巧这个姓李的是我。”

七格格脸色为之一变，道：“有这种事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七格格不知道么？”

七格格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七格格是贵帮派到中原执行任务的最高负责人，像这种事七格格怎么会不知道？”

七格格道：“我真不知道，你不相信我，你是听谁说的？要有这种事，我绝不会不知道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我并不是听谁说的，我跟那位来自‘回回堡’的高手碰过面。”

七格格吃了一惊道：“你跟他碰过面，交手了么？”

李德威微一摇头道：“没有，只一动上手，势必有一方会伤在对方手下，十之八九伤的是他不是我，我不忍伤他。”

七格格道：“他不是你的对手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他是个绝世好手，在刀法上的造诣，举世找不出第二个，寻常一点的人，难接他‘紫金刀’三招，只是比起我来，他还略逊一筹。”

七格格沉吟说道：“这么说来，是真的了！”

李德威道：“我没有必要欺骗七格格，要不是事实，我也没那么大胆跑来找七格格说话。”

七格格道：“你是来找我问罪的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不敢，此人双亲过世早，从小由他祖母一手带大，举世之中他只有这么一个亲人，祖孙俩相依为命，祖慈孙孝，隐居于‘回回堡’与外界绝少往来，也根本不过问世事，我认为贵邦不该押扣这么一个可怜的老人，逼迫这么一个朴实、淳厚的少年人。”

七格格道：“你是让我想办法放了这位老人家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这是我对七格格仅有的一次请求，七格格若能点头，我会终生感激，当然，我是贵邦的对头，贵邦视我如眼中之钉，背上之芒，我不敢勉强七格格，不过我希望贵邦能用自己的实力，跟我做光明正大的争斗，别假他人之手，借他人之力。”

七格格沉吟了一下，道：“你等等，阿喜！”

远远一声答应，一名彩衣婢女飞一般地掠了过来，一见李德威，她为之一怔：“李爷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李德威含笑说道：“刚来。”

那彩衣婢女道：“您可来了，我们格格……”

七格格娇靥突然一红，道：“叫他们来一个见我，快去。”

那彩衣婢女微微一愕、旋即恭应一声，转身掠去。

七格格扭过头来，娇靥犹带红晕，柔声说道：“你先避一避，好么？”

李德威微一点头，腾身倒射掠进了附近一处暗隅中。

没多大工夫，那彩衣婢女阿喜掠到，身后紧跟着个中年华服客，他进前打下千去。

七格格淡笑说道：“站起来答我问话。”

那中年华服客恭应一声，退后一步，垂手恭立！

七格格扬了扬眉道：“我听说从‘回回堡’来了个性白的，有这回事么？”

那中年华服客道：“回格格，有这回事……”

七格格没容他说下去，接着问道：“听说咱们是让这个姓白的来对付那个姓李的，有这回事么？”

那中年华服客道：“回格格，是的……”

七格格道：“听说咱们扣了这姓白的一个亲人，有这回事么？”

那中年华服客道：“回格格，那是他的奶奶。”

七格格脸色一寒，道：“这是谁的主意？”

那中年华服客道：“回格格，这是九王爷的主意。”

七格格一怔，道：“是九王爷的主意？”

那中年华服客道：“是的。”

七格格扬了扬眉，沉默了一下道：“九王爷派谁主持这件事？”

那中年华服客道：“回您，这件事是九王爷亲自主持的！”

七格格又复一怔，道：“这么说，九王爷已经到中原来来了？”

那中年华服客道：“是的，九王爷到中原来有好些日子了。”

七格格道：“九王爷到中原来，这是件大事，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？”

那中年华服客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奴才就不清楚了。”

七格格道：“九王爷现在在哪儿？”

那中年华服客道：“这个奴才也不清楚，奴才只知道九王爷已经到中原来来了，九王爷这趟到中原来是极其机密的。”

七格格冷笑一声道：“连我也不能知道么？”

中年华服客一哈腰道：“您明鉴，奴才是真不知道。”

七格格怒态稍敛，道：“那么，你是听谁说九王爷到中原来来了？”

中年华服客道：“奴才昨天在街上碰见九王爷的卫士，是他告诉奴才的。”

七格格冷笑一声道：“逢人便说，这还能叫机密么，连我都不让知道一下。看来我这个格格还不如你。”

那中年华服客立即爬俯在地道：“您开恩，奴才该死！”

七格格微一摆手道：“这跟你没关系，你去吧。”

那中年华服客磕头谢恩，退着走了。

中年华服客走了，七格格站在那儿没说话，半天才道：“你请出来吧。”

李德威从暗隅中走了出来。

七格格朝阿喜摆了摆手，道：“给李爷冲壶茶去，用我的茶壶。”

阿喜答应一声，施个礼走了。

李德威道：“格格别客气，我这就走。”

七格格看了他一眼，道：“相见不易，你别走，我还有话要对你说。你坐。”

她自己坐在原处，李德威则坐在一方干净的青石上。

坐定之后，李德威道：“七格格有什么教言？”

七格格道：“教言，我配对你做什么教言，别跟我客气，好么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七格格，这是礼，礼不可失。”

七格格没说话，沉默了一下才道：“刚才，你都听见了，我并不知情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我谨向格格道歉。”

七格格微一摇头道：“那倒不必，我只要你明白也就够了，我不是那种人，虽然你我的立场敌对，可是逼迫别人来杀你，这种事我还做不出来，其实，连我自己也不会杀你，哪怕让你受点伤我都不愿意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谢谢格格。”

七格格摇头说道：“你不必谢我，我清楚，我也杀不了你……”

顿了顿道：“这件事我有心无力，爱莫能助，你也听见了，主持这件事的是本邦的九王爷，他是我‘覆育列国英明大皇帝’的九弟，是我的九叔，论私，他是个长辈，论公，他是个亲王。他主持的事我不能干涉，不能改变，更不能擅作主张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我知道，格格有这番心意，我一样感激。”

七格格道：“我可以找我九叔，只能找着他，我就可以去求他……”

李德威由衷地道：“七格格，我感激。”

七格格娇靥上掠过一毫悲怒神色，微一摇头道：“我不要你感激，只要你别把我当成仇敌，别对我那么冷淡我就知足了。”

李德威心头一震，道：“七格格……”

七格格低下了头，道：“你明白了么？”

李德威心神震撼道：“七格格，这是不可能的。”

七格格猛抬玉首，道：“为什么不可能，你嫌我是个满洲女儿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那倒不是，只是你我没见过几次面……”

七格格道：“真要有情的话，仅仅一面也就够了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七格格，彼此立场敌对……”

七格格微一点头道：“我知道，这才是主要原因，可是，我没把你当成敌人，难道你就不能不把我当成敌人么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七格格，一个人的立场是不能改变的！”

七格格目光一凝，道：“你的意思是说，除非你我两个人之中，有任何一个愿意改变自己的立场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我不能改变自己的立场，恐怕七格格也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立场。”

七格格那香唇边掠过一毫轻微抽搐，道：“我不能改变自己的立场，因为我是个皇族，而你不过是大明朝的一个百姓，一个武林中人，一个江湖人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七格格错了，簪缨之士，常不及孤宁之子可以抗节致忠，庙堂之士，常不及山行之夫，可以料事烛理，古来辅朝廷、赴国难，有多少热血男儿，有多少壮烈战士，他们大都是身在山林草莽的英雄豪杰，不举别人，单举一个荆么叔，错非是一个有热血、有豪气、有胆识的江湖豪雄，谁肯舍命刺秦……”

七格格微一摇头道：“别说这些，大明朝朝纲不振，奸佞当道，宦官弄权，忠良或死或隐，这你是看见的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七格格又错了，就因为大明朝朝纲不振，奸佞当道，宦官弄权，忠良或死或隐，才需要我辈及时奋起，做一个砥柱中流，挽颓势，遏狂流……”

七格格摇头说道：“人心所趋，大势已去，恐怕不是你一个人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在朝尚有忠良在，山林草野之中，热血的忠义豪雄何止亿万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只要每一个能尽自己的一份心力，自可奏回天之功。”

七格格沉默了一下道：“我无意拿功名利禄动你，我要是拿功名利禄动你，那也不是真情真意，可是我要告诉你，你若是肯放弃自己的立场，我保你有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……”

李德威站了起来，淡然一笑道：“谢谢格格的好意，我淡泊惯了，今生今世恐怕无福享用那荣华富贵了，夜深，露重，格格请回房歇息去吧，我告辞了。”

他一抱拳，要走！

恰好阿喜端着一只细瓷小茶壶来到，她一怔道：“怎么，李爷要走？”

七格格道：“李爷还有事儿……”

阿喜道：“可是刚冲好一……”

七格格道：“放在那儿待会儿我喝。”

阿喜答应一声，放下了那只细瓷小茶壶。

七格格转眼望向李德威，道：“我不送你了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不敢当，七格格别客气。”

腾身掠起，飞逝而去。

七格格那一双美目之中闪动着一种晶莹的东西。

阿喜上前一步道：“格格，您怎么了？”

七格格微一摇头道：“没什么，时候不早了，你睡去吧！”

阿喜道：“格格，您……”

七格格道：“叫你睡去，没听见么？”

阿喜口齿启动了一下道：“是，夜已经深了，露水也很重，您也请早点儿安歇吧。”浅浅一礼，退走了。

七格格两眼一闪，两排长长的睫毛一阵抖动，两行晶莹珠泪也挂落了下来，滑过那清冷的娇靥，无声无息地落在襟前。

突然，她开了口，喃喃说道：“他是对的，他要是为一个女人能改变自己的立场，也就不值得我这么倾心，这么痴了！”

灯蕊压得很少，灯光看上去很昏暗。

其实，在一间只有两个人的小屋里，这灯光也够亮的了。

赵晓霓轻轻说道：“罗汉，别老这么皱着眉好不，我看了难受。”

罗汉笑了，笑得很勉强：“阿霓，我不希望我这份愁感染了你，你本该是个不知愁，不识愁的姑娘。”

“谁说的。”赵晓霓那一双充满了智慧的美目之中，陡放出一种令人心神震颤的异彩：“我早就知愁、识愁了，只不过我这种愁跟你那种愁不一样……”

罗汉愣愣地道：“你那种愁是什么愁？”

赵晓霓有点羞，也带点儿气，瞟了他一眼，嗔道：“不告诉你。”

女儿家都有份天生的娇媚，醉人的是自然流露而不是做作。

赵晓霓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充份流露了女儿家特有的娇媚。

赵晓霓原就美，美得不带人间一丝烟火气，如今再加上这女儿家特有的娇媚，益发动人。

罗汉看在眼里，人又为之一怔，可是旋即他痛苦地把目光移开了。

赵晓霓轻轻说道：“罗汉，你为什么不敢看我？”

罗汉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道：“阿霓，我不配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可以克制自己，也可以改变自己，是不？”

罗汉摇了摇头，满脸的痛苦神色：“不，我不能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能，罗汉，只要你愿意。”

罗汉道：“我愿意，可是我不能，你不知道，阿霓……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为什么不肯告诉我，也许我能帮你……”

罗汉摇头说道：“不，阿霓，你帮不了我，谁也帮不了我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那么你就该自助……”

罗汉突然一声苦笑：“我身不由己，如何能自助？”

赵晓霓道：“罗汉，究竟是……”

罗汉痛苦地截口说道：“阿霓，咱们不谈这些好么？你要陪我坐谈终宵，难道咱们净谈这个打发时间么？”

赵晓霓沉默一下，道：“我总觉得，一个人，尤其是像你这么一个昂藏七尺躯须眉大丈夫，应该面对现实，应该有面对现实的勇气，世上没什么不可解决的难事，有困难就要想办法去解决困难，不能一味的逃避……”

罗汉哑声叫道：“阿霓……”

赵晓霓微一摇头道：“我不说了，罗汉，既然你不愿意我说这些，咱们就换个话题，咱们谈些什么，你想谈些什么？”

罗汉苦笑一声，没说话。

赵晓霓道：“谈谈我们的将来，好不？”

罗汉一怔道：“我们的将来？”

赵晓霓点了点头，轻嗯了一声，一双美目之中闪射出异样的光彩，神往地道，“现在虽然还不能决定咱们住在什么地方，不过我希望那地方要离城镇远些，越远越好，那里有山有水，有树有花，茅屋两间，竹篱一圈，前面是片花圃，屋后可以种点庄稼……”

罗汉失笑说道：“阿霓，你想得太美好了。”

赵晓霓目光一凝道：“你以为找不到这种地方么？”

罗汉道：“这种地方世上比比皆是，问题是在事情能不能这么美好！”

赵晓霓眨动了一下美目，道：“怎么不能？”

罗汉道：“我奶奶……”

唇边掠过一丝抽搐，他顿了顿接着说道：“我奶奶说过，江湖事沾不得，一经沾上便永远也撇它不开，除非你咽下最后一口气，我爹本是武林中人，他老人家早在几十年前便自武林中退隐了，举家远离中原，迁往了几乎隔绝武林的塞外‘回回堡’，可是曾几何时这种血腥、残酷的江湖事跟着到了‘回回堡’，我一个人离开了家，离开了亲人进入中原，踏进江湖，说句不该说的话，是我爹连累了自己的高堂白发跟自己的儿子，那么我现在沾上了江湖事，将未又会连累谁……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不怕，罗汉。”

罗汉苦笑说道：“阿霓，你或许不怕，可是我怕，误己事小，误人事大！”

赵晓霓道：“罗汉，夫妻本该同甘苦、共患难的，打从我见你那头一眼，我就情不自禁爱上了你，可是打从那头一眼起，我也明白你是个已经沾了江湖事的武林中人，要怕，如今我也就不会跟你在一起了。”

罗汉凝目望着她，神情震动，道：“你怎么说，阿霓，夫妻？”

赵晓霓道：“嗯，既然爱上了一个人，不该嫁给他么，两心相许，两情相愿，求的就是长相厮守，共偕白首。”

罗汉几几乎要跳起来，道：“不行，阿霓，你不能嫁给我，世上不乏适合你的人。”

赵晓霓微一摇头道：“我却以为没有一个人比你更适合我，也没有一个人比我更适合你，你需要我这么个人陪伴你一辈子，我也需要你这么个人让我依靠终生，为什么我不能嫁给你，除非你嫌我？”

“不！阿霓！”罗汉摇头说道：“那不是嫌，那是……那是怕

赵晓霓道：“怕，怕什么？”

罗汉道：“怕我连累了你，你这么纯真，这么圣洁，你应该找个适合你的人住在你所向往的地方，过那清静、甜美、只羡鸳鸯不羡仙的生活，而我，我自己知道，我永远无法住到那种地方去，因为我在没出世之前就沾上了江湖事，如今我自己更踏进了江湖，它就会像恶魔一般地跟着我，我走到哪儿，它就跟到那儿，躲不掉，丢不开……”

唇边掠过抽搐，他住口不言。

赵晓霓道：“难道打古至今，每一个江湖人都丢不掉江湖事？”

罗汉道：“这个……并不是没有，只是那为数太少，少得可怜

赵晓霓道：“怎见得咱们就不是那少得可怜中的一对？”

罗汉呆了一呆道：“这个……”

赵晓霓道：“俗话说得好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不来的不必躲，要来的躲也躲不掉，人谁无一死，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，这种事不是没有，难道只有江湖人才生活在凶险中，那是在你自己怎么看了，罗汉，真要说起来，路上车马这么多，连走路都是危险的，不出门也不行，坐在家里屋子塌了也能给他活活砸死，不是么？”

罗汉苦笑说道：“阿霓，我说不过你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罗汉，这无关舌辩，谁也不能说我说的不是情，不是理！”

罗汉沉默了一下道：“阿霓，咱们再换个话题……”

突然间两眼奇光暴闪，转眼望着外头，冷然说道：“夜那么深，露那么重，站在外头不怕着凉么？”

一声怪笑从外面响起，紧接着一个冰冷话声传了进来，话声冷得像从冰窟里传出来的一样：“你拥着美人享福，好朋友找上门来了，你怎么说？”

罗汉冷然说道：“现在别吵我，这儿也不是厮杀拼斗的地方

外头那冰冷话声道：“好，现在我不扰你，明天一早日出时分，咱们城外‘中头古刹’前见。”

话落后，寂然无声，外头又恢复了片刻前的宁静。

罗汉的威态渐渐敛去，苦笑一声道：“阿霓，听见了么，这就是只一沾上身，便永远丢不掉的血腥江湖事。”

赵晓霓娇靥上惊容还没退去，道：“走了么？”

罗汉点了点头道：“走了，已经在百丈外了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是谁？”

罗汉道：“你没听出来么？那个姓厉的！”

赵晓霓美目一睁，道：“厉三绝？”

罗汉点了点头，没说话。

赵晓霓道：“他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罗汉缓缓说道：“或许是因为你跟我在一起，或许是因为我在‘大散关’跟人接过头，其实，江湖上有很多厮杀是无须理由的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他约你明天一早，日出时分，在‘中头古刹’前见，你不去？”

罗汉双眉扬起，道：“当然要去，怎么能不去，易地拼斗是我的意思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为什么你非去不可，不去会让人笑么？”

罗汉道：“阿霓，这种事是躲不掉的，躲得过明天，可是明天之后还有无数个明天，正如你所说，不来的无需躲，要来的躲也躲不掉……”

赵晓霓道：“那么你就躲一次试试，躲一天是一天，直到躲不掉了再去，好么？”

罗汉道：“为什么？阿霓，你怕么？”

赵晓霓摇头说道：“我并不怕，我这个女儿家跟一般女儿家不同，我的胆子比谁都大，这是在‘白莲教’当年锻炼出来的，我只是不愿意你杀人，江湖事就跟个无底大深坑一样，我不愿意你再陷下去，越陷越深。”

罗汉唇边掠起一丝勉强笑意，道：“阿霓，早在我接过这柄‘紫金刀’时，我就已经一脚踩进了这个会使无数人灭顶的泥沼里，那时候只踩进一只脚，而如今，自从我离开‘回回堡’到中原来，我的另一只脚也陷进了这泥沼，现在已经是无力自拔了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有我在你旁边，我总要拉你一把！”

罗汉摇头说道：“没有用的，阿霓，我的情形跟一般武林人又自不同，你拉了我一把，可是我这柄‘紫金刀’却又推了我一把。”

赵晓霓眨动了一下美目，道：“罗汉，我不懂。”

罗汉伸手抓起了放在桌上的那柄“紫金刀”，他把刀抽了出来，这把刀在白天看不见什么光华，如今映着灯光，虽然灯光很微弱，可是却使整间屋子里充满了森冷的紫色，光华使得赵晓霓不由机伶伶地打了个寒颤。

罗汉两眼凝望着刀身，脸上的神色是肃穆的，肃穆得让人不敢正视，两眼之中也闪漾着一种奇异的光彩：“我爹当年仗着这把刀杀了不少该杀的人，创下了武林中数一数二的威名，自从我接过这把刀那一天起，我就负有维护这把‘紫金刀’威名的任务，除非我不要这把刀，否则我一生一世都要维护这三个字的威名……”

赵晓霓道：“能不能不要它？”

罗汉斩钉截铁地道：“不能，我要是不认我姓白，不承认我是我爹的儿子一样，我爹当日把他交给我的时候曾经说过这句话：刀不离身，刀在人在，刀没人亡，什么时候它离开了我，那一刻也就是我死的时候。”

赵晓霓娇靥上掠过一片阴霾，道：“这么说你永远无法脱离这江湖中的

厮杀、血腥了。”

罗汉苦笑说道：“所以说谁也帮不了我，所以说江湖事沾不得，这就是我爹留给我的，也可以说是我爹连累了我，小的时候，我不愿意习武，可是为了这把‘紫金刀’，我不能不习武，长大之后，我愿意永住塞外，做一个平平凡凡、默默无闻的人，或者打打柴，或者种种庄稼，可是为了这把‘紫金刀’，我却又不能不离开塞外，进入江湖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那……既然这样，那你就早些睡吧，明天天不亮你就要赴约去，要是一夜不睡，你会没精神的，养精蓄锐才能迎敌。”

罗汉道：“说好了的，你陪我坐谈终宵。”

赵晓霓嫣然一笑道：“什么事都一样，不能一成不变，这就跟人生一样，当初立志的志向是向东，可是最后到的地方不一定是东边，走到半路的时候总会碰见什么事情改了方向的。”

罗汉把“紫金刀”归了鞘，道：“就凭他打扰了咱们的谈兴，他就该死。”

赵晓霓白了他一眼，嗔道：“不许说这话，睡吧！”

罗汉道：“你呢？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坐这儿陪你，等你睡着了，我躺在你脚下合合眼就行了。”

罗汉道：“那怎么行！”

赵晓霓柔婉一笑，娇媚流露道：“怎么不行，谁叫我是你的妻子啊，再说明天一早是你去拼斗又不是我，睡不好怎么行！”

罗汉还待再说。

赵晓霓已然站了起来道：“别再说了，睡吧，我宁愿一辈子不睡，也不能让你因为精神不够败在人手下……”

走过去拉开了被褥！

罗汉忙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赵晓霓娇媚一笑道：“给你铺炕，别忘了，我是你的妻呀，要是在今天，我还会给你暖被窝呢。”

罗汉一阵激动，道：“阿霓，你真好，将来谁要是娶了你，他一定是这世上最有福气的人。”

赵晓霓白了他一眼道：“傻话，我是你的妻子，谁还能再娶我，你要认为谁娶我就有福的话，你就是那个有福气的人！”

罗汉道：“我不敢……”

赵晓霓道：“除非你不要我，要不然从今后你就别再说这种话，听起来让人伤心难受。”

罗汉没说话，沉默了一下之后才道：“在家的時候，总是奶奶照顾我，奶奶最疼我，一直把我当成长不大的小孩子，现在却是你照顾我，我……”神色忽然一黯，住口不言。

赵晓霓没看见，也没在意他吞下了余话，转眼工夫她把炕铺好了，转过身来妩媚一笑道：“睡吧，相公。”

罗汉一阵激动，道：“阿霓，我……”

赵晓霓娇靥一仰，道：“你是不敢，还是不配？”

罗汉道：“我，我想哭！”

一双浓眉下那双有神的大眼，竟当真地一红。

罗汉是性情中人，感情非常的丰富，论年纪，他已经长成了，论所学，他是个绝世高手，家传“紫金刀”难有匹敌，可是他还跟个小孩子一样，也

可以说在感情这两个字上，他脆弱得可怜”

赵晓霓以自己能倚身这么个人而欣慰，她也有丰富的感情，眼见罗汉这样儿，她也难受。

不过她能装出笑脸来，玉手握上罗汉那健壮而有力的手，美目凝注，深情万斛，柔婉地道：“别这样，罗汉，还好这是我，要换个别人，人家会笑话你。”

罗汉道：“要换个别人，我也不会哭了。”

赵晓霓在这一刹那间，只觉得他不是个挥刀迎敌、威风八面、煞气腾腾的武林高手，而是一个处处需要人照顾，纯真、柔弱的小孩子，她无限怜惜地道：“别说了，快睡吧，我陪着你，你睡了我也好睡。”

在这一刹，罗汉当真很听话，脱了靴子，和衣躺在了炕。

赵晓霓拉起夹被轻轻给他盖上，一切表现完全像个温柔体贴的妻子。

男人家是须眉丈夫，可是有时候也像小孩子一样，的确需要女人家像照顾小孩子一样地照顾他。

罗汉躺下了，赵晓霓把灯蕊压得更小，那灯光如个个豆似的，然后她在炕前坐了下来。

她望着罗汉，罗汉那一双有神的大眼望着她，毫无睡意。

赵晓霓道：“把眼闭上，这样儿怎么睡？”

罗汉听话地闭上了眼，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睁开了眼，赧然一笑道：“阿霓，不行，我睡不着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胡说，你根本没安心去睡……”

罗汉道：“我躺着，你坐着，你这样陪着我，我怎么能睡！”

赵晓霓道：“说句话你信不信，你要是不能安心睡，就是我现在也躺下，你也睡不着。”

罗汉窘迫地咧嘴一笑道：“那是……我有好多事情要想！”

赵晓霓道：“想什么，有什么事好想的？”

罗汉道：“想你，想我自己，想怎么会认识你，想怎么会跟你在一起，也想是不是能长久跟你一起……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想不想长久跟我在一起？”

罗汉道：“要说不想，那是自欺欺人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那你就听我的话，你要是听我的话，就能长久跟我在一起。”

罗汉道：“我听你的，可是有些事我也要做几分主！”

赵晓霓妩媚一笑道：“那当然，你是男人，将来是咱们这一家之主，不过眼前这件事你要听我的，赶快睡。”

罗汉道：“我想听你的，可是我睡不着！”

赵晓霓沉吟了一下道：“这样吧，我唱个歌给你听，这些歌还是我小时候学的，到现在还没有忘记，你听我唱歌，什么都别想，用不着一会儿就睡着了。”

说着，她伸出那柔若无骨、根根似玉的柔荑，握上了罗汉的手，然后她轻唇低低唱道；

“三岁娃，会栽葱，

一栽栽到路当中。

过路的，莫伸手，

尽它开花结石榴。

石榴肚里一壶油，
乡里大姐梳油头，
大姐梳的盘龙髻，
二姐梳的走马楼，
三姐不会梳，
一梳梳个狮子滚绣球，
一滚滚到黄鹤楼。”

这是儿韵，可是这儿韵在她唱来却动听异常。

罗汉听得入了神。

赵晓霓接着又唱道：

“扯呵呵，拉呵呵，
撑船去，接丈母，
丈母不在家，
窗户眼里看见她，
梳冲头，插翠花，
丁丁小脚在地下，
粉白脸，糯米牙，
回家对我爹娘夸，
卖田卖地要娶她。
娶来家，
又怕风了，又怕雨打了，
打了龕子供起来吧！”

赵晓霓的确是个童心未泯，纯真、圣洁的姑娘，要不“白莲教”中待这么多年，她岂会还记得这些逗人忆童年的儿韵。

别说，赵晓霓这两首儿韵唱得还真管用，罗汉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闭上了两眼。

赵晓霓没再唱，松开了罗汉的手，玉手落在了罗汉的脸上，轻轻地抚摸着，道：“睡吧，罗汉，一觉睡到大天亮，什么都别想，哪儿都别去……”

罗汉突然睁开了两眼，但只是那么一睁，一刹那之后他就两眼失神，像是十分疲乏，睡意极浓地又闭上了眼。

赵晓霓轻轻吁了一口气，直起了腰。

就在这时候，一个清朗话声起自门外：“姑娘错了！”

赵晓霓一惊站起，轻声喝问道：“谁？”

门外那清朗话声道：“我姓李。”

赵晓霓一怔，旋即定了定神道：“可是李恩公？”

门外那清朗话声道，“不敢当，正是姑娘见过的那个姓李的！”

赵晓霓忙去开了门，李德威当门而立，含笑说道：“姑娘好。”

赵晓霓忙声道：“李大侠好，请进来坐。”

李德威没客气地进了屋，炕上的罗汉睡得真熟，他连眼皮都没动一动，李德威往炕上扫了一眼：“姑娘用法术让他入了睡？”

赵晓霓点了点头道：“我不得不这样，李大侠不知道，他明天一早要赴约跟人决斗去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我来了半天了，都听见了，刚才那位邀约他的人来的时候，我也在。”

赵晓霓脸上红，轻轻地“哦”了一声。

李德威道：“姑娘原谅，我是来给姑娘送个信儿的，可是姑娘一直陪着他，我不敢进来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其实也没有什么，我跟他是真情相爱，但止于礼，并没有不可告人之私……”

顿了顿，接问道：“李大侠要告诉我什么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他为什么受‘满洲’逼迫来杀我，原因我已经知道了……”

赵晓霓心里一跳，美目圆睁，道：“噢，是……”

李德威看了炕上罗汉一眼，道：“他唯一的亲人，他的祖母被‘满洲’拘为人质……”

赵晓霓脱口叫道：“啊呀，他们的手段好卑鄙啊，这么说，他要杀李大侠，是为救他奶奶！”

李德威道：“是的，‘满洲’给了他条件，只要能取得我项上人头，马上释放他奶奶。”

赵晓霓轻轻叹了一声道：“那就难怪了，他是他奶奶一手带大的，他奶奶疼他疼的不得了，他也是个很孝顺的人，难怪他会不顾一切，难怪他宁可使自己成为千古罪人！”

李德威道：“他生性淳厚，不愿伤人，可是他不能不救他奶奶，这种事是很难取舍的，他只有这么一个亲人，祖孙俩相依为命，他至孝，他奶奶也那么疼他，他只有选择前者，这也是人之常情，无可厚非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多谢李大侠曲谅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姑娘不必客气，我不是个不明是非的人，同时我对他也相当爱惜，当世之中像他这样的人不多，像他这样的奇才更少，要任他错下去，那未免令人扼腕，也是我的罪过，再说，我的长辈跟他的尊人，当年都并称一时的人物。”

顿了顿道：“我已经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一个朋友，我这个朋友是‘满洲’的亲贵，虽然彼此立场敌对，但她极具正义感，她不知道便罢，只一知道，我料她不会不管，不过据说主持这件事的是个身份地位比她还要高的人，纵然她挺身做不平之鸣，恐怕收效不会太大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李大侠能有这番心意，已经令人感激了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姑娘应该知道我爱惜他，要不然今夜我不会躲他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明白李大侠宽怀大度，侠胆仁心，可是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我不求他知道！”

赵晓霓沉默了一下道：“他奶奶在‘满洲’掌握之中，为救他奶奶，他只有不顾一切的对付李大侠，照这么看，这件事……”

李德威摇头说道：“我倒不担心他怎么对付我，姑娘冰雪聪明，应该知道，即或他能杀了我，‘满洲’也不会满足的，他们会一而再、再而三地逼迫他们为他们做事，为他们卖命，如今这西几省到处潜伏着“满洲”派来的奸细，另外还有不少居心叵测的帮会组织伺机而动，假如再加上一个他，西几省的处境实在堪虑……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知道，我会尽我的心力劝阻他的！”

李德威摇头说道：“姑娘深明大义，令人钦佩，无奈，只要他奶奶在‘满洲’掌握中一天，恐怕谁也劝不了他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釜底抽薪之计，只有先救出他奶奶。”

李德威摇头说道：“谈何容易，‘满洲’远在北地，天下又这么大，谁知道他们把他奶奶藏在何处，这种事只许一次，也只许成不许败，万一打草惊蛇，弄巧成拙，那就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了，那后果……”

住口不言。

赵晓霓愁聚眉锋道：“那可怎么办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办法是人想出来的，这件事难虽难了些，可绝不是毫无办法可想，我自会尽心尽力，姑娘放心就是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赵晓霓感同身受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姑娘不必客气，像他这么个人，需要姑娘这么一位奇女子陪伴，也是他的福气，在他今后一生中，姑娘对他的帮助很大，也可以说姑娘能造就他，也能毁灭他，他是圣是魔，全在姑娘一念之间，为他，也为大明朝，我请姑娘好好陪着他，永远别远离他一步！”

赵晓霓红了娇靥，低下了头，道：“我会的、这也是我的心愿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我也请姑娘往后做事要三思，要慎重，像眼前这件事，姑娘就做错了！”

赵晓霓抬起了头，娇靥上犹带三分红晕，道：“李大侠是指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姑娘所以施法术催他入睡，是不是想让他误了明天一早，‘中头古刹’前的约会？”

赵晓霓点头说道：“是的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姑娘，这种事躲不掉的！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知道，可是能躲一天便是一天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姑娘恐怕没想到，姑娘这样做很可能会毁了他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这么做会毁了他，怎么会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姑娘，我辈侠义中人，行走江湖除了行侠仗义，济弱扶危之外，还要维护上一代那得来不易的声名，这就跟为人子女者，为人做事要光门楣、耀祖先的道理一样，他对姑娘说过，自他从他尊人手中接过这把‘紫金刀’那一刻起，他就负有维护‘紫金刀’这三字声名的责任，这是他的义务，也可以说是他的权利，倘若他这次决图爽约不到，武林中一旦传出‘紫金刀’后人贪生怕死‘怯敌’这六个字……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明白了，可是杀人不是一件好事，也有违他的本愿，更不足明志见勇啊！”

李德威点头说道：“我明白，姑娘说的也是至理，动枪拔剑，那只是匹夫血气之勇，昔张良，纳履桥下，韩信曾受胯下之辱，大丈夫要能伸能曲，要能做小忍，甚至要忍人所不能忍，可是他生性至孝，绝不容许别人污蔑他的先人，尤其他又是一付宁折不曲的刚直性子……”

赵晓霓叹了口气道：“看来李大侠了解他比我还深，我只是不愿他多造杀孽！”

李德威道：“姑娘，有的时候杀孽是无法避免的，像驰骋沙场，捍卫疆土的将士，保国卫民是他们的天职，是他们的本份，一旦外敌来犯，他能不杀人么？江湖上也是一样，江湖上不乏十恶难赦之徒，你不杀他，他便杀你，要放过一个十恶不赦之徒，有时候积下的罪孽远比杀孽为重，十恶不赦之徒无恶不作，放过他一个，便不知要死多少善良的人……”

赵晓霓恍然说道：“多谢李大侠明教，我懂了，明天天不亮我就叫醒他。”

李德威沉默了一下道：“其实，明早这场约斗，他是凶多吉少。”

赵晓霓一惊道：“怎么，李大侠是说他不是那人的对手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要在他没遇见姑娘之前，那人绝不是他‘紫金刀’的对手，可是在他遇见姑娘后的如今，这情形就改观了，姑娘懂我的意思么？”

赵晓霓眨动了一下美目道：“李大侠是说我使他分了心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倒不是姑娘使他分了心，而是一个‘情’字能使任何人分心，他如今变得十分脆弱，煞气毫无，相反地，我刚才隐身院中暗处，却看见那邀斗他之人也看准了这一点，要不然绝不敢跑来邀斗挑战。”

顿了顿道：“当然，这种情形要是在两个功力悬殊的人之间，是不足虑的，要是在两个功力相差不多的人之间，就足能使强者转弱，弱者转强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这么说，是我害了他？”

李德威摇头说道：“不能这么说，姑娘也不该这么想，任何人动了情之后都会这样，人是有血有肉有灵性的，孰能忘情，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避免的。”

赵晓霓娇靥上尽是忧虑神色，道：“那么请李大侠指教，我应该怎么办，我是不是该离开他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来不及了，姑娘，记得刚才我说过，姑娘要寸步不可远离地陪着他，要是姑娘一旦离开了他，那后果会更糟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那我怎么办呢？”

李德威倏然一笑道：“这是神仙都没有办法的事，除非他自己在必要的时候能暂时忘情，只是这是很难做到的，尤其是他，他是个心地丰厚而又感情丰富的人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那……李大侠明知他不是那人的对手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他绝不是那人的对手，据我所知，那个人并不是一个人，他还有个同伴，那同伴也是他的主子，此人不但功力更高，而且生性冷酷，狡猾多智，他两个一旦联了手，当世之中很难找出个对手来……”

赵晓霓道：“那李大侠怎么还让他去赴约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我既然爱惜他，绝不会害他，我既然让他去，也自然有我所以让他去的道理，我可以当着姑娘做保证，他或许会有惊，但绝不会有险。”

赵晓霓美目一睁道：“李大侠要暗中助他一臂之力？”

李德威摇头说道：“他们双方都是一等一的好手，我是无法隐身在暗中助谁的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那么李大侠是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姑娘不必多问，请相信我，放心让他去赴约就是，不过我在这儿要请姑娘帮我个忙。”

赵晓霓忙道：“李大侠但请吩咐，赵晓霓无不全力以赴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第一、请姑娘别让他知道我来过，也不可提他祖母被拘一事。第二、请姑娘听见鸡叫再叫他，别叫醒他太早，也别过迟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李大侠放心，我记下了，只是为什么要等听见鸡叫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姑娘不必问，请照着我的话去做就是。”

赵晓霓答应了一声！李德威目光往炕上扫了一下道：“时候不早了，我告辞了，姑娘也请歇息一会儿吧，临行我再嘱咐姑娘一句，届时双方一经动上手，无论姑娘看见什么惊险，千万别出声，姑娘一出声便会让他疏神分心，高手过招，尤其是做殊死斗是丝毫分心不得的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多谢李大侠，我记下了！”

李德威道：“我告辞了，姑娘请歇息吧！”

转身往外行去。

赵晓霓道：“李大侠好走，我不送了。”

中头见鹤林，
 梯径绕幽深。
 青色浮山外，
 天河宿殿阴，
 掌灯无白日，
 客地有黄金，
 休作狂歌老，
 回看不任心。”

这是杜甫一首“中头寺”的五律。

时杜甫作客长安，穷不自给，眼见“长安”浮华，心里感慨万千，他常到“中头寺”散步。

另有这么一首五绝：“兵恭边将老，关汉信不通，犹残数行泪，忍对百花丛。”

落拓文人之境，溢于言表。

“中头寺”为长安名刹之一，在城南二十里处“杜曲”之前。

自古“杜曲”这一带遍植桃花，春时花开，烂缦如锦，所谓：“山应鸭嘴千峰翠，川到中头十里花”，“花浓春寺静，竹细野池幽”。就是描述“中头寺”前这些桃花的。

夜色中，一条人影划破寂静夜空射落在“中头寺”前。

是李德威。

他抬眼打量，宏伟庄严的“中头古刹”静静地坐落在夜色中，红墙绿瓦，殿宇重重。

“中头寺”前，紧挨着一片桃树林，这时候时正初秋，枝桠光秃，看上去给人以无限萧索之感。

这片树林跟“中头古刹”之间，是一片小空地，地上很平坦，连一颗石头都没有，是个绝佳的拼斗地。

李德威前看后看，左看右看了一阵之后，突然跨步上前，在“中头古刹”前丈余处地上，挖了几个巴掌大小的坑，然身转身进桃树林拣了些枝叶，盖在坑上，最后又把挖出来的土覆盖在枝叶上，盖得跟平地没有一丝儿差别！

随后，他腾身跃起，直上“中头古刹”庙门头，在那门头上揭松了两片瓦，最后一翻身没入了“中头古刹”里。

东方天边，微泛鱼肚之色。

两个黄衣人鬼魅也似地出现在“中头古刹”前，根本就没看见他两个是怎么上来的！

这两个黄衣人一个是那厉三绝，一个则是那身佩长剑，有着一付修长身材的黄衣小胡子！

厉三绝的主人。

他两个几乎是心息相通，同时停步，同时转眼四下打量。

看了一阵之后，黄衣小胡子突然抬手住庙门一指，冰冷说道：“咱们先到，拣个好方位，你站东边！”

厉三绝很听话，一句话没说，往前迈了几步，然后转过来。

黄衣小胡子哼哼一阵冷笑道：“你如今正值锋芒毕露，煞气逼人，再加

上你站的这好方位，那小子必死在你剑下。”

厉三绝脸上毫无表情，语气也够冷的：“属下就是站在西边，这一场拼斗躺下的也是他。”

黄衣小胡子目光一凝，道：“你不愿意速战速决，你不愿意省时省力？”

厉三绝道：“属下自然愿意！”

黄衣小胡子道：“那就听我的，我总不会愿意看你躺下去。”

厉三绝道：“那小子不凡，或许他看透了我的心意，他不来。”

黄衣小胡子摇头说道：“不会的，我已经看透了他，他就是明知不敌也会来。”

厉三绝道：“希望如此。”

黄衣小胡子道：“如果我没料错，那妞儿也会跟他一起来，如若那小子死在你剑下，那妞儿，你怎么办？”

厉三绝道：“属下看都不看她一眼！”

黄衣小胡子唇边泛起一丝邪笑，道：“对是对了，但不必，这座‘中头古刹’前很宁静，不虞有任何人打扰，你可以强占了她，然后再丢弃她。”

此人是够坏的。

厉三绝两眼之中掠过一丝异彩，道：“属下能么？”

黄衣小胡子道：“我叫你做的事，不会错的！”

厉三绝道：“不该先献给主人么？”

黄衣小胡子哈哈一笑道：“难得你心里惦记着我，你这份心意我心领了，我是不近女色的。”

话声方落，“中头古刹”那两扇寺门突然开了，李德威从里头探了探头，然后一缩头，又关上了庙门。

厉三绝脸色一变，手握上剑柄。

黄衣小胡子冷然说道：“你别动，时候差不多了，小心让别人拣了好方位去，我去看看是谁？”

一条人影自“中头古刹”中拔起。

黄衣小胡子两眼暴射厉芒，冷哼一声道：“看你能逃走多远。”

只见他身躯一晃，人已出了十几丈，再一闪就不见了。

黄衣小胡子刚走，适往“中头古刹”那条小路上走来了罗汉跟赵晓霓。

罗汉提着他那把“紫金刀”走在前头，赵晓霓紧跟他在身后。

罗汉走得很快，可是步履很稳，看上去那每一步都像踩进了坚硬的路面下。

穿过那片桃树林，罗汉停在厉三绝身前丈余处，一句话没说，抬手抽出了他那把“紫金刀”。

厉三绝突然一声冷笑道：“看来你比我还急。”

他果真没看赵晓霓一眼，就像赵晓霓不存在一样！

罗汉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比厉三绝还冷几分，道：“你我之间没什么好说的，拔你的剑。”

厉三绝道：“你已经抢了机先！”

罗汉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一向不先出手。”

厉三绝道：“真的么？”

罗汉道：“信不信在你。”

厉三绝眉腾凶煞，唇边掠起一丝冷酷笑意，左手抚上了剑柄！

赵晓霓揪起了心，尽管李德威保证罗汉有惊无险！

一道逼人寒光腾起，厉三绝拔出了剑，他人只往前跨了一步，剑芒却前射丈余，直指罗汉。

拔剑、出剑、跨步，一气呵成，快捷绝伦。

罗汉紫金刀往外一翻，“当”地一声，那股剑气倏地往回一缩，紧接着“紫金刀”紫芒暴张，电一般地扫了过去。

厉三绝剑一抖，立已把刀芒逼了回去。

互换一刀一剑，秋色平分，未见高低。

厉三绝收剑凝立不动。

罗汉也抱刀停若岳峙。

两个人，两双眼，都凝视着对方，一眨不眨。

突然，厉三绝脚下移动，往左移去！

罗汉仍凝立不动。厉三绝往左移了三步！

罗汉微微转过了身！

就在这一刹那间，厉三绝离地腾起，连人带剑扑了过来。

罗汉一振掌中紫金刀迎了去。

刹时间剑气刀风大作，两条人影合在一处，分不清楚谁是谁！

赵晓霓一颗心猛地往上一提，她还不知道两个人在这一转眼间换了几招，她只觉得一股强大的暗劲逼得她立足不稳，踉踉跄跄退出了好几步。

一道光华从“中间古刹”大殿顶射了过来，日头爬起来了。

忽听一声闷哼，两条人影乍分。厉三绝退回原处，收剑而立。

罗汉也抱刀而立，在胳膊上破了一道口子，鲜血染红了袖子。

赵晓霓心胆欲裂，想叫，可是她不敢叫，也不敢上前给罗汉包伤，眼见着鲜血从罗汉的左胳膊上一滴滴的往下滴，她好心疼，刀割般。

厉三绝仰天大笑，声震长空：“我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呢……”

一块瓦从庙门门头上掉了下来，“叭”地一声，落在地上，碎了。

厉三绝陡然一惊，倏地住口不言。

他没回头，可是罗汉已划起一片刀风扑到了。

厉三绝大惊闪身，“噗”地一声，他左胳膊上也添了一道血口子，鲜血马上染红了衣袖。

他吃了亏，他惯用左手，罗汉伤了左胳膊不要紧，他伤了左胳膊就不能使剑了，至少不会那么运用随心，挥收自如了。

罗汉没容他有一丝喘息，翻腕一刀，拦腰攻到，刀风一片，威罩丈余方圆。

厉三绝来不及换手，一吸气，闪身又退，一步刚后迈，身躯突然一晃。

罗汉刀锋已到，血光再现，厉三绝大腿上又添了一道血口子，只听他大叫一声，腾身拔起，飞射而去。

罗汉没追，抱着刀直发愣，旋即，他抬眼望向庙门门头，又从庙门门头移落地上。

刚才厉三绝那一踉跄处有个坑，坑上都是枯枝败叶。

赵晓霓一颗心总算落下了，她脑中雪亮，走过来轻轻说道：“许是顽皮牧童在这儿玩儿过……”

罗汉剑眉轩动了一下，道：“牧童不会爬到庙门上去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那难说，顽皮的孩子哪个不是爬高上低的，我小时候还爬

过树，摘过枣呢。”

罗汉浓眉皱起，道：“世上有这么巧的事么？”

赵晓霓道：“什么巧事，顽皮孩子作弄人的事，有什么稀罕？”

罗汉吸了一口气道：“阿霓，你不知道，要不是这一块瓦跟这么一个坑，今天我就会伤在厉三绝剑下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真的么？”

罗汉道：“厉三绝防守得极严，无懈可击，要不是这一块瓦，一个坑，我几乎没有出手的机会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要真是这样的话，这块瓦跟这个坑就是咱们的救命之物了？”她走过去拣起了一片碎瓦，用罗帕包好，藏进了怀里，跟珍宝似的。

罗汉道：“阿霓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赵晓霓道：“坑在地上没办法带走，这些碎瓦我要带在身上，将来咱们找个地方定居下来后，我要把它供起来。”罗汉笑了。

赵晓霓道：“你笑什么？不让么？”

罗汉道：“咱们只应该感谢那个弄松这块瓦的人，要不是经过人把它弄松了，它是不会掉下来的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认为咱们该感激那个人么？”

罗汉道：“我是这么看，如果你一定要把这些碎瓦片带走，我也不会不让你带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说的对，咱们该感激那个人……”自怀里掏出那包碎瓦片来，抖开罗帕丢在了地上。

她道：“咱们怎么知道那人是谁呢？”“找啊！”

罗汉道：“鼻子底下有张嘴，还怕问不出来么？”

赵晓霓道：“万一真让咱们找着了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”

罗汉道：“当然是要好好谢谢他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救命大恩，单言谢是不够的。”

罗汉道：“那么你说咱们该怎么办？”

赵晓霓沉吟了一下道：“我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法子来，等找着他之后再再说吧。”

罗汉没说话，伸手扯下了一块衣裳，他要包伤。

赵晓霓道：“让我来。”

她走过去接过那块破布，小心翼翼地为罗汉包扎在伤处道：“你看，拼斗有什么好，这一刀跟割在我的心上一样。”

罗汉没说话，可是他有一阵激动！

日头爬起老高了！

在别的地方已经到处是人，又在开始做一天的忙碌了。

在这片荒郊旷野中，却只有两个人，一个在前头跑，一个在后头追。

跑着，跑着，李德威突然一个大旋身停了下来。

那黄衣小胡子也立即收势停身在丈余外，冷然说道：“你跑得不慢啊！”

李德威淡然说道：“你跟在我后头跑了老半天，是什么居心？”

黄衣小胡子倏然一声冷笑道：“你倒先发制人了，我问你，你鬼鬼祟祟躲在‘中头古寺’里干什么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这才是笑话，我躲在‘中头古寺’，关你什么事？”

黄衣小胡子道：“可巧我在寺外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可巧我在寺里睡觉，我还没怪你吵醒了我呢，你倒怪起我来了……”

黄衣小胡子冷笑一声道：“我看你能巧舌诡辩到几时！”

没见他动，他已经欺近三尺，抬手抓向李德威。

李德威淡然一笑道：“在别人面前你可以称高手，在我面前恐怕你还差点儿。”

挺掌硬迎了上去。

砰然一声，李德威站得稳稳的，没动，黄衣小胡子却为之身形一晃。

李德威笑道：“是不是？”

黄衣小胡子脸色一变，目射厉芒，道：“你不该逞强，我越发不会放过你了。”

他抬手就要去拔剑。

李德威转身便跑。

黄衣小胡子冷笑一声，腾身便追！

正南方有座小山，紧挨着小山有座大宅院，门前几株大柳树，挺气派的，李德威直奔那座宅院。

这座大宅院是什么所在，不得而知。

不过看李德威跑跑停停，停停又跑，直奔那座大宅院，他似乎是有意把黄衣小胡子引过去。

可惜黄衣小胡子现在怒急攻心，没觉察。

李德威的身法何等快速，转眼已进那座大宅院，掠过柳树梢，他一头栽进了那座大宅院里。

黄衣小胡子三不管地紧跟着扑了进去。

转眼工夫之后，李德威从大宅院后墙上翻了出来。

那黄衣小胡子进去了却未见出来。

不，他也出来了，那是在李德威自大宅院后墙翻出来之后的一转眼工夫之后。

时间差不多由一数到十。

他从哪儿扑进去，又从哪儿掠出来，很狼狈，倒拖着他那柄长剑，发胡被削去了，一头长发披散着，左膀上都是血。

这大宅院是何所在？

里头住的是什么人？

竟能使得这位功力比厉三绝还高的黄衣小胡子，带着伤狼狈而逃？

不知道？

因为未见有人追出来。

想必李德威清楚。

可是他也没说。

正晌午，秋老虎高照，晒得地都发烫。

隔着一层鞋底，虽然烫不着脚，可是在这时候仍是很少见人出来走动。

大树荫下是最佳的纳凉所在，再能喝上一两杯凉茶，那该是人生难得几回的快意事。

李德威现在就这么享受着。

有心人在这大树荫底下设个小茶座儿，生意挺好，凳子只有五六张，人却有十几个，没关系，人家愿意站着喝。

近者悦，远者来，路上又走来个人，一个身材矮小、穿华服的人，头上扣顶宽沿大帽，谁也看不见他的脸。

李德威早看见这个人，可是他仍然悠闲地喝他的茶，没动。

转眼工夫，那位头戴大帽的矮子华服客来近，进入了大树荫底下。

卖茶的慌忙递过一碗凉茶去。

华服客左手接过那碗凉茶，右手自袖底取出一封信，一下子就递给了李德威，那只手小、嫩、而且白：“李爷，家主人命我送封信来。”

声音清脆、甜美，煞是好听。李德威两字谢谢，伸手接过了那封信。

华服客放下那碗凉茶，没喝一口，回过手来要给钱！

李德威道：“待会儿我一块儿给了。”

华服客手自怀里抽了出来，道：“那我就客气了。”

转身出了大树荫走了。李德威拆了那封信，不知道那封信上写的是什么？只见他脸色一变，霍地站了起来，他皱了眉，沉吟了一下，把信往怀里一揣，给了茶钱匆匆走了，走的路跟华服客不是一个方向。

他刚走，不知道从哪儿来的，也不知道怎么来的，大树荫下走进两个魁伟大汉，一个满脸络腮胡，一个狮鼻海口，面如锅底。

两个人都穿一身白衣，对襟。

两个人四只精芒闪动，威棱逼人的眼，紧紧盯在李德威那已出了几十丈的背影上。

络腮胡大汉道：“头一个是他么？”

那黑脸大汉道：“是他，错不了的。”

络腮胡大汉冷哼一声道：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走！”

两个人并肩行出了大树荫，往李德威走的方向行去，步履之间没见怎么快，一转眼工夫却出了十几丈。

李德威似乎不知道后头有人跟上了。

其实也难怪，这是条路，路本是人走的，你能走为什么别人不能走？

晌午里，行人虽然很少，可绝不是没有。

李德威走得不怎么快！

两个白衣大汉走得也不怎么快，不过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……

没多大工夫，两个白衣大汉便已追上了李德威，黑脸大汉仍跟在李德威身后，那络腮胡大汉却紧迈了两步超越了李德威，然后一转身停下了。

李德威连忙收步，慢一点就会跟络腮胡大汉撞个满怀。

李德威停了步，讶然望着络腮胡大汉道：“阁下是……”

络腮胡大汉冷冷说道：“告诉我，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李德威似乎这时候才看见络腮胡大汉那袭白衣是对襟的，那扣子一颗颗都是纯银的。

他没答络腮胡大汉问话，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原来阁下是‘菊花岛’的？”

络腮胡大汉为之一怔：“你知道我是‘菊花岛’的？”

李德威笑笑说道：“怎么不知道，我跟贵岛派到西边来的张九尊张特使有数面之缘，且交情不恶。”

络腮胡大汉诧声说道：“你认识张九尊？”

“当然了，”李德威笑道：“要不然我怎么敢往海皇帝驻扎的地方跑，在情急的时候谁都会找朋友，阁下所以追上我，不是为今早上那件事问罪的么？”

黑脸大汉突然在他身后说道：“你是不是那个什么中原白衣客？”

“哎哟！”李德威吓了一跳，身躯往旁边一闪，躲出了几步，转眼一看，道：“怎么还有一位呀，你这位也真是，站在人身后怎么不先打个招呼，幸好我胆大点儿，要不然不让你吓死在这儿才怪。”

黑脸大汉冷冷说道：“不要装腔作势了，说，你是不是那个什么中原白衣客？”

李德威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张特使把那笔生意报给海皇爷了么？”

黑脸大汉脸色一沉道：“这么说你确是那个什么中原白衣客了，好得很，我家皇爷很想见见你，曾经下旨张九尊，着他带你晋进，可是我们找不着你，为此张九尊还受了罚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哎呀，怎么我连累了朋友，那真是让我太不安了。”

黑脸大汉道：“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你不必再不安了，你既然跟张九尊认识，今天早上的事我家皇爷谅必不会怪罪，你现在就跟我们去见我家皇爷吧！”

李德威面有难色，道：“海皇爷宠召，我天大的造化。至感荣幸，可是我正有要事急着办……”

黑脸大汉道：“天大的事也没有见我家皇爷重要！”

李德威笑了笑，摇头说道：“阁下，话不是这么说，海皇爷只是你们‘菊花岛’的皇爷，却不是我这中原白衣客的皇爷，海皇爷宠召，固然是我的荣幸，那也得等我有空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黑脸大汉沉喝说道：“我家皇爷武林至尊，号令四海，谁敢不臣服……”

李德威摇头说道：“阁下这话就说错了，据我所知，西边一个祖财神，南边一个盗王师，北边一个穷神蒙，这三位就各据一方，绝不会臣服海皇爷……”

黑脸大汉勃然色变，道：“他们迟早得臣服，你现在就得臣服。”挥掌便抓。

李德威一闪身，蛇一般地从黑脸大汉那双大手下滑了开去，摇头说道：“慢来，慢来，西南北这三大家，迟早都要臣服‘菊花岛’，这话可是阁下说的！”

黑脸大汉怒声说道：“是我说的，怎么样？”

“那好，”李德威微一点头道：“过些时候，我问问这三位去，看看有没有这回事。”

黑脸大汉冷笑一声道：“别人怕他三个，我‘菊花岛’可不怕他三个，你尽管说去就是。”

跨一步逼近，抬手又抓！

李德威一指点向黑脸大汉掌心，黑脸大汉一惊，沉腕而退，李德威道：“容我说话再动手不迟，你两个只知道使‘菊花岛’威名横行霸道，可知道我是什么身份？”

黑脸大汉冷笑说道：“你是什么身份，充其量中原武林一个小角色……”

李德威倏然一笑道：“你这是门缝里瞧人，把人给瞧扁了，大树荫下跟我说话那人，你两个看见了么？”

黑脸大汉道：“看见了怎么样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你知道她是什么来路？”

黑脸大汉道：“当然知道，那个女子是‘满洲’的……”

李德威截口说道：“你既然知道她是‘满洲’来的，还不知道我是什么身份么？贵我双方正在商谈结盟缔约事，我不希望在此时此地先伤了感情。”

黑脸大汉一怔，道：“这么说，你也是“满洲”来的。”

李德威哼地一声道：“回去告诉你家海皇，多在结盟缔约上用心，别管别人的闲事，祖家正在不遗余力不择手段的邀‘满洲’之宠，要让祖家着了先鞭，将来你们海皇的座位就要排在祖财神之后了。”一拂袖，转身行去。

两个白衣大汉都怔在了那儿，没说话，也没敢拦，李德威走得很快，转眼已没了影。

黑脸大汉两眼突然一睁，道：“不对，他要是‘满洲’来的，怎么会跟张九尊做那笔生意？上了他的当了，快追。”他拔腿就要追。

络腮胡大汉伸手一拦道：“慢着，他要不是‘满洲’来的，又怎么会跟那位‘满洲’姑娘接头。”

黑脸大汉一怔，硬生生收住了奔势，道：“这小子究竟是个干什么的？”

罗汉跟赵晓霓坐在一处山坡上的树荫下。

此处山坡的视野甚好，面临一片大旷野，近处几户民家，“长安”附近的名胜可以尽收眼底。

罗汉皱眉，有点闷闷不乐。赵晓霓不像他，不住指点远近，笑语如珠。

指点了半天，她才发现罗汉根本心不在焉，没着耳朵听，她收回目光道：“罗汉，别烦了。今天找不着还有明天。”

罗汉道：“我知道，可是我没那么多工夫，只要他们把那姓李的所在告诉我，我就得马上找那姓李的去。”

赵晓霓目光一凝，道：“罗汉，你非杀姓李的不可么？”

罗汉点了点头道：“是的，我非杀他不可，阿霓，你要明白，我是不得不杀他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要是杀不了他呢？”

罗汉道：“我一定得杀他，我这个人一向光明磊落，可是为杀这个姓李的，我会不择手段。这个办法不行我再试别的，我不惜遍试各种方法，不惜一切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连我也不顾了么？”

罗汉道：“阿霓，你怎么这么说，你跟这件事扯不上关系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要是我跟这件事扯得上关系呢？打个比方来说，那姓李的是我的朋友，或者是我的亲戚……”

罗汉苦笑一声，痛苦地道：“真要这样的话，我也是顾不了那么多，阿霓，你要原谅。”

这句话已经充分表示，他奶奶在他心中的地位，不是任何人所能代替的。

赵晓霓心里有点嫉妒，可也很欣慰。

至少罗汉是个善良的人，他至孝，百善孝当先，自古忠良出自孝子之门，一个人只要事亲孝，无论做任何事，那是绝错不了的。

只听罗汉说道：“阿霓，事实上你并没有亲人，甚至连朋友也没有一个。”

赵晓霓摇摇头道：“你别在意，我会体谅你的苦衷的。”

罗汉两眼充满了感激之色，道：“谢谢你，阿霓。”

赵晓霓迟疑了一下道：“罗汉，我要告诉你，我已经有了朋友了。”

罗汉目光一凝，道：“你已经有了朋友了，谁？”

赵晓霓道：“还记得不，那个曾经救过我的人，他不就是我的朋友么？”

“噢！”罗汉笑了，道：“他不也是我的好朋友么，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。”

罗汉不但心地善良，而且胸襟超人，他没有一点猜疑，也没有一点嫉妒的成份。

赵晓霓更欣慰了，她知道她找到了个可靠的人，终身托付得没有错，她决定陪罗汉一辈子。也决心把罗汉从这血腥的江湖中拉出来。

那个姓李的侠骨仁心，人这么好，她不惜一切也要阻拦罗汉跟他去拼命。

她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咱们回客栈去吧，四下里炊烟都已经起来了。”

可不，远近几缕炊烟正在袅袅上升。

罗汉跟着站了起来，拍拍衣裳道：“是该回去了，说不定他们已经找到了那个姓李的！”

赵晓霓的心往下一沉。

罗汉念念不忘此事，足见他的决心，要拦他恐怕很不容易，也许根本就做不到。

回到了客栈，罗汉问了柜台，从早上到如今，有没有人找过他。

伙计答应了一声“有”，很快地出了柜台，从怀里一阵摸索，摸出了一张折得很小的小纸条，冲着赵晓霓哈腰笑道：“姑娘，刚才有位爷来找您，让小的把这个交给您。”

双手递上了那张小纸条。

赵晓霓很诧异地接过那张小纸条，她本不想立即打开来看，可是她也不打算有什么事瞒着罗汉。

她打开了那张小纸条，只一眼，脸色马上变了，连忙把小纸条揉了起来。

可是已经迟了，罗汉脸上也变了色，震声说道：“阿霓，给我看看！”

赵晓霓刹时明白罗汉也已经看见了，转过身去惊恐地叫道：“罗汉……”

“给我看看！”

罗汉粗暴地伸手抓住了赵晓霓的皓腕，从赵晓霓手里把那已经揉成了一团的纸条夺了过去。

他没理赵晓霓呼痛，根本就像没听见。

展开了那张纸条，两眼睁得老大，手发抖，两眼跟着就上了血丝：“奶奶已经死了，奶奶已经死了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要问问他们去，我要问问他们去。”

最后那一句，不是说，是带着颤抖的喊。

哭声中，他像一阵风般扑出了客栈。

纸条跌落在了地上。

赵晓霓直叫罗汉，路上的人都听见了，只有罗汉听不见。

她跨出了门，罗汉已经没了影。

她没有哭，也没再喊，只觉自己昏昏的，站立不稳，一下子靠在了门框上。

可不，天在旋，地在转，街上的人都倒着走。

伙计好生不安，过来道：“都是小的不好，那位爷再三交待，要小的把纸条交给您，可是小的没想到……”

他说他的，赵晓霓根本就没听见。

她只觉得头得晕厉害！

突然间，她机伶一颤站直了：“不行，罗汉会杀人。”

她踉跄着往前奔去。

她不知道罗汉往哪儿去了，她只有盲目的找。

每到一处，她都慢了一步。

街上的人惊慌嚷叫着往两边跑。

街心一个穿华服的人倒卧在血泊中。

一个人成了两半个，由头到脚被劈成了两半。

血、肚肠流了一地，那颗心还在跳。

每到一处都是这样。

赵晓霓咬着牙，含着泪往前跑。

不知道街上有没有人在注意她。

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存在了。

最后，她实在跑不动。

腿发软，眼前发黑，终于爬了下去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她醒过来了。

她有了知觉，头一声就是叫罗汉。

她叫罗汉，可是另一个话声起自耳边，听起来也很熟悉：“姑娘，醒醒，罗汉不在这儿。”

赵晓霓吃力地睁开了两眼，刚映进她眼帘的，是个黄影。

渐渐地，黄影清晰了，她看见了脸，是厉三绝。

她当即便是一惊：“怎么是你？”

她觉得她是躺着的，厉三绝坐在她身边。

她一挺身要往起坐，厉三绝伸手按住了她，毫无顾忌的按在她胸前：“姑娘，你刚醒。不能动。”

赵晓霓一阵羞怒，想躲，想挣开，可是厉三绝按在她胸前那只手像座山

似的，好重，她动不了分毫。

她叫着喊了一声：“你把手挪开！”

厉三绝似乎这时候才发觉，“哦”地一声忙把手收了回去，他的脸上也微有红意。

赵晓霓奋力坐了起来，挪着往后退，可是刚退了一下，背后便有东西挡住了她，那是墙。

赵晓霓这才发现自己是置身一座破庙中，这座庙想必年久失修，相当残破，鸽翎蝠粪满堂，地上都是尘土。

墙角一张三条腿的凳子上点着半截蜡烛，腊烛流得到处都是，看情形这半截蜡烛点了很久了。

抬眼往外看看，外头漆黑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
赵晓霓依稀记得，自己追罗汉的时候，“长安城”刚上灯。

她心里又一惊：“我……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？”

厉三绝已经恢复了平静，也恢复了他那天生的冷酷，缓缓说道：“姑娘一个人躺在街上，没人管，我把姑娘带到了这儿来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厉三绝道：“一座破庙，离‘长安城’约莫十里。”

十里，天，这怎么行。

赵晓霓刹时间觉得她跟罗汉像被隔绝在两个世界里，相距有十万八千里。

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，她一下子站了起来。

可是她刚站一半又被厉三绝按了下去，厉三绝那只手按在她香肩上。

赵晓霓往后一缩躲开了厉三绝那只手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厉三绝：“姑娘要到哪里去？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要找罗汉去。”

厉三绝微一摇头道：“姑娘现在不宜动，现在天也已经黑了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能动，我不怕天黑。”

厉三绝没说话。赵晓霓道：“你放我走。”

厉三绝仍没说话。

赵晓霓要往起站。

厉三绝适时又伸出了手，冷冷开口说道：“我不能放你，那姓白的让我尝尽了痛苦，我也要让他尝尝痛苦的滋味。”

他伸手抓住了赵晓霓的衣襟。

赵晓霓无处可躲，也挣扎不得：“你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厉三绝两眼闪射奇光，怕人：“我要强占了你，然后再丢弃了你。”

赵晓霓只觉头又是一晕，道：“你，你这是为什么？”

厉三绝道：“不为什么，我爱你，可又不能对你动情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爱我？”

厉三绝道：“是的，我敢说这世上不会有第二个人比我更爱你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这么做就是爱我？”

厉三绝道：“我爱你，可是我不能对你动情，也不能长久占有你，我只有这样，我得不到的谁也别想得到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要知道，我并不爱你，甚至还有点憎恶你。”

厉三绝道：“我知道，你爱那个姓白的，可是我不管那么多，我就是让

他尝尝痛苦滋味。”

罗汉已经够痛苦的了。

赵晓霓道：“你真要这么做？”

厉三绝道：“当然是真的，我这就要扯碎你的衣裳！”

赵晓霓毕竟是个不平凡的女儿家，就在这一刹那间，她变得很冷静，她望着厉三绝道：“那么你就扯吧，你只要扯碎我一点衣裳，我马上自绝。”

厉三绝唇边泛起一丝残酷笑意，道：“在我眼前，想自绝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，即使你能死成，你就是死了我也要强占你。”

厉三绝两眼直望着赵晓霓那张脸，神情怕人，在这一刹，人的原始本能暴露无遗。

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！

在这一刹，厉三绝不是人，他是只野兽，狰狞的野兽。

再看赵晓霓，她是那么平静，那么庄严，脸上看不出一点表情，连睫毛都没动一动。

突然，厉三绝那唇边残酷的笑意，跟怕人的神情消敛了，那抓在赵晓霓衣襟上的手，也渐渐松了。

终于，他收回了手：“我不伤害你，可是我也不放你。”

赵晓霓猛然睁开两眼，道：“这是为什么？”

厉三绝道：“我说过，我得不到的，谁也别想得到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感情一事，不能勉强，两个毫无感清、甚至只有憎恶的人在一起，有什么意思？”

厉三绝道：“那我不管，也不在乎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以为你留得住我么？”

厉三绝道：“我知道，你原是‘白莲教’中人，你会法术，可是你现在已经施不了法术了，不信你可以试试。”

赵晓霓略一凝神，旋即脸色大变，道：“你让我吃了你的血？”

厉三绝道：“不错，我听说‘白莲教’的人不能吃人血，一旦吃了人血，再高的法术也不灵了，没想到竟是真的。”

赵晓霓悲痛地低下头去，道：“我这身法术不足惜，我根本不打算再用它，可是我要去找罗汉……”

厉三绝道：“你最好死了这条心，今生今世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，我陪着你，我到哪儿要你也到哪儿，直到我死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不怕我寻死么？”

厉三绝冷冷一笑道：“我很放心，你心里只一天有那姓白的，你就不会寻死，不死还有机会见着他，一死可就永远没机会了。”

这是实话，不折不扣的实话。

人死一了百了还见什么罗汉。

除非世间真有鬼。

即使有鬼，阴阳相隔，那也够人断肠的！

赵晓霓身躯一震，道：“你这究竟是为了什么？”

厉三绝道：“我说过不只一遍了，我得不到的，谁也别想得到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不怕罗汉找着我之后杀了你么？”

厉三绝唇边泛起一丝轻蔑的笑意道：“姓白的他只一天心里有你，他便一天不是我的对手，虽然你们两个现在离开了，可是你在他心里所留下的，

永远无法磨灭示，他不来找你还好，他要是找着了，那就是他的死期到了。”

赵晓霓心知厉三绝所言不虚，心头当即又是一震，道：“你还有主人，难道你不回到你主人身边去了么？”

厉三绝道：“只要有了你，我什么都可以不要，我可以不要任何人，但绝不能没有你，即使我回到我那主人身边去，多带一个人也没有有什么关系。”

赵晓霓沉默了一下道：“你就一直住在这座破庙里么？”

厉三绝道：“那要看情形，也许我会在这儿长住，也许我会今东明西多搬几个地方，不过不管怎么搬，我不会远离‘长安’！”

赵晓霓道：“为什么你不肯远离‘长安’？”

厉三绝道：“我要杀那姓白的！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为什么杀他，他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？”

厉三绝道：“他让我尝过痛苦……”

赵晓霓道：“现在你不是也让他尝着痛苦了么，一报还一报，这不是已经扯平了么？”

厉三绝微一摇头道：“扯不平，那不同，当日他是当着我的面把你带走的，而如今我是在没人管你的情形下，把你带到此处来的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是我愿意跟他走的。”

厉三绝道：“这就是我要杀他的原因所在，要不是他从中插上一脚，你当日就会随我走了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错了，要没有他，我当日也不会跟你走。”

厉三绝道：“你现在说这些话已经迟了，事实上你当日表示过要跟我走，是他不让你跟我走的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那你现在为什么不去杀他？”

厉三绝摇头说道：“现在不是时候，我在等机会！”

赵晓霓道：“是因为你的伤还没好？”

厉三绝冷然一笑道：“这点伤算不了什么，现在他煞气正浓，我要等他煞气消敛，人沮丧以后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怎么知道他现在煞气正浓？”

厉三绝道：“他要不是动了煞气，他不会杀人，一下子杀这么多人，就表示他煞气正浓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看见他杀人了么？”

厉三绝摇头说道：“没有，我每到一处总是迟了一步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那你怎么知道人是他杀的？”

厉三绝道：“错非是他那柄‘紫金刀’，不可能那么锋利，错非是他那身功力，不可能使人毫无抵抗，从他那杀人手法，也可以看出他恨意正浓，这恨意也就是煞气。”

赵晓霓看了他一眼，道：“你也怕他那煞气？”

厉三绝道：“凡是学过武的人，任何人都知道避煞气，找虚弱处下手，任何人都不会去撩一个煞气正浓的人，除非他有把握胜过他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这么说，你并没有把握胜过他？”

厉三绝沉默了一下道：“我不否认，要是两个人都在心如止水的情形下，我不是他的对手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常听人说，英雄惜英雄……”

厉三绝道：“他或许是个英雄，我不是，要是，我只是个枭雄。”

这个人很怪，也还真老实。

赵晓霓道：“像你这样对我……”

厉三绝截口说道：“英雄不屑为，枭雄就是这样。”

赵晓霓沉默了一下道：“你要知道，一旦你杀了他，我也会跟他而去的！”

厉三绝道：“跟我在一起些时间，你也许会对我萌生感情，到那时你就不会看重他的死活了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错了，我不是那种人，不是那种朝秦暮楚，三心二意的女人。”

厉三绝唇边泛起残酷笑意，道：“听了你这句话，更增强了我杀他的决心……”

赵晓霓道：“这么说，我要是心里没他，不关心他，你就不会杀他了？”

“也许，”厉三绝道：“不过那要是真的，那要出自你的心灵深处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是真是假？”

厉三绝道：“别的事或难以体会真假，情之一事是不难体会真假的，这也是丝毫假不得的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似乎很懂这个‘情’字。”

厉三绝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在姑娘看来，什么样的人才该懂情，什么样的人又不该懂情？”

赵晓霓道：“至少心地冷酷、嗜杀成性的人不该懂情，也不配懂情！”

厉三绝道：“姑娘错了，表面冷酷的人，往往是感情最丰富、也最懂得情的人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一个懂情的人，是永远不会夺人所爱的。”

厉三绝道：“是姓白的夺我所爱，并不是我夺他所爱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至少一个懂得情的人，该知道情之一事是丝毫不能勉强的！”

厉三绝道：“我并没有勉强谁！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强留住我，不让我走，这还不算勉强么？”

厉三绝道：“我只让你陪着我，并没有勉强你爱我，我认为只要让你跟我在一起些时日，你自然会对我动情的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要是永远不会对你动情呢？”

厉三绝道：“那也不要紧，那姓白的死了之后，我就没有对手了，那时候你对我动不动情都无关紧要。”

赵晓霓呆了一呆道：“你这叫什么？”

厉三绝没说话！

赵晓霓道：“我问你话你听见了么？”

厉三绝道：“我就在你对面，彼此近在咫尺，我焉有听不见的道理！”

赵晓霓道：“那你为什么不说话？”

厉三绝道：“我不想说，我无法让你心服，说了有什么用！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这种论调，何只我一个人不能信服！”

厉三绝道：“我不管别人怎么想，只要我认为是对的，它就是对的，凡是我认为错的，谁说对也没有用。”

赵晓霓呆了一呆道：“我没想到你是这么个人……”

厉三绝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更憎恶你了。”

厉三绝淡然一笑道：“随你。”

赵晓霓目光一凝，道：“我要问一问，刚才你本是要伤害我的，为什么你又突然改变了主意？”

厉三绝道：“很简单，我认为这样没意思，我要等你愿意，愿意把身子献给我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不是良心发现了么？”

厉三绝冷酷一笑道：“沾了一个‘泉’字的人，是向来不讲良心的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认为我有愿意的一天么？”

“难说，”厉三绝道：“或许有，或许没有，无论有没有，我总占一半机会。万一没有，到那时我再用强也不迟，反正在我咽下这口气之前，你是无法离开我身边的。”

赵晓霓没说，两眼直望着厉三绝。

她具大智慧，可是她却看不透厉三绝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？

她自知凭自己是永远无法逃脱厉三绝的掌握的。

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有人来找她。

罗汉，或者是那位姓李的。

可是，有这机会么？

目前谁也不敢说！

“长安城”整个儿地陷入恐怖之中。

到处是血。到处是尸体。

起先，那些尸体都是穿华服的。

可是到了后来，什么样的人都有。

但是没一个不是武林人。

“长安城”人心惶惶，鸡犬不宁。

偌大一座城，跟死了一样。

大街上静悄悄的，看不见一个人影，便连条狗都看不见。

家家户户都上了门，门里还用东西顶着。

就连平日上灯后最热闹的“开元寺”前，今夜也是一片萧索，一个人影都看不见。

说没人，可是偏偏在这没人的时候，南大街上出现了个人。

一个穿白衣的人，身材颀长，英俊脱拔！

是李德威。

他的神情很凝重。

自从他出现在“长安城”以来，就从没见过他神情这么凝重过。

他在大街上缓缓的向前迈步！每一步都显得那么沉重。

他在找罗汉！

他希望能找到他，碰见他。

他希望能拦住罗汉那疯狂的杀戮。

他不明白为什么赵晓霓不拦罗汉，劝罗汉。

即或凭唇舌，凭力量都不够，可是她还有法术。至少那种法术可以制住罗汉。哪怕是暂时的。

李德威一步步缓慢地往前走着。

整个“长安城”陷入寂静之中，静得跟座空城一样。

李德威不但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，甚至还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他的心跳得不徐不缓，这表示他并不紧张。

的确，他并不怕罗汉那柄“紫金刀”，他只为罗汉担忧。

姑不论罗汉的杀戮如何，像他这么一个受了大刺激、陷入疯狂状态中的人，是很容易走错路的。

这才是严重的后果！

突然间，几声响传了过来。

声音的传来处很远，也不大，可是在这全城像死了一般的时候，听起来却是非常清晰。

李德威马上就听出了、那是乌鸦叫。

自古以来，乌鸦被视作不祥之物，任谁听见当头乌鸦叫，都会认为是倒霉，重重地吐上一口唾沫。

李德威没想到这些！他只想到——在这万籁俱寂，连人都在被窝里大气不敢喘一口的当儿，乌鸦叫绝非无因。

当然，要是在山林之中，乌鸦叫算不了什么稀罕，那可能是有别种鸟兽惊了它。

可是在“长安城”里就不同了！

“长安”旧皇宫一带，聚集着成千上万的乌鸦，早出晚归，千百年来如一日，“长安”的人没有不知道的。

旧皇宫一带有谁惊扰了乌鸦？

而且不是一两声，简直就是一阵鼓噪！李德威略一思忖，扬扬双眉，腾身扑了过去，疾如迅雷奔电！

旧皇宫静静地座落在夜色里。

乌鸦不叫了，一只也看不见。

大概是全都进了旧皇宫的各个角落之中！

李德威站在旧皇宫前静静的看，静静的听！

刚才那阵乌鸦叫，像是根本不是从这儿传出去的，眼前这旧皇宫一带，静得跟没发生过什么事似的！

李德威是个绝世高手，在这乍听乍看相当寂静的夜色里，他听见了一丝异响，一种奇怪的声音！

这声音就跟谁敲东西似的，得得得地直响，很快，很急促！

他侧转身，迈步往右行去。

刚绕过一堵土墙，他看见了。

墙角下缩着一个黑影，声音就是从那团黑影里传出来的。

那是个人蜷曲在墙角下。

一个干瘪瘦老头儿，穿的一身好破烂，混身上下到处是补钉，一件衣裳变得五颜六色，各色的布都有。

脚底下是双空前绝后的破草鞋，头顶上扣了顶露着半个脑袋的破毡帽，混身上下，要多破烂有多破烂。

背靠着墙，腿缩着，揣着手，闭着眼。

那张脸，白里泛黄，细眉小眼，翻鼻亮孔，稀疏疏的几根胡子，长相要多恶心有多恶心，要多猥琐有多猥琐。

他缩在那儿直打哆嗦，牙也格格地响，跟打摆子似的。

像个要饭花子，可是李德威一眼就看出他不是“穷家帮”的人。

起先他没吭气，李德威往他面前一站，他哼哼了起来！

先是哼哼，听不清楚。

后来听清楚了，敢情是说话：“冻死我了，冻死我了，想爬进乌鸦窝里取取暖，没想到那群扁毛畜生把我撵了出来，真是人到穷困连畜生都欺负，哪位行行好，给我床棉被！”

哈，他居然想棉被。

李德威没说话，伸手脱下自己那件雪白的外衣盖在了他身上。

李德威那件外衣可是单薄得可怜，这时候却挺管用，没一会儿，瘦老头儿就不哆嗦了，想必暖和多了。

他缓缓睁开一双小眼，豆儿般大一对眼珠子骨碌碌一转，嘴里念叨上了：“这是哪位善心的大爷给我披上的……”

一眼看见眼前站着个人，“哎哟”一声两眼睁大了，那张白里泛黄的瘦脸上，刹时布上一片惊骇之色：“你……你是……你是人是鬼？”

李德威淡然说道：“我跟你一样。”

瘦老头儿一怔：“这么说你是人……”

吁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的天，你可差点没把我吓死，我冻得直打哆嗦，血都快凝了，哪还经得起吓，吓死我可没什么好处，我既穷又贱，没朋友，没亲人，谁要吓死了我还得给我收尸。”

李德威没说话。

瘦老头儿忽然又一怔：“你穿这么少，不怕冷么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还好。”

瘦老头儿叹了口气道：“毕竟是你们年轻人，火力大，像我，唉、唉，老了，不中用了！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，天寒地冻腊月天，我敢下河洗澡，谁想到老来会这样！”

他居然绝口不提身上那件衣裳。

李德威道：“是啊，白山黑水间住惯了，一年有一大半时间生活在冰雪里，还怕什么冷？”

瘦老头儿一怔，两眼直直地盯上了李德威：“小伙子，你是白山黑水间来的，那怪不得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我不是白山黑水间来的，我知道有个人是从白山黑水间来的，此人介于正邪之间，善善恶恶，好，好不到哪里去。坏，也坏不到哪里去，他有个做夸当世的长处，可也是一直让人垢骂的短处，他擅偷，也喜欢偷……”

瘦老头儿道：“小伙子，你说的这是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‘穷神’蒙不名。”

瘦老头儿一咧嘴，道：“这名字好，有意思，不名一文，一文不名，穷嘛。自然是一文不名！”

李德威淡然一笑道：“他哪里是穷，他是装穷，别人不知道我清楚，他的财富虽然比不上东、西、南三边那三位，可是白山黑水之间，他却藏着数目吓人的金银珠宝，算得上是个富甲一方的人物。”

瘦老头儿叫道：“有这种事，那他这是过什么瘾，折磨自己么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他，总之各人有各人的看法，各人有各人的人生观，有的人左手钱来，右手钱去，挥金如土，毫不吝啬，有的人不但对人一毛不拔，甚至对自己都够刻薄，谁也不知道他想剩下钱来干什么？”

“小伙子，”瘦老头儿眨了眨眼，道：“这，你都是听谁说的？”

李德威摇头说道：“这我不能说，免得话传进他耳朵里，让他去扰人去。”

瘦老头儿直直地望着李德威，没说话，半天才问道：“小伙子，你姓什么，叫什么，住在哪儿，是个干什么的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我么！我姓李，叫李德威，居无定所，到处为家，我也不知道我是个干什么的，仔细分析起来，我该是个好管闲事的人。”

瘦老头儿恍然地点了点头道：“怪不得三更半夜地还到处跑，小伙子，既然我在这儿碰见你，总算咱们老少有缘，事实上我也跟你一见投缘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打心眼儿里喜欢你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我至感荣宠。”

瘦老头儿抬手一摆道：“别跟我来这一套，我生平最讨厌这一套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你讨厌这一套，不见得别人也讨厌这一套。”

瘦老头儿两眼猛地一睁，可是突然他又笑了：“小伙子，你有意思，我活了这么多年纪，虽然穷点儿，贱点儿，可还没碰见过跟我这么说话的人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我是头一个？”

“对！”瘦老头儿一点头道：“还是让你说着了，你确是头一个！”

李德威道：“头一个又怎么样？”

瘦老头儿道：“十个穷人九个骨头硬，大半小伙子你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，我更喜欢你了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我还是那句话，至感荣宠。”

瘦老头儿一摆手，道：“行了，我不喜欢别人的这一套，却不能不喜欢你的这一套，谁叫咱们老少俩投缘，能得相逢便是缘，我对投缘的人一向要给点好处，小伙子，你要什么好处，尽管开口。”

李德威要摇头，可是突然他目光一凝，道：“你说要给我一样好处？”

瘦老头儿道：“不错，这话是我说的！”

李德威道：“算数么？”

瘦老头儿道：“当然算数，我这么大把年纪了，难道还会骗你不成。”

李德威淡然一笑道：“那不见得，有的人越老越奸滑，就拿那位‘穷神’蒙不名来说吧，他就是个忽冷忽热、出尔反尔的人物，刚才跟你好得不得了，转眼工夫不到他就能翻脸，刚刚答应的事，转眼工夫不到他就能来个不认帐。”

瘦老头儿两道细眉动了几动道：“小伙子，看来你对那个姓蒙的知道得不少！”

李德威道：“放眼当今，凡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没有我不清楚的。”

瘦老头儿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好大的口气，真的么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半点不假，不信你可以试试！”

瘦老头儿道：“你既然知道东西南北各有一位人物，你可知道南边那位人物现在什么地方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当然知道，师盗王他那支浩浩荡荡的队伍，正在来‘长安’”

途中。”

瘦老头儿一怔：“小伙子，不假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话是我说的，信不信在你。”

瘦老头儿眼珠子一转，道：“小伙子，你可知道，他到‘长安’来是干什么的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他的来意跟‘菊花岛’海皇、‘穷神’蒙不名一样。”

瘦老头儿又复一怔：“怎么，海皇跟穷神也来了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海皇到得最早，穷神也许晚一点。”

瘦老头儿深深一服，道：“小伙子，你知道得不少啊！”

李德威道：“现在你相信了，是么？”

瘦老头儿摇头说道：“那还不一定，你是这么说，要等我亲眼看见我才信，我这个人一向这样，眼前有匹马，人家说是白的，看这边它确是白的，可是我非等到那边看过之后才相信它是白的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至少你应该确信，‘穷神’蒙不名已经到了。”

瘦老头儿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小伙子，我肚子饿了，得去找点东西吃，想要跟我谈，你就在这儿等我一会儿，要不然咱们就下回见面再说。”

他欠身站起，披着衣裳要走

李德威道：“慢着！”

瘦老头儿转过身来道：“小伙子，你还有什么事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你现在不冷了，衣裳该还我了。”

瘦老头儿一怔，道：“怎么，这件衣裳是你的？你怎么不早说，要知道是你的，我早就还你了，我再穷也不至于穷得赖你的衣裳不还哪！”

抬手把衣裳丢了过来，又要走。

李德威及时又是一声：“慢着！”

瘦老头儿目光一凝，道：“小伙子，衣裳已经还你了，你还有什么事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你答应过的，要给我一点好处不是么？”

瘦老头儿眉锋一皱道：“我这么许过你么，我怎么不记得了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愿不愿给，那在你，我不勉强，这种事也不能勉强！”

瘦老头儿一抬手道：“别忙，让我想想，嗯，嗯，我确实说过要给你好处来着，你要什么，说吧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我不要你什么好处，只要你帮我个忙。”

瘦老头儿疑惑地看了李德威一眼，道：“小伙子，你要我帮你什么忙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你从哪儿来，还回哪儿去，愿意在‘长安’呆下去也可以，别忘了你也是大明朝的百姓。”

瘦老头儿脸色为之一变，突然咧嘴笑了：“小伙子，刚才你只是有意思，现在你更有意思了……”

顿了顿道：“小伙子，事到如今，咱们老少俩且打开天窗说亮话。你知道我是蒙不名了，是不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一眼就看出来了。”

瘦老头儿道：“你的胆子的确是够大的，简直比那座‘长白山’还大，小伙子，你刚才指着和尚骂秃驴，我一声没吭，你还知足么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我知道你是‘穷神’蒙不名，我也清楚你的来意，我一直没动你，应该知足的是你！”

“动我？”“穷神”蒙不名两眼一睁，道：“小伙子，你是不是发烧烧

糊涂了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我很清醒。”

蒙不名两眼凝注，突然吃吃笑了起来，指着李德威道：“你要动我，有意思，真真的有意思，小伙子，你居然要动我……”

李德威一伸手，五指落在蒙不名左肩上，一扣即松，道：“能动你么？”

蒙不名不笑了，像突然间被人打了一拳，一动不动，只有一个地方动，脸上的肌肉，一阵抽搐。

突然，他翻手一掌递了过来，奇快。

李德威闪身一滑步，一指截向蒙不名腕脉。

蒙不名像被蛇咬了一口，机伶一颤，缩腕收势退后一步：“小伙子，你，你今年多大年纪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廿刚出头。”

蒙不名道：“你究竟是哪门哪派的弟子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这你就不必管了，只问你答应不答应帮我这个忙？”

蒙不名一脸凝重色，一摇头，道：“小伙子，我不能答应你，你既然知道我，就该知道我一向不轻离白山黑水，我既然入关来了，就绝不会空着手回去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那么我话说在前头，你是拿你‘穷神’两字招牌做赌注，很可能你会输个精光，连回去的盘缠都没有。”

蒙不名道：“小伙子，我要试试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那好，你走吧！”

蒙不名没动，道：“小伙子，你是官家的人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你错了，我只是大明朝的一个百姓。”

蒙不名道：“那你为什么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无他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”

蒙不名凝望了李德威一阵，道：“小伙子，我从不轻易相信人，这回我破例相信你一次，这是我生平头一回相信你……”

突然咧嘴一笑道：“这样好不，你不是好管闲事么？我虽然不能帮你的忙，可是我能投你所好……”

抬手往墙里一指，道：“翻墙进去，从左往右数，第三根蟠龙柱后有一个洞口，从这个洞口进去，里头有个地窟，地窟里有闲事，相信你一定乐于管，快去吧，我不陪你了，有缘咱们以后再见！”

话落，腾身，疾如一缕轻烟，转眼不见。

李德威皱了眉。

眼前情势越来越不利，“长安城”本已八方风雨齐会，如今四方霸王也全到了。

只要“满洲”摆笼得这四个，大明朝这半壁江山便算完了。

看来，今后的路，是相当艰苦的！

目光从茫茫夜色中掠过那堵土墙。

里头有地窟，地窟里又有什么闲事？

蒙不名是个大人物，微不足道的小闲事他不屑一顾！

只要是被他看上的，就准是大事。

李德威腾身拔起，翻墙掠了过去。

墙里，断壁危垣，一片荒凉，已经找不出当年那宏伟富丽的迹象了。

狐眼败砌，兔走荒台，正是当年歌舞之地！

露冷黄英，烟迷白草，悉属旧时战争之场。

盛衰何常，强弱安在，不正是这样么？

李德威心里不免一阵感慨。

抬眼看……

眼前一排蟠龙石柱，共是八根。

到第三根蟠龙石柱后再看，果然一个黑漆漆半人高的洞穴。

凝神听听，听不见什么？

想必这个地窟很深。

会不会是蒙不名有意坑他进去，然后再来个封口！

正思索间，一阵异响从洞口里传了出来。

一个中年汉子，穿一身白衣，领口上还绣着一朵小莲花。

白衣汉子出洞之后，四下略一张望，要走。

李德威自第二根石柱后闪出，一把扣住了白衣汉子的“肩井”要穴，白衣汉子闷哼一声，矮下半截。

“说，”李德威道：“你们躲在地窟里干什么？”

白衣汉子龇牙咧嘴，没说话。李德威五指一用力。

白衣汉子忙道：“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你自己下去看看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你以为我不敢下去？”

一指点出，白衣汉子躺下了。

李德威没再犹豫，低头进了洞。

洞势不是直的，跟梯子似的，盘旋下降。

起先挺黑，往下走了十几丈之后有了光亮！

石壁两旁隔不远便挂着一盏灯，灯芯压得很低。

有了光亮的时候同时有了人声！

是笑声，吃吃格格的娇笑，能蚀人骨，销人魂！

别的什么声音都没有，只有这种笑声。

再走下去几丈，笑声近在眼前，看见了。

一个很大的石室，圆的，全是由青石砌成，很干净，连一点灰尘都没有。

石室的正中央，铺了块很厚很厚的毡子，腥红色的。

毡子上围坐着一圈人，八个妖艳半裸少女。

这八个娇艳少女的身材都非常好，尤其那一身肌肤细嫩无比，凝脂一般。

正中央，另有一个女子，中年，更美、更艳、更妖，那丰腴的胴体散发着成熟的醉人热力。

笑声就是从她那鲜红一抹的香唇发出来的。

她躺着，但不是躺在红毡上。

而是躺在一个人怀里。

这个人很年轻，一身粗布衣裤，脸苍白，眼通红，看上去怕人，他身旁放着一把带鞘的刀。

是罗汉！罗汉神色木然，脸上没有一点表情！

温香软玉在抱，他竟然无动于衷。

李德威皱了眉。

就在这时候，那中年女子在罗汉脸上亲了一下，娇笑着说道：“小冤家，怎么样，你想通了没有，肯不肯哪？”

罗汉没说话，但突然伸手抱着了那中年女子，头一低压了下去。
格格笑声响起，只见中年女子伸出一只嫩藕般的粉臂往外摆了摆。
八名绝世少女站了起来，鱼贯走进了一个小石门里。

李德威知道接下来是什么！

他不能眼见罗汉沉沦！

他不能眼见罗汉堕落。

他闪身就要扑下去。

就在这时候，眼前一暗，灯光全没了，刹时是一片伸手难见五指的漆黑。

李德威顾不了那么多，闪身就扑了下去。

落脚处软软的，他知道那是红毡。可是他也觉察到，红毡上已经没了人。

前后不过那么一转眼工夫，两个人到哪儿去了？

难不成已经被那中年女子发现了？

就在这时候，灯又亮了。

红毡上确实已没了人。

罗汉那把“紫金刀”还留在红毡上！

而且是在原处，没移动过一分一寸。

李德威俯身抓起了那把“紫金刀”。

蓦地……

“放下。”一个冰冷话声传入耳中。

李德威循声一看，马上皱了眉。

罗汉不知道何时已站在那石门上，全身赤裸，一丝不挂，脸仍是那么苍白，两眼仍布满了血丝！

李德威道：“罗汉……”

罗汉冰冷说道：“我叫你把刀放下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罗汉，你不认识我了？”

罗汉道：“不认识！”

李德威心头一震！

是伤心所致，还是为“白莲教”邪法所制？

他道：“你忘了赵姑娘了？”

罗汉道：“赵姑娘，赵姑娘是谁？”

李德威心头又是一震，道：“阿霓啊，忘了么？”

“阿霓？”罗汉唇边掠过一丝抽搐，道：“阿霓是谁，我想不起来了！”

他不是不记得了，而是不承认。

李德威道：“罗汉，你为什么要自暴自弃，为什么……”

罗汉冷然伸出了手，道：“把刀还我！”

李德威一举手中紫金刀，道：“你还认得这把刀么？你对得起这把刀么？”

罗汉眼一睁，厉声说道：“不要你管，把刀给我。”李德威道：“好吧，给你！”把刀递了过去。

罗汉伸手夺过“紫金刀”，道：“出去，别在这儿碍我的事，扫我的兴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罗汉，一个人一生不能走错一步……”

铮然一声，紫金刀出了鞘的罗汉道：“你出去不出去？”

李德威一动没动，道：“罗汉，阿霓那么善良，你忍伤她的心？”

罗汉唇边又掠过一丝抽搐，道：“那是我的事，我现在什么人不认，包括我自己在内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你可以不认你自己，但你能不认这把刀跟阿霓。”

罗汉跨前一步，道：“我这是最后一次叫你出去！”

李德威道：“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可毁伤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罗汉大喝一声，刀光一闪，一刀挥了过来！李德威的功力要比罗汉高，可是在这时候他却不敢轻攫锐锋，他也不忍。

闪身躲过一刀，道：“你要跟我斗到外头去，外头地方大！”

罗汉收刀微一摇头道：“我不出去，我还有事！”

李德威道：“你可知道，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姓李的！”

他不惜道破身份，只想引罗汉出去。

哪知……

罗汉摇了头：“我奶奶已经死了，我谁也不找了，现在谁也没办法再逼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了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怎么，你怕了？”

罗汉两道浓眉陡地一扬，两眼之中杀机暴射，望之惊人！

就在这时候，一个蚀骨销魂，娇柔无力的话声，从那扇石门里传了出来：“冤家，你干什么一去去了这么久？等死人了，还不快来！”

要说罗汉像一个刚打足了气的球的话，这话就像一根针，一下又把皮球扎泄了气！

罗汉威态倏敛，刹时间就像变了个人似的！

他柔软，禁不起这种呼唤。他贪婪，泛起了一阵激动。

这种激动是人原始兽性的流露，他连看都没再看李德威一眼，转身扑进了那扇石门里！

李德威知道，不能让罗汉踏进那扇门里！

只让罗汉踏进那扇门里，罗汉就算堕落了，就算沉沦了，就完完全全地变成另一个人了。

他闪身追过去，一指点向罗汉腰眼。

他应变不能说不快，可是罗汉也是个绝世高手，跑得也够快，李德威他迟了一步！

罗汉那赤裸的身躯一闪，便没入了石门里那片伸手难见五指的黑暗里。

李德威跟着扑到那扇石门，可是他什么也看不见！

眼前那片不知有多深、有多大的黑暗中，传来了一阵能蚀人骨、销人魂的吃吃轻笑，接着是罗汉的声音，那声音发自喉间，就像一只饥渴的野兽刚攫住了猎物，喜悦，激动！

李德威大喝一声，运气护住周身穴道，不顾一切地循声扑了过去。

他扑到了，撞在一个坚硬平滑的东西上，砰然一声，硬把他震了回来。

他没再扑，因为他明白他撞到的是石壁！

这又是一间石室，而且是一小间，深浅不过两三丈。

那么罗汉跟那个女人呢？

就在这一刹那间，他发觉这间石室是空的，除了他之外，再没第二个人了。

这岂不是怪事？

罗汉跟那个女人哪儿去了？

李德威明白了，不是这地窖设有机关消息一类的装置，便是“白莲教”用他们那邪法遁去了。

此时此地再想在这地窖中找到罗汉，恐怕是不可能了。

要是让“白莲教”掌握了罗汉，其后果将不堪设想！

听罗汉的说话，他的神智还清楚，并不像为“白莲教”邪法所制，而是受了大刺激后，灵智皆失，为人所惑。

“白莲教”人利用他灵智皆失的时候，以美色引发了他潜伏在心灵深处的人类原始欲望。

这种欲望一旦被引发，将是不可收拾的！

不是凭他李德威，或者是凭他李德威的一身所学所能挽回的。

要想把罗汉从迷失中拉回来，只有找跟罗汉关系最密切的人才能做得到。

而如今跟罗汉关系最密切的人，只有赵晓霓一个。

李德威看得很清楚，刚才他所以提赵晓霓，就是想藉罗汉跟赵晓霓之间那份纯真而深挚的情，用暮鼓晨钟之效，唤回罗汉暂失的灵智。

而罗汉也曾有一瞬间的清醒！

这办法可行。

眼前也只有这一条路好走。

一念及此，李德威马上打消了找寻罗汉的念头，转身出了那间小小的石室。

一路盘旋上行，有灯照路，却不见有人出现！

四下里静得什么也听不见！

出了地窖再看，眼前空荡、寂静，只有那浓浓的夜色。

罗汉在眼前这片夜色中何处？他不知道！

赵晓霓在眼前这片夜色中何处？

他也不知道！

找吧，总是要我的。

空荡、寂静的大街上，只有李德威一个人在行走着。

他的心清沉重而且紊乱。

他所以把噩耗告诉赵晓霓，只是想让赵晓霓利用这一点劝阻罗汉杀人。

哪知适得其反，罗汉受了这大刺激之后，固然打消了杀他的念头，可是却激起了更大的杀劫与不堪设想的后果！

这，他在道义上不能不负责任，无论是对罗汉自己，对那死难的武林人，甚至于对这西五省大局！

就为这，他的心情怎么能不沉重，不紊乱！

远处夜空里，升起一道五彩光华，突然爆散为一蓬，冉冉飘落，煞是好看。

今儿个是什么日子？有人放烟火！

李德威先还没在意，可是一刹那之后他突然有所惊觉！

不对，这不是烟火！

再一辨认方向，他心头猛地一震，腾身飞扑，比电还快。

片刻工夫之后，他赶到了“都督府”前

“都督府”前地上有人，有血。

人是“穷家帮”的人，死状都很惨，从头到脚，一劈两半。

算算竟有十几具之多。

除了死人之外，看不见一个活人！

“都督府”里静静的，没有一点动静。

李德威一眼便看出，这些人是伤在利刃之下，杀人的人一身所学相当高绝。

别种利刃不可能这么锋利，只有那柄“紫金刀”！

别的人也不可能一刀便把人劈成两半，只有罗汉。

事实上罗汉这么杀过人，多少人死在罗汉这种怕人的刀法之下。

“少侠！”

突然一个有气无力的虚弱话声，起自不远处一个暗隅里。

李德威霍然转眼！

暗隅中走出个人，刚出来便一晃倒在了地上！

是云霄，他满身是血。

李德威心神大震，闪身扑了过去，马上他又发现云霄的一条左胳膊齐肩没了，伤口灰白一片，没流血，想必是云霄自己闭住了穴道！

他近前先点了云霄四处大穴！

云霄仰起了头，脸上是一丝悲惨苦笑：“是‘紫金刀’，我做梦也没想到他会到这儿来，弟兄们没能拦住他，我躲得快，该死的是我，弟兄们跟了我多年，我从没让他们破过一点皮，可是如今，我怎么能对得起弟兄们，我怎么对得起总堂……”

眼泪像泉水一股，直流。

泪水和了腰上的血，不住地往下流！

李德威的心刺痛，他能说什么？

“紫金刀”当年威风八面，震慑黑白二道、跟令主齐名，没想到“紫金刀”的后人竟会这样，云霄接着说道：“‘都督署’里没动静，不知道他是否闯进去，要让他闯了进去，我的罪过可就大了。”

李德威扬起了眉，道：“真要让他闯了进去，那也是劫数！”

云霄道：“你别这么说，还是快进去看看吧！”

李德威道：“不忙，要是没遭劫数不用急，要是已经遭了劫数，急也没有用，让我先把你送到……”

云霄苦笑说道：“你别惦记我了，杨督帅一身系西五省安危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我知道该怎么做。”

他伸手抱起了云霄。

云霄忙道：“少侠，快放下我，我一身血污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云分堂主这血是为大明朝流的，也是为我流的，圣洁无比。”

大步向坐落在夜色中、静寂无声的“都督府”走去！

“都督府”门前，那根高可摩天旗杆上，挂的那串灯还亮着，可是偌大一座“都督府”却像空着没人！

李德威上前叩了门，门敲得砰砰响，里头却没有一点反应。

云霄道：“少侠，情形不妙……”

李德威心里也惊骇，云霄话还没说完，他便抱着云霄腾身上上了墙头！

刚上墙头，也不知道从那儿吹来一阵狂风也似的劲风，硬把李德威给吹了下来。

云霄惊声说道：“少侠，这是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‘都督府’里有极其高明的生克埋伏。”

云霄为之一怔，可是心里马上就踏实了一大半！

“都督府”里既然有极其高明的生克埋伏，连李德威这种高手都无法进去，那还有什么可虑的？

李德威也这么想，现在他至少已知道杨督帅安好无恙，可是不能不进去！

第一、云霄伤重，急待救治，他没别处好去。

第二、他要见见隐藏在“都督府”的这位高人！

他再次腾身而起，在“都督府”那宏伟的门头上揭去了一块瓦，然后又翻上了墙头。

没风了，“都督府”里一草一木都清晰可见，而且很安宁。

别处没灯光，只有前院一间精舍里透着灯光。

那间精舍李德威进去过，是杨督帅处理机要的所在，书房！

他腾身掠起，直落书房之前，扬声说道：“草民李德威，求见督帅。”

暗隅中几条人影扑了过来！

李德威看得清楚，那是“都督府”的卫士们。

适时书房门豁然大开，杨宗伦当门而立，一眼瞥见他的卫士们要扑李德威，当即喝道：“不可冒犯李大侠，退回去。”

那些卫士们立即倒射退入各处暗隅中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一点不乱，显然是训练有素，经过一番布署与安排的。

杨宗伦第二眼看见了李德威抱着的，满身是血的云霄，脸色一变，惊声说道：“李大侠，这位是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请督帅先派人草民这位朋友疗伤，详情容草民后禀。”

杨宗伦不愧是见过大阵仗的封疆托土大员，马上就恢复了平静，喝道：“来人。”

夜色中掠出两个身着黑色劲装的“都督府”卫士，近前要接云霄。

杨宗伦道：“李大侠请把这位交给他们就是，他们一定会尽心尽力照顾李大侠这位朋友。”

李德威把云霄交了过去，道：“云分堂主请跟这两位去，待会儿我再去看你。”

两个“都督府”的卫士带着云霄走了。

李德威进了书房，进书房他一怔，书房里还有别人，一个云髻高挽，穿着朴实的绝色女子。

这位姑娘长得瘦弱，但瘦不露骨。

黛眉凤目，隆鼻檀口，清丽如仙。

年纪比赵晓霓大两岁，容貌却跟赵晓霓春兰秋菊，难分轩轻。

尤其她那一双凤目之中闪动着智慧的光芒，一眼就让人看出她是个极具才智的女子！

他望着她，可巧她也望着他，一双深邃的眸子里，像是包含了很多很多

令人难以言喻的东西，说不出那是什么，但却能令人心神震颤。

一怔之后，李德威马上移开目光，道：“草民不知道督帅另有客人在，谨此告罪。”微一欠身，他要退出去。

“别，李大侠！”杨宗伦伸手拦住了他，含笑说道：“我早就想让她见李大侠这位武林奇客，可是李大侠行踪如神龙，可遇而不可求，这是小女！”原来是督帅千金。

李德威又复一怔，当即微欠身躯：“江湖草民见过姑娘。”

杨姑娘落落大方，一派大家风范，含笑答礼，道：“常听家父说起李大侠，我久仰，今天能见着李大侠，该是我的荣幸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草民不敢当，姑娘言重了。”

杨宗伦哈哈一笑，一旁说道：“李大侠，你我和言论交，以前诸多仰仗，往后仰仗的地方更多，我希望你跟小女也以朋友论交，杨宗伦不是个庸俗官儿，李大侠你也未必把这这个官儿放在眼里。”

李德威欠身说道：“不敢，杨姑娘金枝玉叶，尊贵千金，草民不过是……”

杨姑娘截口说道：“我知道李大侠当今奇男，非世俗中人，可是听李大侠的口气，似乎把我父女当成了俗人！”

李德威道：“姑娘言重，草民不敢。”

杨姑娘道：“那么李大侠别再这么拘谨，当今奇男，武林豪杰，不该是这么拘谨的人。”

李德威双眉微微一扬道：“督帅跟姑娘看重，草民不敢不遵。”

杨宗伦哈哈一笑道：“这才是，坐，坐，咱们都坐。”

三个人落了座，李德威从容归从容，可是却正襟危坐，目不斜视。

杨宗伦道：“李大侠刚才带来的那位朋友是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‘穷家帮’‘长安’分堂的一位堂主，草民托他率所属布置‘都督府’四周，护卫‘都督府’安全，今夜有人来犯，‘穷家帮’‘长安’分堂弟子悉数捐躯死难，这位分堂主是唯一的侥幸，但却受伤极重，成了残废。”

杨宗伦讶然说道：“有这种事？今夜有人来犯，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‘都督府’中有高人布下生克埋伏，‘都督府’不但安若磐石，而且几乎已与外界隔绝，休说是刀来刀往的几个人拼斗，就是千军万马逼进墙外，督帅也不会知道！”

杨宗伦看了乃女一眼，面泛惊愕之色，旋即转眼过来道：“原来贵友是为护卫我‘都督府’受了重伤，对李大侠的义助我感激，对贵友等的死伤，我至感歉疚，我这就命人把他们的尸首抬进来，请僧道超度英魂之后再择土安葬，同时我要上奏朝廷，请朝廷对死难众义士有所抚恤，从优赏给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督帅德意，草民感同身受，督帅要择土厚葬他们，草民愿意代‘穷家帮’领受，但上请给恤一事，草民与‘穷家帮’都不敢领受，身为江湖人，身后能有寸土安身，已属大幸，倘若再上请给恤，那些边关死难的众将士又将如何，他们长年辛劳，保国卫民，岂不更该从优给恤。”

杨宗伦点了点头道：“李大侠说的是，只是我自有道理。”

当即唤进一各卫士交待了下去。

那名卫士领命而去，李德威开口说道：“督帅不知道外头有人来犯事，可知道府中有高人布有生克埋伏事？”

杨宗伦为之一怔，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我知道！”

李德威道：“草民想知道一下府中这生克埋伏，是哪位高明人物布的，不知督帅能否赐告？”

杨宗伦面有难色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李大侠问这个是……”

李德威双眉微扬，道：“恕草民斗胆，督帅不知道外间有人来犯事，那布生克埋伏之人断无不知之理，江湖百姓固然有护卫‘都督府’的责任，但‘都督府’也应有保护百姓的义务，尤其‘穷家帮’众弟兄，他们是为‘都督府’的安全不眠不休，流血流汗，草民要当面问问那位在都督府中布生克埋伏的高人，他为什么任人杀戮护卫‘都督府’的‘穷家帮’的众弟兄而不闻不问。”

杨宗伦惊然动容，一点头，道：“李大侠所责极是……”

目光掠向乃女。

杨姑娘突然开口说道：“李大侠，这些不成气候的小玩艺儿，是我布的！”

李德威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是杨姑娘……”

杨姑娘道：“是的，我的能力只能保护‘都督府’，不足以向外御敌，也就是说我的能力只能退而守，不足以进而攻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这么说是草民失言，失礼，冒犯了姑娘。”

杨姑娘那清丽的娇靥上掠过一丝悲惨之色，道：“不，李大侠责备得很对，我的心里也很难受。”

只听杨宗伦道：“慧儿，你真的只能保护‘都督府’而无力出外御敌么？”

杨姑娘道：“真的，爹，这是什么事，女儿也从没说过谎、骗过人，要是女儿能力够的话，断没有见死不救的道理，女儿敢夸，有女儿在一天，这座‘都督府’固若金汤，任何人都别想妄进一步，可是要让女儿出外迎敌，或者救人，女儿就做不到了。”

杨宗伦点了点头道：“我相信你……”

转望李德威道：“记得李大侠曾问过我，‘都督府’中有没有进来过外人，我没有告诉李大侠，现在我可以告诉李大侠了，李大侠所说的那个人，就是小女。”

李德威呆了一呆道：“很出草民意料之外。”

杨宗伦道：“长平公主跟小女一向私交甚笃，小女每年总要到京里去陪长平公主些时日，这次小女听说西几省吃紧，公私两惦记，特地提前从京里赶了回来，哪知这些江湖人物消息灵通得很，小女已经乔装改扮而且是绕道回‘长安’来，他们还能看破小女行藏，几经拦截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恕草民直言，杨姑娘身上可带有什么引人觊觎的东西？”

杨姑娘淡然一笑道：“我是杨督帅的女儿，只这一点就够了，还用带什么引人觊觎的东西么？”

杨宗伦道：“能劫持小女便能逼我就范，交出兵符，其实他们错了。”

杨姑娘道：“女儿真要落进他们手里，女儿也会自绝全节的。”

虎父虎女，杨宗伦是个好官，他的女儿自然也就是深明大义的奇女子。

李德威道：“督帅跟姑娘都让人敬佩。”

杨姑娘道：“家父身受浩荡皇恩，托土封疆，我身为宦门女儿，理应如此，这也是最起码的……”

顿了顿，道：“我这次在京里，朝夕陪伴长平公主，有一天西山行猎，碰到一位老人家，长平公主称那位老人家为恩伯，并曾为我介绍，这我才知道那位老人家就是有大功于朝廷，有大恩于朱家，以布衣封侯的武林银牌令

主……”

李德威神色为之一肃。

杨姑娘接着说道：“老人家知道我公私两惦记，准备西返‘长安’，特意嘱咐我回到‘长安’之后，力有未逮时，可找他的义子兼衣钵传人小黑，老人家并且告诉我说，小黑从他老人家的姓，也姓李……”

李德威欠身说道：“姑娘，草民就是小黑！”

杨姑娘嫣然一笑道：“那么你就不该自称草民了，是不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姑娘有所不知，家义父早在当年便把那‘布衣侯’爵还给朝廷了。”

杨姑娘道：“可是在满朝文武心目中，老人家永远是布衣侯爷。”

李德威还待再说。

杨宗伦那里已然圆睁双眼摇了手：“慢来，慢来，让我插句嘴，怎么说，李大侠就是布衣老侯爷的义子兼衣钵传人！”

李德威道：“草民是个孤儿，自小被老人家收养……”

杨宗伦道：“李大侠初次莅临我这‘都督府’的时候，为什么没告诉我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草民这次奉命出来是秘密的，这原也是老人家的意思，老人家所以这么做，一方面固然为我便于御敌，另一方面也为草民便于侦察各处的贪官污吏好佞，以防他们有失节败德的卖国行为……”

杨宗伦道：“老侯爷固然有他的道理，可是小侯爷这草民两字自称，从今后应该免除了！”

李德威道：“草民两字自称可以免除，但也请督帅莫以小侯爷呼我，‘布衣侯’并非世袭。即使是世袭，我并不是老人家的名嗣，我不敢当。”

杨宗伦含笑说道：“那么我怎么称呼你，叫你一声德威行么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督帅要愿意这么叫，我很乐意听！”

杨宗伦哈哈大笑道：“好一个我愿意叫，你乐意听，咱们原本就不远，如今更近了，德威，从今后我这‘都督府’便是你的家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多谢督帅。”

“别跟我客气，”杨宗伦一摆手道：“你既是布衣老侯爷的义子兼衣钵传人，就不该不知道我这个官是宦海中的江湖人，多少年至今，没染上官场的习气，倒学了不少江湖人的胸襟与气度！”

李德威道：“我要不知道，当日也不敢来见督帅了。”

杨宗伦一点头道：“说得好……”

目光一转，望向乃女，道：“德威没说明他的身份还则罢了，怎么你回来好些日子了，也一直没告诉我？”

杨姑娘笑笑说道：“这是老人家的嘱咐，老人家嘱女儿私下见着小黑时，跟小黑两个人面对面时才可明说直认……”

杨宗伦道：“那你为什么当着我就明说直认了？”

杨姑娘道：“您不是说他行踪如神龙，可遇不可求么？女儿忍不住，也怕错过一次久久难见第二面耽误了正事。”

杨宗伦笑道：“说来说去，你总有理由。”

杨姑娘道：“女儿说的是实情实话。”

杨宗伦道：“我并没有说不是，好了，从今后你们俩兄妹相称，我杨家这匹千里驹，加上德威这位布衣老侯爷的衣钵传人，这大明江山西半壁固若金汤，安若磐石，我这个老头子可以安心食睡，高枕无忧了。”

杨姑娘道：“女儿只能保您这‘都督府’平安，外头的一切，恐怕还得仰仗李大哥！”

李德威道：“只要‘都督府’固若金汤，安若磐石，安全无虞，我便无后顾之忧……”

“听，是不是？”杨宗伦道：“我内有贤臣，外有良将，自该是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还有什么可忧，还有什么可愁的？”

杨姑娘抿嘴娇笑：“李大哥接老人家衣钵，学就一身绝艺，可当良将而无愧，女儿这点浅薄所学却不敢当您这两字贤臣。”

杨宗伦道：“怎么回事，杨家这匹千里驹一向是很自负的，怎么今天学会谦虚了？”

杨姑娘道：“那要看对谁，对别人，女儿从不稍让，对李大哥，女儿是自知不如，女儿这生克埋伏可以挡住任何人，却挡不住李大哥！”

杨宗伦倏然而笑，道：“这倒是实情实话，德威确实闯进来了。”

李德威笑笑说道：“那只能说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不是真本事。”

杨宗伦笑道：“行了，你们俩别你让我让的了，谦虚是美德，但过份谦虚就成了虚伪了……”

忽地摇头一叹道：“也真是，德威年纪轻，出来跑跑还有可说，布衣老侯爷这么大年纪了，放着清静闲福不能享，到如今还得为国事辛劳，这都是朝中那些庸才不争气，搞得朝纲不振，国事日非，想想真令人痛心，看看布衣老侯爷，他们能不惭愧？”

杨姑娘道：“他们不会惭愧的，因为到如今他们还不知道老人家已经出来了。”

杨宗伦道：“你不是说老人家现在京里么？”

杨姑娘道：“当日圣上命内侍携亲笔函去请老人家出来辅佐勤王的时候，老人家给内侍碰了个钉子，一口拒绝了，老人家以已将侯爵还朝廷，可以不奉诏为由，孰不知老人家外冷内热，比谁都焦虑，这就跟对自己的子女一样，尽管自己的子女再不争气，做父母的也没有舍之不顾的道理，最后老人家，还是出来了，老人家管京里的事，李大哥管外头的事，分头并进，双管齐下，其挽大明朝于板荡逆流之中。”

杨宗伦转过脸来道：“是这样么，德威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是这样，督帅。”

杨宗伦点了点头，道：“看起来朝廷在民间似乎易于应付些，就拿眼前的‘长安’来说吧，各路人物齐集，八方风雨齐会，潜伏着很大的危机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，而百姓甚至于有些官员还耽于欢乐，只以为北方有战事，士气不振，民心散漫，最可怕的莫过于此！”

李德威道：“那只是小部分，大部分的人还知道大难临头，振臂奋起，就拿‘穷家帮’来说吧，他们个个是有热血的忠义豪雄，他们可以为国事捐躯……”

杨宗伦迟疑了一下，道：“久闻‘穷家帮’人多势大，一般江湖人都不敢轻易招惹他们，今夜这是谁，能把‘穷家帮’败得这么惨？”

杨姑娘道：“这儿只不过‘穷家帮’的一处分堂！”

李德威摇头说道：“不，就是‘穷家帮’总堂里来的高手，也不可能是此人的对手！”

杨姑娘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这人这么厉害么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姑娘是个习武的人，可听说过‘紫金刀’此人？”

杨姑娘摇头说道：“我虽然是个习武的人，却很少在江湖上走动，是以对江湖中事，孤陋寡闻得可以！”

本来是宦门娇女，习武已是大不易，怎么可能抛头露面，常到江湖中走动！

李德威道：“当年在武林中能跟家义父并称的，只有‘紫金刀’白长空一人……”

杨姑娘轻“哦”一声道：“我明白了，这个人‘紫金刀’的什么人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此人是‘紫金刀’的后人！”

杨宗伦道：“跟布衣侯爷并称人物的后人，难怪他这么厉害了！”

李德威道：“‘紫金刀’白长空这个人，性情刚烈暴躁，当年受人怂恿要与我义父见个高低，老人家对名利二字看得很淡，高手过招必得分出个胜负才能收手，老人家认为‘紫金刀’成名不易，不愿让他因一念之差毁了自己的一生，一直避而不见，无如躲了他半年后还是在在一个偶然的的机会里被‘紫金刀’碰上，‘紫金刀’拔刀相逼，老人家无奈，只得仗剑迎敌，百招之内老人家占先了一着，‘紫金刀’羞愤而去，携妻子举家迁往塞外‘回回堡’，事隔多年的今天，‘紫金刀’夫妇先后过世，仅仅高堂白发跟他唯一的后人相依为命，曾几何时，‘满洲’探得‘紫金刀’隐居‘回回堡’，乘隙掳去了‘紫金刀’的年迈老母，逼迫‘紫金刀’的后人为他们效命……”

杨宗伦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他会找我这‘都督府’的麻烦！”

李德威摇头说道：“督帅错了，他夜袭‘都督府’，连伤‘穷家帮’、‘长安’分堂高手”件事，并不是出自‘满洲’的唆使。”

杨宗伦讶然说道：“你刚才不是说‘满洲’掳去了他的祖母，逼他为他们效命么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这是事实，然而今天晚上这件事，并不是出自‘满洲’的唆使。”

杨宗伦道：“那是……”

李德威遂把罗汉本是被逼来杀他的，及至后来听说乃祖母去世，受了刺激，被“白莲教”乘机引诱的经过，从头到尾说了一遍！

静静听毕，杨宗伦悚然点头，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他生性至孝，怎么受得了这个打击，‘白莲教’真是无孔不入，手段好不阴毒！”

顿了顿道：“这么一个高手，若让他长此受‘白莲教’控制，后果不堪设想，也让人扼腕。”

李德威目光一凝，道：“督帅有罗致他的意思么？”

杨宗伦道：“我一向爱才，也一直在为朝廷求才，这种大才当面，我怎么能轻易放过，只是恐怕大不易！”

杨姑娘看了李德威一眼道：“李大哥既作此问，相信他必有帮您达成心愿的办法！”

杨宗伦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是么，德威？”

李德威摇头说道：“他现在心智迷失，灵性受制，我本身没有办法，不过我知道可以救他的办法，这应该是唯一的办法！”

杨宗伦道：“什么办法，你快说，只要有办法，我愿意试，也愿意全力以赴，能为朝廷延揽人才，我是不惜一切的！”

杨宗伦是个好官，而且是个明智之士，他知道大明朝如今正值内忧外患、多事之秋，正需要大量的人才。

李德威道：“督帅可曾听见，我刚才提过一个名叫赵晓霓的姑娘？”

杨宗伦道：“可是‘白莲教’那‘四凤’之末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是的！”

杨宗伦点头说道：“此女可算出淤泥而不染的一朵白莲，怎么？你要让她来解除‘白莲教’的罗汉禁制？”

“不！”李德威摇头说道：“据我所知，‘白莲教’并没有对白罗汉下什么禁制，白罗汉所以不辨正邪，不分是非，完全是他受了打击后心智迷失，也等于是自暴自弃……”

杨姑娘突然说道：“那就是让赵姑娘动之以深情，以一个情字唤回白罗汉迷失的心智了。”

这位杨姑娘的确是兰心蕙质，冰雪聪明。

李德威看了她一眼，点头说道：“是的，我正是这个意思！”

杨宗伦道：“有用么？”

杨姑娘倏然一笑，道：“一个情字能生人，也能死人，魔力之大不是任何事物所能比拟的。古来多少人为它高歌，多少人为它悲哭，神仙都逃不过这一个字，何况凡人！”

杨宗伦轻击一掌道：“德威，那位赵姑娘在哪儿，快请她来见我，她要是愿意到我这儿来也可以，我便服简从见她去！”

李德威摇头说道：“不瞒督帅，连我也不知道她现在什么地方，我也正在找她。”

杨宗伦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怎么回事，连你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我最后见她的时候，她跟罗汉往在一家客栈里……”

杨宗伦道：“那就还到那家客栈找她去。”

李德威摇头说道：“她不会在那儿了，她把噩耗告诉了罗汉，罗汉受了打击离开了她，她怎么会还留在那家客栈里！”

杨姑娘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那是个伤心地儿。”

杨宗伦两眼一睁，道：“对了，我听说‘穷家帮’耳目遍及各处，消息最为灵通……”

李德威苦笑说道：“话是不错，要让‘穷家帮’长安分堂找赵姑娘，那是易如反掌吹灰，绝出不了一天，一定会把赵姑娘的所在送到督帅面前来，只是，‘穷家帮’长安分堂如今哪还有人了！”

杨宗伦呆了一呆，一时没说出话来。

旋即，他转望杨姑娘，道：“敏慧，你来试试看怎么样？”

杨姑娘敏慧浅浅一笑道：“您这不是存心难我，我又不知道她的生辰八字，想来李大哥也不会知道？”

李德威暗暗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姑娘擅卜卦？”

杨敏慧摇头说道：“不敢说擅，只能说略涉皮毛。”

李德威心知她是客气，果然，杨宗伦那里开了口：“你李大哥不是外人，不必过谦。”

杨敏慧笑笑说道：“是怎么了，把自己的女儿捧得那么高？”

杨宗伦道：“本来就是我杨家的千里驹，那还错得了。”

杨敏慧瞟了李德威一眼，道：“在李大哥面前，我怎么敢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易卦这一门，我是一窍不通。”

杨宗伦道：“行了，你兄妹俩别再客气了，现在怎么能想法子找到那位赵姑娘，才是正经。”

李德威沉吟了一下，道：“目前只有一个法子，我踏遍长安城内外每一寸土地去找！”

杨宗伦点了点头道：“也只有这么一个法子了。”

李德威站了起来，道：“我这就去，能早一点找到赵姑娘，便能减少一分伤亡……”

杨宗伦道：“夜这么深，天这么黑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江湖人行动，是不分昼夜的，告辞！”

微一躬身，迈步向外行去。

杨敏慧站起来道：“我送李大哥出去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不敢当，‘穷家帮’云分堂主还请姑娘代为看顾！”

说话间人已出了书房，腾身拔起夜空！

杨敏慧还没来得及迈步，李德威便已不见了，她望着书房外的夜色，道：“他走得好快！”

杨宗伦道：“你看这位‘布衣侯’的传人怎么样？”

杨敏慧道：“既是‘布衣侯’的传人，那还错得了！”

杨宗伦深深一眼，道：“碰见了比你强的人了吧！”

杨敏慧娇靥微微一红，道：“这种事不是一厢情愿的！”

杨宗伦在茶儿几轻轻拍了一下，道：“我不相信他……”

杨敏慧皱眉叫道：“爹！”杨宗伦立即住口不言。

夜色浓浓的，跟泼了墨似的。

夜也很静，远近听不到一点声息。

赵晓霓望着眼前的一段残烛在出神。

她仍靠墙坐着，身上披了件衣裳，是厉三绝的。

厉三绝坐在她的对面，两眼一眨不眨地望着她，目光中充满了一种激动的异彩，那是爱怜，而没有一点情欲。

面对着赵晓霓这么一位姑娘，谁会忍心伤害她，谁又能不为她动心，深深地爱着她？

厉三绝虽然生性冷酷凶残，可是他毕竟也是个有血肉，有灵性的人。

他道：“夜已经很深，你可以睡会儿了。”

赵晓霓没说话。

厉三绝道：“我不会伤害你的！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知道，你要有伤害我的心，我是无力抗拒的，早就被你伤害了，我只是不想睡。”

厉三绝道：“你已经坐了一天了，晚上再不睡，身子会受不了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既然怕我受不了，为什么不放我？”

厉三绝摇头说道：“不，我不能放你走，除了放你走之外，我什么都肯为你做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跟你没有一点感情，你这样控制我，到底是要……”

厉三绝道：“我知道你不爱我，可是我爱你，这就够了，我要你陪我一辈子，直到我死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对你没感情，也永远不会产生情愫，跟这么个人在一起，有什么意思……”

厉三绝摇头说道：“我不管这么多，也不会计较这些，我只知道我爱你就够了，我不能没有你，也不能看不见你，我要是有一眼看不见你，我会觉得什么都是空虚的，无论对任何事都打不起精神，抬不起兴趣，这世界就跟死了一样，毫无生机，同时，我也希望你能看见我，当你的眼看着我的时候，哪怕是充满了丑恶，充满了仇恨，我的感觉也跟那今天的阳光一样。”

赵晓霓口齿启动了一下，欲言又止。

厉三绝道：“你想说什么？”

赵晓霓摇摇头，道：“没什么，你不会喜欢听，听了你也受不了，还是不说的为好！”

厉三绝道：“不要紧，只要是你说的话，哪怕你是骂我，我也喜欢听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真的么？”

厉三绝道：“真的，当然是真的！”

赵晓霓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就告诉你吧，你刚才说的那番话，我听了之后只觉得心口翻腾，隐隐欲呕。”

厉三绝果然颜色不变，道：“你要是不喜欢听，今后我不说就是！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真受得了么？真的一点也不生气么？”

厉三绝道：“这句话要是出自别个人之口，我会先割了他的舌头再杀了他，可是你不同，你可以骂我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听你骂我心里不会有一点不高兴，一点脾气也没有。”

赵晓霓本想激他的，可是如今看来这仅有的一着，仅能的一着也失效了，不禁轻轻一叹道：“你这样对我，总有一天我会受不了自杀的！”

厉三绝摇头说道：“你不会，我知道，只要我不伤害你，你绝不会轻生，因为你心里还有那姓白的小子，为了再见着他，为了再回到他身边去，你会保重自己的！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说的固然不错，可是那得让我有一点希望，要是我这唯一的希望灭绝时，我会毫不犹豫的自杀，既然没希望再见着他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，又为谁活着！”

厉三绝眉宇间腾起一片杀气，道：“他让我嫉妒，也让我切齿痛恨！”

赵晓霓道：“可是你不能伤害他，你要是伤害了他，我就会……”

厉三绝眉宇间的杀气一敛，道：“我不杀他，我要让他得不到你，至少在我活着的时候，你不能比我先死，因为你还想见他，还想再回到他身边去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有这么一个希望支持着我，我不会轻易自绝，猝尔轻生的！”

厉三绝道：“我早死一天，你就能早一天回到他身边去，你要是想早一天回到他身边去，最好是找机会杀了我。”

赵晓霓摇头说道：“我不杀人，也不喜欢杀人，你是个邪道上的人物，总有一天会被正派人士碰上……”

厉三绝道：“碰上正派人士的机会不少，只要到外面去走一趟，也随时能碰上所谓正派人士，可是我碰见的那些正派人士不见得杀得了我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走惯了黑路难免遇见鬼，迟早总会碰上一个人的，是不？”

厉三绝道：“话是不错，可是谁知道是迟是早，要是迟在几十年后才碰上，我就是死了那也值得了。”

碰上这么个人，激不在乎骂不怕，赵晓霓能怎么办，又能说些什么，说些什么有用！

她那里刚自沉默。

厉三绝双目之中忽然精光一闪，抬手熄了那半截蜡烛，眼前刹时一片漆黑。

赵晓霓精神一振，心中一阵狂跳，道：“有人来了是么？”

火光一闪，厉三绝又把那半截蜡烛点着了，道：“你不要高兴，来人是我的主人。”

赵晓霓微微一愕，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厉三绝道：“我主人的步履声，我听了十几年了，岂有听不出来的道理！”

他话声方落，一个黄色人影鬼魅也似地出现在灯光下，借着灯光，赵晓霓可以看得清清楚楚，不是厉三绝的主人，那黄衣小胡子是谁？

赵晓霓一颗心马上就沉了下去！

厉三绝站了起来，一躬身，恭恭敬敬地叫了声：“主人。”

黄衣小胡子目光一凝，面泛异讶之色，道：“阿厉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？”

厉三绝道：“回主人，属下在‘长安城’内碰见她昏倒在大街上，所以把她带在身边……”

黄衣小胡子道：“那姓白的小子呢？”

厉三绝道：“属下只见着她一个人，那姓白的小子不知去向。”

黄衣小胡子一双森冷目光转移在赵晓霓那吹弹欲破的如花娇靥上，凝视长久，倏然一笑道：“阿厉，你的艳福不浅啊！”

迈步走过来在厉三绝身前坐下。

厉三绝退后一步，垂手侍立，神色之间一片恭谨！

黄衣小胡子抬眼望向赵晓霓，道：“小妞儿，那姓白小子呢？”

赵晓霓相当的平静，道：“不知道，我也在找他！”

黄衣小胡子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他为什么离开了你？”

赵晓霓不愿意告诉他，没说话。

黄衣小胡子目光略一转道：“是他跟你吵架了，还是你跟他呕气了。嗯，嗯，不，不，你们两个现在正是如漆似胶，打得火热的时候，在这时候是不会吵架呕气的，他已经成了你情网之下的俘虏，要没有重大事故是不会离你而去的，小妞儿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”

赵晓霓仍没说话，她觉得这黄衣小胡子远比厉三绝冷酷凶残，远比厉三绝来得阴险奸诈，他那一双目光看得她有些不安，索性闭上了一双美目。

只听黄衣小胡子一声轻笑，道：“小妞儿，你不说也不要紧，不管怎么说，你已经落了单是实，找不着那姓白的小子，大可以在你身上发泄发泄！”

转头望着厉三绝道：“你动她了么？”

厉三绝忙道：“没有，属下还没有！”

黄衣小胡子脸上浮现起一丝异样表情，点头说道：“很好，那很好……”

转过脸去望向赵晓霓，两眼之中异采大盛，抬手冲厉三绝摆了摆，道：

“你暂时出去一下，等我叫你你再进来。”

赵晓霓突然睁开了一双美目。

厉三绝答应了一声，但脚下没动，道：“主人是要……”

黄衣小胡子道：“蠢东西，这还用问么！”

厉三绝一怔，道：“属下记得主人一向不近女色。”

黄衣小胡子摇摇头，道：“现在不同了，你出去吧！”

厉三绝忙道：“主人，她是属下的……”

黄衣小胡子霍地转过脸来，嘴角噙着一丝笑意，道：“她是你的，你又是谁的？阿厉，你什么时候学得不听话了……”

厉三绝道：“属下不敢。”

黄衣小胡子道：“这就对了，她人现在虽然在你手里，可是她的心永远是在那姓白的小子身上，要这么个女人有什么用，对这种女人不能动真情，再说咱们这种人也不能动真情，快出去吧！”

厉三绝迟疑着没动。

黄衣小胡子脸上的笑意忽然间变得好浓，道：“怎么了，阿厉，忘了咱们的规矩、服从？做主上的就是叫你去死，也不许有半点犹豫！”

厉三绝脸色白了，道：“主人，属下跟您并列十大剑士之内……”

黄衣小胡子笑出声了：“阿厉什么时候学会跟我说这种话了？不错，你是跟我并列于十大剑士之内，可是在咱们没追随闯王之前，你就是我的下属，追随闯王之后，这种主属关系也一直没有改变，是不是？”

厉三绝道：“回主人，是的！”

黄衣小胡子轻轻地摆摆手，道：“那就听我的，给我出去。”

厉三绝刹时面额上青筋暴起，两眼也微现红意，道：“主人原谅，属下不能从命，她是属下的，属下不容任何人动她。”

黄衣小胡子目光一凝，道：“这么说，你已经动了真情，真心叛离了。”

厉三绝缓缓说道：“属下可以听从主人的任何差遣，不敢稍违，但这件事，无论如何请主人成全。”

黄衣小胡子笑了，满脸都是笑意，凝望厉三绝长久，一点头，道：“好吧，我成全你。”

这句话刚说完，他腰间佩剑出鞘，那锋利的剑尖已然递到了厉三绝胸前。

这人在剑术上的造诣确实惊人，剑诀上的一个“快”字，跟一个“毒”字全让他占了。

眼看厉三绝就要伤在他剑下。

就在这时候，黄衣小胡子似乎发现了什么，目光飞快往梁上扫了一下，那飞快的剑势也因之为之稍微顿了一顿。

厉三绝没留意黄衣小胡子为什么会有这一刹那的分神，他只知道把握这转瞬即逝的不再良机，左手剑出鞘，只见寒光一闪，那锋利的剑尖已没入了黄衣小胡子的左肋里，一柄窄而长的利剑，足足插进去了一半。

黄衣小胡子大叫一声，整个人窜起，长剑往前一递！厉三绝闷哼一声，倏地飘退数尺。

一股血箭从黄衣小胡子左肋下涌出，红而热的血洒了一地，黄衣小胡子两眼凝望着厉三绝，脸上已没了笑意，只有凶狠、狰狞，突然，他闭上两眼，砰然一声直挺挺地爬在了地上。

就在这时候，仗剑而立的厉三绝像是个泄了气的皮球，身躯一晃，一屁

股坐在了地上，左肋上都是血，把他的一件黄衣都染红了。

赵晓霓怔在了那儿，美目睁得大大的，一动没动。

“姑娘，”厉三绝有气无力，颤抖着叫了一声！

赵晓霓蓦然惊醒，急道：“你受伤了？”

厉三绝像没听见，道：“你看看，他气绝了没有？”

赵晓霓看了黄衣小胡子一眼，道：“他已经死了。”

厉三绝身躯一阵颤抖，哑声说道：“我竟然杀了他，我这个祸闯大了，我这个祸闯大了……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是为救我激怒了他，你是自卫，我看见了，是他先拔剑的。”

厉三绝苦笑一声道：“我们那一伙人是没理可讲的，杀自己的同伙就是生心叛离，生心叛离就是死路一条……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……你是李自成的部属？”

厉三绝吃力地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是的，我是闯王帐下十大剑士之一，跟他一起被派来‘长安’刺探消息的，如今他死了，不是死在别人手里，是死在我剑下，我怎么回去复命……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的伤也不轻，是不是？”

厉三绝点了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我伤得是不轻，不过这伤一时半会儿还要不了我的命……”

顿了顿道：“我不明白，他的剑术高出我许多，我怎么杀得了他……”

赵晓霓道：“那或许是他没想到你会出手。”

“或许，”厉三绝苦笑一声道：“我一向对他唯命是从，不敢有丝毫违悖，他绝没想到我敢出手，我自己也没想到，更不知道我是哪儿来的勇气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知道你是为了我。”

厉三绝苦笑一声，摇头说道：“事到如今用不着说这些了，姑娘，你会武是不是？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学过，怎么？”

厉三绝道：“用你的两只手，功凝三成，在你两腿‘箕门’穴上各捏一下。”

赵晓霓讶然说道：“干什么？”

厉三绝道：“我要解开你的穴道，要你扶我一把到墙边坐着，我有点支持不住，得靠墙坐着。”

赵晓霓怔了一怔道：“你不怕我乘机逃走么？”

厉三绝道：“那就随你了，我这伤要不赶快包扎，活不过两个时辰，已经是死定了，何不做件好事，让你早一点离开我。”

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这也许就是吧！

赵晓霓依着他的话做，伸两手，功凝三成，在两腿内侧“箕门穴”上各捏了一下，两腿略一动弹，她立即站了起来。

站起来之后，她连犹豫都没犹豫地便走过去，连扶连拖地把厉三绝扶到了墙根儿下，道：“让我看看你的伤！”

厉三绝一怔，道：“你怎么不走？”

赵晓霓道：“不管你怎么对我，我不能见死不救，再说你是为我受伤，也可以说你正是为了救我，我不能那么狠心的一走了之。”

厉三绝呆了一呆，没能说出话来。

赵晓霓道：“让我看看你的伤。”

说着就要去抬厉三绝的左胳膊。

厉三绝拦住了她，道：“要是我没料错，另外的剑士们很快地就会找到这儿来，你要是想救我，就赶快扶我离开这儿，这剑伤我自己能治，不然的话你走你的，用不着再管我了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这么深的夜，有哪儿能去？”厉三绝道：“这你就不用管了，我自有去处！”

赵晓霓道：“好吧，我扶你离开这儿。”

厉三绝在她的扶持下站了起来，颤声说道：“你……你真要救我？”

赵晓霓道：“你虽是个邪道上的人物，可是你现在是个受了重伤的人，我看你的本性也不坏，更何况你救过我，你是为救我才杀人，为救我才受伤的！”

厉三绝道：“你要知道，错过这一次机会，除非我死，要不然你永远不可能再有机会了。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没有考虑那么多，不管怎么说，你是为我才杀人，为救我才受伤的，我不能不救你，走吧！”

扶着厉三绝摇摇晃晃地往外行去。

厉三绝忘了熄灭那半截蜡烛，只这么一点光芒在这黑夜里，只要有一点泄露，是很快会把别人引来的。

这座庙里恢复了宁静！

地上虽有个人，但是他不会说话，也不会动。

血腥味儿在空气中飘荡着，刺鼻！

突然，一条黑影从梁上落下，他刚要落地，可是忽地他又升了上去，很快地又隐入了梁上。

这条黑影刚隐入梁上，灯光下出现个人，一身白衣，俊美洒脱，是李德威！

他入目庙中情景，双眉一扬，一步便跨到了黄衣小胡子身边，俯身查看了黄衣小胡子的致命伤势，不禁脱口说了一声道：“好辣的剑招……”

扭头看了一眼厉三绝适才跌坐处那一片血渍，迈步走了过去，到了那片血迹旁，他转过了身，双手往后一背，道：“杀此邪魔的，必正派人士，我不敢轻易冒犯，请下地一会！”

只听一个冷冰冰的话声起自梁间：“小伙子好敏锐的感觉！”

适才那黑影从梁上飘落在黄衣小胡子身边，一个干瘪瘦老头儿，破鞋破毡帽，混身的补丁，细眉小眼，稀疏的几根山羊胡，赫然是“穷神”蒙不名！

李德威颇感意外，微微一愕之后，道：“原来是蒙穷神！”

蒙不名翻了李德威一眼，道：“小伙子，这世界可真小啊！”

李德威淡然一笑道：“这世界委实不大，蒙老，你我这叫有缘呢，还是

叫冤家路窄？”

蒙不名冷冷说道：“以我看该叫冤家路窄！”

李德威笑笑说道：“那任凭蒙老了……”

目光一掠地上黄衣小胡子，道：“据我所知，蒙老一向是不用兵刃的，曾几何时蒙老竟用起剑了。”

“穷神”蒙不名是个雄踞一方的霸王，哪有点不透的道理，微一摇头，道：“小伙子，你的听觉不错，你的眼光可不怎么样！”

李德威道：“怎么，此人不是伤在剑招之下？”

蒙不名道：“这人是伤在剑招下不错，不过这人不是我杀的，这是要打人命官司的，你可别乱栽赃！”

李德威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那么这是谁杀的？”

蒙不名道：“小伙子，你想知道么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我不过是随口问问，说不说那还在蒙老你，正如蒙老适才所说，这是要打人命官司的，以我看蒙老还是说个明白的好！”

蒙不名牵动了一下薄薄的嘴唇，算是笑，道：“小伙子，你倒吓唬起我来了，要我告诉你不难，你先告诉我，半夜三更地，你跑到这座破庙里来干什么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蒙老你不也在这儿么？”

蒙不名道：“我不同，我穷兮兮、苦哈哈一个，连个住客栈的钱都没有，不找座破庙住住，你让我住哪儿？”

李德威哈哈一笑道：“蒙老未免太俭省了。”

蒙不名道：“小伙子，少废话，你要想知道这人是谁杀的，就告诉我为什么你半夜三更地往这儿跑？”

李德威沉默了一下道：“这第二次碰见，尽管蒙老认为是冤家路窄，我却把蒙老当朋友看待，而且尊蒙老为长辈……”

蒙不名哼哼笑道：“小伙子，你抬举我这个穷兮兮、苦哈哈的了，这年头儿笑贫不笑娼，有钱的王人八大三辈儿，人人那双眼都只认识腰里有的，恐怕只有你把我这穷兮兮、苦哈哈的当朋友。”

李德威笑笑说道：“蒙老是人穷骨头硬，不像那些有钱的一个个软骨头。”

蒙不名道：“小伙子，你有一张会捧人的利嘴，你师父也没白教你，说吧，你到这儿来是来干什么的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我当然要说，我把蒙老当朋友，我尊蒙老为长辈，说来说不定蒙老能帮我个忙……”

蒙不名耸耸肩，冷冷说道：“那可难说，我这个人沾上帮忙两个字，从来就不往前跑，活了这么大年纪了，我是一不打保，二不做中，我穷得衣不保暖，食难填饥，人家也不会找我打保做中。”

李德威装没听见，道：“蒙老可还记得地下石室中的那位？”

蒙不名道：“我的记性一向很好，记得，怎么样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那人是‘紫金刀’白长空的后人……”

蒙不名微微一怔，旋即哼哼笑道：“白长空泉下有知，也应含笑瞑目了！”

李德威道：“蒙老冤枉他了……”

接着，毫不隐瞒地把罗汉被逼入关，闻得噩耗受打击，为白莲教乘机诱惑，夜闯“都督府”刀伤“穷家帮”众英豪，杨督帅爱惜人才，欲为朝廷延揽的经过，从头到尾说了一遍！

静静听毕，蒙不名道：“原来如此，那倒是情有可原，只是，小伙子，这跟你三更半夜往这座破庙跑有什么关系，莫非你在找那小子么？”

李德威点头说道：“我不是找他，我是找另一个人……”

蒙不名道：“你是找另一个人，谁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一位姑娘，这位姑娘是他的恋人，他对她一片深情，她对他一片痴心，只有她才能唤回他迷失的灵智，只有她才能把他从沉沦中救出来。”

蒙不名点了点头道：“原来是这么回事儿……”

忽然一怔，道：“小伙子，你说那小子是‘紫金刀’白长空的后人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是的。”

蒙不名道：“白长空的后人，自然也姓白了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那是当然，世上哪有父亲儿子姓两个姓的？”

蒙不名目光一凝，道：“小伙子，你为什么这么毫不保留地把这件事告诉我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我刚才说过，我视蒙老为朋友，尊蒙老为长辈，让蒙老知道一下，也许蒙老能帮我个忙！”

蒙不名道：“小伙子，你知道我到‘长安’来，是来干什么的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我很清楚！”

蒙不名道：“那么杨宗伦要为大明朝延揽人才，白长空这后人一旦为杨宗伦所延揽，将来很可能会成为我的敌人，你以为我会帮你这个忙，给我自己找麻烦么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我刚说过，蒙老有一身硬骨头……”

蒙不名道：“再硬的骨头也抵不过名利的诱惑，有钱的都一个个削尖了头往里钻了，何况我这个穷兮兮、苦哈哈的！”

李德威道：“蒙老可听说过这句话？”

蒙不名道：“哪句话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蔡口觅肠者，多冰清玉洁，锦衣玉食者，甘婢膝奴颜，盖志由淡泊而高，节从甘辛而丧也。”

蒙不名脸色微微一变，道：“我穷了大半辈子，如今都穷怕了，志能当衣穿，还是节能当饭吃，我是只求功名利禄，荣华富贵，将来是骂名千古也好，遗臭万年也好，我都不在乎。”

李德威淡然一笑道：“那么，帮不帮我这个忙还在蒙老，我已经把白罗汉的遭遇及唯一可救他的方法告诉了蒙老，蒙老若是见过这么一位姑娘，大可以再去找她，只能控制住她，你不愁白罗汉不为那‘满洲’的主子效命，大功现有一桩，蒙老也不愁没个进身之阶。”

蒙不名突然笑了，点头说道：“说得是，说得是，小伙子，多亏你提醒我，要不然我还真想不到呢……”

顿了顿，道：“小伙子，现在听我告诉你，这个人死在他那叫厉三绝的下属剑下……”

李德威一怔，道：“对了，我怎么忘了，厉三绝用的是一柄奇窄的长剑，这人的致命伤伤口狭窄，正是厉三绝那柄窄剑所伤，只是，厉三绝惯用左手，这人的致命伤怎么会在左肋上？”

蒙不名当即把厉三绝跟黄衣小胡子动手的经过说了一遍，只没提赵晓霓。

静静听毕之后，李德威道：“那就难怪这人的致命伤是在左肋上了，原来厉三绝是在这么一个方位，这么一个情形下出手的，要不是这人长剑即将递到厉三绝要害之际，突然发现蒙老藏身梁上，微一分神，手上一滞，如今躺在这儿的应该是厉三绝而不是这个人，只是……”

眉锋微微一皱道：“他两个是主属关系，这人怎么会突然起了杀厉三绝之心？”

蒙不名道：“这个我就知道了，不过人心是难测的，尤其是这种邪路上的人物，今儿个跟你称兄弟，明儿个他能跟你来个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……”

李德威沉默着，没说话。

蒙不名看了他一眼，刚要说话。

李德威突然抬眼说道：“据蒙老说，厉三绝也受了伤，而且伤得很重，是不是？”

蒙不名道：“不错，你不见你身后也有一摊血么，那就是厉三绝中剑之后，负痛暴退摔在地上留下的！”

李德威道：“如今厉三绝人呢？”

蒙不名耸耸肩，道：“走了，不知道上哪儿去了，他杀了人，闯了祸，怕他们那一伙儿里的人找他，不夹着尾巴赶快逃走还等什么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他伤得这么重，是怎么走的？”

蒙不名一怔，旋即趋于平静，道：“或他伤得还不到不能走路的地步。”

李德威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或许……”

蒙不名忽然说道：“小伙子，可要我告诉你那厉三绝跟这个人的来路？”

李德威道：“谢谢蒙老，我求之不得！”

蒙不名道：“厉三绝跟这个人，都是李自成手下十大剑士中人。”

李德威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原来他们是李自成的部属……”

蒙不名道：“据他们说，他们是奉派到‘长安’来刺探消息的。”

李德威轩了轩眉，道：“当世四大霸王，‘满洲’，‘白莲教’，如今又多了个李自成，这‘长安’一地真可算是虎跃龙腾，风云齐会啊！”

蒙不名哼哼说道：“可不，小伙子，可真够人忙的，可真够人应付的啊！”

他话里有话，李德威焉有听不懂的道理，笑笑说道：“我不能否认这是事实，不过以我看还没有到能让人焦头烂额、穷于应付的地步。”

蒙不名两眼精光一闪，“哦”地一声，道：“我倒要看看那些抗节致忠、满腔热血的忠义之士，是怎么应付这内忧外患的紊乱局面，你忙你的吧，我要另外找地方睡觉去了。”

话声方落，忽然眉锋一皱，接着说道：“走不了了，看来我别想另找地方睡觉了，今天晚上也别想再睡了。”

李德威淡然一笑道：“必是闯贼手下的十大剑士中人到了，蒙老要是怕麻烦的话，大可以回到梁上去作壁上观。”

蒙不名耸耸肩，道：“我正有这意思，这儿躺着他们一个人，你我也都在这儿，这种情形不是单独唇舌能够解释清楚的！”

只见他往上一跃，人又隐入梁上那一片黑暗中。

蒙不名刚藏好身形，灯光下鬼魅般出现了两个腰佩长剑的白衣人，打扮装束跟地上这白衣小胡子同，眉宇间那股子冷酷凶残色，则较地上白衣小胡子有过之无不及。

李德威背朝着他们，连动都没动。

两个黄衣人一见庙中情景，脸色当即就是一变，未见他俩作势，已然双双飘动，一个逼近李德威身后，一个却绕到李德威面前，冷然问道：“这个人是谁杀的？”

李德威淡然说道：“我说不知道，我来的时候这人已断了气，你们信不信？”

他面前这黄衣人道：“不信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那就不必多说什么了，你们看着办吧！”

他面前这黄衣人脸色陡然一变，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李德威道：“是敌非友，问那么多干什么？”

忽听身后一声冷哼，守在他身后那黄衣人五指如钩，闪电般抓向他“肩井”要穴。

李德威往左侧身，往后滑步，霍然一个转身，单掌递出，截向那黄衣人腕脉。

他身后那黄衣人猛地一惊，慌忙沉腕收招。

只听原在他身前，如今在他身左那黄衣人冷哼一声道：“好身手，怪不得！”

挥腕出剑，振腕一抖，一朵森寒剑花袭了过来。

不愧是李自成手下十大剑士中人，剑术上都有相当的造诣，挥腕、出剑、进击，一气呵成，快捷无比！

李德威左手翻腕掣出了他那柄折扇，抖腕一挥往袭来长剑剑身点去，同时右手往腰里一挥，一道寒光闪起，再者时，他右手里多了一柄一泓秋水般短剑。

这时候，梁上响起了一声惊呼：“鱼肠剑！”

这突如其来的一声，可把两个黄衣人吓了一跳，出剑黄衣人刚一惊，李德威那左手里的折扇已然点上他剑身，只听“当”的一声，他那柄长剑硬被李德威这一点之势震得向外荡去。

李德威左手折扇跟着一翻，一闪而回，那出剑黄衣人眉心多了个血洞，砰然一声倒了下去。

可怜他不过刚递一招！

另一个黄衣人红了眼，厉喝一声，长剑疾卷李德威右肋，剑气逼人，威猛无比。

李德威掌中鱼肠剑一挥，幻起一片森寒光华直迎了上去。

黄衣人已然知道李德威掌中这柄短剑是前古神兵，当年专诸刺王僚用的鱼肠剑了，那敢硬碰，他手腕微振，剑锋走偏，长剑带着一股剑气向李德威左乳下点去！

既列十大剑士之内，在剑术上的造诣自非等闲，要不是刚才梁上传下那一声，那黄衣人绝不可能只递一招便伤在李德威左手那玉骨描金扇之下。

这一点从现在这个黄衣人的剑势上可以得到证明，他的剑势不但快捷，辛辣，而且一招一式都劲力外透，攻人所必救，分寸捏得恰到好处，绝不是一招便伤在人手下的庸手！

李德威心里明白这一点，手上不作一点松懈，左手折扇封住了黄衣人的剑势，右手鱼肠剑一连攻出了三剑。

李自成这十大剑士在剑术上的造诣不凡，李德威在剑术上的造诣更高，

他三剑攻出，黄衣人为威猛剑势所逼，立即向后退去，而且是连连后退。

这黄衣人想必还没有碰见过像李德威这种剑术上的高手，一退之下心里不免发慌。

高手毕竟是高手，黄衣人也是个久经阵仗的人，他心里虽慌，手上不乱，可是他吃亏在不敢碰李德威掌中的鱼肠剑，只有在避开鱼肠剑剑锋的情形下找空隙出剑进击！

又封架了几剑之后，他自知不是对手了，暴喝一声奋力刺出一剑，适时李德威的剑势为之一偏，抽身腾起。

李德威却不放过他，沉喝声中，振腕一抖，鱼肠剑化一道寒光脱手飞出，直向黄衣人心口射去。

黄衣人大吃一惊，人在空中，躲不好躲，避不好避，只有紧运臂上全力一剑向电射而来的鱼肠剑绞去。

他错了，他只顾电射而来的鱼肠剑，却忽略了同样可以用来杀人的那柄玉骨描金扇。

李德威左手折扇跟着递到，只一闪，黄衣人眉心也添了个血洞，手上一顿，鱼肠剑正中心口，剑锋整个儿地没入心口，连叫都没叫一声便一头栽了下来。

李德威俯身拔起了鱼肠剑，只听身后响起了蒙不名话声：“小伙子，你赶尽杀绝，手下好狠啊！”

李德威缓缓转过身来道：“满洲异族，入侵中国，当情有可原，这种人身为炎黄世胄，却乘机造反，烧杀劫掠，置万民于铁蹄之下，陷苍生于水火之中，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，应该是罪无可恕，杀一个便少一个祸国殃民的贼！”

蒙不名耸耸肩，道：“你总是有理由……”

目光落在李德威鱼肠剑上，咧嘴一笑道：“小伙子，‘紫金刀’跟‘鱼肠剑’并称，‘紫金刀’已然出现了，想不到‘鱼肠剑’也不甘寂寞啊。”

李德威缓缓举起了鱼肠剑，目光落在那一泓秋水般剑身上，道：“这柄剑不是出来凑热闹的，也不是出来争名夺利的，而是出来诛除那些祸国殃民，数典忘祖的贼……”

蒙不名面泛异色，往后微退一步，道：“小伙子别吓人好不好，我可是胆小得很！”

李德威淡然一笑，翻腕藏起了鱼肠剑，一抱拳，道：“我还要继续找那位赵姑娘去，告辞了，有缘再图后会。”

转身往外行去。

蒙不名道：“小伙子，咱俩最好别再碰头，我不大乐意跟你见面。”

李德威道：“有时候是由不得人的！”

蒙不名没再说话，老脸上又浮现起那种异样神色！

这儿有一片柳林！走过这片柳林，眼前矗立着一块奇陡如削的峭壁。

峭壁的左边，挂着一条飞瀑，这条飞瀑不是冲击在水潭里，而是经由一块块的嵯峨怪石泻下，所以声音并不大，但是水珠溅得老远，激得满天水雾，沾衣欲湿！

这条瀑布的水，经由柳林外流，据由是流到“灞桥”下！

峭壁的右边，紧接着石壁下，有座残破不堪的小茅屋，看来它盖了不少年了，也不知道当初是谁盖的，留它到现在，连风都挡不住。

这么一座茅屋，要是个有家的人从这儿经过，绝不会看它一眼，可是对那些没家的孤魂野鬼般流浪的人，尤其是避难的人，它却是个珍宝般的所在，至少它可以暂时栖身，避避风吹雨打日头晒，瀑布冲下来的水，在后流入柳林之前，它还是清澈的，可是一进入柳林，再经由柳林流出之后，它却间或地带着一点红红的颜色，要不就是一小块一小块紫黑色的东西，跟血污一样。

那的确是血污，赵晓霓正蹲在柳林这一边洗衣裳。

天气是晴朗的，微风吹动着她的头发，飞舞着，她顾不得去理它，只低着头在那小溪旁一块石头上揉着搓着，一双玉手红红的，想必是山上流下来的水太凉了。

他手里揉着的是厉三绝的衣裳，可是她心里想的却是罗汉，罗汉现在在哪儿，她这双手本该是给罗汉洗衣裳的。

想着想着，面前水里就出现了罗汉的人影，在咧着嘴冲她笑着，她也笑了，打从心眼儿里笑。

忽然，她脸上的笑意凝住了，水里怎么不是罗汉的人影，怎么会是个老道？

难道说罗汉皈依三清出家了？

不，不对，这张脸也不是罗汉的脸，罗汉的那张脸黝黑，这张脸白净，罗汉是浓眉大眼，这张脸是长眉细目，罗汉有个挺而直的鼻子，方方的嘴，这张脸的鼻梁过高，尖端还带着钩，那双嘴唇奇薄，罗汉的脸上透着刚毅、淳朴，这张脸却满是阴狠奸诈！

不，这绝不是罗汉。

突然间，赵晓霓明白了过来，心里一惊，就要往起站。

背后伸过来一只手，搭在了她右肩上，她觉得这只手重得很，压得她不能动弹，还半身酸软，几乎透不过气来。

“小姑娘，不要怕，我是个游方道士，云游到这儿的时候，突然心血来潮，心神不宁，我屈指一算，才知道这儿有个人受了重伤，需人救治。”

赵晓霓蹲在那儿脸发白，道：“谢谢你，这儿没有人受伤……”

背后那话声带笑说道：“小姑娘小小年纪怎么说谎呀，你洗的这件衣裳不是带着血污么？”

赵晓霓道：“早上杀了一只鸡，不小心血溅在了衣裳上……”

背后那话声始终带着笑，道：“小姑娘，我人老眼可不花啊，这件衣裳是男人家的……”

赵晓霓道：“是我哥哥的。”

背后那话声道：“小姑娘，你又说谎了，屋里那人不是你哥哥，你哥哥不在这儿，我带你找你哥哥去好么？”

赵晓霓道：“不，我住在这儿，我不去，我不到任何地方去！”

背后那话声道：“小姑娘，你会跟我去的，我要带你去的那个地方，不但有你的哥哥，还有你朝思夜想的人，让我想想看他姓什么，叫什么，嗯，对了，他姓白，叫罗汉！”

赵晓霓不知哪儿来的一股力量，一下子站了起来，霍地转过身去，眼前站着个老道，长得就跟刚才那小溪里的人影一样，如今他的手从赵晓霓的右肩上掉了下来，他很快地往后退了一步。

赵晓霓望着他道：“罗汉他……他落在你们手里了？”

那老道笑道：“这个‘落’字用得不要，没人勉强他，是他自己愿意去

的，而且现在就是赶都赶不走他！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不信，罗汉不是那种人！”

那老道笑道：“不管他是哪种人，他总是个男人，是不？”

赵晓霓眉梢儿一竖，道：“你们的手法太卑鄙了。”

那老道哈哈一笑道：“你就是因为看不惯这些个，才偷偷跑出来的，是不？”

赵晓霓道：“不错，你们的所作所为神人共愤，天理难容，你们一个个都是下流无耻……”

那老道一点也不生气，仍然笑容可掬，道：“小姑娘，别骂人了，天生是什么地方的人就是什么地方的人，跟我走吧，你以后也会变得跟你骂的这些人一样的！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不去，我就是死也不去。”

那老道道：“别说得那么吓人，你之所以看不惯，那是因为你还没习惯，习惯之后就会好的，跟我走吧，他们都很想念你……”

赵晓霓道：“我不去，你可以把我杀死在这儿……”

那老道摇头说道：“我不能杀了你，让我怎么回去见罗汉……”

赵晓霓道：“别想拿罗汉说动我，我不信罗汉会落在你们手里，你们没一个是他的对手。”

那老道哈哈一笑道：“小姑娘，你知道他是在什么情形下离开你的，一个人要是到了神智不清的时候，他就跟个纸糊的人一样，用指头一点就是一个洞，一个人要是受了某种打击，他最需要的是安慰，有谁在这时候给他安慰，他就会任谁牵着走。”

罗汉是在什么情形下离开她的，赵晓霓她很清楚。

她也明白，眼前这老道说的每一句，都是无法驳斥的正理，她有点心动了，也有点相信罗汉是落在“白莲教”手里了。

同时她更明白，眼前这老道既然找到了她，是绝不容她不跟他走的，好在厉三绝的伤并不需要她救治，她陪着他也只是帮他洗洗衣裳，做点不问轻重的琐碎事。

权衡一下利害，她点了头，道：“好吧，我跟你走，你在这儿等我一下，我进去跟我那位朋友说一声去，他正在养伤，我不能照顾他已经够愧疚的了，总不能再来个不辞而别！”

她转身要往茅屋走，老道伸手拦住了她，道：“我既然带你走，不能让你有后顾之忧，更不能让你对不起朋友，这样吧，我身上带得有灵药仙丹，让我进去看看他的伤势，给他敷上药再走。”

赵晓霓脸色一变，忙道：“不，他不愿意见生人，还是让我去吧！”

她要跑过去，却被那老道一只手抓得紧紧的，她没有办法挣动分毫。

老道又笑了，赵晓霓只觉他笑得狰狞，尽管这时候她后悔自己过于顾惜，刚才倒不如给厉三绝来个不辞而别，可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。

只听那老道笑着说道：“小姑娘，听我的话，我这个人不同于别人，我能医治他的伤。”

话完这话，他松开手往那座小茅屋行去。

赵晓霓心里好急，她想追过去拦阻老道，可是她两条腿重逾千斤，挪不动分毫。

这条小溪离茅屋不远，她要是喊一声，茅屋里的厉三绝一定听得见，可是她张了几次嘴，就是喊不出一声声音来。

她心里很明白有什么用，眼看那老道已走近坐落在峭壁下的那座小茅屋！

她眼睁睁地看着那老道走进了那座小茅屋，又眼睁睁的看着那老道从那座小茅屋里走了出来，没听见厉三绝有任何动静。

她的一颗心沉了下去。

厉三绝跟“白莲教”有什么仇，有什么怨？“白莲教”却连一个受了伤的人都不放过。

她先认识了罗汉，如今罗汉沉沦了，堕落了。

她后认识了厉三绝，厉三绝却带着重伤死在那一根根木头钉成的“病榻”上。

那黄衣小胡子想强暴她，也死在厉三绝之手。

再往远处想一想，她的大师哥对她好，却也落得那么一个下场。

想想，她几乎怀疑她是个不祥的女人。

有人说女人是祸水，难道她就是祸水？

老道走过来含笑拍了拍她，道：“小姑娘，你可以放心跟我走了，我已

经给你那个朋友敷上了道家灵药，不出三天，他的伤一定会好。”

赵晓霓恨透了“白莲教”，恨透了眼前这没有人性的老道，可是她却无力把老道怎么样，尽管她可以动了，也能说话了，她表面上是一片平静神色，淡淡地说了句：“谢谢你，这样走，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！”

老道笑道：“小姑娘，你真是个既聪明又懂事的人，跟我走吧！”

伸手就要去拉赵晓霓的手。

赵晓霓往回一缩，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会跟你走的！”

老道又笑了，没再拉她，迈步住柳林内走去。

赵晓霓默默地跟了过去，她没有回头再看小茅屋一眼。

黄昏时候，太阳偏了西！

霞光万道，这条小溪在源头上被染红了。

一阵阵的倦鸟掠空飞过，投向山上那林木稠密处。

柳林里走出个人，是蒙不名，他手里还提着一件湿淋淋的黄衣裳。

蒙不名似乎走了不少的路，神情有点疲累，他站在柳林外呼了一口气，抬眼缓缓的四下打量着！

突然，他的目光落在茅屋那两扇散开着的门上，茅屋里没点灯，黝黑黝黑的！

他走了过去，手里仍提着那件湿淋淋的衣裳，这件衣裳想必他是从下游捡来的，然后顺着这条小溪找到了这儿。

他到了茅屋前忽然停了步，似乎闻见了什么气味，那朝天鼻子用力闻了几闻，然后就像个饿了好几天的人，忽然闻见烤鸡儿一样。

半晌过后，他从茅屋里出来了，一双眉锋皱得深深的，目光转动，四下里看着。

忽然，他目光凝注一处，那是小溪旁刚才赵晓霓洗衣裳的地方。

他闪身掠到了小溪旁，低头看看，小溪旁那湿软的地上有两条清晰的脚印，一对是女儿家的，另一对比较大，显然是男人家的，而且是双圆头宽底的鞋，这种鞋并不常见。

再看看，旁边还有脚印，有几对走向茅屋，有几对走向柳林，不过只几步路就看不见了。

蒙不名一双眉锋皱得更深了，他陷入了深思，在想什么？

突然，他向柳林扑了过去，一闪就不见了。

他把那件湿淋淋的衣裳留在了小溪旁。

天已经大黑了！

远近都上了灯，唯有这地方没有灯！

不，只能说这地方的灯光不外泄，其实里头灯火辉煌，还挺热闹的！

这地方看上去像个大宅院，其实仔细看看，它只是一座祠堂，门口那块横匾油漆剥落得都不成了样子，不过依稀还能辨出上头的几个字迹，那几个字写的是“汤代祠堂”！

离这座祠堂不远处，有个小面摊儿，小面摊儿卖的有吃的，也有喝的。

摊儿上只有一个吃客，正在那儿低头吃喝，面前摆着一壶酒跟一碟小菜，还有一碗阳春面。

吃阳春面只能管饱，不能管它的味道如何，阳春面没什么油水，偌大一个碗里，连一个肉片儿都找不到。

一个身穿黑衣的骑士打从面摊儿驰过，看他那身打扮，可见这种面摊儿

他是不屑一顾的。那位吃客抬了抬头，很快地又把头低了下去。

没多大工夫，五个人从刚才那黑衣骑士驰去的方向走了过来，步履都相当的雄健。

这五个人，前头的一个是四十多岁的中年壮汉，虎头燕额，浓眉大眼，一脸的腮胡，长相威猛夺人，顾盼目光如电。

这中年大汉的穿着十分讲究，也十分气派，最外头是件黑绸风氅，窄窄的一团黑貂领，里头是件紧身对襟、细质劲装，腰里是条宽皮带，上头镶满了让人眼花的明珠、宝石，一颗颗都有小拇指大，宽皮带上还居然挂着一把镶珠宝的短刀，刀也好，皮带也好，任何一样都价值连城。

这，再外行的人也看得出来。

脚底下，是双高统的皮鞋，黑得发亮，但看上去质地却十分轻柔，不知道是什么皮。

右手戴着一枚玉扳指，提着一条马鞭，马鞭也黑得发亮。

混身上下，除了那条皮带上的珠宝映着灯光光呈五彩外，他一身黑，给人一种雄健威猛的感觉。

身后四个壮汉子，除了没那带镶满了明珠宝石的宽皮带，那玉扳指，那风氅外，打扮跟他一样，也是一身黑，刚才那策马而过的骑士，就是这四个黑衣壮汉中的一个。

到了摊儿前，那中年大汉头一眼便盯上那低着头吃喝的吃客，虎目之中闪过两道比电还亮的奇光，他咧嘴一笑，钢髯抖动了一下，抬腿坐在了那位吃客的对面。

那四个黑衣壮汉就侍立在他身后，一脸的恭谨色。

那卖吃喝的小贩被这五个人吓住了，瞪着眼，闭着嘴，迟迟没敢说话。

突然，中年大汉说了话，一嘴的南方口音：“蒙老头儿，久违了，多少年不见，你怎么还是这么俭省，连一碗多点油水的面也舍不得吃！”

那吃客抬起了头，倏然一笑，笑得有点勉强：“姓师的，你这些贼子贼孙没白养啊，个个都能给你通风报信儿。”

刚才策马而过的黑衣壮汉脸色为之一变，可是他没敢发作，也没敢说话。

中年大汉一点也不在意，豪笑一声道：“蒙老头儿的老毛病一点儿也没改，这两片嘴唇仍是损得可以，多年不见了，怎么样，还好吧？”

蒙不名习惯地耸了耸肩，道：“你没带眼珠子来么，看不见我还是穷兮兮、苦哈哈的？”

中年大汉微一摇头，道：“我说蒙老头儿，有件事多少年来我一直想不明白……”

蒙不名道：“哪件事让你姓师的伤脑筋了？”

中年大汉马鞭指了指蒙不名道：“你那堆积如山的财富，究竟是要留给谁！”蒙不名似乎很不愿意别人提起他的财富，脸色微微一变，道：“这个你放心，总轮不到你就是。”

中年大汉一怔，旋即摇头说道：“早知道有这么个亏吃，我就不问了……”

顿了顿，道：“不过多少年来我仍是那句话，你那堆积如山的财富藏处，最好别让我知道，我姓师的是不会放过任何一笔大财富的！”

蒙不名道：“有本事你尽管打听去，只要能打听出我那棺材本儿藏在什么地方，它就是你的！”

中年大汉摇头说道：“我有能耐打听出任何一人的藏财处，唯独对你，

到如今我不能不低头认输，你没老婆儿子，便连个徒弟都没有，那藏财地儿只有你一个人知道，只要你口风紧一点，谁都别想打听出来……”

蒙不名道：“既然明白嘛，你就最好省省力气省省事。”

中年大汉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谈这些了，蒙老头儿，你在北边儿过得好好的，怎么突然……”

蒙不名道：“别问这个，咱们心照不宣。”

中年大汉哈哈一笑道：“蒙老头儿倒是有宗长处，快人快语，听说咱们已经落人后着了，有这回事儿么？”

蒙不名道：“只怕这说法相当可靠，那暴发户祖老头儿已经把女儿卖了出去，菊花岛的那个土皇爷也跟他们搭上了线儿，我看哪，有一天要是让他们成了事，咱们俩的座椅安排在暴发户跟土皇爷之后了。”

中年大汉摇头说道：“我不计较名位，我要的只是钱……”

蒙不名道：“女人。”

中年大汉摇头说道：“说女人那显得俗，应该说是美人，或者是美色，我本男儿当好色，温柔不住任何乡，珠宝我所爱，美人我所爱，若二者不可兼得，我是宁舍珠宝而取美人，当年我曾发过宏愿，我要把天下美色搜罗尽净，不惜任何代价，不择任何手段。”

蒙不名道：“狗改不了吃屎啊，见着女人你就走不动了。”

中年大汉摇头说道：“不然，我不否认我好色，可是我好色，我的眼界很高，俗脂庸粉我不屑一顾，她找到我面前来我能一脚踢开她，要是碰上真正的美色……”

蒙不名道：“你能不惜曲膝！”

中年大汉哈哈一笑，点头说道：“不错，你蒙老头儿可谓知我，你可以看看，我左右燕瘦环肥，哪一个不是人间绝色，哪一个不是红粉班中博士，蛾眉队里状元……”

蒙不名点头说道：“这个我是知道的，也不能不承认这是事实，错非是你生具异禀，换是我还真应付不过来……”

中年大汉笑道：“你蒙老头儿瘦得骨头一把，称称没有四两重，哪有这种福气！”

蒙不名没在意，看了他一眼道：“都带来了么？”

中年大汉摇头说道：“没有，一个也没带来，我嫌她们聒耳。再说这又不是出来玩儿，带她们出来干什么？”

蒙不名点头说道：“那是，都带出来也没地儿住，只是，你不怕她们给你戴绿帽子么？”

中年大汉哈哈大笑说道：“她们哪一个有这本事尽管找去，你可以挨个儿问她们有没有这个胆子……”

蒙不名点了点头道：“最好没有，要不然一人送你一顶，能把你压死。”

中年大汉再度仰天大笑，道：“多少年不见，蒙老头儿变得越发有趣了，的确，要是她们有这个胆子，一人送我一顶绿帽，可真能把我压死。”

那卖面的小贩想笑，可是他没敢笑。

中年大汉话锋忽转，道：“蒙老头儿，你一个人跑到这面摊儿上来干什么？”

蒙不名道：“干什么，问得好，跑到面摊儿上来，还能干什么，自然是为吃为喝，为填肚子，为祭五脏神。”

中年大汉面露狡黠之色，微微一笑道：“别人不知道，我可清楚得很，你蒙老头儿是个属凤凰的，从来不落无宝之地，别是这附近什么地方有宝吧？”

蒙不名抬手一环指，道：“你看哪，这一带哪一处像个有宝的地儿……”

中年大汉摇摇头，道：“能看得出来的那就不稀罕了，看不出来的才是大财富，这就跟咱们武林人物一样，真人不露相，时常喜欢炫露两手的，他浅薄得可怜，就拿你我来说吧，单看穿着，大家都会说我姓师的比你蒙老头儿有钱，其实我自己知道我的财富比起你来可差得多……”

蒙不名道：“那是你客气。”

中年大汉一摇头道：“咱们别打哈哈，见者有份，这是规矩，我不知道便罢，既然碰上了，好歹你得分我一份！”

蒙不名干咳两声道：“姓师的，你说话可留点儿神，积点儿德，我姓蒙的不是善良好百姓，你可别让我沾上身一贼味儿，活了这么大年纪，我用的每一分都是血汗钱，可别让我临进棺材了还陪着你打盗贼官司去。”

中年大汉淡然一笑道：“蒙老头儿，干什么跟我来这一套，咱们是多少年的老朋友，谁还不知道谁么，这是规矩，难道你不懂规矩，别人或许不知道，你不该不知道我的脾气，我要是拿不着的，谁也别想拿。”

蒙不名一推酒杯，道：“怎么，跟我姓蒙的玩横的了？你也该知道我，我姓蒙的何曾吃过谁的这一套，你认为这附近有宝不是？那好，凭你的本事，你自己找去，我酒足饭饱，找地方睡觉去了，失陪了。”

他站起来要走。

四个黑衣壮汉跨步拦住了他！

中年大汉马鞭一挥，抽上了一个，叱道：“浑东西，凭你们也配拦蒙穷神，也不看看是谁，给我滚一边去！”

那四个黑衣壮汉立即躬身退后。

蒙不名冷哼一声道：“我又要说了，你这些贼子贼孙真没白养啊！”

中年大汉哈哈一笑道：“蒙老头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别生气，别动火，有话好说，来，来，来，咱们坐下来谈，再喝两杯，连你刚才的吃喝都归我了，如何？”

蒙不名似乎是爱占小便宜，怒态稍敛，道：“这还差不多，你这些贼子贼孙要都像你这么懂事，我不就没气了么！”

屁股又坐了下去，两眼一翻，道：“咱俩还有什么好说的，你说吧。”

中年大汉没说话，招呼小贩又切了几样酒菜，打一壶酒，亲自给蒙不名满斟一杯，看着蒙不名吃别人的大方地喝个点滴不剩之后，才放下酒壶笑道：“蒙老头儿，光棍眼里揉不进一粒砂子，我姓师的也不是瞎子，何必呢，多少年的老朋友了，为什么不对此照顾点儿……”

“好话！”蒙不名道：“你姓师的什么时候照顾过我了？”

中年大汉笑道：“以前的不提，往后有的是机会，是不？”

蒙不名没说话，沉默了半天，一点头道：“好吧，算你这一杯黄汤灌迷了我的心窍，我就照顾你这一回，既然让你碰上了，我也只有认倒霉了……”

中年大汉道：“干嘛说这么难听啊！”

蒙不名两眼一瞪道：“我不是倒霉是什么，没碰见你我能一把抓，碰见你了就非分你一半不可，昨儿晚上瞧见扫帚星，今儿个早起又听见乌鸦叫，我就知道今儿个这宗买卖非出岔不可……”

中年大汉似乎脾气挺好，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，算你倒霉，算你倒霉，行了么？”

蒙不名又沉默了一下，道：“让我先问问你，你那些个母的都没带出来，这种日子你能过么？”

中年大汉眉锋一皱，道：“蒙老头儿，这就显得你不够意思了！正要谈正事儿……”

蒙不名道：“这就是正事儿，我所以这么问，自有我所以这么问的道理，你只管答我问话就是！”

他一脸的正经。

中年大汉无可奈何，只得说道：“只正在物色，行了吧！”

蒙不名道：“你刚才说，财富你所爱，美人你所爱，二者不可兼得，你是宁舍财富而取美人，这话是真是假？”

中年大汉一点头道：“自然是真的！”

蒙不名点了点头道：“那就好办了，眼下有美人，也有一宗不小的财富，我取财富，你取美人，如何？”

中年大汉为之精神一振，忙道：“在这儿？”

蒙不名一抬手，道：“别急，心急喝不下热稀饭，先告诉我，你干不干？”

中年大汉一点头道：“我干，可是话说在前头，能让我瞧得上眼……”

蒙不名道：“你放心，只保瞧不上眼，财富归你，我一文不取，行么？”

中年大汉道：“当然行，一句话，只是，这个美人你见过么？”

蒙不名道：“当然见过，昨儿晚上我还瞧了她老半天呢！”

中年大汉嘿嘿一笑道：“敢情你人老心不老啊，长得怎么样？”

蒙不名哼哼两声道：“说句话你也许不信，这位美人要是往你那群母的里头一站，你那群母的马上会相形见绌，黯然失色，要是地皮有条缝，她们非一头钻进去不可！”

中年大汉好激动，霍地站了起来，道：“一句话，蒙老头儿，你要东西我要人，咱们就去。”

他急，蒙不名可不急，摇摇头道：“别急，别急，刚才不是告诉过你么，心急喝不下热稀饭，你又不是没见过女人，干吗这么急性子……”

中年大汉有点窘，咧嘴一笑道：“你是知道的，我这趟出来，一个没带。到‘长安’来不少日子了，孩子们给我找了不少红牌，可是我没一个瞧得上眼，对这种货色我也没胃口……”

蒙不名道：“你就是急得把屁股抓破那也是你的事，生意是合伙生意，事是两个人的事，我得跟你一块儿进去，我不能伸着脖子往里闯，让人拿刀往下砍，里头都是些扎手人物，不能不从长计议，先商量好对策！”

中年大汉的确急，可是急惊风碰上慢郎中，他急蒙不名不急，蒙不名要不说出那地方是在什么地方，他就是再急，一时也没办法下手！

没办法，只得点头说道：“好吧，蒙老头儿，我算是服了你，怎么个从长计议，怎么个商量对策，你说吧！”

蒙不名往他身后看了一眼，道：“你这趟到‘长安’来，总不会只带这四个人来吧？”

中年大汉道：“怎么，你嫌我这四个人不够？”

“废话，”蒙不名道：“处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，谁家拥有美人跟财富不是战战兢兢，小心翼翼，派大批高手护卫，要是没那么几个扎手的人看守

着，这美人跟财富还轮得到你我么？”

蒙不名说得是理，中年大汉不得不听。他道：“那么依你呢？”

蒙不名道：“派个人回到你那住处去，挑上廿个至少能以一当十的好手来，让他们找几条黑狗宰了，把狗血带来，最好把你那轻易不露的家伙一块儿带来。”

中年大汉愣然说道：“要黑狗血干什么？”

蒙不名道：“他们那些人个个能施邪法儿，道行还相当高，要没有黑狗血，咱们就是千军万马来也没有用。”

中年大汉浓眉一皱，道：“‘白莲教’？”

蒙不名道：“不错，明白了么？”

中年大汉道：“蒙老头儿，你什么人不好找，干吗偏找‘白莲教’的麻烦？”

蒙不名道：“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你要怕‘白莲教’，咱们可以就此拆伙，你走你的，我干我的，你这是明智之举，‘白莲教’不好惹，别让他们把你的招牌砸了。”

中年大汉浓眉一扬道：“蒙老头儿，你可别激我。”

蒙不名道：“我干吗激你呀，我说的是实情实话，要害怕的话最好现在就抽腿，别等到时候后悔，那可就来不及了。”

中年大汉哼哼一阵笑，道：“蒙老头儿，我这个人向来说一不二，既然跟你合了伙，就是拿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不会改变主意，不过我要先弄清楚，‘白莲教’里何来美人……”

蒙不名道：“你这个人眼界高我是知道的，稍微差一点儿的我也不敢往你面前送，你尽可以放心，到时候要是你看不中意，那笔财富我分文不取就是。”

中年大汉猛一点头道：“好，你我一句话……”

一抬手，道：“去！”

两名黑衣壮汉答应一声，纵跃似飞而去。

他们办事还真快，没到一盏热茶工夫，廿个黑衣壮汉就来到了小面摊儿前，有两个手提革囊，革囊外头满是血迹，有两个扛着一个长长的粗粗的皮口袋，看上去挺重，只知道里头装的是什么？

中年大汉道：“蒙老头儿，人跟东西都到齐了，你说怎么办吧？”

蒙不名抬手一指，道：“看见了么？那座祠堂！”

中年大汉回身看了看，道：“看见了，祠堂怎么样？”

蒙不名道：“叫你的人去把黑狗血洒在那座祠堂四周，要是够，最好连墙上都给它抹上点儿。”

中年大汉道：“怎么，‘白莲教’的徒众在那座祠堂里？”

蒙不名道：“美人跟那笔财富，都在那座祠堂里。”

中年大汉浓眉双轩，一挥手，提革囊的两名黑衣壮汉立即向那坐落在不远的“汤代祠堂”扑去，疾若鹰隼。

转眼工夫之后，两个黑衣壮汉回来了，手上都是血污。

中年大汉道：“蒙老头儿，现在该怎么办？”

蒙不名耸耸肩，道：“接下去就是冲将进去，展开一阵砍杀了，这一套你最拿手，还用问我么？不过我要告诉你一声，‘白莲教’的这些人最好别留一个，要不然后患无穷，你永远别想过安宁日子，你或许不怕这些邪法儿，

可不能不为你那群母想想。”

中年大汉一双浓眉连连轩动，伸手抓过那长长粗粗的皮口袋，解开那皮口袋的扎口一抖，皮口袋褪去，再看时，他手里多了一具独脚铜人！

怪不得这么重，得两个壮汉扛着！

得两个壮汉扛的东西他一只手就能提起来抖弄，可见这中年大汉一身力气大得惊人。

中年大汉持独脚铜人在手，顾盼生威，隐隐夺人，他又一挥手，十个黑衣壮汉向着祠堂扑了过去，转眼间隐入祠堂四周黑暗中。

剩下十名黑衣壮汉，加上中年大汉身后的那两个，共是十二个，中年大汉伸手抓住了蒙不名的胳膊，道：“蒙老头儿，你我把臂行进，看看我这些孩子们是如何的豪勇善战。”

拉着蒙不名大踏步走向“汤代祠堂”，十二名黑衣壮汉快步越前，直向那两扇紧闭的祠堂门奔去。

蒙不名道：“姓师的，你打算来个破门而入？”

中年大汉道：“正如你所说，这一套我最拿手，你看着好了。”

说话间，只见两名黑衣壮汉翻墙进了祠堂，身手都够利落的，跟着，祠堂的两扇门开了，到了门口的十名黑衣壮汉一拥都进去了。

中年大汉拉着蒙不名跟了进去，院子里跟亭堂里黑呼呼的，没灯，也没人。

可是那亭堂之后却隐隐可见灯光，而且不断地传来人声，一阵阵男女嬉笑声。

蒙不名哼哼两声道：“这真是望乡台上抚瑶琴啊！”

话刚说完，中年大汉挥手一声：“散！”

十二个黑衣壮汉如同十二条出柙猛虎，一起往后扑去。

一十二条大汉刚奔进后头，后头马上就乱了，那男男女女的嬉笑声听不见了，代替刚才那男女嬉笑声的，是惨呼，是怒喝，一声声无不凄惨，跟到了屠宰场似的。

一阵风般，一名白衣汉子从后头奔了出来，正好碰上蒙不名跟那中年大汉。

蒙不名没动，也用不着他动手，中年大汉独脚铜人起处，红白之物四溅，那白衣汉子人飞出丈余外摔在地上，一颗五阳魁首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

突然间又是一阵惨呼，那群出柙猛虎般黑衣壮汉潮水般退了过来，原是十二个，如今只剩下八个了。

中年大汉浓眉轩处霹雳般大喝一声道：“闪开。”

松了蒙不名，一抡掌中独脚铜人大踏步迎了上去。

他正迎着个老道，这老道长得长眉细目，鹰鼻薄唇，下巴上稀疏的几把山羊胡子，手持一柄铁拂尘，挥动间势若排山倒海，锐不可当。

只一照面，老道的铁拂尘便缠上中年大汉的独脚铜人。

只听那老道道：“我当是谁，原来是‘盗王’师……”

中年大汉没理他，独脚铜人往怀里一带，他一身神力，老道如何禁受得住，脚下一个跟跄便往他怀里撞了过来。

中年大汉冷哼一声，甩出那蒲扇般毛茸茸的左手，电一般地抓向老道心窝。

老道也不含糊，左掌从袖子里伸出，竖立如刀般迎向中年大汉的左掌！

中年大汉一身神功，应该是不在乎这掌对掌的硬拼，可是理虽如此，事却不然，他那只左掌像突然遇见了出洞的毒蛇，偏腕一躲，转向老道右肋拍去！

老道嘿嘿一笑，铁拂尘松了独脚铜人，抽身便退，退身的时候，左掌微微动了一下！

中年大汉掌中独脚铜人往胸前一横，只听一阵叮叮响，地上掉了十几根牛毛般乌黑乌黑的小针。

怪不得中年大汉不敢跟他掌对掌硬拼，原来老道左掌里藏有淬毒的玩艺儿。

十几根牛毛般小针落了地，老道身躯腾起了半空，眼看就要掠上墙头。

中年大汉左手往腰里一探，一扬，一道寒光射了出去，取的是老道心窝。

与此同时，墙外掠起个黑衣壮汉，一柄弯弯长长的单刀，直取老道后脑。

老道只留意迎向电射而来的寒光，没留意墙外掠起的埋伏，等到他发觉脑后金刃破风时，那柄刀已然递到了他脑后，匆忙间一侧身让过迎面袭来的寒光，铁拂尘一挥，震开了那柄单刀，顺势又往前一递，铁拂尘正扫在那黑衣壮汉的脸上，黑衣壮汉大叫一声满脸是血的栽了下去。

而就在这时候，那道原该从老道胸前电射掠过的寒光，也不知道中了什么邪，射势一顿，突然来个转弯，直取老道心窝。

老道做梦也没想到，施了半辈子的邪法，今儿晚上会碰上这种邪事儿，他那心口离那道寒光不过只半尺远近，等到发现不对时，那道寒光已整个儿地没入了他心口之中，他只觉心口猛一刺痛，跟着眼前一黑，就什么也不知

道了。

老道摔在了地上，跟摔死猪似的，这时候再看，他心口露着一个刀柄，刀柄上有一条极细的乌线，那一头还握在中年大汉的左手里。

只见中年大汉左手一抖，一柄寒光四射，点血不沾的短刀从老道心口腾起，飞回了中年大汉的左手里。

老道的心口射出一股热血，并没便宜别人，这股热血落下来的时候全落在了老道身上，刹时，老道成了个血人儿。

这时候，两个黑衣壮汉到了他面前，他两个架着一个白衣少女，一个绝色白衣少女。

白衣少女美得出奇，整个人就跟玉琢的一般，找不到一点瑕疵，无论胖瘦高矮，无不恰到好处，她要是个玉琢的美人儿，就该出自一位绝无仅有的巧匠之手。

中年大汉两眼猛地一睁，突然仰天大笑，裂石穿云，直逼夜空：“认识蒙老头这么多年，这一回他算是说了真话……”

伸出那毛茸茸的大手，向着白衣少女那吹弹欲破、娇艳欲滴的娇靥抓了过去。

白衣少女想退，可是人在两个壮汉挟持之中，她分毫动弹不得，眼看中年大汉那毛茸茸的大手就要碰上她那娇靥。

突然，中年大汉手停在了她面前，“咦”地一声道：“蒙老头儿呢？”

可不，蒙不名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不在他身边了。

想必，此刻正在别处大把大把地捞那金银珠宝呢！

就在这时候，一个黑影鬼鬼祟祟，躲躲藏藏地从几丈外一排廊檐下溜过。

中年大汉的眼力相当好，一眼就看出那是“‘穷神’蒙不名，当即喝道：“蒙老头儿，站住！”

蒙不名站住了，随即迟疑了一下走了过来，两眼一翻，道：“什么事儿，姓师的？”

中年大汉道：“你鬼鬼祟祟地要上哪儿去？”

蒙不名道：“你得了美人了么？”

提起美人，中年大汉脸上马上有了笑意，道：“得到了，当然得到了，你看！”

抬手指了指白衣少女。

绝色当前，蒙不名居然没看一眼，大有不屑一顾之概，他道：“看见了，我没有骗你吧！”

中年大汉一巴掌拍上他肩头，蒙不名骨瘦如柴，似乎禁受得住，两道残眉为之一皱，只听中年大汉笑道：“没有，你没骗我，没想到你蒙老头儿到老来变得这么够意思！”

蒙不名道：“那就行了，你要的是美人，如今美人到手了，足见我这个合伙人诚实不欺，别的你就不用管了，告辞。”

他一拱手，要走！

中年大汉横脚铜人一拦，道：“慢着，蒙老头儿。”

蒙不名似乎有点不耐烦，道：“你怎么西瓜皮擦屁股，没完没了的，干什么？”

中年大汉道：“记得当初你我说的好的，你取财富，我要美人，如今我的美人有了，你的财富呢？”

蒙不名耸耸肩，道：“我判断错误，别说财富了，连块值钱一点儿的铁片都没有，我只好自认倒霉了。”

中年大汉微微一怔，旋即咧嘴笑了：“蒙老头儿，光棍眼里可揉不进砂子啊，有什么好东西，拿出来大家看看，谁又不会抢你的，干吗这么塞塞藏藏的？”

那白衣少女突然说道：“想必他把那张图拿去了。”

蒙不名一惊，道：“小姑娘，你可别……”

迟了，中年大汉那里已面泛棱煞之色开了口：“小娇娇，哪张图？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我身上带的那张图，我落在了‘白莲教’人手

